三沙

古典小説之五・張谷著

古典小說之五

三沙

張谷

三沙

古典小說之五・張谷著

張谷的作品

- 白蘭花
- 鐵丐
- 大刀王五
- 劍俠
- 沙三
- 黑雲
- 鐵騎

三沙

張谷・五之説小典古著

皇冠叢書第三三四種

沙三

張谷著

三沙

張谷・五之説小典古著

三沙

古典小説之五

張谷著

目錄

西陲風雲……一二四七
劉三秀……一三四三
忠僕……一三九四
沙三……一四五一
老神仙……一五〇六

西陲風雲

【地理沿革】我們都知道，長江、黃河源頭，長一千六百里，廣二千里的青海省，僅有一百三十萬人口，居住在面積六十六萬七千方公里的廣大區域裏。那兒水草豐美，饒有魚鹽之利，是我國天然而成的一處大牧場。青海遍地牛羊，盛產珠玉寶石。她和台灣截然相反，地大人稀，而且除了小麥、青稞和油菜，罕見其它的農產物。

青海，自古便稱作西陲，三代時爲西戎地。可是，兼併六國，統一天下，第一位中國皇帝——秦始皇，正是這西方邊陲的青海人。秦始皇的遠祖秦莊公，被周宣王封爲西垂大夫，就此在青海族居。秦莊公的子孫以青海爲根據，漸漸的向東發展。直到秦始皇的手上，終於完成了『功蓋三皇，德過五帝』的霸業。

漢朝，管青海叫西羌。東晉以後，稱吐谷渾。唐朝初年，青海歸併於吐魯番。明朝正德年間（公元一

五〇六到一五二一年），蒙古人開始入侵青海。清太宗崇德二年（一六三七），成吉思汗弟弟合撒兒的後裔固始汗，自西北新疆烏魯木齊，也就是現在的迪化，進兵青海，佔有全境，稱和碩特部，又叫青海厄魯特。固始汗把青海分爲左右兩翼，叫他的十個兒子，分別統治。那時候，正值明熹宗天啓七年（一六二七），固始汗不奉明朝的正朔，反而向遠在東北的清太宗進貢。直到清軍入關，明亡清興，清世祖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固始汗死了，他的後裔分爲兩支。一支進入西藏，一支在青海和河套遊牧。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固始汗頂小的兒子達什巴圖，被清聖祖封爲達什和碩親王，青海方始正式成爲我國的外藩。在這以前，青海一直都是中原西方的邊患。

【歷史背景】清朝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青海的統治者，羅卜藏·丹津。他是青海親王達什巴圖的兒子，在他父親死後，繼任青海之主。羅卜藏丹津好大喜功，野心勃勃，他不甘臣服於清廷。一心一意想恢復他祖先的霸業，兼併西藏，遙控青海，建立一個王國。

那年夏天，羅卜藏丹津誘使青海的三十三家台吉，廢棄清廷所封的王公爵號，自稱『達賴渾台吉』。『台吉』是蒙古官名，原爲漢語『太子』的訛音。當時，他部下的台吉『察罕丹津』親王，和『額爾德尼』郡王等拒不肯從。自青海出奔甘肅，向清廷告警。雍正皇帝獲報，馬上就派駐在青海省會西甯的官員，趕去會晤羅卜藏丹津，曉以利害，命他不可輕舉妄動。可是羅卜藏丹津悍然不聽，他趁駐防西甯的兵部侍郎常壽出巡，把他攔路劫去加以幽禁，更進一步說服西藏派駐青海塔爾寺的大喇嘛，請他響應。塔爾寺大

176020

喇嘛是青海喇嘛教徒（黃教）的宗師，信徒遍佈西藏、青海各地。因此，當塔爾寺大喇嘛『察罕諾門』同意了羅卜藏丹津的計劃，藏青兩地的喇嘛和遊牧者便風起雲湧，紛紛投在羅卜藏丹津的麾下，使他驟然得了二十萬人馬。於是青海驅亂擴大，羅卜藏丹津以烏蘭呼爾的『柴達木』爲根據地，發兵猛攻西甯。

雍正聞訊，命川陝總督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進駐西甯。再派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參贊軍務，這兩位都是滿清中葉功勛蓋世的名將。也就從這一次平定青海的戰役起始，青海方才正式成爲我國的領土。

平定青海，開拓疆土的那一仗，年羹堯的動作很快，他一到西甯，就分三路進兵。一路防堵羅卜藏丹津南下，一路攔截他退入西藏。一路切斷他和新疆準噶爾部的聯絡。羅卜藏丹津的人馬還沒有來得及出動，就已經陷在三面包圍之中。他有點駭怕了，趕忙送回他所扣押的清朝官員，向清廷請罪乞和。可是雍正爲天朝上邦的威信計，加以峻拒。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春天，四川提督岳鍾琪從西甯出兵，向羅卜藏丹津的巢穴柴達木進發。他連戰皆捷，殲滅羅卜藏丹津的部衆六千餘人，把進軍沿線的房屋篷帳燒了個精光，嘯聚的番兵散去一半。年羹堯爲前線的捷報頻傳高興萬分，他下令岳鍾琪帶兩萬多人馬揮師深入，直搗柴達木。就在這個當兒，主帥和領軍大將發生了戰略歧見。岳鍾琪認爲青海地方遼濶，大軍補給困難，而羅卜藏丹津的殘餘兵馬還有十萬之衆。假如他分兵出擊，沿途攔截，清軍立將陷於四面受敵，防不勝防的困境。他說這個大軍遠征的打

法太危險了，因此他主張趁着青海各地春草還沒生長的時候，派五千精兵，一萬匹戰馬，輕騎疾進，殺羅卜藏丹津一個措手不及。

年羹堯和岳鍾琪意見不一，相持不下，祇好由北京城裏的雍正皇帝親自裁決。他竟然不顧年羹堯身爲大軍統帥的地位，反倒批准了岳鍾琪的『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冒險戰略。於是，岳鍾琪就得引五千人馬，深入大漠，去和當面二十倍之敵作殊死戰了。那時候，無論天時、地利、人和，都對岳鍾琪大大的不利。而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奇兵突出，以少勝多的一場鏖戰，也就在這種情形之下展開。

以下這一個眞人實事，曲折離奇的秘史，便是從年羹堯、岳鍾琪在西甯等候雍正聖旨，裁決採取何種戰略的那一段期間之內發生。

一

岳鍾琪，字東美，號容齋，相傳他是精忠報國岳武穆岳飛的後裔，他們這一支從河南湯陰遷到甘肅臨洮。他的父親岳昇龍，曾經在平吳三桂之亂，和定噶爾丹兩役中建立功勛，當到四川提督。又曾敉平建昌（西康西昌）、大涼山等地的夷民，收降十萬戶，死時，清廷賜謚敏肅。

從小跟着他父親，住在成都任所。岳鍾琪一家，自此便在成都落籍。他由文官轉任武職，以同知陞授松潘鎭游擊，再陞副將，四川提督。使岳家父子二人先後同官，被傳爲一時佳話。所以，岳鍾琪不但戰功彪炳，用兵如有神助，而且他還能作詩，存有詩集若干卷，也可以說他是一位風流典雅的儒將。他曾在『過盧生廟題句』詩中，有過『只因未了塵寰事，又作封侯夢一場』，既洒脫，又雄壯的名句，被認爲是千古絕唱。

岳鍾琪治軍嚴，性剛毅，他部下的將校士卒，一見到他時，莫不斂衽股慄，嚇得連大氣都不敢透。所以岳鍾琪的人馬，行列最整齊，軍容最肅穆，從來聽不到半點喧嘩囂雜的聲音。可是他對麾下人馬又能恩威並濟，即使一名小兵生了病，他也會親自前往探視，殷殷慰問，使病者感激涕零，淚下沾襟。除此而外，他又最能識拔人才，但凡是誰有奇才異能，他必定千方百計，加以羅致。即使那人是强盜土匪，他也決不問罪。把他和原有僚屬一例的看待，絕口不提他的往事。因此，岳鍾琪的部下，人人都對他敬畏，個個樂於爲他效死。岳鍾琪平青海的那一仗，那是我國古往今來，用兵塞外，空前未有的一次神速無比的閃電戰。而岳鍾琪的所以大獲全勝，正因爲有一天夜裏，他親手逮到了一名偷馬賊……

二

岳鍾琪有一匹名駒，名叫蘆兒。高大雄壯，健步如飛，渾身上下一色的雪白，油光閃亮，遍體不見一根雜毛。這匹馬不但久經戰陣，而且奔馳起來有如追風逐電。岳鍾琪對牠非常之喜愛，即使他當到了大將軍，都還是一日數次，親自飼餵，從不假手他人。

他這匹馬，脚力極健，可是食量奇大，每隔兩個時辰，就要餵上一次精選上乘的飼料。岳鍾琪實在是太喜歡這匹馬了，他唯恐有人下毒，加害他胯下的座騎，不論長程跋涉，作戰歸來，即使深更半夜，他也

會按時按刻，撐起疲累的身軀，到他中軍大帳的後面去餵馬。名駒經過他的精心調養，除了岳鍾琪親手餵餵，換了任何人，牠都甯可餓死也不喫。

那夜，岳鍾琪駐紮在西甯城裏，他的奮威將軍督標中軍署，設在城北，和城南年羹堯的撫遠大將軍行轅，遙遙相對。北國午夜，澈骨奇寒，但他仍然在三更過後，到了該餵馬的時候，從熱被窩裏起來。披起重裘大氅，穿上韃靴，要到他臥室後面，專門爲他那匹馬搭蓋的一間馬廐，親手餵馬。

四名值夜班的家將，老早就準備好了。一個高高的挑起燈籠，一個雙手端捧着飼料。還有兩名虎臏熊臂的家將則在岳鍾琪身後緊緊相隨。一行五人，走出臥室，穿過後堂，從角門邁道那座馬廐。角門口，馬廐左右，至少有十名以上的家將在來往邊巡，澈夜守衛。

將近馬廐門口了，蘆兒通靈，曉得主人來到，牠背脊一挺，四蹄起立，輕悄的從厚氈子上站了起來。嘴裏，還在低聲的嘶叫，表示牠內心中的喜悅。點着巨燭的大燈籠下，但見岳鍾琪鼻直口方，兩眼閃閃有光，兩道劍眉，三綹長鬚。他的相貌具有天生的威儀，眞是大將軍威風八面。交兵接仗時如此，甚至連午夜便服餵馬的時候也一樣。

然而這時，當他眼見蘆兒起立來迎，發出歡決的顫嘶。連不苟言笑，威嚴逼人的岳將軍，也情不自禁的綻開了一絲笑容，他正在輕暱的低喚：

『蘆兒，蘆兒！』

蘆兒低嘶着，伸長頸脖，用右頰抵向牠主人的前胸。岳將軍樂嗬嗬的笑出了聲來，他從家將岳海手裏接過飼料盆，雙手捧着，遞到蘆兒的嘴邊。

就在這時，雙手騰空了的家將岳海，因爲他最貼近馬欄。在燈籠照耀之下，他驀的瞧見馬廐後牆牆角落裏有一條黑影，他當下便是一聲大喝：

『什麼人？大胆！』

『鏘』的一聲齊響，四名家將，閃電般的同時拔出了腰間寶劍。

岳鍾琪朗目一睜，頰肉一沉，他緊接着便是一聲喝令：

『給我拿下！』

家將岳海、岳峯，正預備蹤身進入馬欄，擒拿那賊，岳鍾琪偏還急忙叮嚀：

『莫驚着了蘆兒！』

『對對對，莫驚着了這匹舉世無雙的名駒，』那賊，居然毫不驚慌，他從牆角落裏站起。沿着馬欄，一步一步的在向外走，都快走到家將岳海的跟前了，岳海正待一伸手捽住他的前胸，將他逮下。可是那賊身手好快，他倒退一步，讓岳海的那隻手撲了個空。然後，他嘻皮笑臉的說：『最好是別動手，讓我自己出來。否則，只怕你們四位，要在這位長官跟前出醜！』

『好大胆的狂徒！』激怒了岳鍾琪身後勇冠三軍的家將岳虎，他邁步上前，一聲暴喝：『看我不拿下

你來，碎屍萬段！』

『別忙，』反倒是岳鍾琪伸手向後一攔，他一對神光四射的眼睛，定定的望住那賊，雍容自在的說：『就讓他自己出來吧。』

『哎，這才對呀，有話好說嘛。』

那賊依然笑嘻嘻的，再往馬欄口走。——岳鍾琪爲蘆兒特製的馬欄，由一根根兒臂粗細的鑌鐵鑄成。銀光燦燦，每根重達百斤，那正好是一千六百兩銀子的價錢。衆人但見那賊走到馬欄跟前，既不鑽身而出，又不跳躍過去，他竟是雙手將那百斤粗棍輕輕的一按，岳鍾琪的四員家將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麼粗重的鑌鐵棍，居然會被他按成了馬蹄形，正中深陷，兩頭高高的翹起，差點沒把穿心架住粗鐵棍的兩根石柱撬坍。那賊一伸左脚跨過了粗鐵棍的凹處。直挺挺的站在岳鍾琪的面前，看得岳鍾琪情不自禁，脫口稱讚：

『好漢子！』

『不敢當。』那賊抱拳爲禮，雙手一拱，咧嘴笑了笑說：『長官，得罪！』

岳峯把手裏的燈籠舉高一點，照定了那賊的全身。岳鍾琪上下打量他一眼，中等身材，眉清目秀，穿一身皮衣皮褲，烏油油的一根辮子盤在頭頂。乍看起來，像個白面書生。

『你說，』岳鍾琪望着他問：『你是來行刺的呢？還是盜馬？』

他沒想到，那賊聽了這一問時，竟會了無忌憚的揚聲大笑。笑夠了，他才輕蔑的答道：

『長官，我若是刺客，我早就上後堂行刺岳將軍了。向你閣下行刺，似乎還大可不必吧。』

又惱了岳虎，他厲聲叱喝：

『大胆！這位便是我們軍門！』

『軍門？』那賊面現詫異的問：『你是說，這位便是威鎮邊陲的岳將軍？』

岳鍾琪向他微微一笑，點點頭道：

『不錯，我正是岳某。』

那賊忽然屈膝便跪，他趴在地上跟岳鍾琪磕了三個頭。方始抬起臉來，一臉虔敬的說：

『軍門大人，小人下拜，並非拜你奮威將軍的高官顯爵，而是表示小人對你的一片欽敬。身爲大將軍，居然深更半夜親自飼餵這頭千里名駒。我爲名駒慶幸，牠總算投到明主了。』

岳鍾琪對這幾句話很聽得進，他挺有興趣的望着那賊說：

『如此說來，你也是識馬的了。』

那賊滿臉苦笑的答道：

『實不相瞞，小人是姑蘇人氏，幼時也曾讀過點書。只因爲交遊不愼，棄文習武以後，仗着一身膂力好勇鬥狠，錯不該一時失手，傷了當朝刑部尚書的一個侄子，連夜棄家逃亡。喫刑部飭令各省，畫影圖形

，嚴行緝拿，這才逃到了口外。』

岳鍾琪眉頭一皺：

『口外離這裏，足有千多里路程呢？』

『是的，』那賊直在點着頭說：『不過那是五年前的事了。小人逃到了察哈爾、綏遠。因爲無處存身，所以跟着一羣蒙古盜馬賊，四處流浪。一連盜了四五年的馬，見識一多，就此愛馬如命。去年又遭到官兵的圍捕，輾轉逃到了西寧，仍然仗着盜馬維生。昨天一眼瞥見軍門大人的座騎，確是蓋世無雙的千里名駒，這才……』

『好了，你不必再往下說了。』岳鍾琪向他搖搖手道：『我祇問你，你想盜我這匹馬，幕後可有人主使？』

『委實沒有，』那賊一攤手說：『我只是一見軍門的座騎就愛。說句不怕軍門大人見笑的話，我連三魂七魄，都被這匹千里名駒，牽到這兒來了。』

略一沉吟，岳鍾琪再問他道：

『你是白天乘人不備，混進來的呢？還是夜晚方始越牆而入？』

那賊嘆哧一聲又笑了，他掩口葫蘆的答道：

『柳營森嚴，岳軍門的轅門，那能混得進人來？小人實是今夜三更過後，越牆而入的。』

岳鍾琪率部抵達西寧之初，就曾派人丈量過，他這座督標中軍署，四面的圍牆都有一丈八尺高。而且全用青石砌成，光溜溜的，不生一草一木。若不是有出類拔萃的輕功，決無可能一躍而入。再看那賊壓彎馬欄鐵棍的膂力，還能近得了蘆兒的身，使蘆兒伏首帖耳一聲不響。就曉得他不但熟諳馬性，而且武藝高強，無人可敵。即使他此刻便跳上蘆兒的馬背，奪門而逃，殺出將軍署去，也是易如反掌，沒人攔得住他。因此，岳鍾琪就煞費躊躇了，他苦思半刻，方才毅然決然的說道：

『也罷，如今是人逢同好，馬遇伯樂。你便將我的蘆兒牽了去吧。』

他一說這話，身邊的四員家將，駭然的連呼吸都屏止了。

『啊不，』那賊猶仍跪在地上，一顆頭像博浪鼓似的直搖着說：『軍門大人，蘆兒斷乎不能跟小人去。』

『爲什麼？』

『蘆兒跟小人去，那就是棄明投暗了。』那賊一聲長歎的道：『縱使小人把牠捧上了三十三天，也沒法抵得上軍門大人的親手飼餵呀。軍門大人和小人彼此心知，蘆兒今日的寵遇，那是千古難逢的。』

『可是，』岳鍾琪疑惑不定的問：『方才你不是在說，你一見蘆兒便愛，連你的三魂七魄都被牠牽來了嗎？』

『小人愛蘆兒，誠然勝過自己的性命。』那賊凄然一笑的說：『可是，愛蘆兒就得爲蘆兒着想。否則

，那豈不是愛之適足以害之了嗎？童門大人，且容小人這就告辭，蘆兒今生今世，牠永遠都是童門大人您的了。還請大人放心，小人今日鎩羽而歸。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人能從大人手裏盜去蘆兒。』

說完，那賊正要蹤身走脫，岳鍾琪驟然心裏一動，喊了一聲：

『慢着！』

那賊骨碌碌的轉着眼睛問：

『大人還有什麼吩咐？』

岳鍾琪捋着頷下長鬚，反問他道：

『你叫什麼名字？』

『小人姓馬，』那賊低下頭去說道：『至於名字麼，原是家父所取。這些年來，一則四海飄泊，身爲逃犯。二則跟蒙古韃子混在一起，也無須乎跟誰通名道姓。韃子們都叫小人小馬，這小馬就算是小人的名字了。』

岳鍾琪聽他這麼說時，也就不再追問。他藹然的一笑，由衷的說道：

『小馬，人生一世，草長一秋。這大好的光陰，一去就不回頭。你浪跡邊外，總不能做一輩子的盜馬賊吧。如今羅卜藏丹津作亂，朝廷正在用人之際。我見你談吐不俗，身手尤其矯捷，很想把你錄在帳下，使你有脫罪的機會，圖一個正經出身。將來如果你能在我軍中立功，你再恢復你原有的名姓，也許你還能有大好前程。就不知道你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麼？』

那賊俯首而立，面有難色的回答他道：

『人往高攀，水向下流。大人給我再世爲人的大好機會，小人當然是深心感激，畢生難忘。不過，大人如比天高，小人卑與地齊。追隨左右，唯有自慚形穢。所以……』

岳鍾琪不等他說完，便打斷了他的話問：

『小馬，你是怕我信不過你嗎？』

『大人……』

『你不必再說了，』岳鍾琪伸手一攔，搶着說道：『天長日久，你自會曉得。但凡是我所用的人，我總是一路信任他到底。』

小馬機伶，趕忙跪下，磕了個頭，說聲：

『多謝大人！』

餵飽了蘆兒，小馬亦步亦趨，跟在岳鍾琪和那四名家將的身後，轉入後堂。他很詫異，原來，岳鍾琪竟會把他一直帶進自己的臥室。而在岳鍾琪的臥室正中，一張四方桌上，先已擺上了熱騰騰的酒菜。岳鍾琪一進房門，便揮揮手，叫那四名家將一齊退下，只留下小馬一人，和他同在那間重帘垂幔，佈置得富麗堂皇的臥室裏。

岳鍾琪先不理會小馬，他彷彿餓狼了似的，在方桌上居中一坐，大喫大喝。小馬只好垂手站在一旁侍候。他瞧見岳鍾琪用的黃金巨觴，斟上一杯足有半斤酒；他所使的象牙箸，也要比平常長上一半。可是岳鍾琪根本就不曾動它，他撮開五指，將一隻肥嫩的烤鷄抓在手裏，頃刻之間，他便連乾了滿滿的五杯，再把一隻烤鷄，喫賸了一大堆骨頭。

小馬既餓，又渴，他望着那一桌豐盛的酒菜，垂涎三丈，一次又一次的在嚥着口水。他直在安慰自己說：一會兒，岳將軍喫飽喝足了，賸下來的好菜美酒，一定會賞給他的。

然而，偏偏他的肚皮不爭氣，咕嚕嚕的一陣響。小馬正窘得臉上發燥，岳鍾琪却頭也不回的問道：

『想喫麼？』

小馬心想，眞人面前何必說假話？他便率直的回答：

『想。』

『想喝麼？』

『想。』

於是，岳鍾琪騰的右手一揚，一大塊滷牛肉，足有一斤多重，直朝小馬的面門飛來。小馬一驚，急伸雙手，把那塊牛肉接住。才道了聲謝，再看岳鍾琪時，他已經又拿起了另一塊牛肉在據案大嚼。小馬覺得這麼樣喫法倒也乾脆痛快，他便跟岳鍾琪一般的喫得嘖嘖有聲。轉眼之間，把一大塊牛肉喫了個精光。

岳鍾琪酒足飯飽了，他却再斟滿一巨觥酒。走到屋角洗乾淨了手，挺滿意的拍拍自己肚皮，直往那張陳設華麗的大床上走，他邊走邊說：

『你有多大的食量，儘管喫吧。喫完了，櫃子裏有毛毯，自己去取了來，就鋪在我床前地上睡。』

小馬連忙答應，心裏却在十分的納罕。從岳將軍屏退家將，帶自己進了這間偌大的臥室起，他始終不曾望過自己一眼。朝廷一品大員，當代數一數二的名將，岳鍾琪正統率大兵，即將出征。他的防範竟會這麼樣的疏忽，把一名盜馬賊帶進自己的寢處，就不怕他是羅卜藏丹津遣來的奸細，得機會便下手行刺？也不管他可能積習難改，又起貪念，盜了他的尙方寶劍，兵符令箭黃金杯，再逕出去騎上他的千里名駒，就此遠走高飛？

滿心疑惑，謎團難以索解。小馬面對着一桌子酒菜，方在怔怔的發呆；就在自己的背後，剛上床不久的岳鍾琪，已經在響起如雷的鼾聲來。

陡然之間，福至心靈，所以小馬會得恍然大悟，他想起岳鍾琪方才所講的一句要緊話來：『但凡是我所用的人，我總是一路信任他到底。』原來岳將軍是唯恐他自慚自卑，跟在他左右心裏不自在。他故意使自己睡在他床前，表示他對自己的坦然不疑。

少小離家，浪跡天涯，小馬挨過餓，受過凍，喫過不計其數的苦頭，也曾被塞外笳聲，引動了椎心刺骨的懷鄉之念。然而，小馬倔強，他却從不曾流過一滴眼淚。便在這夜，將軍帳下，後堂房裏，面對着黃

金杯，綠蟻酒，滿桌的山珍海味。他一輩子做夢都不曾想到會有這麼幸運的際遇。眼看着自己棄暗投明，前程無量。小馬不但沒有興高采烈，手舞足蹈的歡慰感覺，反倒抽抽搐搐的哭了起來。哭時，他在心中默唸：

『士爲知己者死！總有一天，我會爲岳將軍洒却我這一腔熱血！』

三

躺在地上，裹在曖馥馥的毛毯之中，小馬整整一夜不曾闔眼。所以，當他一聽見大床上岳將軍起了繸絆聲響，他立刻就從地上站起身來，捲好毛毯，往櫃子裏一放。再回過頭來時，岳將軍已經披衣起床，站在那張方桌後面，他仍還是頭也不回的問：

『菜喫光了？』

小馬臉上一紅的回答：

『慚愧！』

『軍中要的是大肚漢，』岳鍾琪反倒獎勉的說：『有道是：食大力大。』

小馬囁嚅的說：

『其實，小人已三日不食了。』

『放心，』岳鍾琪又在寬慰他道：『從今而後，你跟着我，我敢保你再也不會挨餓。』

『謝謝大人。』

『咦，酒咧？』岳鍾琪忽又訝異的問：『你怎麼只喫了一杯？』

小馬誠心誠意的說：

『昨夜只有小人一個在此宿衛。西陲邊關，人心難測，所以不敢貪杯。』

『很好。』岳鍾琪霍的轉過身來，一雙閃閃發亮的眸子，緊攝在小馬的臉上。好半晌，方說：『你且出去盥洗，用膳，一會兒我帶你到大將軍行轅去。』

忙應了聲是，小馬告退走到外間，岳海、岳峯、岳虎、岳豹四名家將都在。他們很親熱的迎着小馬，給他盥具，新衣。帶他到後堂外面去盥洗，改裝，一同喫過了早膳。彼此相熟，就好像他久已在岳將軍的帳下一般，沒人問一聲他的過去，以及昨夜他在將軍臥室裏宿衛，經過又是如何。

這使小馬心中更覺得寬鬆自在，所有的畏懼與羞澀一掃而空。他剛放下飯碗，忽忽的擦了把嘴，就聽到後堂門前有人傳喚：

『將軍出府，吩咐昨夜新到的馬彪，跟班侍候！』

小馬正一楞，這馬彪是誰呀？旁邊的岳海用肘部推他一下，輕聲說道：

『馬彪就是你了。』

小馬這才明白，岳鍾琪對待部屬體貼入微。他瞭解自己無法透露眞名實姓的苦衷，也表示他將既往不

究，因而特地給自己取了個名字。好，從此就叫馬彪吧。

一會兒，岳鍾琪穿黃馬褂，戴雙眼花翎，全身官服，踱着方步，從後堂裏走了出來。在他身後，另有八名家將跨刀跟隨。

岳鍾琪站在石台階頂上左右一望，他沒瞧見馬彪，於是開口就問：『那馬彪呢？』

在馬彪背後站着的岳峯趕忙把他一推，馬彪就此彎腰直趨石台階下。他向高高在上的岳將軍打了個千：

『馬彪在！』

『好。』岳鍾琪滿面春風，和顏悅色的吩咐他說：『馬彪，你跟班待候，隨我上大將軍行轅，我要向大將軍討個官職給你。』

討個官職給自己？馬彪夤夜盜馬，冒犯岳將軍的虎威，岳將軍不但不加罪，反倒許他做官？待會兒一從大將軍行轅回來，馬彪的地位就要在衆家將之上了。這豈不是一筋斗摔在青雲裏嗎？馬彪驚喜交集，恍然如在夢中。岳將軍步下台階，他先讓過一邊，然後就緊跟在岳將軍的身後，一行人走到轅門口。岳將軍先跨上了自己的座騎，其餘的家將、侍衞也都上了馬，就剩馬彪一個人站着。可是，岳將軍却不領在頭裏走。

他彷彿在等候什麼，一會兒，但聽見一聲長嘶，高昂雄壯，馬彪一聽嘶聲就知道那又是一匹駿馬。果

不其然，蹄聲得得中，一名小校牽來一匹渾身火炭也似的騘騮。

馬彪貪饞的望着那匹騘騮在刨土揚蹄，耳朵裏却聽見岳將軍在說道：

『馬彪，三國演義上有所謂：「人中呂布，馬中赤兔。」這兒正好有一匹上選罕見的赤兔馬，但願你也能衝鋒陷陣，斬將搴旗，就跟三國當年的呂布一般。』

馬彪怎想得到岳鍾琪竟會把這匹騘騮名駒送給自己，而且還當衆期許他爲勇冠三軍的呂布呢。一陣感激歡喜，禁不住又湧出了滿眶的淚水。他撲地倒身下拜，直在地上磕着響頭說：

『大人的諸多知遇之恩，容小人來日肝腦塗地，粉身碎骨以報。』

岳鍾琪却祇淡淡的一笑，說了句：

『起來，上馬吧！』

昨天他還餓着肚皮，凍得渾身抖簌簌的；在西甯街頭，連一碗剩飯殘羹都沒處討。今天居然會一身戎服輝煌，騎在高頭大馬騘騮名駒上，雄在岳將軍的家將隊裏，上年大將軍行轅討個官職做。人生際遇，變幻無窮。可是，馬彪的這次奇遇却連他自己都不敢置信了。因此，他一路上儘在捏着自己的大腿，痛一次，就又一次的相信，自己並不是在做夢。

年大將軍行轅，跟岳將軍府的氣派又大不相同。高牙大纛，軍容嚴肅，一排排的鐵衞，都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衣甲鮮明，魁梧驃悍的關西大漢。連岳將軍到步，他也得在距離轅門十丈之遙的地方下馬，

由年羹堯的戈什哈（滿洲話侍衞）飛步前來迎迓。帶着馬彪和八名家將，大踏步的入轅門穿角門，先在大堂左側的廂房坐一坐，等候戈什哈入內通報。

一等，就是大半個時辰，連馬彪都覺得不耐煩了。可是偷覷岳鍾琪時，他却是泰然自若，毫不在意，好像忍受年大將軍的倨傲，在他早已成爲家常便飯似的。

好不容易，等到年大將軍的兩名戈什哈前來傳見。岳鍾琪霍的從交椅上起立，他在那兩名戈什哈引導之下走出廂房，臨到門口，還特意轉過臉來關照一聲：

『馬彪，你耐心的在這兒等着。』

馬彪像是被他看穿了老大不耐的心事，臉上不由自主的又是一紅。他忙應聲是，目送岳將軍的背影穿過走廊，直入大堂。

跟岳鍾琪今天所帶出來的八名家將，馬彪一個也不認得。那八名家將多半也不曉得他的來路，既然不熟，就不便問。他們不跟馬彪說話，馬彪當然也不便搭訕。九個人，悶在一間小廂房裏，或坐或立，默默無語。因此使這一次的等候，顯得爲時更久。等呀等的始終沒見岳鍾琪再從大堂裏出來，但却有一名身高七尺，相貌堂堂的中軍官，走出大堂高聲的傳喚：

『傳岳將軍的從人馬彪！』

聽得馬彪一驚，莫非年大將軍要親自召見他嗎？他正趑趄，岳鍾琪的家將們已在緊張萬分的催他出去

答應。於是馬彪只好硬着頭皮走出門去，向那中軍官必恭必敬的行禮，應聲：

『小人馬彪在！』

中軍官拉開嗓門，聲若洪鐘，他在高聲的宣示着說：

『奉大將軍面諭：岳將軍從人馬彪，着賞守備銜，效力轅下。』

把個馬彪聽得有如焦雷轟頂，以他一名盜馬賊，居然能當守備官嗎？那守備是五品武職，在都司之下。而一位所謂滅門的知縣，官秩才只有七品。就在一天之前，莫說芝蘇菜豆大的文武官員，馬彪但若遇見一個衙役捕快，也會把他嚇得心驚肉跳，抱頭鼠竄而逃。

喜出望外，就此又發了呆。他張口結舌，一個字也掙不出來，眞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了。他既不會謝委，也不懂得什麼叫做『效力轅下』。馬彪定定的站在石台階前，反倒使那位中軍官啼笑皆非，進退兩難。幸虧有一員岳鍾琪的家將，從廂房中搶步上前，代馬彪解圍。向中軍官打了個千，說聲：

『卑職馬彪謝委！』

中軍官冷眼望着馬彪，從鼻子裏哼了一聲，輕蔑的一聲冷笑。一個轉身，逕回大堂去了。

馬彪還在呆着，於是那名家將便使勁的把他拖回廂房，大夥兒搶過來跟他道賀。都說這是從所未有破天荒的稀罕事，年大將軍會對馬彪這麼大力提拔，猛一下子就授他守備實缺。而且還要把他留在自己的身邊，出力辦事，可見得馬彪將來必定會青雲直上，前程無量。

大夥兒七嘴八舌的說着，馬彪却別的都沒在意，他只聽人在說所謂『效力轅下』，就是叫他從此跟隨年大將軍，而不再跟岳將軍了。他一明白過來心裏就發急，正想開口說話。廂房裏突然之間肅然無譁，鴉雀無聲，原來是岳將軍一腳跨了進來。

馬彪一抬眼就發現，岳將軍臉色陰沉，好像還帶點怒容。可是當他瞧見自己時，便又扮起了勉强的笑容，他在向馬彪道着喜說：

『馬彪，這就是你時來運轉，吉星高照了。年大將軍聽說了你的奇才異能，極爲賞識，他一定要留你在他的轅下效力。』

從『一定』那兩個字，馬彪頓時瞭然年大將軍和岳將軍方才曾經爲自己起過爭執。西陲遠征，羅卜藏丹津部下的番衆裏面多的是武林高手，妖魔鬼怪。岳鍾琪想收錄馬彪在帳下，年羹堯却執意要留他在自己的行轅充任侍衞。年羹堯是上司，岳鍾琪屈爲部將，他當然爭不過年大將軍，他方才曾爲馬彪動過氣。因此，馬彪反倒爲岳鍾琪不平起來，他憤憤然的說道：

『大人，年大將軍那邊的差使，可容小人求免？』

『求免？』岳鍾琪不由一愣，他關懷的望着馬彪問：『馬彪，你可知道守備是多大的官職？』

『小人知道，』馬彪神情肅穆的說：『可是小人沒做官的命，我甯願爲大人掌鐙執鞭，隨侍左右。否則，我還是討我的飯去。』

廂房裏的八名家將，齊齊的『啊——』了一聲。心想這馬彪好不奇怪，放着錦綉前程他不要，甯可去討飯？

唯有岳鍾琪瞭解他的心意，他走到馬彪的跟前，親暱的一拍他左肩，誠心誠意的勸他說：

『馬彪，你今天的機緣，畢生難求。在年大將軍的轄下效力，當然要比在我身邊好得多。眼見你出頭的日子不遠，我打從心底爲你慶幸。你切莫忘記，你曾說過：「人往高攀，水向下流」那兩句話。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强。我只要來日能見你建立功勛，飛黃騰達，我就盡夠心滿意足的了。』

『可是，將軍……』

『你不必再往下說了，』岳鍾琪向他搖搖手說：『此刻我要回府，你且在這裏等候。一會兒年大將軍還要傳見你呢。』

『將軍……』

岳鍾琪却斷然不許他再說什麼了，他領着八名家將往外走，邊走邊在說：

『馬彪，切切記住，好自爲之。』

四

可是，三天以後，馬彪在年大將軍行轅凶性大發，他無事生非，居然胆敢找中軍官的碴。先則破口大罵，後來又大打出手。那位中軍官敵不過馬彪拳脚交加，喫馬彪一拳打掉了兩顆門牙。

馬彪的惡習不改，毆打上官，使軍紀嚴明的年大將軍赫然震怒，他革了馬彪的職，命戈什哈拖下去打四十軍棍。四十軍棍把馬彪打得皮開肉綻，死去活來，可是他咬緊牙關一聲不吭。四十軍棍挨過了，他被戈什哈們抬出轅門外，臨到大街口，往牛尺深的積雪裏一拋。

一滴滴的鮮血染紅了皚皚積雪，四週靜闃無人。馬彪心裏倒還明白，他曉得只要自己一旦昏厥過去，他準定會凍僵在這越積越厚的雪地裏，被這一場大雪所瘞埋。

他不甘於就這麼死，因此竭力掙扎，手脚並用的往前爬。兩股間血流不止，陣陣疼痛已被酷寒僵木所取代。他一尺又一尺的，緩緩向前挪移。急於在整個身子僵透以前，爬到岳將軍府門前，希望能被將軍府前的家將侍衞發現。

挨四十軍棍，原不至於受這麼重的傷，然而他打的是年大將軍最親信的中軍官，打他的却是中軍官所管轄的戈什哈。他們要爲中軍官出一口惡氣，必欲置他於死地。所以他們用灌鉛的軍棍，加力的重打。像這樣的打法，任何人都熬不過三十棍去，唯獨馬彪在四十棍後還存有奄奄一息。戈什哈們把他拋在牛尺厚的雪地裏，心想，這不知天高地厚，不識好歹香臭的狂徒，必定凍死無疑。

然而馬彪却一心想着要跟岳將軍見最後一面，說明白他爲什麼要挾這個漏子的緣故。他一輩子不曾被人賞識，尊重過，岳將軍是他第一個有知遇之德的恩公。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但若臨死反倒使知己對自己滋生誤解，那才是千古不盡的憾痛。至於生與死，那倒是其次的問題。因此，那一天，身負重傷，涔

汚滴血，在西甯街頭積雪面上，留下無數朵燦然紅花的馬彪，就憑此一念，終於掙扎到了奮威將軍府門前。

當他悠悠醒轉，觸目所見，是岳將軍焦灼憤恚的神情，急切探望的眸子。茜紗帳，巨燭光，還有層層光環裏外的幢幢人影。

『好了！』耳畔傳來岳將軍的一聲歡呼：『馬彪甦醒過來啦！』

鼎的一聲，有許多條幢幢黑影，飛向床前。與此同時，衆人都在爭先恐後，七嘴八舌的說：

『是好了呀，看，他眼睛都睜開了！』

『我原說馬彪命不該絕。』

『馬彪，馬彪，你可知道軍門大人有多着急啊！』

『你們暫且退下，』岳將軍坐在床沿，他回頭向後，雙手直揮的說：『馬彪才醒，他精神體力不足，經不起這般人聲嘈雜。』

於是立刻就有人起而響應：

『照呀，軍門說得對。現在馬彪急須靜養，我們還是退出去吧。』

驟然之間，馬彪覺得自己胸口上的重壓，已經被人輕輕的移開。一身的劇痛，髣髴也都消逝無蹤了。岳將軍刺戟動情，反倒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他祇是帶着深心感動，由衷愛憐的神情，凝望着床上遍體鱗傷的馬彪。——馬彪却由於他終能回到岳將軍的帳下，願望得酬，滿懷喜悅。許久許久，他方才轉動了一下身子，不安的說：

『小人這一身的血汚，把大人的華麗鋪陳，都弄髒了。』

岳將軍坦爽的答道：

『一床鋪陳，值得了什麼？倒是你這一身的血汚，拚死前來投我的這一腔忠義。縱然是高官厚爵，金山銀海，也不能報答你於萬一。』

馬彪忙接口說：

『大人言重了。但願我這點皮肉之傷，能夠早日痊癒，好爲大人出力。』

『嗯，』岳將軍說時，徐徐的站起身來，臉色一正的告訴他道：『馬彪，皇上已有旨意頒下，決定用我的輕騎疾進，直搗賊穴之策。我打算三日後點齊兵馬開拔，你是該早日痊癒。這一次用兵，我正需要你大大出力呢。』

『恭喜大人，』馬彪喜上眉梢的說：『眼見大人就要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建立這擒服羅卜藏丹津，平定青海的天大功勞了。』

『你莫忘了，』岳將軍親手替他掖了掖被窩，鼓勵的說：『我此行正需要你。你就好生留在這裏將息，先把身子養好，然後我們一道竟此大功。』

三天後，岳鍾琪點了五千名精兵，一萬匹戰馬，從西寧出發，揮戈直指柴達木。他派副都統達爾，西寧總兵黃喜林，各領銳卒五百，馬一千四，担任前部。並且約定當天傍晚，兩支前部與岳鍾琪親率的四千人馬要在庫庫諾爾（按卽青海——海拔三千二百零五公尺的一口大湖）東南，距離西寧二百五十里的日月山會合。這也就是說，大軍第一天要行進二百五十里，而從西寧到羅卜藏丹津的巢穴柴達木河兩岸平原，却有一千二百里之遙。

岳鍾琪祭旗出師，年羹堯親自蒞臨，當衆宣讀雍正聖旨，當衆對岳鍾琪勉勵了幾句，祝他犂庭掃穴，直搗黃龍，早日奏凱而還。在場的人都看得出來，一向專擅獨斷，驕橫跋扈的年大將軍，對於朝廷公議採取岳鍾琪的戰略，顯然深心不滿。可是煌煌聖旨，說得清楚明白，他總不敢違悖皇上的旨意。那時候，他早已將馬彪門毆受責，被逐出大將軍府外的一樁小事，忘了個一乾二淨。而馬彪療傷三日，仍然未能復原，岳鍾琪不許他鼓勇上馬，參加大軍行列。他是叫馬彪乘坐他自己的十六人大轎，讓他在大轎裏半坐半臥，隨軍出發的。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陰曆二月初八，岳鍾琪的五千人馬，刀槍如林，旌旗飛舞，從西寧開拔。當天晚上，就如期到達日月山，跟達爾、黃喜林兩支前部人馬會合。岳鍾琪先問過了：前部人馬一路順利無阻，並沒有遭遇番兵邀擊。入夜，篷帳搭好，立了營門，岳鍾琪和馬彪同在中軍大帳，邀了達爾、黃喜林，一邊喝酒，一邊計議軍情。岳鍾琪叫家將在座椅上鋪起厚厚的墊褥，讓馬彪也坐在一旁喫喝。大帳外面，

各營盤裏的將士先已安歇，靜悄悄的聽不到一點兒聲息。岳將軍南面而坐，一杯在手，他在聽達爾、黃喜林二將一搭一檔的說：羅卜藏丹津部下的番兵，至少還有十萬，如今岳鍾琪以五千精兵當二十倍之敵，這個仗似乎很難能有勝算。尤其他們兩人担任先鋒，祇帶五百名兵搜索行進，兵力未免過於單薄。而且路程迢遙一千一二百里，沿途春草還沒有生長，牛山濯濯，大漠緜緜，清軍的虛實根本沒法瞞得過。萬一羅卜藏丹津派出一支大隊，攔路阻截，就怕衆寡懸殊，打一次敗仗就會折了全軍的銳氣。兩名先鋒言下之意，是希望岳鍾琪能把兵力集中在一起，番兵來時可以從容應戰。岳鍾琪凝神傾聽，等這兩名先鋒把話講完，他方始莞爾一笑，反問他們道：

『兩位將軍是否曉得，我爲什麼堅持要在春草未生以前用兵？』

達爾和黃喜林不約而同，齊聲答道：

『軍門定有神機妙算，不過末將莫測高深而已。』

『神機妙算，愧不敢當。』岳鍾琪喝完了杯中酒，放下金觥說道：『我的盤算是春草未生以前，天清氣朗，視野可以望見數十里外。番兵果然胆敢集結前來搦戰，我們在數十里之外就能預先發現，不難重新集結，就地佈陣。何況，春草不生，番兵也沒法匿身埋伏，所以我斷定羅卜藏丹津賊酋不敢遣兵遠出。』

『那麼，』達爾還在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問道：『依軍門的勝算，是要在柴達木河兩岸，那沙磧平原上；以我們這五千人馬，去殲滅十萬番兵了？』

達爾是滿人，他那副都統的顯職，比岳鍾琪的奮威將軍、四川提督，相差不到那裏去。康熙、雍正年間，由於清廷的忌刻排擠，不遺餘力，漢人和滿人歧見相當的深。用漢人爲主將，派一名滿人在他的左右，其實就是監軍的性質。所以達爾說這一段話時，分明是在對岳鍾琪施以諷刺。馬彪當下就勃然變色，臉孔一板，他正要開口說話，岳鍾琪却拋了個眼色給他。然後，聲色不動，若無其事的回答達爾說：

『將軍儘管放心，我早已有了破敵之策。也許，這五千兵馬僅祇是爲了顯顯威風，擺擺陣勢。用不着揮軍廝殺，動什麼刀兵陣仗，我就能夠收降十萬番兵，一舉解決西陲邊患。使青海偌大的地方，就此納入大清的版圖呢。』

達爾聽了，竟會公然的嘿嘿冷笑。笑過一陣，他才挑釁般的再問：

『軍門，你把羅卜藏丹津的十萬番兵，都看作了土鷄瓦犬呢？還是泥塑木雕？』

『兩者都不是。』岳鍾琪也有點惱了，他厲色的答道：『制敵機先，決勝於千里之外。我身爲主帥，自然早有定算。達副都統，你這樣一再的向本帥盤詰，是否要本帥給你立一張軍令狀來？』

這一反詰，相當犀利，達爾見岳鍾琪眞光了火，他也就不敢再言語了，只顧低下頭去喝着悶酒。達達爾都閉上了嘴巴，黃喜林當然更不便置喙。當夜談論，也就到此爲止，沒法再往下繼續。而且席間的氣氛，異常沉悶。達爾和黃喜林坐了不多一會兒，便托詞巡查營盤，雙雙起立告辭。岳鍾琪臉色陰沉，他也不加挽留，揮揮手，讓兩名先鋒自出帳去。

達爾和黃喜林一走，岳鍾琪仍然坐着喝他的酒。馬彪幾次三番，想要啓齒問話。可是偷覷岳鍾琪的神情，他分明還有點兒在生氣，便又幾次三番的，將問到嘴邊的話又收了回去。

馬彪的幾度欲語又止，終於被岳鍾琪發現了。他當時就說：

『馬彪，你是不是要問我：究竟有沒有把握，能夠兵不血刃，收降羅卜藏丹津的十萬番兵？』

馬彪的心事被他道破了，他難免有點靦腆，便忸怩的笑着說：

『大人，這可是您自己說的啊。小人縱有斗胆，也不敢在此時此地，提這一問。』

『這話你就說錯了，馬彪。』岳鍾琪神秘的一笑，益發使馬彪莫測高深。他緊接着又道：『我的破敵之策，不容任何人置問，但却唯有你一個人可以問得。』

馬彪聽得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他雙手直搓的問：

『大人，您可是跟我說笑？』

『不，我說的是眞話，』岳鍾琪斂容正色的回答：『馬彪，衆人裏面，唯有你可以問我的破敵之策。因爲，我這次率領輕騎，直搗羅卜藏丹津的巢穴，破番兵，平青海，一切都得仰仗於你。』

驚得馬彪直坐起來，他急急的問道：

『大人，您這話怎講？』

『我知道你是一個肝胆照人，身懷絕技的奇男子，』岳鍾琪字字着力的在說：『像你這樣世間罕見的

人才，竟會讓你淪爲逋逃客，盜馬賊。固然是環境所迫，但也是朝廷仕進之途蔽塞，因而將你埋沒了。如今青海用兵，却給了你意想不到的機緣，你能識馬，我也勉强可以稱得上知人。所以，只今就是你出人頭地的大好機會，我深願你在這一仗裏，建下曠古未有，永昭史乘的勛業，莫辜負了你的忠義天性，矯捷身手。』

『大人，』馬彪被感動得淚如泉湧，熱血沸騰。兩股的棒傷，像似猛可之間霍然而癒，他從椅子上一躍而起，撲地跪倒，在地上碰着頭說：『您眞是我的重生父母，再世爺娘。我能獲得大人的賞識和提拔，莫說給我建立功勛的機會，就爲了報答大人的知遇之恩，我也誓願拚却這一顆腦袋，洒盡這一腔熱血。水裏去，火裏來，上刀山，下油鍍，只要大人一聲吩咐，小人若是皺一皺眉頭，就不算是人生父母所養！』

『好極了，』岳鍾琪眞心歡喜，笑逐顏開。他親手把馬彪扶了起來，勗勉他說：『人貴立志，才要發揮。百丈高樓從地起，好漢不論出身低。馬彪，我要你一生一世記得我這幾句肺腑之言。』

『謝謝大人。』馬彪就用衣袖，揩去了臉上的眼淚，他義形於色，慷慨動容的說：『此刻，就請大人下令吧。』

岳鍾琪還在關切的問：

『你的傷呢？』

『早就好了。』馬彪脫口而出的回答：『原就是皮肉之傷，不礙事的。都是大人過於關懷，整天要我

裹着躺着，不許動彈。大人的天高地厚之恩，反使小人覺得自己像個襁褓中的小孩。』

逗得岳鍾琪哈哈大笑，又試探着重重一拍馬彪的肩膀，見他毫無痛楚的反應，這才放下心來。他命馬彪重行坐下，再喝點酒。自己去打開了一隻衣箱，從箱子裏取出一個黃布包袱。他把包袱放在馬彪的面前，叫他打開；——原來是光彩奪目的一大堆珠寶，還有一枚青海察罕丹津親王的玉印。

岳鍾琪伸手指指那枚玉印，源源本本的告訴他說：

『羅卜藏丹津這一次作亂，首先就遭到他的胞弟察罕丹津親王，和堂弟額爾德尼郡王的反對。察罕丹津和額爾德尼從青海雙雙逃到甘肅，向朝廷舉發羅卜藏丹津舉事在卽。我從松潘奉令率部開到西寧的時候，他們兩位正好由年大將軍帶到了西寧。我曾經去跟他二人見過了面，作了幾次長談。據他們二人的說法，羅卜藏丹津還有六十多歲的高年老母在，那就是達什巴圖親王的福晉（滿洲話：親王的正室夫人）。這位老福晉很有權勢，她最鍾愛的兒子便是察罕丹津。此外還有兩位紅台吉（蒙古話太子、王子），掌握了青海一半以上的兵力。他們成天都在老福晉的左右，對於羅卜藏丹津的稱兵作亂也是很不贊成。祇不過念在兄弟手足之情，沒能做到像察罕丹津那樣的大義滅親。』

聽到這裏，馬彪已經有點懂得了，他便打斷了岳鍾琪的話問：

『大人的破敵之策，是否就從這位老福晉，和兩位紅台吉身上下手。祇要能說動她母子三人歸降，羅卜藏丹津的番兵就可以解決大半？』

『不錯，你很聰明。』岳鍾琪先讚他一句，再接下去說道：『祇不過，要辦這件機密大事，還有一層礙難。那羅卜藏丹津也很機伶，他明曉得自己母親和另兩個弟弟不穩，所以他對他們的防範非常嚴密，諸他母親和那兩名紅台吉住在他所部人馬的中央。還特地建了四座網城，用乾犛牛筋結成巨網，把老福晉和兩名紅台吉，連同他自己所住的蒙古包團團罩住。網上還繫有無數金鈴，人一碰網鈴聲便響，立刻會被侍衞發覺，而且犛牛筋網連快刀利劍都砍它不斷。所以，此刻我先要問你，你能穿越番兵成千上萬的蒙古包，順利進入網城之內，和老福晉、紅台吉見個面嗎？』

沉吟片刻，馬彪方說：

『只有兩件小事，覺得有些爲難。頭一件是需要一把能夠砍斷犛牛筋的寶刀。第二件是不知老福晉住在那一個蒙古包裏，就怕貿貿然闖進羅卜藏丹津的蒙古包裏去了。』

岳鍾琪立刻就解下自己腰間所懸的一柄寶刀，雙手遞到馬彪的手上，然後說道：

『寶刀我早已爲你準備好了。至於辨識老福晉所住的蒙古包，我先已問過察罕丹津。你只要記牢，帳頂亮起三盞紅燈的便是。』

馬彪把寶刀捧在手上，一聲歡呼的說：

『有寶刀就行了！大人，我不妨趁着今夜就先行出發。請大人靜候佳音便是。』

『莫忙，』岳鍾琪命他仍舊坐下，又問：『你進了老福晉的蒙古包，又將怎麼說動她捆起羅卜藏丹津

，前來歸降呢??』

馬彪微微笑着答道：

『大人不是說老福晉最鍾愛察罕丹津嗎？我便把察罕丹津的玉印拿給她看，說是奉他之命而去。』

岳鍾琪頻頻頷首，極口稱讚的道：

『這就對了。我看你機智權變，大有舉一反三之概。這一樁機密大事，我總算是找對了人。相信你不日卽將不辱使命，建此奇勛。你果眞痊癒，不妨明早啓程。由此一直向西，經察汗城、茶卡、札宋登，直奔柴達木河羅卜藏丹津的大營。說動老福晉和兩位紅台吉歸誠以後，你還要保着他們，再往回頭路上走。我這裏也日夜攢趕，希望能夠早日迎上你們一行。到那時候，破番兵，平青海，十中有九可以大功告成！』

『得令！』

五

馬彪穿一套番兵頭目的號服，騎棗騮駿馬，腰懸寶刀，帶好了金珠玉印和足夠的乾糧。辭別岳鍾琪，猛加一鞭，絕塵而去。他餐風露宿，披星戴月，整整奔馳了四天。方始在陰曆二月十一的午夜時分，到達了柴達木河畔重重疊疊，連營百里的羅卜藏丹津所部營盤。那天正好天陰，烏雲遮月，一團漆黑，伸手不見五指。祇聽見胡笳凄越，刁斗聲聲，羅卜藏丹津所部原是遊牧民族，一個蒙古包裏，便是一戶人家。馬

彪有暗中見物的本領，瞧得出一座座的蒙古包整齊排列，星羅棋佈，隱隱中頗有陣法。他和蒙古人廝混得久了，深切知道遊牧之民聚集不易，尤其難於部勒指揮。因此，當他遠遠望見了數以萬計的蒙古包，他便不由自主的歎道：

『誰說成吉思汗的後裔不復再有人物？這位羅卜藏丹津，他能糾集一二十萬人馬，敢與大清爲敵，顯見得他也是一個角色！』

當下，他眞還不敢怠慢。找一個僻處，把他的棗騮馬拴在樹林子裏，柔聲的撫慰了牠幾句，命牠靜靜的等候。然後，他便洒開脚步，昂然的進了羅卜藏丹津大營，儘挑不聞人聲的暗處走。途中，也曾遇見幾隊邏卒，馬彪的蒙古話說得流利之至，憑他的機智，不難從容應付過去。終於，他暢行無阻的來到恰在營盤中央的老福晉氈帳，一抬頭，就瞧得見半空之中有三盞紅燈閃閃發光。粗粗估量，紅燈的高度足有三丈。

那羅卜藏丹津，對於他的母親和兩位紅台吉胞弟，防備果然嚴密。氈帳週圍，有一隊隊的邏卒，日夜不停，往返逡巡。因此馬彪等了老大半天，方才得着機會，抽出寶刀，割斷了幾條犛牛筋，等於在網城城牆上打了個洞，鑽身入內。然後，他又熟練的撬開了氈帳的一角，悄無聲息的進入老福晉那個杏黃色的大蒙古包。

馬彪的運氣很好，那夜老福晉正爲思念逃往甘肅的愛子，遲遲不曾入睡。由她的另兩個兒子大紅台吉

，和二紅台吉陪着，一邊喝酒，一邊談天。在他們三母子的背後，有八名跨刀的蒙古彪形大漢，叉手肅立，隨侍左右。那些，却都是老福晉的心腹侍衞。

偷窺據中盤膝而坐的老福晉，但見她方方的臉，頭髮半白，年紀約莫有六七十歲。穿一件紅錦緞金袍，臉上還抹着厚厚的一層脂粉。那兩名紅台吉的長相，竟是一模一樣。低額、扁鼻、高顴、闊口。兩兄弟一般的濃眉環眼，絡腮鬍子，使他們的面貌，顯得猙獰可怖。

馬彪隱藏在一道帘幔的後頭，等他把蒙古包裏面的情景，都看了個一清二楚。他方才先咳聲嗽，從帘幔之後大搖大擺的走了出來。

八支分佈各處的熒熒巨燭，罩定了馬彪的全身。蒙古包裏原本闃無聲息，驟然聽見一聲咳嗽，又從帘幔後頭鑽出了個人來。所以從老福晉以下，人人大驚失色。兩位台吉先就推翻交椅站起身來拉刀，橫身把老福晉擋住。兩旁的侍衞動作更快，他們先已掣刀在手，快步奔到馬彪的跟前，八柄鋼刀高高的舉起。八名侍衞和兩位台吉，在老福晉和馬彪之間，佈下了兩道人牆。就在這時，老福晉從人牆後面發出一聲叱問：

『來的是什麼人？』

馬彪的頭頂心上，有八柄明晃晃的彎月刀在作勢待砍。然而他却不慌不忙，滿臉堆笑，他用蒙古話聲清氣朗的說道：

『讓讓，待奴才給阿娘見禮。』

於是大台吉又是一聲喝問：

『你是誰，從那裏來的？』

靈機一動，馬彪撒了個漫天大謊說：

『奴才名叫岳彪，奉岳大將軍之命前來。專爲給阿娘請安，致候兩位台吉，還帶得有察罕丹津王爺的口信。』

他這一答使蒙古包裏的人全驚呆了，足有半晌說不出話來。臨了還是馬彪自己打破了沉寂，他再補上一句：

『煩列位讓讓，我好給阿娘行禮。』

老福晉終於又開了口，她下令道：

『你們暫且讓開，叫這大胆的蠻子上來答話。』

兩位台吉和八名侍衞不敢不遵，他們才讓出了一條路，馬彪便直到老福晉的矮几前面，他按照蒙古人的禮數行了大禮。倒叫老福晉看得大惑不解，她緊盯住馬彪在問：

『你果眞是個蠻子嗎？』

馬彪爽性一路謊話說到底，他侃侃然的答道：

『在阿娘跟前不敢隱瞞，岳大將軍便是家父。奴才是奉了家父的差遣，參見阿娘，還有幾色禮物奉送。』

老福晉驚得睜圓了眼睛問：

『你是岳大將軍的公子？那你又怎生到得了我這網城？』

『我家一共有七兄弟，人人都能飛簷走壁，』馬彪居心編些誑話來吓唬老福晉，『就數奴才的武藝最差。可是阿娘的十萬雄兵，和這區區的網城，又怎生擋得住我？』

帳裏的兩台吉，八侍衞，捉對兒的面面相覷，舌撟不下了。

老福晉勉定心神，接下去問：

『方才你說你帶有我兒子的口信？』

馬彪先不忙答話，他把背上的包袱取下，當着衆人的面打開。然後放在老福晉的面前，指指點點的說道：

『這些金珠寶貝，都是中國大皇帝送給阿娘的禮物。還有這顆玉印，是察罕丹津王爺命奴才憑印傳信的。』

老福晉却不勝訝異的問：

『中國大皇帝不是要跟咱們交兵接仗嗎？怎的又來送我禮物？』

馬彪便把握機會抗聲答道：

『阿娘家祖孫三代，都受中國大皇帝的册封。青海厄魯特（厄魯特是種族名，蒙古族的一支）有多少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阿娘比誰都清楚。中國大皇帝一向要阿娘一家世鎮青海，永爲中國的藩屬。那兒想到羅卜藏丹津竟會包藏禍心，動了刀兵。去年察罕丹津王爺和額爾德尼王爺一同到了甘肅，兩位王爺向年大將軍和家父一再陳說青海厄魯特興兵作亂完全是羅卜藏丹津的鬼主意，阿娘可從來沒有背叛中國大皇帝的想頭。現在家父的十萬雄師已經在向柴達木攻打過來，是察罕丹津王爺在家父跟前苦苦哀求，讓奴才帶他的玉印來請問一聲阿娘：阿娘是不是眞想跟中國大皇帝打仗？若是阿娘想打那就沒有話說，過幾天大兵一到柴達木就要屍積如山，血流成河。阿娘如果沒有打仗的意思，王爺說務必請阿娘把衆家兵馬散去，捆了羅卜藏丹津去向家父投誠請罪，阿娘一家仍舊還是青海厄魯特之主。這件大事阿娘今兒夜裏就得有個回話，否則大兵一到玉石俱焚，懊悔可就來不及了。』

一席話，義正詞嚴，有憑有據，不由老福晉和兩位台吉不相信。老福晉果然怦然心動了，她聽馬彪說完以後遲疑了好半晌，馬彪直立在她面前等待，暗地裏緊張得大氣都透不過來。漸漸的，老福晉的臉色越來越見緩和，終於她顯現了笑容。她望着馬彪，慈祥和藹的說道：

『好孩子，小小年紀，武藝高，還能說會道。不過，這事太大了，阿娘賞你酒肉，你自去帳外喫喝，讓咱們母子三個商議商議看。』

馬彪爲了要取信於老福晉，祇好强持鎭靜，連聲答應。從侍衞手裏取了些酒肉，到帳外去自斟自飲。成與敗，生與死，一切都在老福晉的一念之間了。

六

蒙古包裏許是母子三人反覆辯論，委決不下。竟讓馬彪忐忑不甯的在帳外等了一個更次。好不容易等到大台吉出帳喊他，兩人並排入帳。那位巨無霸似的大台吉，竟比馬彪高出一個半頭。

入帳後，筆直走到老福晉跟前。老福晉依然是滿面春風，可是她一開口問話，頓時就把馬彪嚇了一跳——

『蠻子，你說岳大將軍是你爺，可有什麼憑證？』

心中一想，祇要老福晉一起疑，自己就決逃不出這座蒙古包。唯一的生路，只有出其不意，乘其不備，拔刀殺了老福晉和兩位台吉，一命抵三命，撈回本錢罷了。這麼想時，右手便自然而然的伸向腰間寶刀。可是，纔夠到刀柄，耳朵裏便聽見大台吉一聲暴喝：

『阿娘小心！』

怎想到六十多歲的老太太也有一身武功。她聽見了兒子在喊，就那麼坐在交椅上一個鷂子翻身，蹤起了五尺來高，翻過椅背，身輕如燕的落在椅子背後。行刺不成，馬彪却急中生智，他忙扮起笑臉，乾脆把寶刀全拉出來，雙手一捧，遞給身邊拔刀相向的大台吉道：

『我是在請大台吉驗看，這便是家父的佩刀，刀柄上刻得有家父的名諱。』

大台吉把寶刀攥在手裏，却將自己的彎月刀，遞給了老福晉拿着。他望了刀柄一瞥，不懷好意的聲聲獰笑，他在跟馬彪挑釁的說：

『光憑把刀不行。蠻子，你不是說過，岳大將軍的七位公子武藝都很高强嗎？咱們不妨試試，你能赤手空拳，奪回我手中這把刀麼？』

話才說完，他也不等馬彪回答；照定馬彪的腦門，掄刀便砍。馬彪大喫一驚，忙不迭向左邊一讓。大台吉一刀砍了個空，可是他却飛快的將刀收回，顯見他是要置馬彪於死地了，他毫不容情的劈砍挑搠，將一柄寒光四射，倒鐵如泥的寶刀，舞得上下翻飛，呼呼生風。——馬彪也曾練過空手入白刃的功夫，然而大台吉却不是等閑之輩，他按着八八六十四手八卦刀法，那柄寶刀便聯起了一團白光，叫馬彪絲毫尋不出破綻。何況蒙古包裏地方太小，蹤跳閃躲又苦於施展不開，衆人但見滾滾的刀光裹住馬彪一條黑影，幾次三番馬彪險些送了性命。身上的號服被寶刀劃破了好幾處，垂落的布片益發礙手礙脚。馬彪顯已無法支持，自己死在大台吉的刀下事小，就誤了岳將軍的機密大事，破敵之策，那才眞不得了，一陣心急他便尖聲的一叫：

『阿娘，須知察罕王爺會抵我的命麼？』

這一聲喊果然奏效，老福晉孤犢情深，就怕馬彪一死，察罕丹津也活不了。於是也在那兒情急大叫：

『住手！』

胡兒但知有母，大台吉立刻便收刀止步。他止步時馬彪也從半空中落回地面，他氣喘咻咻的聽老福晉在說：

『岳公子，你武藝不錯，必定是將門虎子了。青海厄魯特世代受中國大皇帝的恩德，我是不願意跟中國大皇帝作對頭。這柴達木河兩岸有三十三家台吉統率十萬兵馬，其中有十八家只聽我的話。我馬上叫大二台吉分頭傳令，命十八家台吉火速散去。令一傳完，我便和你同到岳大將軍的營中，輸誠歸降，青海厄魯特永遠臣服天朝上邦。』

『阿娘果然識順逆，明大體。』馬彪心花怒放的說道，却是又提起了夠叫人担心的一問：『不過，家父的意思，是請阿娘捆了羅卜藏丹津，再去投誠的。』

『這個我可做不到。』老福晉斷然拒絕的說：『岳大將軍自己也有子女，應該明白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的道理。我怎能把親生骨肉捆了前去送死？羅卜藏犯上作亂那是他的事，我祇能說該剿該撫，儘管請岳大將軍作個決斷。』

馬彪暗忖，能夠死裏逃生，又使十八家台吉的兵馬散去，老福晉和兩位紅台吉歸降。已經是萬幸的了。硬逼老福晉把自己的兒子捆去獻死，也未免太不近人情。況且老福晉的口氣又是那麼樣堅決，看來斷難更改。他只好默不作聲，算是表示同意。

七

天色方曙，旭日初昇。柴達木河兩岸，青海厄魯特的大營人翻馬仰，一片大亂。十八家台吉奉了老福晉之命，紛紛拔營散去。羅卜藏丹津帶隊東奔西跑，制止無效。他正惶惶然無以爲計，部將來報，老福晉已經親率大二紅台吉，撤氈帳，開網城，迎向岳鍾琪的兵馬，輸誠投降去了。

馬彪歡天喜地，趾高氣揚，引導老福晉一行折向回程。他居然馬到成功，建下除邊患、平青海的奇勛。然而他却不曾想到，當他們一行迎上領軍前來的岳將軍時，他的功德圓滿竟會變成悲劇下場。『一將功成萬骨枯』，岳鍾琪爲了立威邊陲，他對老福晉之未能捆獻逆首羅卜藏丹津赫然震怒。老福晉一行剛剛抵步，他拒不相見，把老福晉和兩紅台吉分別交由達鼐、黃喜林二將收押。俄頃，他下令掃蕩羅卜藏丹津所部殘餘，另有密令兩道發交達、黃二將。大軍將發，號砲連響，老福晉和大紅台吉、二紅台吉竟然一道處斬。刀斧手砍下三顆人頭，高高挑在長竹竿上，進兵柴達木河畔。經過腥風血雨，鬼哭神嚎的一仗，五千清軍直將羅卜藏丹津潰不成軍的人馬殺得河水盡赤，屍積如山。岳鍾琪揮師急追，迫使三十三家台吉的人馬俯首稱降，十萬之衆盡成俘虜，還繳獲了無其數的牲畜軍械。岳鍾琪大獲全勝，高奏凱歌而還。亂軍之中只走脫了兩個人，一個是首逆羅卜藏丹津，他穿上女人的衣裳，隻身逃到準噶爾部落，在新疆天山北路的荒山裏殘喘待斃。一個是對岳鍾琪殺降大起反感的奇男子、盜馬賊馬彪，大丈夫來去光明，他離開大營之前，曾經向岳將軍道過別。岳鍾琪說什麼都留不住他。只好重重的賞賜了他一筆銀兩，眼看着他騎上紫

翩名駒飄然遠去。而且從此以後，岳鍾琪就再也不曾聽到過他的訊息。

只花了十五天功夫，奮威將軍岳鍾琪便平定青海，奏凱歸來。二月二十二日大軍返抵西甯，這是中國西陲空前未有的一次大捷。雍正皇帝聞訊興奮無比，他親筆寫了一篇：『聖製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文』，在這篇煌煌巨製裏，他對岳鍾琪讚揚備致，中有所謂：

『止若山嶽，疾若雨風，我戰則克，賊壘其空。……厲兵簡將，往搗其巢，踰歷嶔嶇，坦若坰郊。賊棄其家，我蘩而獲，牛馬谷量，器仗山積。……師以順動，神明所福，旬日凱歸，不疾而速！』

此外，史家也在頌揚：『古來用兵塞外，未嘗有神速如此者。』所以，雍正論功行賞，封年羹堯爲一等公，岳鍾琪爲三等公並賜黃帶。清廷從這次大捷起始開拓新邊，在布隆吉增設安西鎮，闢地一千餘里。分青海爲五部，受西甯辦事大臣的直接管轄。青海一省，從此正式列入我國的版圖。

蒲城會

〔人物介紹〕徐蘭，江蘇常熟人，字芬若，號芝仙。他是清朝康熙年間大詩人王士禎的得意門生，所作的詩，語語奇特，姚美唐朝的鬼才詩人李賀。徐蘭又能畫畫，白描人物，在當時畫壇堪稱獨步。他的遺作有出塞詩集，是雍正、乾隆年間著名的江南才子。因此，他被撫遠大將軍年羹堯重金禮聘，延攬入幕，年羹堯對他優禮有加，十分欽敬。雍正元年（一七二三），青海羅卜藏丹津興兵作亂，年羹堯奉旨統率大軍，出塞討伐。徐蘭便在大軍行列裏面。剛到青海，他就寫下了一首膾炙人口，被選在『清詩選』裏的七言絕句：

出關

憑山俯海古邊州，旆影風翻見戍樓；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

在年大將軍的幕府之中，和徐蘭同被年羹堯敬爲上賓的，還有一位江蘇江甯（南京）人嚴星標。他工於奏牘，是辦公事的一流好手。又博聞强記，學富五車。所以年羹堯又請他和徐蘭兼任家庭教師，教他的子女唸書。因爲年羹堯自己小時候生性頑劣，力大無窮，曾經一連三次把他父親所禮聘的老師打跑，嚇得沒人敢到他家任教，後來幸虧有一位文武全才的老人家，用循循善誘的方法，使年羹堯收心養性，苦讀成名。從此年羹堯對於當老師的人特別敬重。徐蘭和嚴星標都是江南名士，飽學宿儒，年羹堯衷心佩服他們的學問和才華。即使他貴爲大將軍，統率師干遠征青海，無論交兵接仗，軍書旁午，他自己忙碌到什麼程度，他也會每天抽出一段時間，和兩位老師見上一面，聊幾句天。甚至於兩位老師的飲食起居，他都不憚煩勞的經常過問，親自料理，就怕家人丫鬟一時疏忽，有所怠慢，讓兩位老師感到不便。

桀驁不馴，暴戾凶殘是年羹堯一輩子都改不了的本性。他在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中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當過四川、廣東的正考官，陞任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他就當到了四川巡撫，成爲清廷西陲的方面重鎮，萬里長城。年羹堯曾迭次平定川邊夷胞的叛亂，又領軍深入西藏，掃蕩青海，使藏青兩地納入中國的版圖。由於功勛彪炳，無人可及，使他越發的驕橫跋扈。雍正二年（一七二四）他率同奮威將軍岳鍾琪敉平青海亂事後，雍正皇帝封他爲一等公，欽賜金黃服飾、三眼花翎、四團龍補，儼然和皇室親王郡王分庭抗禮，而氣燄更在他們之上。他的大兒子年斌封子爵，二兒子年富也封一等男。年羹堯的父親年退齡，在封一等公之外另加太傅銜。一人建功，滿門加官，平青海後的

年羹堯，恃寵驕縱，更是變本加厲。他一向殺人不眨眼，家人傭僕，稍不留意，犯下些小過失，便會被他一聲令下，抓去殺掉，甚至於拔出佩劍，當場處決。所以祇要年羹堯臉上怫然變色，在他週圍的從人，無不嚇得心摧胆裂，魂不附體，彷彿臨到了生死關頭。

在這種情形之下，還有誰肯成天提心吊胆，拎着腦袋瓜子，侍候這位殺人如麻的年大將軍呢？說來也是可歎，年羹堯的從人，只要年羹堯一高起興來，隨時都可以得到他重重的賞賜。何況年羹堯對自己的從人又一向不吝大力栽培提拔，一名書僮桑成鼎，從平西藏時起隨軍敍功，一直當到了直隸守備道，成爲堂堂二品大員。一個奶媽的兒子魏之耀，也能在數年之間陞任副將。跟年羹堯能賺大錢，做大官，所以才有那麼些人甘冒性命危險跟隨在他左右。而且把年羹堯的命令當作金科玉律，絲毫不敢忤違。曾經有那麼一回，年羹堯在大雪天坐大轎出門，他從轎子裏瞧見隨行的家將們，照例伸一隻手扶在轎槓上。雪越下越大，越下越密，那些家將的手上都鋪滿了雪片，凍得五根手指都快僵了。難得他發了惻隱之心，一聲喝令：

『去手！』

那批家將却很不幸的會錯了意，一個個拔出佩刀，咬緊牙關，把自己扶在轎槓上的那隻手一刀砍掉。登時鮮血四濺，染紅了遍地積雪，落下了十幾隻方才砍斷的人手。家將們痛得幾乎就要暈厥，却仍竭力撐持，默默的在往前走。轎子裏的年羹堯，心中固然懊悔，可是他在神情之間，依然顯得若無其事。祇不過再度下令，叫砍斷了手的家將們回去治療。

一

雍正二年，公元一七二四。

山西蒲州，春陽客棧。

整整三天沒有過往客商投宿了，掌櫃的正趴在櫃台上打瞌睡。猛可聽見門外車聲轔轔，人語馬嘶，他喜得坐直起來，揉揉惺忪睡眼，朝外一看，一眼便瞧見有兩位衣着華麗，氣宇軒昂的老人家，大踏步的在走進來。他堆起一臉的笑，起立相迎。請那兩位老者，在靠近櫃台的一張八仙桌旁落座。又一疊聲的叫店小二沏好茶，端洗臉水，然後殷勤的問：

『兩位老爺，是打尖呢，還是住店？』

就中一位年紀大些的，回答他道：

『我們遠從西甯而來，前些天裏，趕路趕得累了。不但要連打尖帶宿店，還打算在這兒歇個兩三天咧。』

掌櫃的一聽，喜從天降，頓時就眉開眼笑，直搓着手說道：

『那敢情好，小號有的是潔淨上房，且喜全都空着。兩位老爺要在小號歇息幾天，管保清靜，沒人打擾。』

然而，說嘴打嘴。掌櫃的話才說完，門口就有人在高聲的喝問：

『掌櫃的，可有空房嗎？』

掌櫃的跟那兩位老者，不約而同的轉過臉去探看。——一瞥之下，便是齊齊的一怔；但見從門外走進來兩名彪形大漢，身高總在七尺以上，長得眉目猙獰，神情可怖。兩人都跨着一口腰刀，手持一根齊眉棍，那齊眉棍用生鐵鑄成，足有手臂粗細。能使這麼重的兵器，可見得他們的武藝高強，孔武有力。掌櫃的先就看呆了，一時沒答上話來。於是便有一個大漢又一聲吼：

『有啥好瞧的呀？掌櫃的，沒聽見爺們在問你的話？』

兩位老者一驚，趕緊低下了頭。掌櫃的便扮個笑臉，硬着頭皮直迎上去，連聲答道：

『啊有有有，有的是房呀！小號的上房全空着，二位是要兩間，還是一間呢？』

仍舊是那名大漢，挺不耐煩的回答：

『有一間兩舖的嗎？』

『有哇。』

『那好。』大漢一點頭說：『掌櫃的，你帶咱們進屋歇息。外頭拴住的兩匹馬，回頭牽進馬房去，解下馬鞍，用上好的飼料餵。』

『是是是。』

掌櫃的滿口答應，一面高聲的喊店小二牽馬上馬房；一面彎腰哈背，直在說爺們請。把兩名彪形大漢

，帶到了右首那一排房。

店小二先送上一壺茶，和兩盆洗臉水來。道聲『得罪』，又快步奔向門外，牽馬去了。他才出門，掌櫃的已將兩名彪形大漢安頓好，滿頭大汗的走到八仙桌邊，陪笑的問：

『兩位老爺，是先洗把臉，用過茶水再看房？還是此刻便先進房去。』

『我是江甯嚴星標，』嚴星標算計定了，他先自我介紹，再指指他對面坐着的老者說：『這位是常熟徐蘭徐老爺。』然後，招招手，叫掌櫃的攏過來些，低聲往下說道：『掌櫃的，我們是年大將軍的幕客，新近辭了館，回江南家鄉去的。這一條路，來時是由年大將軍的兵馬護送着走過，其實並不很熟。此刻我們想要請教，這一帶的地面上，究竟平不平靜呀？』

掌櫃的向右首一排房瞟一眼，唇角掛着苦笑。看得出來他是在言不由衷的答道：

『平靜，平靜。』

徐蘭一眼看穿了掌櫃的心事，他打開天窗說亮話，率直的問那掌櫃的說：

『掌櫃的呀，我看你是個忠厚人，所以我要提醒你一句。這裏離西甯誠然很遠，可是我們萬一在路上有個閃失，年大將軍却是不肯善干罷休的。趁我們的行李還沒卸下來，煩你出個主意，我們是否應該另外換一家棧房住？』

『這個麼？』掌櫃的遲疑了一陣，然後俛下身來，向嚴徐二人悄聲耳語：『兩位老爺，依小人看來還

是在小號多住兩天的好。一來蒲州城裏就只有我們這一家客棧。二來一旦遇上歹人，他們也決不敢在城裏有官兵的地方下手。二位既然是年大將軍的幕客，一會兒小人抽空到巡檢衙門去知會一聲，請巡檢老爺派幾個做公的人來，前前後後的巡查一遍，否則的話，誰也担代不起這麼大的關係。』

『那倒不必。』徐蘭搖搖手，打斷了他的話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何況，方才那兩位不過長相兇惡一點，怎知他們不是好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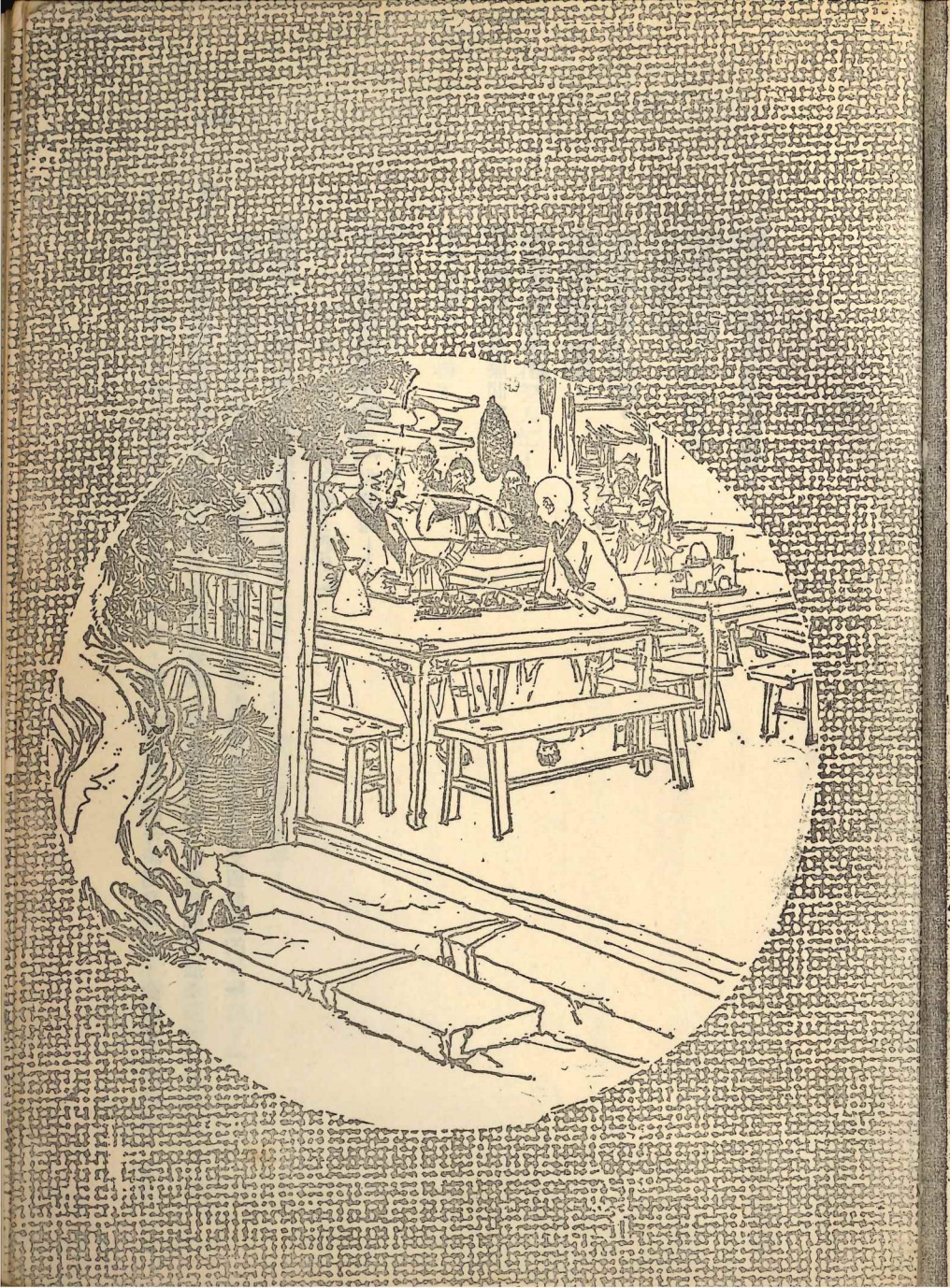
那掌櫃的却越想越不對，反倒爲他們着起急來了。他一個勁兒的說：

『還是多防着點兒的好。二位是年大將軍的客，萬一有個風吹草動。莫說小號，就連蒲州官府也會喫不消，兜着走哇。』

『不如我們自己多留神些吧，』徐蘭吁了一口氣說：『掌櫃的，方才你說得很對，只要住在有官兵的地方，强徒決不敢大胆下手。此刻就去驚官動府，一則怕寃枉好人，二來也會被官府笑我們疑神疑鬼，無風作浪。弄不好還會橫生枝節，惹上是非咧。』

『也罷，』嚴星標終於下了個決斷說：『我們就在蒲州多住幾天，等那兩位走得遠了再動身。掌櫃的，煩你叫我們的車伕把行李卸下，搬進上房裏去。夜晚，也請你店裏的夥計多留點神。』

掌櫃的應聲是，轉身出外喊車伕卸行李。嚴星標和徐蘭也跟着他走出去，眼看着行李卸下送進了上房，反手關了房門，跟掌櫃的再回到店堂。洗臉、喝茶，叫掌櫃的安排好車伕的住處。再做幾樣可口的菜，



燙一壺酒來喫。

才喝了幾口酒，門外又走進兩個和尙來。兩個和尙一高一矮，一美一醜。挑張靠門的桌子坐定，高而醜的和尙一開口，竟然是叫掌櫃的給他們切兩斤牛肉，來上一罈汾酒。

兩個和尙不但喝酒喫肉，而且還在那兒眉挑目動，打情罵俏。看得徐蘭和嚴星標不禁爲之駭然，眞摸不清他們是個什麼來路。酒色相連，荒唐大胆。徐蘭看那個矮而美的和尙，杏眼桃腮，嬌豔欲滴，除却頂上少了三千靑絲，簡直就是一位絕代佳麗。他滿心納悶，目不轉睛，終於被那名高而醜的和尙發覺了，他一側臉，公然質問的道：

『誰家沒有女眷，有什麼可看的呀？』

徐蘭和嚴星標，全都給他問得嚇一大跳，連忙轉過臉來，脹起了滿面紅潮，低下頭去喝酒。兩人都沒敢開腔，祇是疑惑越見加深，聽那和尙的語氣，分明他們是一僧一尼，而且還有着不同尋常的關係。和尙一開口就承認尼姑是他的女眷，如此說來，他們豈不就是一對佛門子弟在結爲夫妻？可是，走遍天下，又怎有和尙尼姑成親，以夫妻自居的道理呢？

嚴星標和徐蘭，不敢再朝和尙尼姑的那一桌望。那一桌上的一僧一尼却喫喝得興高采烈，一陣陣的傳來歡聲笑語，調笑謔浪。漸漸的，彷彿有點樂而忘形了。因而，兩人都聽見那和尙在毫無顧忌的說：

『金環，今兒有酒有菜又有妳。妳先給我唱支小曲，助助我的興。』

和尙叫尼姑唱小曲助酒興，豈不是荒誕無經，駭人聽聞的笑話奇談嗎？可是，金環女尼的回答，才更叫人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呢。嚴徐二老，都聽到金環女尼在嬌滴滴，嗲兮兮的答道：

『好哇，馬和尙，我依你。可是你得先喝三杯酒，我自會給你唱支頂好聽的。』

馬和尙的答覆，更是痛快乾脆：

『一，二，三，妳看，我全乾了吧？』

於是，金環鶯聲嚦嚦。一曲繞樑——

晚來秋風，
吹呀吹呀吹得簾間動，
獨坐無聊生情緒，
搖搖不定蠟燭紅。
聽何處玉笛一聲吹，
吹得我心動。
何況那——
蕭也蕭也蕭的梧桐葉兒響。

加上鐵馬，
鐵馬兒叮噹；怎不淒涼
怎不感傷？
一年年的好景，
一日日的流光，
儘叫那秋月春花笑人忙！
說什麼功名，
無非黃粱夢一場，
待等到攬鏡看，
又加上斑鬢蕭條幾重霜！

徐蘭聽得出神，忘其所以，他興奮莫名的雙手一拍，發出聲聲歡呼：

『好一個「待等到攬鏡看」！好一個「又加上斑鬢蕭條幾重霜」！好歌喉！好歌詞！』

一僧一尼正在興頭上，對於徐蘭的再度造次孟浪，居然高聲喝采，其實並沒有絲毫惱怒或不快。反倒是嚴星標，唯恐又把那一僧一尼得罪，鬧出事來，他趕緊自找台階下，喊着徐蘭的號說：

『芝仙，你又醉了！如今你我已經酒足飯飽，還是早些回房去睡覺。』

說罷，他站起身來，挽住徐蘭的左臂，不由分說的把他拖進房裏去了。

二

一進正房，嚴星標和徐蘭各自坐在床沿，望着桌上的那一支粗蠟燭，正在搖搖曳曳的吐着火舌。兩個人陡然引起了心事重重，忐忑不安。嚴星標懊惱之餘，尤其出語埋怨，他說：

『芝仙，年大將軍派八名家將，一路護送我們回江南。偏你在半路上就請他們打了回轉，我們兩個老年人，帶這許多金銀，關山萬里，長程跋涉，連日都在提心弔胆。今晚在這蒲州宿店，眼看先來的那兩位壯漢，還有後到的一僧一尼，賊眼忐忑的，分明都是匪類，多半是爲我們行囊中的這些金銀而來。不是我說喪氣話，今天夜裏，只怕我們兩個很難逃過這一關！』

徐蘭聽了，心裏也是煩悶得緊。他沉沉的嘆了一口氣，方始分辯的說：

『年大將軍派的家將也好，蒲州巡檢衙門做公的人也罷，充其量只能對付對付鼠竊毛賊，攔路打悶棍的剪徑盜匪。若是闖上了佔山爲王的綠林寨主，或是武藝高强的獨行大盜，那是一點用處都沒有的。這一層道理，你老兄又不是不懂得，儘埋怨我做什麼呢？』

這麼一說，使得嚴星標越發惶急了，他凄然的道：

『如此說來，你我今夜就只有束手待斃的份了。』

『那倒也不至於。』徐蘭一方面在爲自家壯胆，一方面也爲安慰嚴星標說：『充其量，强盜一來，我們趕緊聲明，願將行囊中的金銀珠寶，全部奉送就是了。蝕財消災，至多落個曾入寶山空手回。强盜要的是錢財，錢財到手，自然滿足，決不會叫我們陪上兩條老命的。』

『唉，芝仙，你那裏知道强盜的厲害？』嚴星標急得一頓脚說：『他們刼財，必定殺人。爲的就是滅口，以除後患啊。』

徐蘭方要答話，忽然聽見了脚步聲響，他連忙以指壓唇，噓了一聲。兩人的臉上同時驚得變色，都站起來，躡手躡脚走到窗戶邊。屏住呼吸，側耳傾聽。果然聽見有人在向他們這邊走來，來的正是方才還在廳堂喝酒的一僧一尼。那一僧一尼根本就不避人，雙雙走到嚴星標、徐蘭這間房的窗戶下。窗外隔個小院，就是客棧的馬房。祇聽到兩人邊走邊談，還有鐵棍拄地的鏗鏘聲響。將要走到馬房門口了，馬和尚驀的高聲讚呼：

『喝，好馬，好馬！』

『瞧你，』尼姑金瑣格格的一陣笑，彷彿是在啐他道：『一瞧見好馬，就樂成了這樣！』

和尚也在自嘲的笑着說：

『蘿蔔青菜，各人各愛。誰叫我這一輩子愛馬如命呢。』

兩個人相互取笑，足有好半晌。然後，徐蘭、嚴星標便聽見他們在向自己的房間走過來了。脚步越近

，心跳越急，氤哆氤哆的都快要跳到腔子口，直到一僧一尼在房間外一站，伸手推開房門，發出吱呀聲響。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七十四歲的嚴星標，也不知道從那兒激發出偌大的力量，他挽着渾身簌簌發抖的徐蘭，讓他坐回床沿。自己伸直身子，走向閃身入門的那一僧一尼，他昂然挺胸，慷慨動容的說道：

『二位既然來了，我們無話可說。這些行囊裏有二千兩黃金，還有不少的珠寶錦緞，你們只管拿去。一定要殺人滅口的話，我活到了七十四歲，家中有兒有孫，也是死而無憾。祇不過，我有一事相求。』

馬和尚跟金環尼姑，互望一瞥，兩人都匿止了唇角的笑意。等嚴星標把話說完，馬和尚方問：

『嚴師爺，你有什麼事情求我們呢？』

『只是我這位自幼相識的好朋友，』嚴星標伸手一指坐在床沿，殼觫戰慄的徐蘭，聲音梗塞的說：『他今年六十五歲了，還有年將九十的高年老母，正在倚門而望，等着他回家鄉去母子團圓哩。做友滿門忠臣孝子，你們在江湖上的朋友也該講點義氣。請你們殺我，莫要殺他！』

馬和尚和金環聽得直在點頭，然後，馬和尚方始石破天驚的說：

『假如我們所要殺的，並不是您二位呢？』

『什麼？』徐蘭驚喜交集，從床沿上跳了起來說：『三位並不是要殺我們？』

嚴星標却趕忙見風使舵的說：

『二位果肯高抬貴手，只要錢財的話，那就悉聽尊便，全都拿去好了。我們可以當天發誓，決不向官府報案。讓二位平安無事，帶着這些財物，遠走高飛。』

馬和尚聽他這麼說時，情不自禁，哈哈大笑，在他一旁的金環女尼也在笑彎了腰。笑得嚴星標、徐蘭面面相覷，莫名其妙，正不知該怎麼辦好，馬和尚却將桌上的蠟燭拿在手裏，讓燭光照在自己的臉上。他走到嚴徐二人面前，啓齒問道：

『二位師爺，請仔細看看。果眞認不出小人了麼？』

徐蘭和嚴星標仔細端詳了他好一會兒，齊同一致的搖搖頭，歎口氣，率直的說：

『委實記不起了。祇不過，好像有點兒面熟。』

那馬和尚好不高興，他把蠟燭放回桌上，轉臉去跟金環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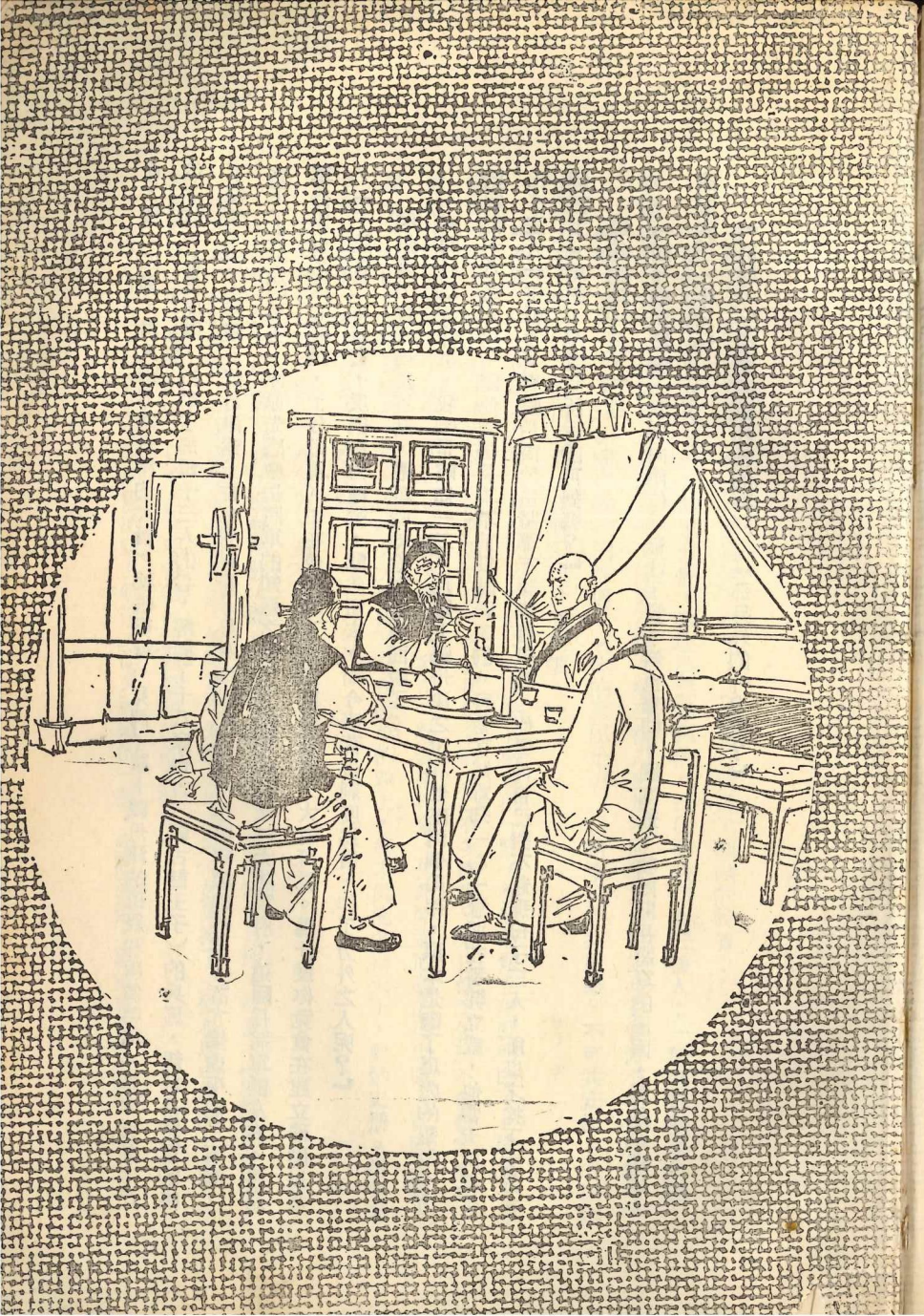
『好呀，這下我儘可以拋頭露面，走遍天下去得了。』

三

兩位老者，一僧一尼，四個人都在屋裏坐定了。馬和尚方始先咳聲嗽，反問起嚴星標和徐蘭來——

『兩位師爺，可曾記得？當年奮威將軍岳鍾琪，在西甯城中，他的將軍署裏，夜間逮到了個盜馬賊，解到了年大將軍府。那年大將軍不但不殺不罪，反倒賞那賊守備的官職，命他效力轅下。』

『啊，我想起來了！』徐蘭一聲歡呼的道：『你是馬彪！』



『不錯，小人正是馬彪。』馬彪又站起來，上前給兩位師爺打千，他誠心誠意的說：『今天夜裏，幸喜給馬彪趕上，出點微力，報兩位師爺的大恩。』

『眞是幸會幸會，』嚴星標也興高采烈的說，『不過，馬彪你說報恩，我們可不敢當啊。』

『那裏的話，』馬彪斂容正色的道：『想當年，我和年大將軍的中軍官打了一架。年大將軍責我四十軍棍，把我逐出大將軍府。那班家將爲了給中軍官洩憤，有心一頓軍棍將我活活打死。要不是兩位師爺仗義執言，說我是岳將軍愛重的人，打死在大將軍府裏，岳將軍那邊可能難以交代。這才留下我一口游絲般的呼吸，讓我撿回了一條性命。』

嚴星標頓時就詫異的問：

『馬彪，你這話是聽誰說的呀？』

馬彪一聲苦笑的答道：

『頭個月，我還在涇陽住着。遇見從年大將軍府逃出來的一名廚師，在涇陽賽中金盞，淪爲乞丐。我送了他二十兩銀子的盤纏，使他絕處逢生，感激萬分，一定要我說出眞名實姓。念在彼此都是從年大將軍府死裏逃生的，他決計不會洩露，所以我就告訴了他。那曉得他有一個堂弟在大將軍左右當家將，跟他說過我的往事，因而把他所聽到的，一五一十，全都告訴了我。』

『說起你的往事，確實叫人納悶得很，』徐蘭忽然想了起來問道：『我們都曾聽說，你奉了岳將軍之

命，單人匹馬，潛入羅卜藏丹津的大營，斬破網城，見到了羅卜藏丹津的母親和兩個弟弟。是你馬彪，毫然不懼，侃侃而談，打動了那母子三人的心，解散了十八家台吉（蒙古語王子）的兵馬，親赴岳將軍的帳下投誠。這才使羅卜藏丹津穿上番女的衣裳，隻身逃出柴達木。岳將軍輕騎疾進，評亢擣虛平定了青海，立下了天大的功勞。你原先感激岳將軍的知遇之恩，方始冒死脫離年大將軍府，追隨岳將軍的左右。岳將軍待你也是深心愛護，十分敬重。你在他的麾下必定前程無限，大有可爲。爲什麼你竟會在建立殊勛以後，一不陞官二不領賞，反倒極力請辭，飄然而去。如今直落得剃度爲僧，作了方外之人呢？』

馬彪還不曾來得及答話，嚴星標却搶在他前面說了：

『關於這一件事，我倒是略知一二。那羅卜藏丹津之母和他的兩個弟弟，原本是聽了馬彪的懇勸，方始解散十八路人馬，隨他到岳將軍軍前投誠歸順的。可是岳將軍却一心一意要在番邦立威，他當天就把那母子三人一併斬了。馬彪是憤於岳將軍不該背信殺降，他覺得自己對不起那母子三人，所以才捨下大好前程而去。馬彪，你說我所說的可對嗎？』

馬彪莞爾一笑，答道：

『如今事過境遷，我便向兩位師爺吐了實，料也無妨。嚴師爺，我離開岳將軍的原因，算是給您老人家說對了一半。』

『那麼，』徐蘭興致勃勃的再問：『那另外的一半呢？』

馬彪徐徐的站起了身，往窗戶那邊走了幾步。他面對着窗外，幽幽的說道：

『兩位師爺都是當代名士，飽學宿儒，原應該想得到的。這世間共總有三種人：一種患難可以共得，安樂也可以共。一種只可共患難但却不能共安樂。第三種人更是等而下之，只能共安樂而不可共患難。』

『啊，我明白了！』徐蘭喜孜孜的嚷道：『你的意思是說：岳將軍只能共患難，不可共安樂。所以你要在大功告成之後，急流勇退，趕緊跟他分道揚鑣。』

『不錯，』馬彪轉過身來，目光閃閃的說：『果然我輕輕的一點，徐師爺慫立刻就明白了。試想，岳將軍他能狠得下心腸，不惜背信殺降而立威，可見他的名利之心有多麼重？來日他又怎麼不會殺我滅口，使他平定青海的不世勛業無人可以分潤。何況，我的功勞表揚出來，無非略通武藝的盜馬賊，冒險犯難，建立殊勛的一樁奇聞軼事而已。這樁天大功勛記在岳將軍的頭上，那才眞能名揚天下，彪炳史册。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實在是太大了啊。』

徐蘭捋着三綹鬍鬚，頻頻頷首，讚不絕口的說：

『馬彪，你不但忠肝義胆，武藝高强。而且還深諳人情世故，議論極有見地，你眞不愧爲當世奇男子。祇不過，依我看來，岳將軍待你也很不錯，他畢竟不失爲心地忠厚。如果換了一位心黑手辣的，他怕你洩露機密，分了他的功去，只怕他就不會讓你活着離開他的大營。』

『那當然了。』馬彪先則同意的說。然後，他又神祕的一笑，坐回原位，眼望着金環說道：『不過，

我唯恐岳將軍脫不了名韁利鎖，放我走了以後，還會追悔。所以，這些時來我也是用心良苦。起先，我從西甯到涇陽，伴裝窮人暴富，花天酒地，儘情揮霍，讓岳將軍以爲我得了那些賞賜，就夠滿足的啦。這位金環姑娘，便是我在涇陽結識的紅粉知己。她墮入青樓，由我花了一大筆銀子，替她贖身。等她聽說了我的故事，不禁又爲我担心；我在世一日，總歸是岳將軍心中的一道陰影。很可能他一旦想起覺得心中不安，仍會遣人前來將我處死，根絕後患。我給金環說得駭怕起來，這才忍痛賣掉了岳將軍賜給我的褒翼馬，爽性落了髮，扮作和尙，準備四海飄泊，到處爲家。可是我又捨不下金環，於是叫她也剪去了三千青絲，和我在一道同行。每天夜裏，相互摩挲着光頭，彼此笑謔，倒也別有一番樂趣。』

聽得徐蘭和嚴星標，全都忍俊不住，失聲笑了出來。笑過了一陣，嚴星標驟然又想起了方才馬彪所說『報恩』的話。自己和徐蘭正置身危境，晚間所見到的那兩名彪形大漢，是何等的威武雄壯。馬彪縱然有一身的本領，就怕孤掌難鳴，雙拳難敵四手。想到了這兒，兩道雪白的眉毛，不知不覺便緊緊的皺起。當時在座四人，馬彪是何等的伶俐，他一見嚴星標的神情，就曉得他的心事何在了。因此，他便直截了當的問嚴星標道：

『嚴師爺，您二位是否已經知道，這些天是被兩名强賊追下來了？』

嚴星標滿臉苦笑的答道：

『起先，我們還不曾覺出有人在我們車後尾隨。直到今天宿店，才發現那兩名大漢，來得有點蹊蹺

。』

『其實，他們已經追蹤兩位師爺三天了。』馬彪微微而笑，告訴他們說道：『這兩廝都是千里獨行大盜，他們能從馬蹄印和車輪轍的深淺，估量得出你們攜有多少銀兩，祇怕他們還沒料到，兩位師爺行囊裏的纍纍之物都是黃金呢。三天之中，他們所以不曾下手，那是因爲有一支人馬，就走在二位師爺車後不遠，他們還有點忌憚。可是，今天中午，這支人馬已從朝邑折回華陰去了。』

『哎喲！』嚴星標頓時就緊張起來，他神色大變的說：『那他們準定會在今夜下手了。馬彪，依你之計，我們該怎樣應付呀？』

馬彪却打了個哈哈，他輕鬆自在的答道：

『怎樣應付？兩位師爺，我們此刻不是應付得很好嗎？』

『馬彪，莫開玩笑。』徐蘭也在一旁央求的道：『一會兒那兩名獨行大盜果眞來了，那可不是好玩的啊。馬彪，你一個人能對付得了他們兩個嗎？』

『當今之計，我們就這樣澈夜坐着守候，』馬彪壓低了聲音說：『裝着不動聲色。兩名强盜敢來，我便跟他們拚個你死我活。』

『我懂得了，』徐蘭忙接口道：『你陪我們聊着閑天，其實是在以逸待勞，等那兩名獨行大盜前來下手。』

『不錯，』馬彪點點頭說：『不過爲了消磨這個漫漫長夜，我們還得找些話來談談。兩位師爺，馬彪也曾在大將軍府住過些天，曉得大將軍對您二位的敬重，眞是解衣推食，無微不至。大小公事都要跟二位計議，一天也少不了二位。您二位又是怎麼離開大將軍府的呢？』

『你要問這個呀，』徐蘭不勝感慨的答道：『說起來話可長了。』

『正是要長話長說，』馬彪笑道：『才能夠渡過這一整夜呀。』

於是，嚴星標和徐蘭，便你一段我一段的，談起他們在年大將軍府的種種奇聞與奇遇——

四

徐蘭和嚴星標，自從被年大將軍禮聘入幕以後，在年大將軍的幕府裏一住經年，他們確實很受年羹堯的尊敬與優待，那過份的禮遇，經常使他們有不安的感覺。兩位都是江南名士，年羹堯曉得他們都很講究喫食，出關以後，唯恐他們喫不慣牛羊肉，先就吩咐廚子，要儘量的多準備魚蝦。當年大將軍府設在西甯，西甯以西便是番名『庫庫諾爾』的青海，青海是一座方圓五百五十里的高原大湖，一年四季不枯不溢，却是湖水味鹹，不能飲用。妙的是在這口鹹水湖裏，居然盛產一種肥嫩可口的無鱗魚。

徐、嚴二位師爺，都很喜歡喫這種無鱗魚，可是從西甯到青海湖邊，距離遠達二百五十里。年大將軍爲了保持無鱗魚滋味的鮮美，他特地下令，派他的家將，騎着快馬，每天一趟，從青海湖畔運送活魚回來，專爲徐師爺和嚴師爺佐餐。徐嚴兩位，覺得這樣未免過於費事，他們一再的請年大將軍免了這道美味，

然而年大將軍却說這是區區小事何足掛齒，他堅持非這麼做不可。漸漸的，兩位師爺都不敢再提他們想喫些什麼了，甚至於，連那一道菜，那一種食品着實好喫，也不敢輕易的加以稱讚。就怕年大將軍一道命令下去，吩咐多多準備，不知道會給他的廚子家人，添加多少麻煩。所以，有一次，當年大將軍殷勤的問起，每天早晨都喫稀飯，兩位師爺是否已經喫膩？要不要換喫其它的點心？兩位師爺立刻就雙手直搖的說：

『不必不必，我們喫稀飯已經喫慣了。』

年大將軍一聽，當下便莞爾的笑着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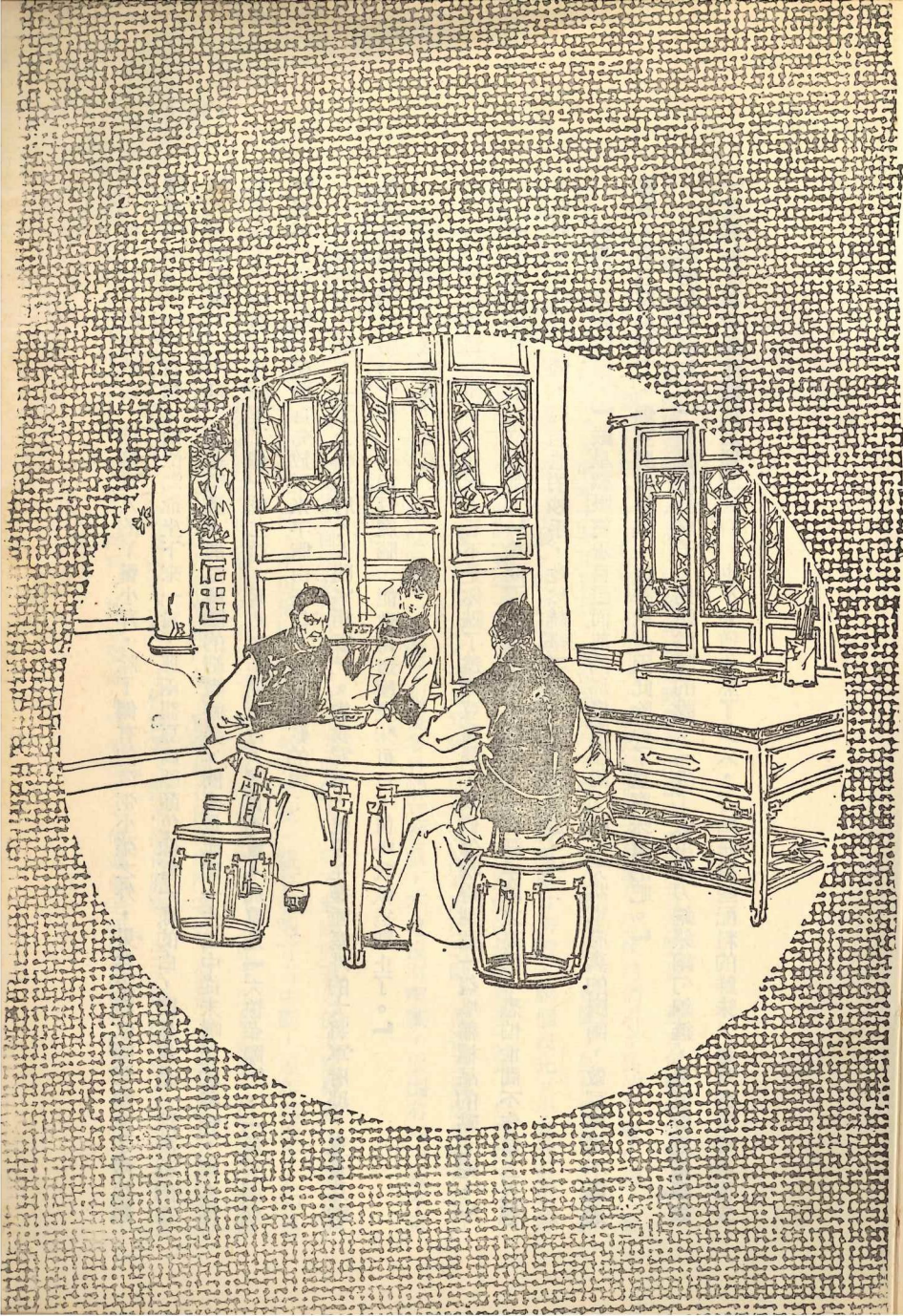
『兩位師爺說稀飯喫慣了，可見得二位早就喫得膩味，還是換些別的點心吧。是要燕窩、銀耳、麵條，還是牛羊奶？』

年大將軍說一樣，兩位師爺便不約而同的搖一次頭，道一聲謝。可是年大將軍至誠待客，好有耐心，他仍然還在一種又一種的早點心直在問下去。問到後來，徐蘭明知他是誠心誠意要給他們換換口味，不問出個結果，他絕不會就此罷休。所以，當年大將軍問到了他平素頂頂喜歡，又是好久都沒喫過的豆腐腦時，他就趁此機會，把年羹堯的問話攔住，故意裝着欣然色喜的神情說：

『嗯，這豆腐腦，倒是許久不曾嚐過了。』

年大將軍問出了結果，他眞高興。頓時就眼睛一亮，高聲的一叫：

『來人哪！』



一名魁梧雄壯的家將，高聲答應。從年大將軍的背後，邁向前來，必恭必敬的向他打了個千。却仍然弓背彎腰，保持打千的姿勢，問了一句：

『請大將軍示下！』

年大將軍一聲令下的說：

『傳諭廚司，從明天起，爲兩位師爺準備上品的豆腐腦，充作早餐。』

侍衞一聲得令，直起身來，連連倒退幾步，方才退出屋外，飛也似的跑到廚房裏去傳話。這一頭，年大將軍又跟兩位師爺聊了一會兒天，他也告辭退出。兩位師爺把他送到房門口，待他一走，那嚴星標便埋怨的說：

『仙芝，你又添了個新花樣，要喫什麼豆腐腦，還不知道要給那幫下人，添加多少麻煩咧。』

徐蘭却滿不在意的笑笑，他說：

『年大將軍府裏山珍海味，水陸紛陳，即使要燔龍烹鳳，也是咄嗟可辦。區區兩盤豆腐腦，不會費他們多大的事的。』

他怎料想得到，就爲了這一天兩盤豆腐腦，不但使年大將軍府的廚師大費其事。而且，竟然寃枉透頂的，讓一名新廚師，白白的送了性命呢。

五

第二天，明眸皓齒，楚楚憐人的丫鬟小萍，除了例有的清粥小菜之外，果然給兩位師爺端來了兩盌熱騰騰的『上品』豆腐腦。兩位師爺坐下來一看，那兩盌豆腐腦顏色像雪一樣的白，撲鼻便是一陣濃冽的香味。用銀調羹勺一小口，送進嘴裏。那豆腐腦的細嫩鮮美，簡直是他們一生之中從未嚐過的美味。兩人稀里胡嚕各將一盌豆腐腦喫了個一乾二淨，猶然在咂嘴咂舌，讚賞不置。那眞是『大快朵頤』、『餘香滿頰』都不足以形容。徐蘭首先放下來羊脂白玉盌，不勝感歎的說：

『俗話說什麼：「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依我看來，這遠在邊陲塞外的大將軍府邸，竟是比神仙府宰相家還要勝過十倍。一盌豆腐腦，能做得這麼美味可口，眞叫我歎爲觀止了。』

嚴星標也在挺歡喜的說道：

『昨天是我錯怪你了。仙芝，若不是你點了這味豆腐腦，我們怎嚐得到這一盌堪稱極品的點心呢。』

『年大將軍府上的這位廚師，』徐蘭還在讚不絕口的說：『烹調手段之高明，恐怕世間不作第二人想。明明是一盌豆腐腦，經過他的妙手，竟然絲毫嚐不出有豆腐味道。』

『我好像聽說過，』嚴星標眼望着自己面前的那隻空盌說：『年大將軍府裏的廚師，做豆腐從不經過鐵器。切豆腐用銅刀，燒豆腐使銅鍋，也許就是因此除掉了豆腐味道的吧。』

『我看却不盡然，』徐蘭捋着鬍子，搖頭擺腦的說：『除了使用銅刀銅鍋銅勺銅鏟，他這盌豆腐腦裏一定還加了不少鷄汁蝦油之類的配料，也不知道他熬了多久，方始將這些配料的鮮味，都熬到豆腐裏面去

了。』

『嗯，經你一提倒使我想了起來，』嚴星標頻頻頷首的說：『這盌豆腐腦裏，是有魚蝦的鮮味。』

兩位師爺爲了一盌豆腐腦，着實議論了好半天。祇是他們並不知道，侍候他們用早餐的丫鬟小萍，曾經奉過年大將軍的命令。要向年大將軍稟報，兩位師爺每天喫飯用點心的時候，都說了些什麼話，說那些東西好喫，那些不合口味。這天早晨，既然兩位師爺對那一味豆腐腦極口誇讚，說個沒完。小萍在收拾好碗筷退出以後，她立刻便興冲冲的跑到年大將軍那裏，源源本本，把兩位師爺的讚美之詞，全都說了。

因此，每天早晨一盌豆腐腦，便成了一成不改的定例。而年大將軍府的廚師，他這豆腐腦着實做得好，能讓任何人百喫不厭。所以，兩位師爺一連喫了四個多月的豆腐腦，不但沒有喫膩，反倒有『一日不可無此君』之概，竟是一日少它不得。

四個多月以後，年大將軍的廚師突然生了病。六十多歲的人，經不起邊陲塞外的北國嚴寒，雨雪凜冽，不幾天就一命嗚呼。老廚師一死，不但徐蘭、嚴星標每天早晨一盌豆腐腦宣告中斷，連年羹堯本人和他的一家，也對老廚師他徒弟所做的菜覺得不合口味。經過了一個月功夫，方始從成都找到一位名廚，姓陳名騰達。這陳騰達早先在年羹堯當四川總督的時候，就曾經在總督衙門掌灶，做得一手好菜餚和各式點心，年府上下也對他深表滿意。只是他品行不端，生性貪婪，揩油揩得厲害，三天兩頭的偷東西出去賣。貴重的魚翅海參賣掉了以後，便偷工減料，找些贋品劣貨來抵充。他這個毛病終於被年羹堯查了出來，打了

他二十軍棍，逐出總督衙門。那陳騰達在年府主廚多年，早已發了一筆不小的財。他在成都養好了傷，開了一家很大的飯莊，靠着年大將軍廚師的名義，生意相當的不錯。照說他是絕對不肯拋下他的好買賣，千里迢遙的到青海，再度爲年大將軍執役的。可是年大將軍亟於解決一大家人的口腹之欲，飲食問題。下一道命令給成都知府，用强迫手段硬拉他的差。陳騰達心知這一趟侍候得好倒還不說，倘若一不小心，惹惱了年大將軍，極可能會送掉自己一條性命。因此他雖然滿心不願喫回頭草，當這個差，却也不敢輕忽怠慢。他把他飯莊子裏廚房中的班底，全都帶到了西甯去。那家座客常滿，賺錢不少的飯莊祇好暫時歇業，關門大吉。

陳騰達帶着他的得力助手，全部班底，一共是十七個人。披星戴月，跋山涉水，由成都知府派一隊人馬，把他們一路護送到西甯。陳騰達一行進了年大將軍府，由家將們領着先到三堂正廳叩見夫人，年夫人正在對他叮嚀交代。出乎意外的竟有家將匆匆趕來，稟告夫人說是大將軍傳喚陳騰達。這是陳騰達頭先幾年在年府當差從來不曾有過的事情。所以他向年夫人告退以後，便忐忑不寧，硬着頭皮，跟在那名家將的後頭，折回二堂，走進了年大將軍的簽押房。陳騰達一進門便向年大將軍的跟前一跪，他渾身簌簌的發抖，嚅嚅嚅嚅的給大將軍請過了安。耳朵裏只聽到年大將軍嚴厲冷峻的在說：

『陳騰達，你也曾在府邸當過兩三年差，應該曉得府邸的規矩。』

陳騰達還不明白他所指的是什麼，却又不敢開口問，他唯有聲音顫抖的在答應：

『是……是是。』

幸虧年大將軍緊接下去便在自家說明了，他訓誡陳騰達道：

『向來，在府邸犯了過失的人，都是橫着身子抬出去的。就祇有你，算是你的造化，我查明你的弊端，並沒砍掉你的腦袋，這才讓你活到了今天。』

聽得陳騰達駭汗如雨，他只顧拚命的磕着響頭說：

『大……大將軍恩施格外，小的沒……沒齒難忘。來生來世，當做牛做馬報答。』

『本大將軍無須你做牛做馬來世報答，』年大將軍嘿嘿冷笑的說：『只不過，我要你切切的記住，倘若你積習不改，再犯那個監守自盜，偷工減料的毛病。本大將軍可要兩罪併罰，命刀斧手，砍下你這顆驢頭！』

『是是是，』陳騰達慌忙一疊聲的答應着說：『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還有，』年大將軍伸手一指坐在客座上的徐、嚴兩位師爺，鄭重其事的說道：『徐、嚴二位師爺，是本大將軍好不容易禮聘而來的上賓。他們的一日三餐，你要做得特別的豐盛精美。兩位師爺要是想喫些什麼，便是上天入地你也得設法覓來。在兩位師爺還不曾有什麼交代以前，你要給我記牢，那每天早晨的一盆上品豆腐腦，你要小心在意，好生烹調。』

『是是，』陳騰達磕頭如搗蒜的說：『小的一定記牢，一定記牢。』

把話吩咐過了，年大將軍不耐煩的揮揮手。兩名家將把趴在地上只顧磕頭的陳騰達左右一攙，老鷹捉小鷄般直拎了出去。

陳騰達被架到了二堂門外，三魂七魄方始悠悠然回到了腔子裏。可憐，他不但兩脚癱軟得沒法舉步，那驚出來的冷汗，都已經溼透了外衫。

六

陳騰達一心駭怕前任老廚師留下來的徒子徒孫，那些廚房下手，跟自己這掌勺的沒法配合。他自掏腰包花了不少的錢，墊付全套班底十七個人一筆可觀的安家費。用意無非是想保持既有的水準，做出能使年大將軍府邸上下喫得合味的菜餚。在他確是謹愼將事，煞費心機。可是，他偏偏就百密一疏，大錯特錯了。因爲，他既然已將自己的班底全部帶了來，那前任老廚師遺留下的班底就祇有統統捲舖蓋走路。他們被砸掉了飯碗不算，還得長程跋涉的回到成都另找差使幹。這使他們滿心憎恨陳騰達，本來陳騰達對年大將軍一家的口味摸得很熟，他用不着請教前任。唯有年大將軍特別叮嚀兩位師爺的那盆豆腐腦，他不知道前任老廚師是怎麼樣做的。所以，當被遣散的廚房下手們領到了一筆豐厚的賞賜，臨動身回成都時，陳騰達還親手整治了一桌酒席，給那些同行晚輩餞行。對老廚師的那位大徒弟劉生，他又特地塞給他二十兩銀子的程儀，目的就祇在請他透露一下，每天兩盆豆腐腦的做法。

老廚師的大徒弟劉生，果然很爽快的答應了他的請求，祇不過，他使了個小小的詭計。他所告訴陳騰達的，是通常一般豆腐腦的做法。——用翻山越嶺，騾馬馱來的精選黃豆，浸水磨碎，濾滓煎熬，注入鹽滷汁，趕緊勺起鍋底將凝未凝的那一部份。然後澆上濃濃的鷄湯，洒幾粒葱花，擱幾顆炸脆的黃豆。陳騰達向他再三道謝，送走了這一批前任同行，當天夜裏他三更天就起床，如法泡製，精心烹調。爲了使那兩盆豆腐腦的滋味格外鮮美，他還在鷄湯裏加上一大塊火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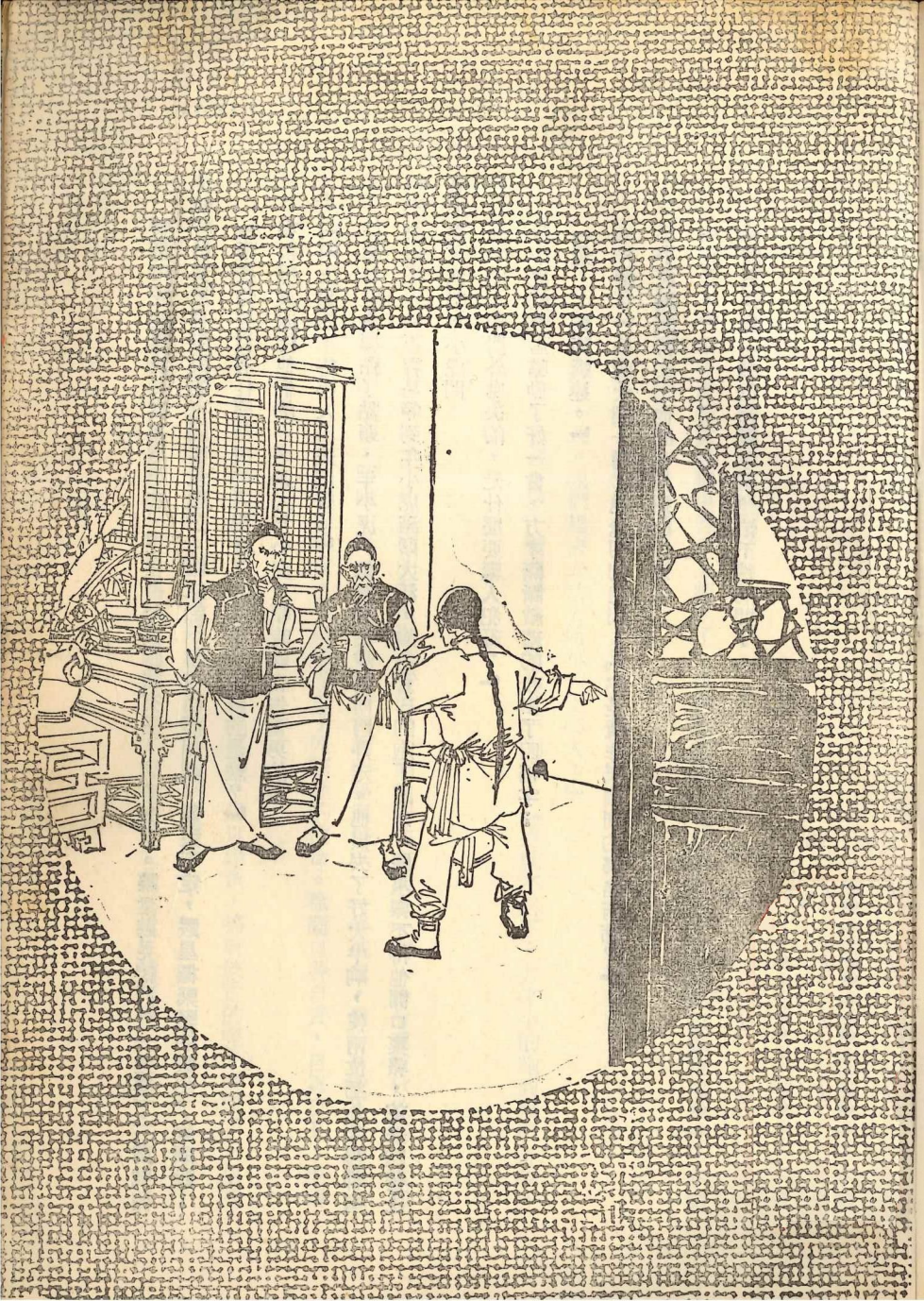
然而，第二天一大清早，當那兩盆味道相當不錯的豆腐腦，被了蠶小萍送上了兩位師爺的早餐桌上。小萍全神貫注，偷覷兩位師爺的神情反應，準備在年大將軍一旦問起的時候，可以正確的回答出來。她瞥見徐師爺先嚐了一口，他立刻就將調羹放下，與此同時又是眉頭一皺，他眼望着嚴師爺，訝異的說：

『怪呀，這豆腐腦的味道，怎麼會跟以前大不相同？』

嚴星標勺起的一調羹豆腐腦將要送到嘴邊，他聽見徐蘭這麼說時，起先還在淡淡的一笑，隨口漫應了一句：『換了廚師嘛，手藝自然不同。』可是，當他那一調羹豆腐腦已經送進了嘴，他也放下了手中的盆，改口說道：

『嗯，味道的確差了很多，這倒有點像家鄉鄉下，引車賣漿的小販，四處叫賣的那種土製豆腐腦了。』

嚴星標說這幾句話，絲毫沒有不滿或譏誚的意味在。相反的，他倒是因爲嚐到了豆腐腦的原來風味，感到份外的喜悅。由而引起了對於江南故鄉的蓴鱸之思，不盡懷念。當時，兩位師爺加諸豆腐腦的品評也



就到此爲止，並沒有再談下去。祇不過兩人對恢復本來面目的豆腐腦都不再發生興趣，他們不曾把剩下的豆腐腦喫完。放下豆腐腦盌，匆匆的各自喫了兩盌稀飯。

祇怪小萍年紀太小，辨不出兩位師爺話裏的涵意，又不知輕重利害，誤以爲他們嫌陳騰達做的豆腐腦太難喫了。她急於去向年大將軍報告，說出兩位師爺對新廚師手藝的批評。更不幸的是年羹堯那天早晨心情不好，他正爲進剿羅卜藏丹津，和他的先鋒大將岳鍾琪發生戰略上的歧見。雙雙奏報清廷以後，雍正皇帝的覆旨正好在那天早晨送到。雍正認爲岳鍾琪親率五千精兵，一萬匹戰馬，趁春草未生發動奇襲的戰略可行，他竟否決了年羹堯所主張兩萬餘名大軍齊發，直搗羅卜藏丹津巢穴的定計。年羹堯爲此勃然大怒，積忿難忍，可是雍正的聖旨他又不能不遵。年大將軍認爲這是他平生僅有的奇恥大辱，但在當時的情況之下，他却只有生悶氣的份。恰好在這當兒，小萍嘮嘮叨叨的在向跪稟：兩位師爺都說陳騰達所做的豆腐腦口味不對，年大將軍特地關照不惜工本精心調製的一項美味，變成了三家村沿街叫賣的粗礪食物。年大將軍一想起陳騰達早有盜賣斂財，偷工減料的前科。他方經赦免而後回，竟敢不顧自己的當面告誡，頭一天早晨便胆大妄爲，重施故伎，顯然連這名小小的廚師也在藐視年大將軍的尊嚴。胸中的一腔怒火，自然而然的便轉移到陳騰達的身上，他不假思索，也不問明白緣由，頓時便是一聲令下：

『將那胆大包天的陳騰達，綁出轅門斬訖報來！』

徐蘭和嚴星標肚皮喫得飽飽的，正在書房裏歡聲笑語，聊着閒天。驟然聽見轅門外一連響了三聲號砲，便曉得又是有待決的死囚要殺頭了。兩位師爺都在面面相覷，驚疑不定，嚴星標緊緊的皺起了眉頭說：

『這些時並沒有什麼待決的人犯呀？大將軍此刻殺的是誰？』

在書房裏服侍他們的一名家人年小虎，頓時就自告奮勇的說：

『兩位師爺，待小人出去問聲。』

徐蘭和嚴星標點了點頭，年小虎一個轉身快步的向門外走。他出去了好大半晌，使兩位師爺等得都有點不耐煩了，且不容易等到年小虎滿頭大汗，臉色蒼白的跑了回來。嚴星標不待他開口稟報，望着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年小虎問：

『小虎，轅門外處決的，是什麼要緊人犯呀？』

年小虎的嘴唇嗡動了好一會，方才斷斷續續的吐出了四個字：

『是……是陳騰達。』

『什麼？』徐蘭大喫一驚，他急切的追問：『你是說昨天剛到的那名廚師？』

年小虎滿臉苦笑，他聲音打抖的答道：

『正是。』

徐蘭更是驚得臉色都變了，他忙不迭的問：

『可曾問過，他犯的是什麼罪麼？』

『這……』年小虎着實爲難得答不上腔來了。他訥訥的說：『好像……好像是他故意輕忽職守，不顧大將軍昨天的嚴詞申誡。』

嚴星標猛一下子明白了，他急出了一身的大汗。拉起徐蘭的手，臉孔掙得紅紅的說：

『走，芝仙，遲恐不及。我們趕快去請大將軍刀下留人！』

『嚴師爺，』年小虎上前一步，攤開雙手，虛攔了一攔說：『這就不必了。方才小的跑到轅門外時，陳騰達早已身首異處伏了法。』

『啊！』

嚴星標和徐蘭，兩位師爺不約而同的發出了一聲驚呼，頹然的往交椅上一倒，全身虛虛軟軟的，但却在內心深處，有如萬箭攢心，肝腸寸斷，湧起了無法形容的懊傷與悔疚。一時疏忽，錯不該說了幾句毫無必要的話，果然就引起了年大將軍的誤會，平白無辜害了陳騰達的性命。徐蘭自咎自責，自怨自艾，他兩眼湧出了熱淚，抽抽搐搐的說：

『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却由我而死。却是誰叫我這般輕薄，信口雌黃，搖脣鼓舌的呢？祇爲了一盤豆腐腦，竟使陳廚師含寃負屈死在邊陲。啊，這將是我一生無法補贖的罪愆！』

『輕嘴薄舌，我也有份！』嚴星標也在汩汩的流着淚水，『只這便是我畢生的憾恨了。』

『兩位師爺，』想起方才親眼目視陳騰達死狀的淒慘，年小虎也在暗中垂淚。可是他還得想出些話來，安慰兩位哭得好不傷心的師爺，他在一邊揩淚一邊說：『務請不必自責，那陳廚師早在成都就犯下了死罪，他曾連續盜賣督署公物，斂財自肥。何況家主人軍令如山，昨天還曾特地召來陳騰達，鄭重其事的交代過。他悍然的胆敢再犯，家主人當然不能再加赦免。可見得他是咎由自取，這能怨得了誰呢？』

『話可不是這麼說的啊，小虎。』徐蘭直在嗚咽梗塞的說：『那陳廚師昨天才從成都趕來，他祇做了今天的這一頓早飯。怎能說他是胆敢再犯，咎由自取呢？分明是我過份挑剔，一時失口，說了句什麼豆腐腦的味道大不如前，忘記了小萍那丫鬟會去稟報大將軍，引起大將軍的雷霆之怒。如今陳廚師含冤負屈而死，等於是我親手將他殺害了的。你就不必挖空心思，找些說詞來安慰我了。』

徐蘭像是瘋了似的，說罷又哭，哭了再說。嚴星標也在一旁痛心疾首，淚下沾襟。年小虎站在兩位師爺中間，已被徐蘭堵住了嘴，再也找不出話來加以勸慰，尤其越來越覺得尷尬。當他眼見兩位師爺激動的情緒漸次平息，他便躡手躡脚，悄悄的溜了出去。且讓兩位師爺哭個痛快，稍稍解除一些他們內心的悔恨。

從此，徐蘭和嚴星標兩位師爺的臉上，便不再出現歡容，他們整天愁眉不展，長吁短歎。因爲在他們的心目之中，人命關天，爲區區一盤豆腐腦的可口與否，居然會使陳騰達送命，慘死在這邊陲塞外，這眞是千古未有的一宗寃獄。年羹堯平生殺人如麻，他認爲這是小事一樁，不值一提，他能這麼樣的謙恭下士

，敬重斯文，在他想來那就該傳爲佳話。使兩位博學多才的師爺，對自己更增幾份知遇之感。他那兒想到他的草菅人命，誅戮無辜，已使兩位師爺引爲永遠無法補贖的憾恨。不但食不甘味，而且夜不安枕，當天晚上都做惡夢，夢見陳騰達拎着自己血淋淋的腦袋，隱隱約約的在跟前出現。彷彿在哭哭啼啼的埋怨，訴寃。等到他們一驚而醒，回想起這件事來，忍不住又是熱淚潸潸。用不了多久，便將枕頭被衾，濡濕一片。

尤其，當兩位師爺藉由一個偶然的機會，弄清楚了陳騰達所烹調的豆腐腦，爲什麼會跟老廚師做的滋味大不相同。他們在跌足太息，連聲嗟歎之餘，內心之中的自疚自責，更加深了。——原來，年羹堯下令斬了陳騰達，他帶來的那一十七名徒弟下手，一見陳騰達血肉模糊的那顆首級，高高的挑在一根長竹竿上示衆。十七個人頓時就嚇破了胆，他們連自己的舖蓋行李都不要了，中午以前，就祇帶些隨身銀兩，飲水乾糧，悄悄的逃出大將軍府後門。唯恐年大將軍派遣人馬來追，他們還不敢踏上逃回成都的大路。一齊跑到閬無人跡的深山裏面，過那穴居野人的生活，他們躲藏了半個多月，方才遶道向東，極其狼狽的逃回了成都，各安各的生業。對於年大將軍斬了陳騰達的那一件事，爲免惹禍上身，一概絶口不提。却是，陳騰達被殺了頭，他的徒弟下手逃得一人不見，年大將軍的西甯府邸，當天中午險些連普通飯菜也開不出來。年大將軍免不了又大發一頓脾氣，幸虧有一名家將機警，他提醒年大將軍，當下之計，唯有把還沒走遠的老廚師徒弟們趕緊追回。所以，這一批人離開西甯不到半天，就被追兵追上，打了回轉，回到大將軍府執

役。由老廚師的大徒弟劉生，接了陳騰達的差使，成爲大將軍府的大師傅。

於是，第二天早上，就又有兩盌香噴噴、熱騰騰的豆腐腦，送到了兩位師爺的早餐桌上。只不過兩位師爺一見豆腐腦就聯想起爲此送命的陳騰達，他們但覺得觸目驚心，頭皮發麻，一口也喫不下。就這麼一連五天，兩盌豆腐腦送上來又原封不動的端回去。終於在第六天的早晨，乘年大將軍到城外去巡視防務，校閱三軍操演陣勢。五天以來時刻惴惴不安的新廚師劉生，藉着親自侍候兩位師爺用早餐爲由，拾着食盒來到兩位師爺住處的外間。他剛把早餐擺好，就聽見兩位師爺的脚步聲響，劉生趕緊的在地上一跪。

徐蘭、嚴星標兩位師爺一前一後，從外間左右兩側的臥室裏踱了出來，纔出房門，就瞧見地上跪着個人，不由得一怔，於是嚴星標先開口問：

『你是誰呀？跪在這裏做什麼？』

劉生朝上磕了三個頭，方始趴在地上答道：

『小人劉生，是府裏的廚師，專誠來給兩位師爺請安來的。』

『原來是劉師傅，』徐蘭很客氣的向他說道：『請起請起，不必行這大禮。』

劉生却再磕了個頭，方站起身來。倒退三步，往餐桌旁邊一站，深埋着頭說：

『請兩位師爺用飯，小人在一旁侍候。』

嚴星標和徐蘭交換了個眼色，他說：

『我們這會兒不忙喫哩。劉師傅，你若有話，只管講吧，我知道你一定是有事要跟我們談。』

『小人怎敢誤了兩位師爺的早餐，』劉生終於抬起了頭來，一臉誠惶誠恐的答話：『兩位師爺還是先用早餐吧。』

『不，』徐蘭堅持的說：『我們此刻不餓，不如談過了再喫。』

『那麼，恕小人斗胆。』劉生雙手直搓，顯得十分爲難的說：『小人自知眼拙手笨，烹調的手藝比小人師傅差得太遠。大將軍再三交代的這一天一盌豆腐腦，兩位師爺已經有五天不曾喫過一口。所以……所以小人今天特地前來，求兩位師爺的示下，究竟鹹淡如何，口味有什麼不對？兩位師爺倘若肯於指點指點，小人就感恩不盡了。』

一提起豆腐腦，兩位師爺便心情沉重，感慨萬端。徐蘭一聲長歎，他坦率的告訴劉生說：

『劉師傅，雖說我們是從江南魚米之鄉，來到這西域邊陲。可是，以大將軍府的炊金饌玉，列鼎而食，再加上名廚烹調，不同凡響，你就是逼着我們挑食，我們也是無從挑起。所以說，以往要這要那，都是大將軍待我們太厚，太優渥，太關懷，太週到。這一天一盌豆腐腦，也不過是我們被大將軍催問不過，隨口說說，敷衍搪塞一下，在他跟前有個答話罷了。那想到大將軍竟會當件要緊事體，天天麻煩你們列位不算，還鬧出陳師傅含寃負屈，被大將軍處斬的這一件事來。連日裏我跟嚴師爺正在無限懊惱，天天夜裏都誰不好覺。所以，決不是劉師傅你做得不好，而是我們心有內愧，觸景生情。一看見豆腐腦就聯想起陳師

傅，食不下嚥罷咧。』

徐蘭披露心情，眞誠坦白，使劉生大爲感動。因此，他也凄然淚下的道：

『免死狐悲，物傷其類。陳師傅的獲罪，心裏最難受的應該是小人。兩位師爺有所不知，那天陳師傅到，小人和他辦交接，錯不該一時起了同行相忌的念頭，有許多事情該跟他說個明白的，小人都因爲私心太重故意沒說，這才使他傷了性命。所以依小人之見，兩位師爺儘管不必爲此自責，認眞說來，那陳師傅實是小人害死的。』

『話也不能這麼說，』嚴星標長長的吁了口氣道：『各人有各人的師傅，各人有各人的手藝。劉師傅，你總不能在短短的時間之內，把你令師的烹調手段，全都教給了他吧。』

『嚴師爺這話誠然不錯，』劉生一臉苦笑，接口說道：『祇不過，有一件最要緊的事情，我是應該告訴他的。兩位師爺每天喫的豆腐腦，根本就不是用豆腐做的啊。』

『什麼？』徐蘭大喫一驚的問：『你說我們以前喫的豆腐腦，不是豆腐做的？』

『就是嘛，』劉生兩手一攤的說：『豆腐怎會有那麼樣鮮美？唉！家師曉得兩位師爺來自江南，愛喫魚鮮。所以，所以，他是用庫庫諾爾大湖裏的無鱗魚，一天剖開上百條無鱗魚的魚腦，爲兩位師爺做出那兩盤豆腐腦的呀。』

聽這話，兩位師爺全驚呆了。用無鱗魚腦做豆腐腦，單這一天兩盤，要花多少人工，多少銀兩，費

多大事，殺多少生？何況，還累及一位名廚送了性命。當時，兩位師爺心亂如麻，滿懷罪孽深重的感覺，像似有千斤重担壓在心頭。齊齊的歎了一口氣，由徐蘭跟那位肅立一旁的廚師說道：

『劉師傅，你的來意我們明白了。請你放心，從今而後，我們不但不會對你做的菜餚有所挑剔，而且我們還要儘可能減少你的麻煩，解除你那深重的內心負荷，斷不使你感到爲難。』

劉生喜出望外，他千恩萬謝，又磕了個頭，退了出去。等他走後，嚴星標眼望着徐蘭，浩歎不置的說：

『年大將軍堪稱古往今來，罕於一見的好東家。祇可惜你我福薄，在這大將軍府裏實已耽不下去。芝仙，爲了免得再增添此生的罪孽，我看我們唯有今天就辭館了。』

八

年羹堯聽說兩位師爺要辭館回江南，一心只往他們在西甯住不慣，飲食起居多所不便上着想。他在徐蘭、嚴星標的面前，直在說自己軍務倥傯，事情太忙，以致慢待了兩位師爺。他一再謝過，苦苦挽留，使得兩位師爺有口難言，啼笑皆非。因爲他們不能明講他們的不能不走，正是因爲年大將軍過於優遇，過份講究，使他們深深的感到承受不了。他們只好推說自己年老體衰，離家太久，亟於回家去和兒孫團聚，辜負了年大將軍的一片盛意。年大將軍苦口婆心，舌敝脣焦的直在勸，無奈兩位師爺去志已決，他們唯有搖頭苦笑，連聲道歉。年大將軍無可奈何，他終於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但是他內心之中還在依依不捨，所以

他又力請兩位師爺多留三天，由他自己，他的妻妾子女，西甯城裏的文武官員，分作三天擺下酒席，爲兩位師爺餞行。

盛情難却，徐蘭和嚴星標當然不便再推。兩人雙雙的先道過了謝，一連赴過三天盛大而隆重的餞別宴。臨到動身回南的那一天了，年大將軍奉上豐厚已極的一筆程儀。他出手的濶綽大方，令人咋舌，他送給徐蘭、嚴星標每人一千兩黃金，還有無數的綺羅綢緞，珠寶古玩。西甯城裏的文武官員，和大將軍府的一些職官也有不少的餽贈，但却都被兩位師爺婉言辭謝，一一退回。徐蘭、嚴星標祇收下一個人的禮物；廚師劉生瞭然他們爲什麼會辭館回家，他們是誠心誠意要給大將軍府的廚師、僕役減少麻煩，免得有人重蹈陳騰達的覆轍，因爲他們而獲罪。劉生感激涕零，同時也深覺盛情難酬。他送兩位師爺一人一大包西甯的特產麝香，和五對風乾了的山鷄，表示他內心的抱愧，和由衷的謝意。

兩位師爺動身那天，年羹堯帶着自己的兒女，盛大儀從，全身官服，直把徐蘭、嚴星標送到五十里外，方始告別。臨別的時候，年大將軍還謙虛誠懇的，力請兩位師爺『不吝教誨』。嚴星標說：當時他爲年大將軍的禮遇之隆深切感動。因此，他輕輕的唸了一句蘇東坡的詩：

『勇退當年正急流！』

九

聚精會神的一直聽到這兒，馬彪忽然仰天大笑，聲震屋宇。笑過了好一陣子以後，他方才望着一臉錯

愕神情的嚴星標說：

『嚴師爺，怎麼你偏說了這一句年大將軍最聽不進的話呢？』

坐在床沿上的徐蘭，立刻就領會出馬彪的意思了。他笑吟吟的反問馬彪道：

『馬彪，是否在你的眼裏，年大將軍和岳將軍一般無二。都是名利中人，一生一世都脫不了那名韁與利鎖？』

馬彪沉吟片刻，方才審愼的答道：

『以我看來，在名利場中，年大將軍似乎更比岳將軍超前一大步。』

於是，嚴星標也爲之縱聲大笑起來。他邊笑邊伸手，向馬彪指指點點的說：

『好個聰明伶俐的小馬彪！算你把我們的心事，一股腦兒揭穿了開來。不錯，我們之所以急於脫離年大將軍府，近因固然是爲了待遇過於優渥，居然爲一盤豆腐腦鬧出了人命，使我們滿心悔疚，深感存身不住。但是畢竟還有另一層遠因，那就是年大將軍功高震主，他不但不知持盈保泰，善自謙抑，反而囂張跋扈，目無朝貴。我只消舉一個例給你聽：年大將軍在他呈軍機處的公文上，往往親筆寫上「右仰內閣知照」六個大字，對於朝廷的輕蔑，竟至於此，可見他將來是必敗無疑的。所以，我和芝仙也想乘此機會，保住這顆頭顱回到家鄉。如果再在大將軍府耽下去，不定是那一天，勢將受到他的連累。』

他的話一說完，在座的人，無不開懷大笑，歷久不歇。這一陣陣的笑聲，驚醒了伏在桌沿睡了一大覺

的金環。她抬起頭來，揉揉眼睛，望望窗外，驚異的說：

『咦，怎的天都亮了？』

一句話，提醒了衆人。齊向窗戶那邊一望，果不其然，東方天際已經出現了魚肚白。嚴星標頓時便是一喜，忙說：

『哈！我們高談濶論了一夜。那兩名獨行大盜居然不曾前來打刼。看起來，我們又順利渡過了一道生死關口。』

『不錯，』馬彪站直身子，打了個大呵欠說：『這一關，總算是順利渡過了。此刻，想來那兩名賊徒，正在拔步飛奔，急急逃命咧。』

『拔步飛奔，急急逃命？』徐蘭大惑不解的問：『昨天他們不是騎馬來的嗎？』

馬彪跟金環相視一笑，他說：

『兩位師爺，請隨我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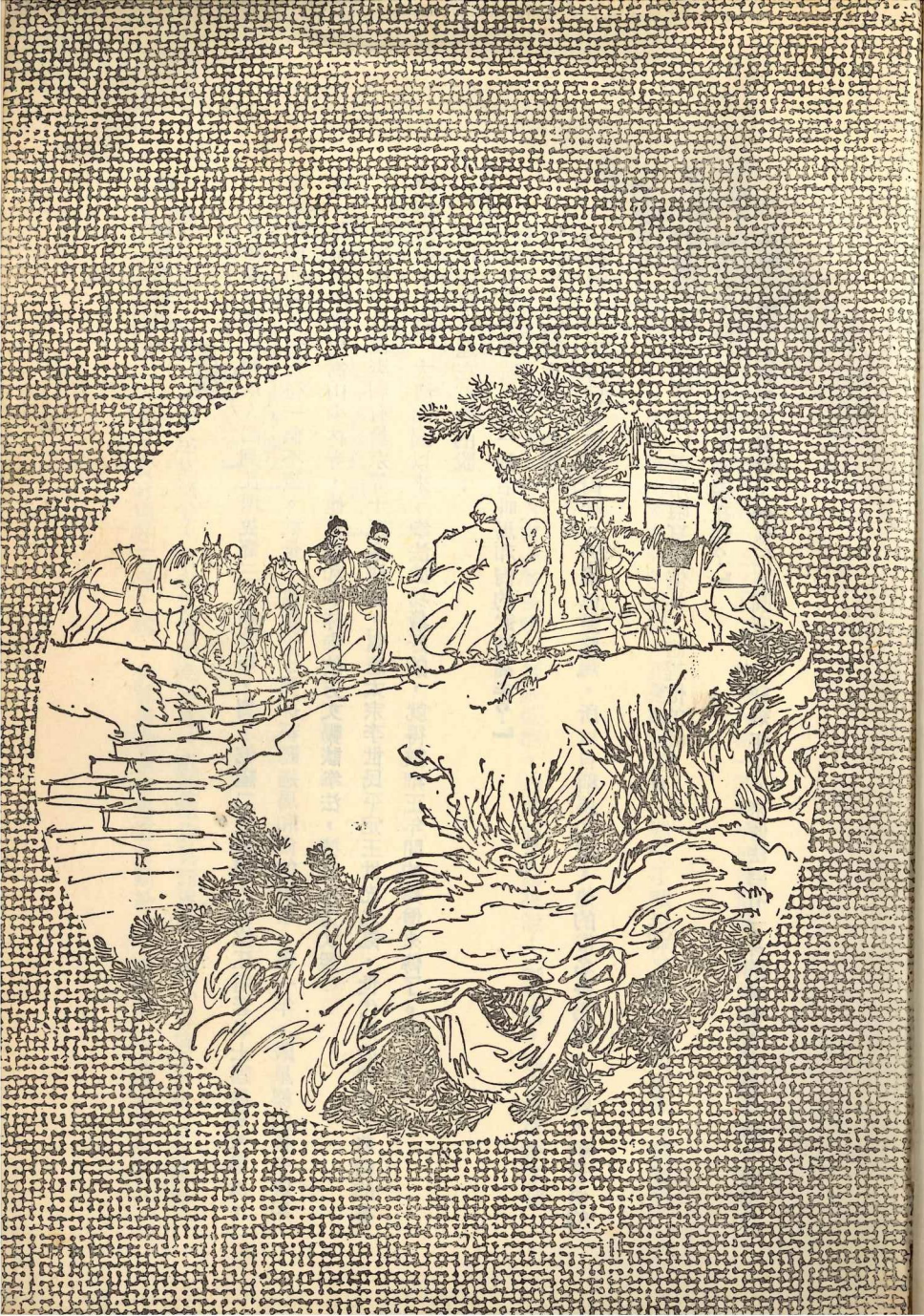
一行四人，冒着撲面寒風，出正房，穿走廊，來到院子後面的馬房。一瞥之下，直把嚴星標和徐蘭，驚得目瞪口呆，舌撟不下。原來，兩名獨行大盜騎的兩匹駿駒，早在昨夜，就已經被馬彪用一根生鐵鑄成的粗鐵棍，拗成一個鐵圈，緊緊圈住了兩匹馬的頸脖。然後，再用另一根生鐵棍打個樁，深深插入地面，算是把兩匹駿駒牢牢的給套住了。這時候，馬彪面露得意之色，他在告訴嚴、徐二人說：

『昨夜我跟金環酒足飯飽，就曾問過掌櫃的，那兩賊自在房中打尖，喫飽了倒頭便睡。我聽了心中明白，他們一定是想先睡一大覺，養足了精神，深夜前來兩位師爺的房裏下手。於是，我老實不客氣將他們的兩根齊眉棍，悄悄的盜出來。先到馬房拴住了他們的馬匹，這才到二位房裏澈夜守候。後來多一半是那兩賊半夜醒轉，發現齊眉棍被盜，馬匹被拴牢。他們沒有那麼大的膂力，無法把我拗彎的鐵棍扳直，當然也就不是我的對手。只好連夜開溜，一逃了之。哈哈，這豈不是「偷鷄不着蝕把米」，反倒讓我垂手而得兩匹千里駒！』

嚴星標和徐蘭聽了，又驚又喜，讚歎不置。都說馬彪用計既妙，武功更高，眞是畢生罕見的奇男子。一行四人歡天喜地的回到廳堂，掌櫃的也是笑容可掬，前來相迎，且喜強賊已去，一夜平安無事。請四人用過了早點，各自回房好生補上一覺。直睡到日上三竿，嚴星標先已請掌櫃的準備了一桌上等酒席，四人入座喫喝談笑，興高采烈。席間，徐蘭問起馬彪和金環今後的行止，馬彪乾了一杯酒以後方說：

『其實，在從涇陽到蒲州的這一程裏，我們跟兩位師爺始終同路。不過兩位師爺在前，我們在後而已。實不相瞞，我有個師父在少林寺，他老人家名下的徒弟，什麼樣的人物都有，決不會摒棄我這個喝酒喫肉的花和尚。我正想投奔他老人家去，多學點本領。如果金環也能找到個妥善的住處，此後，也許我們會在登封定居。』

嚴星標和徐蘭聽後，非常高興，當天就約好了四人結伴同行，彼此有個照應。翌日結清各賬啓程；下



風陵渡到潼關、洛陽、偃師，該分手了。嚴、徐二人步上東向的大道，馬彪帶着金環，直下登封。臨別的時候，戀戀不捨，兩位師爺向馬彪千恩萬謝，又各取了二百兩黃金，幾匹錦緞，請馬彪和金環收下，聊表寸心。馬彪認爲兩位師爺和他都是至性中人，也不推辭，他照單全收。跟嚴、徐二人再互道一聲珍重，連聲多餘的『後會有期』也不曾說，就此投東向南，各奔前程。

嚴星標、徐蘭安然無恙的回到家鄉，和家人團圓，從此他們就怡然自得的在家鄉養老，不再出外任事。祇是，兩人返抵家鄉不久，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十月，年羹堯便奉旨入覲，他體面風光，大擺排場的到達北京。滿朝文武在廣甯門外跪着迎接，他竟策馬而過，視若無睹。入朝見駕，他也公然在雍正皇帝跟前大剌剌坐下。他的倨傲無人臣禮，在清朝二百六十八年間絕無僅有。因此，果然不出他兩位師爺所料，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十二月間，他便被有司參劾九十二款大罪。年大將軍終被處死，兒子年富斬首，其餘十五歲以上的兒子，一律發往極邊地區充軍，妻妾子女都判令嘗給功臣家爲奴。年羹堯的部屬、幕客、黨羽受牽連被誅的不在少數。年大將軍算是給名韁利鎖綑綁上了法場。

岳鍾琪的命運，可就要比年羹堯强得多了。征西藏、平四川、定青海、討準噶爾，降服大小金川的赫赫功勛，使他成爲清朝一代名將，雍正年間他當到了甯遠大將軍。後來雖曾一度因調度乖方而革職，交兵部拘禁，可是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他又被重用，從此他再爲清廷的西陲重鎮，干城之將。岳鍾琪官拜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封威信公。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他病逝四川資中軍次，謚襄勤，他的子孫世代承

襲一等輕車都尉。

尾聲

當徐蘭、嚴星標兩人回到江南故鄉三十多年後，到了乾隆二十年間，兩位江南老名士固然墓木早拱，連嚴星標的兒子也死得一個不賸。祇是，他家子子孫孫都聽過馬和尙的故事。那一年，嚴星標的孫子嚴用晦，路過河南登封嵩山少林寺，他曾經和少林寺的方丈暢談拳法，據那位方丈說：

『少林寺自從唐朝有曇宗等十三名法師，幫唐太宗李世民平定王世充之亂，世代僧徒習武。前朝的事我不知道，不過，大清開國以來，拳法武功最好的，就得數雍正年間的異僧來傳了。』

當時嚴用晦還在打聽的說：

『方丈可曾聽說，有一個名叫馬和尙的武林高手？』

那方丈竟嘻嘻大笑，他說：

『檀越，那來傳就是馬和尙呀。因爲他愛養馬，所以自稱馬和尙，他的俗名叫馬彪。來傳，祇是他的釋名而已。』

打聽到了馬彪的下落，嚴用晦喜出望外，他趕忙的問：

『方丈，如今那來傳法師還在嗎？』

『啊，』方丈輕喟一聲說：『他已經圓寂了十好幾年了。來傳法師有一身的本領，可是他却一向不肯

授徒。他的武功全都傳授給永泰庵的一名女尼，少林派人物一致尊稱她爲環師。來傳法師圓寂以後，普天之下就數環師無人可敵了。』

嚴用晦一聽就明白，少林寺方丈所說的環師，正是妓女從良，剃光了頭扮作尼姑，和馬彪難分難捨的金環。所以他急急的再問：

『這位環師呢？如今她可健在？』

『環師也圓寂了好幾年嘍。』方丈一聲長嘆，無限低徊，却又想了起來說：『不過，她倒是傳授了個好徒弟，釋名叫做惠來。』

『男的還是女的？』

方丈笑了笑答道：

『是個女尼，也住在永泰庵裏。』

嚴用晦再問：

『永泰庵離少林寺有多遠？』

『不遠，僅祇十來里路。』

嚴用晦忽又想起，何不趁此機會，上永泰庵去走一趟。祇要能夠見到惠來，她一定會說出許多有關馬彪和金環的軼聞軼事。可是，當時剛好天降大雪，少林寺和永泰庵道路斷絕，大雪又不知道將會下到那一

天爲止。嚴用晦是赴期前往西安赴任的，爲了想探聽馬彪、金環的下落，特地遶道嵩山少林寺，打上一轉。他不可能在少林寺儘等下去，祇好怏怏的告辭而出，坐上大轎，重回奔向洛陽、潼關的大道。將內心裏的一個小小願望，埋藏在漫山遍野的皚皚白雪之中。

劉三秀

楔子

清太宗皇太極（他姓愛新覺羅，名字就叫皇太極），一共有十六兄弟。其中第十四弟多爾袞，和第十五弟多鐸，都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大福晉（正妃）烏喇氏生的，和清太宗同父異母。這兩兄弟同爲滿清入關，據有中原的大功臣。多爾袞是清太宗之子清世祖（順治）的攝政王，權勢絕倫，炙手可熱，乃使朝野上下只知有多爾袞，而不知有清世祖。多鐸更有降朝鮮、平陝西、定江南、克內蒙古的赫赫戰功，也曾從豫親王晉封爲輔政王。這一對雄才大略、智勇兼備的難兄難弟，却又各有一段多姿多采，不同凡響的羅曼史。多爾袞竟娶了他的寡嫂，滿洲第一美人，也就是清世祖的生身母親博爾濟古特氏，鬧出了太后下嫁，羣臣進賀表的大笑話。反清復明民族英雄張煌言，就曾在他的『滿洲宮詞』詩中，對這件亂倫醜事，口誅筆

一

那茫然失神，呆滯不動的一對眼珠，竟像海洋一般的深邃、神祕，蘊藏着無數撲朔迷離的謎，令人肅然起敬，悚悚畏懼。再加上他的白髮白眉，老長老長的鬍子，一臉道貌岸然，凜凜不可侵犯。桐柏山人一脚跨進後廳，滿屋子的人全被他的仙風道骨，肅穆神情給震懾住了。歡聲陣陣，笑語殷殷，三姑六婆、少婦長女們的嘮嘮叨叨，猛一下子全都靜止了下來。

黃亮功黃員外堆一臉的笑，忙迎上去，雙手攙住桐柏山人的左胳臂。一面直說着勞步、費心一類的客氣話。一面引他走向上座，挺慇懃的扶他在一張紅木椅上坐下。

明知道桐柏山人是個瞎眼瞎子，他什麼也瞧不見。可是，那些黃府親眷裏的姑娘們，却仍然躲在長輩的後頭，推推搡搡的在往後廳中間移步。一轉眼，三十多位女眷圍成了一圈，把客座上的桐柏山人，主座相陪的黃員外和黃安人劉三秀圍在正當中間兒。懷七分敬意，帶三分好奇，伸長了脖子，盯住這位天下第一神相看。

桐柏山人已經覺察出圍在他四週的肉屏風了，他一開口，就提醒黃員外說：

『員外，老朽今年九十二了，不能太勞神。今兒個是有言在先的，只看兩個相。』

『是的是的，』黃員外從丫環手裏接過一杯釅茶，親手爲桐柏山人奉上，他滿口答應的說：『祇煩活神仙看看賤內和小可兩個相。此刻在廳裏的這些位女客，都是久仰活神仙的大名，特地趕來瞻仰仙顏的。』

伐——

『上壽稱爲合巹巹，慈甯宮裏爛盈門，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

這四句詩流傳到乾隆年間，被大學士紀曉嵐（昀）讀到了。他查閱了清世祖爲他媽媽出嫁，昭示天下的『恩詔』，慨然的說：

『這是多麼見不得人的事呀。哪能傳諸後世，自己出自己的醜呢？』

所以他奏准清高宗乾隆皇帝，把清世祖的那道媽媽出嫁恩詔，從檔案中剔除了。

難兄難弟無獨有偶，輔政王豫親王多鐸，也曾娶過一位江南第一佳麗劉三秀，據他自己說：劉三秀比『聲色甲天下』的陳圓圓更美。可是這位劉三秀『小姐』不但是漢人，而且在她跟多鐸成婚的時候，年紀比多鐸還大些。她出身江南書香門第，美麗、賢慧、聰明、能幹，十五歲就被她貪財的胞兄所出賣，嫁給一個年齡大她將近兩倍，其貌不揚，一毛不拔的當舖老闆，生了個女兒。就在丈夫去世，女兒出嫁以後不久，被清兵所擄掠，獻給統兵下江南的多鐸。多鐸曾在江南造成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我國歷史大慘劇。他的部下殺人如麻，屠戮不下百萬。然而多鐸本人却不失爲一個多情種子，他跟他哥哥多爾袞縱情恣欲，罔顧倫常的瞎胡鬧作風截然相反。多鐸對女性美懷有一種崇敬仰慕的心理，從而以萬丈柔情攻陷了劉三秀力保三貞九烈，不惜一死相拚的最後壁壘。終於贏得佳人歸，締結了一段美滿姻緣。縱使他娶劉三秀不合滿清祖制，但是由於他功勞太大，威望日隆，乃使滿清朝廷也不得不遷就事實。

『那麼，恕老朽造次。』桐柏山人那枯瘦乾癟的手，向前一伸：『有請安人。』

黃安人閨名劉三秀，是松江府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大美人兒，絕代佳麗。一張粉臉兒掙得通紅，靦腆腆的將隻又白又嫩的小手伸了出來。桐柏山人一把接住，恰好是盈盈一握。在三十多個人目不轉瞬的盯望之下，眼見沉着張臉兒的桐柏山人，驀的面色一正，白眉緊皺，現出驚訝駭異的神情，使一廳的人全都緊張得屏止了呼吸。但見他把黃安人的小手在自己的掌心裏摩挲了許久，然後，先是不能置信般的連連搖頭，再輕輕的鬆開了手，讓黃安人收回。他重重的一拍茶几，嚷嚷了起來道：

『怪怪怪！這明明是女子坐台垣的相，大有執政王家氣象。黃員外，您說您是在經商，請問，可有功名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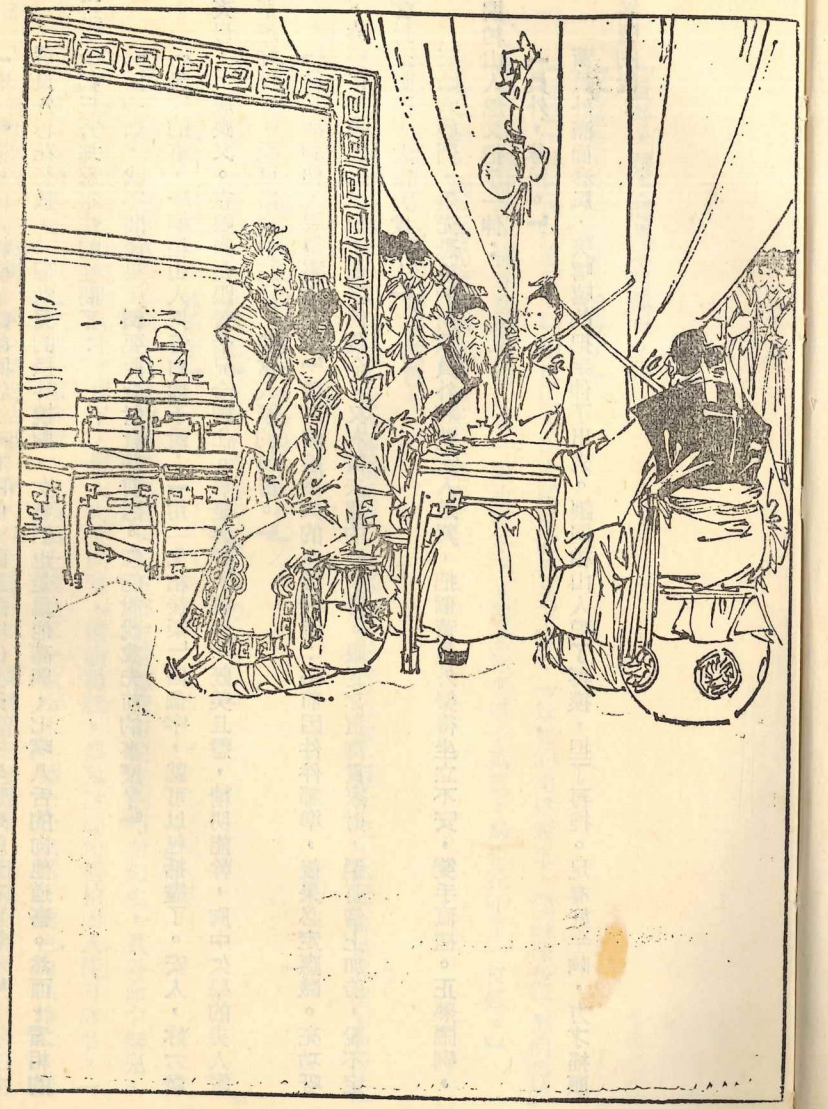
黃員外驚喜交集，却也臉上一紅的答道：

『小可世代經商，其實不曾得過功名。』

『那就更怪了！』桐柏山人嘴裏嘖嘖有聲的說：『老朽走遍天下，就從沒遇見過像安人這樣富貴尊榮，無人可及的相格。照安人的相格來看，她的夫婿應該是在一二人之下，萬萬人之上的。』

黃員外歡喜得不知該說什麼好了，他直在嗬嗬的傻笑。圍成圈的肉屏風裏，響起了嗡嗡議論的聲音。倒是有一位黃員外的遠房嬸娘，鼓足勇氣開口問了聲：

『活神仙，您看她命裏可有兒子麼？』



『有，』桐柏山人斬釘截鐵的回答：『有兩個。而且這兩位少爺，一生下地就貴不可言。』

黃員外心花怒放，一個勁兒的搔耳撓腮，女眷們也是爲他高興，七嘴八舌的向他道喜。然而，看相的正主子劉三秀却忍不住的在問了：

『活神仙，我不問後果，倒要討教討教些前因。您能說說我先前的事麼？』

『先前的事，』桐柏山人捋着白鬍子說：『用「先枯後榮」四個字，就可以包括盡了。安人，妳六歲喪母，十歲喪父。在娘家是跟着令兄令嫂住。可是妳得天獨厚，既美且慧，精明能幹，胸中欠學的男人家都趕妳不上。祇可惜命中注定，要當人家的塡房。』

『眞是活神仙，說得靈極了！』遠房嬸娘湊興的高聲說道：『前因件件都準，後果必定應驗。亮功呀，恭喜你，果然給你娶了個才貌雙全，又有幫夫運的好塡房。眼見你這萬貫家財，還要倍上加倍，說不定會封王封侯，大富大貴咧！』

三姑六婆們，爭先恐後的向黃員外和黃安人道賀，把個黃員外樂得坐立不安，雙手直搓。正熱鬧咧，桐柏山人忽又把手一伸：

『員外，尊手。』

黃員外滿面春風，笑嘻嘻的把手伸了出來。讓桐柏山人摸了再摸，捏了再捏。足有好半晌，方才搖頭擺腦的說：

『員外，君子問禍不問福啊？』

『是是是，君子問禍不問福。』

『那麼，請恕老朽直言，』桐柏山人面容嚴肅的再往下說：『以您的相格看來，您倒像是一個病膈的人。縱使有山珍海味，擺在您的面前，您一點也喫不下。即或你腰纏十萬貫，您也花不了一文錢。』

噗哧一聲，劉三秀先就掌不住，她失聲而笑了。

黃員外的臉上，立刻就變了顏色。

說中了黃員外爲富不仁，一毛不拔的吝嗇毛病。遠房嬸娘唯恐他臉上罩不住，局面會得弄僵，便趕忙打岔的問：

『活神仙，您還是說說我們亮功幾時得子吧！』

然而，桐柏山人却大出衆人意料之外，冷冷的答了一句：

『這位員外，其實命中無子！』

轟然一聲，一廳的人全都情不自禁的笑了起來。天下哪有這種荒唐糊塗的相命先生，員外命中無兒，安人倒有兩子，這話打哪兒說起呢？當下，衆人大笑閧堂，議論紛紜，都說活神仙桐柏山人徒有虛名，一派胡言亂語。黃員外平白無故喫他一頓排揎，在興頭上被澆了一盆冷水。憋一肚皮氣，臉色由紅轉白。桐柏山人却唇畔掛着一抹冷笑，顫巍巍的站起了身，他拄着拐杖，摸索着走向廳外，自有他攙來的小僮把他

着，他掉首不顧的，走出深宅大院的黃府。

『倒八輩子霉！』黃員外目送桐柏山人遠去，恨恨的跺脚大罵：『白花十兩銀子，找了這麼個瘋瘋癲癲的妖道來！』

二

其實，桐柏山人說得一點也不錯，劉三秀不但花容月貌，心思靈巧，而且小時候跟她父親唸過幾年書，能寫會算，非常之精明能幹。她在娘家，早就幫忙她的兩位嫂嫂，主持家務。十四歲那年，便豔名四播，附近州縣，人人曉得松江劉家有個三秀小姐，眞箇有沉魚落雁之貌閉月羞花之容。官府士紳，少年兒郎，央人前來求親的，直使松江劉家，戶限爲穿。

松江首富，正是三代單傳的黃亮功，黃家在松江和太倉，各開了一爿當舖，從黃亮功的祖父、父親，到他自己這一代，又一般無二的，全是一錢如命的守財奴。因此黃家的財產越積越多，漸漸成爲一縣的首戶。黃亮功的元配陳氏，却偏偏得了個不育之症，嫁到黃家二十二年，莫說兒子，就連女兒也無。兩夫妻爲此十分着急，常年燒香唸佛，求神問卜，一心想生個兒子繼承香煙，免得黃家絕了後，偌大的產業豈不是要拱手送給別人了嗎？可是一直等到黃亮功四十歲，他的元配陳氏得病亡故，黃亮功形隻影單，反倒成爲孤家寡人一個了。

黃亮功久已垂涎劉三秀的美色，所以他在陳氏病逝以後，趕緊的就請媒婆，到劉家去提親。劉三秀的

兩個哥哥，大哥劉賡虞，是個正人君子，教書先生。他一聽四十歲的黃亮功央人來說媒，想娶三秀做他的續絃，他當時就光了火。他說劉家世代書香，黃家在做生意買賣，門不當，戶不對。何況黃亮功四十歲的中年人，和他那才十四歲的妹妹，年紀差上了一大截，更加不配。劉賡虞嚴詞拒絕，却是黃亮功還不死心。他曉得三秀的二哥劉肇周，一向貪財，爲人又是陰險狡獪，只要有利可圖，他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於是，他就改在劉肇周的身上下功夫。果然，劉肇周貪圖黃亮功的萬貫家產，亟於想得這麼一個一府首富的妹夫。他在劉賡虞跟前，極力的勸說，又唆使三秀自家作主，嫁到黃家去享福。

劉賡虞執意不肯，說什麼也不答應這門親事。劉三秀更是有見識，她讀過詩書，將金銀財帛，當做糞土。哥哥妹妹都堅決反對，劉肇周的多方努力，也就成爲了枉費心機。可是，他認爲這是他一生之中最好的一次發財機會，他不到黃河心不死，時刻都在打算促成這門親事。就在三秀十五歲的這一年上，機會來了，劉賡虞有一個好朋友，當上了紹興知府，他邀劉賡虞同去紹興，担任他的幕客，劉賡虞欣欣然的跟着好友同去紹興赴任。等他一走，剛好江南一帶謠諑紛紛，都說崇禎皇帝派來了欽差，要在江南選秀女，入宮去充當妃嬪宮娥。嚇得有成年女兒的人家，十萬火急的趕辦喜事，搶先把女兒嫁過門去。免得一旦被欽差選中，就要永別爹娘，迢遙萬里，到北京一入宮門永難復出。劉肇周就乘這個人心惶惶，長兄又不在家的分際，他自作主張，答應黃亮功迎娶他的妹妹，一頂花轎將劉三秀送過了門。劉三秀雖然有一千個一萬個不願意，可是她年紀幼小，父母又死得早，大哥遠在紹興府，也只好聽從二哥的安排了。

黃亮功如願以償，娶到了松江第一美女劉三秀，他心中的歡喜，可想而知。因此，續絃以後的黃亮功，躊躇滿志，整日眉開眼笑，和劉三秀的悶悶悒悒，柳眉深鎖，恰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劉三秀本來是個國色天香，錦心綉口的小姑娘，竟然嫁了個年紀大過自己一倍多，五短身材，相貌醜陋，又是滿身銅臭的中年漢。她只有自嘆命薄，暗中垂淚。劉三秀的鬱鬱寡歡，愁眉不展，看在黃亮功的眼裏，他難免也有點自慚形穢，深心愧怍。所以，他對劉三秀千種溫柔，萬般體貼，只要是能夠討三秀歡心的事，無論要他花多少錢，他都願意。守財奴連錢都捨得花了，其他的事還用說麼？——劉三秀固然對自己的丈夫極爲不滿，但是，俗話說得好：『伸手不打笑臉漢。』何況三秀素來知書達禮，嫻雅貞靜，她惟有把一切歸諸於命運，委委屈屈的過下去。

劉三秀嫁到黃家不久，快過年了，劉賡虞從紹興回到家裏度歲，一進門就發現三秀不在。找來肇周一問。劉肇周只好編個謊話，就說朝廷派欽差來選秀女，松江知府早知三秀貌美，已經把她列在名册之內，立時三刻就要遣人來迎。他是在情勢緊迫，萬般無奈的當兒，祇好把三秀嫁到黃家，免得三秀被選入宮，埋沒了青春，永無出頭之日。劉賡虞一聽，明知道這是他弟弟又在施狡獪，可是米已成飯，木已成舟，事實不容補救。除了怫然變色，罵他弟弟幾句，深悔自己不該出這一趟門，誤了三秀妹妹的終身。連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那個胸無點墨，俗不可耐的黃亮功，偏就成爲了他的妹夫。至於黃亮功呢，他對他的大舅爺劉賡虞相當敬畏，一見面就脅肩諂笑，語語恭維。對二舅爺劉肇周更是衷心感激，竭力報效。只要劉肇

周向他開口，有所需索，十兩八兩銀子的雙手奉送，他居然也不覺得肉痛。

劉三秀嫁到黃家不及一年，就懷了孕。黃亮功曉得了，眞是喜從天降，歡欣若狂。他不惜花費銀兩，陪着三秀，到處許願燒香，祝禱上蒼，賜他們一個傳宗接代的甯馨兒，跨灶子。爲了預卜三秀肚皮裏的胎兒是男是女，他甚至心甘情願的花上十兩紋銀，請朋友到蘇州玄妙觀，請來天下第一摸骨神相號稱『活神仙』的桐柏山人，到松江來替他們兩夫婦摸骨論相，預卜一下胎兒的性別。在他來說，無非是爲了討三秀的歡心，藉以表示他對她這次懷孕的重視。殊不知，那桐柏山人却不幸而言中，等到三秀十月懷胎期滿，胎兒呱呱墜地，果然是個女嬰。

三秀臨盆，得了一女，四十二歲猶無子息的黃亮功，心裏還是蠻高興的。他口口聲聲的說：

『先開花，後結果，祇這便是天大的好兆頭了。反正三秀能夠生育，而我們夫妻來日方長，還怕熬不出個兒孫滿堂來嗎？』黃亮功抱着襁褓中的女兒，笑逐顏開的對她說：

『爹爹盼望妳來，都盼了二十多年嘍！以前看到人家暱愛女兒，都說女兒是掌上明珠呢。如今爹爹却要給妳取個名字叫黃珠。女兒呀，妳委屈點，把那個「明」字留給妳弟弟。過兩年他一出世，我們就叫他黃明，好哦？』

儘管黃亮功朝思暮想，魂牽夢縈，時刻盼望劉三秀下一胎一舉得男，甚至於連未來的兒子名字都早已取好了。然而，偏偏天不遂人意，三秀自從生下黃珠以後，肚皮裏就此音信杳然。一年年，一月月的苦盼

，都成了鏡花水月，海市蜃樓。三秀眼看着黃亮功想兒子都快要想得發瘋了，她不禁也起了惻隱之心，誠心誠意的勸他娶一房妾。黃亮功爲了表示他對三秀的一往情深，信誓旦旦，他再三的婉言推辭。就這樣蹉跎復蹉跎，遷延又遷延，前後度過了十六年，黃珠已經長得亭亭玉立，和她母親一樣的美麗。黃亮功都五十八歲了，他得了個氣血虧損引起的怔忡症，自家曉得生男育女已告絕望。於是在劉三秀的極力主張之下，方才招了個書香門第的女婿，名叫錢沈堃，家住太倉直塘鎮。兩親家在婚前約定，完婚以後，一對新人先到直塘錢家住，以一年爲期。期滿後再一道回到松江黃家，自此在松江定居。

『活神仙』桐柏山人曾經說過：黃亮功如同一個病膈的人，過份看重金錢，早已把他一生的幸福和樂趣，全部『膈』住了。他買通二舅爺劉肇周，總算是得了劉三秀的身，但却從來不曾得過她的心。苦盼二十多年方始生了個女兒，又由劉三秀作主招了個女婿。然而他却偏在小兩口回到直塘夫家不久以後，病勢加劇，一命嗚呼，連半子和愛女都來不及趕回來送他的終。而在他床前送他終的，除了他的愛妻劉三秀之外，竟又是他內心之中最最深惡痛絕的一個人。

這一個人名叫劉七，是他二舅爺劉肇周的第七個兒子。古往今來，天下事多半是不從人願的。黃亮功有的是錢，他一生一世最大的心願，無非得個兒子傳宗接代，偏偏他就無兒，連僅有的一個女兒也沒法趕回家跟他見最後一面。劉肇周一生一世愛的是財，滿腦子所想的就唯有金銀財寶，唯獨他與錢財無緣，就算他能從妹夫黃亮功那兒撈幾文吧。由於他前後生了七男三女，食指浩繁，生計艱難，得手的錢每每是隨

到隨花，幾曾有過存下幾文，寬裕寬裕的時日。

所以，劉肇周要千方百計的打主意，找機會，想從妹夫黃亮功那百萬家財中啃下一大塊來。他的小兒子劉七，比黃亮功、劉三秀的獨生女兒黃珠大三歲，按輩份排，劉七是黃亮功、劉三秀夫婦的內侄，黃珠的表兄。但是劉肇周却在劉七三歲那年，就把他送到黃家，交給黃亮功、劉三秀夫婦撫養。表面上說是他家子女太多，照顧不週，託託妹夫、妹妹的福。實際上呢，他是在想由劉七在黃家先入爲主，佔一席之地。如果劉七和黃珠從小在一起，青梅竹馬，然後更進一步的親上加親，讓劉七成爲黃亮功的贅婿，將來黃亮功夫婦雙雙死去，黃家的偌大財產，豈不就落到他兒子手中了嗎？

可是，他這個移花接木的如意算盤，却打錯了。劉七自小在黃家長大，由於姑父管不着，姑母不屑管，他自己又是頑劣成性，無心唸書。起先結交些隣居頑童，成天嬉戲遊蕩。到他十四五歲，又跟些偎薄少年，市井無賴夥在一起，到處惹事生非，打架鬧禍，連累黃亮功夫妻賠錢受氣，簡直拿他無可奈何。也不知道有多少回，黃亮功親自把劉七押回劉家，交還給他的父親劉肇周。然而劉肇周別有用心，他寧願打躬作揖，哀求苦惱，也得把劉七再往黃家送。儘說些什麼他家裏實在是人口太多，衣食難週。那怕黃亮功夫婦把劉七當做家人小廝使喚，都不生關係，祇要能留劉七在黃家喫一口飯便好。就這樣，劉七成了人見人嫌，在黃劉兩家推來推去，最不受歡迎的人物。

時在滿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明亡清興後，滿清豫親王多鐸率部大舉南下，江南一帶，兵荒馬亂，

劉三秀這才拿定主意，早早完了女兒的婚事，招錢沈堃爲婿，小兩口子在松江黃家行過婚禮，雙雙回到直塘錢家。不出幾天，黃亮功的怔忡症便轉趨沉重，他開始神志不清，有時候連愛妻劉三秀都不認得了。左右街坊隣居，都在背底下交頭接耳的說，那黃亮功是因爲祖孫三代一般的爲富不仁，重利盤剝窮人，方始得了失心瘋的。劉三秀眼看着自己丈夫整日惝怳迷糊，纏綿病榻，心裏也很難過。她命家人四處訪求名醫，替他悉心診治。可是醫生一來，把過黃亮功的脈，就只有跌足嘆息。他們衆口一詞，明說黃亮功的病已入膏肓，斷然無法挽救，還不如早點爲他準備後事吧。

直到黃亮功臨死的前一夜，他方才迴光返照，從昏迷之中甦醒過來。當時，丫環家人早就各自去睡了。祇有劉三秀，坐在他病榻之畔徹夜守護。黃亮功一見劉三秀螓首低垂，在打瞌睡，豐腴的面龐瘦了一圈。從她神情的憔悴，聯想起這些時來她衣不解帶，日夜侍疾的勞瘁。心裏一酸，頓時就簌落落的流下了眼淚。他嗚咽梗塞，接連的喊了兩聲：

『賢妻，賢妻！』

劉三秀委實是太疲倦了，她剛打了個盹，就被黃亮功喚醒。揉揉惺忪的睡眼，定睛看去，黃亮功正在淚眼婆娑的凝望着自己。心中一喜，她脫口而出的說：

『啊，謝天謝地，你畢竟醒轉來了。』

兩夫妻結婚一十七年，劉三秀從不曾這樣率直的向黃亮功表示關切。黃亮功深受感動，兩股熱淚有如

泉湧，他勉力支撐，斷斷續續的說：

『賢妻，我這一生，一無所成。唯一稱心的事，就是能夠高攀上妳，和妳結爲夫妻。』

幾句話，反倒引起了三秀的內愧，心想這十七年來，自己對黃亮功也未免過於冷淡。相反的黃亮功待她却十七年如一日，既敬且愛，情深似海。縱使他人物猥瑣，年紀又大，但是他對自己的情意却絲毫不假。因此，她便也眼圈兒紅紅的說：

『我進你家門的時候，年紀太小。難免有任性使氣的地方，多蒙你從不嗔怪。』

『妳快不要這樣說，』黃亮功連忙攔住了她的話，又道：『這樣說就只有增添我的罪過。賢妻，妳的賢德聰明着實可欽可敬，祇怪我福薄，不能和妳長相廝守，白頭到老。如今我大限已到，乘這機會，我想交代妳幾件事情了。』

劉三秀但覺得萬箭鑽心，她已經在雙手掩面，嗚咽啜泣了。

『銀錢賬目，家中各事，』黃亮功竭力的遏止悲酸，打點精神，喘息咻咻的往下說道：『這些年來一直都在由妳經管，以妳的精明能幹，我沒有什麼不放心的。兩爿當舖裏的兩位朝奉，都是幾十年的老人，多半靠得住。我死以後，生意買賣當然還是繼續往下做。祇不過，有兩件大事，希望妳能照着我的心意，逐一安排。其實，我也是完全爲妳着想。』

劉三秀抽出腋下掖着的手帕，擦乾了眼淚。她仰起臉來，又恢復了鎮靜堅毅的神情說：

『究竟是那兩件事，你只管吩咐好了。』

黃亮功點點頭，對她的臨事不亂，表示嘉許。然後他說：

『頭一件，是劉七，我不能再讓他留在家裏，累妳氣妳。請妳明天就給他一筆銀兩，叫他搬回他自己家住。』

三秀輕輕的咬咬嘴唇，沉吟片刻，然後下定決心的說：

『也好，明天我就叫賬房黃誌，秤二百兩銀子給他。』

『第二樁，』黃亮功已經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在說：『連當舖，帶放出去的賬，還有家中的庫存。據我略略估計，大約有二十萬兩銀子左右。』

『嗯，差不多就是這個數。』

『我想請妳將這二十萬兩銀子一剖爲二，分做兩成。』

劉三秀大爲驚訝的問：

『一剖爲二，這是做什麼？』

黃亮功一臉苦笑，聲音越來越低的說道：

『賢妻，這些年來，我也知道自己配妳不上。我僥倖能夠娶到妳，其實正是烏鴉配鳳凰。所以我一直都在這麼想，我已經耽擱了妳十七年的青春，一旦我死，我就決不能再讓妳的後半輩子就此埋沒，否則那

就是我天大的罪過，即使我在九泉之下，也斷乎不能心安。我想妳把家財分做兩份，就是要妳分一份給女兒女婿，等他們生了子女，也好承繼黃家的香烟。另一半由妳執管，祇要妳遇上合適的人，便帶着這十萬家財，改字別嫁，只要妳後半生過得快活，那我就於願已足了。』

劉三秀一聽這話，當下就斂容正色的回答他說：

『我雖然是一介女流，但却出身書香門第，小時候也曾讀過詩書。這從一而終的道理，自問倒還懂得。什麼叫做改字別嫁，這種難聽的字眼，請你再也不要在我跟前提起。』

『賢妻，』黃亮功虛軟無力的看她一眼，却又意味深長的說：『祇怕命中注定，人算不如天算啊！』

三秀急了，便大聲的問：

『誰說我命中注定，要改字別嫁來？』

黃亮功精力耗盡，已入彌留狀態，他嚅動着嘴唇說：

『賢妻，莫非妳忘了？十七年前，那位活神仙，桐柏山人……』

一提這十七年前的往事，不由劉三秀不心裏一震，——自以爲黃亮功早把摸骨論相的那件事忘了哩，誰想他還在易簀之際牢牢記得。爲了想使他在瞑目以前安心，劉三秀急於向他表露自己的心意：今生今世，她會守節到底，決不改字別嫁。然而，怎料到黃亮功偏生這般命苦，他竟沒有福份聽她矢志不渝，從一而終的誓言。恰似油盡燈枯了似的，兩眼一閉，兩腿一伸，就此嗚呼哀哉，一命歸陰了。

劉三秀頓時就搶天呼地的號哭起來。

當日深夜，移靈正廳。

三

從大門到後門，松江黃家的重門疊戶，全部洞開。三進房屋，一色的白篷白幔，一片縞素。大門擂鼓，三門擊磬，靈堂之前還有兩班細樂，不時奏起淒亢哨吶。劉三秀下定決心，要給她的丈夫黃亮功，體面風光的辦這場喪事。然而，當她換好了蔴衣蔴鞋，由張媽和兩名丫環攙扶，一路啼哭的來到靈堂孝幔後面。匍匐在地，準備好給弔客答禮的時候，偶一抬眼，瞥見自己右邊先已跪着一個人。擦擦眼睛，凝神細看，待她看清楚了那人是誰。她頓時便急怒攻心，差一點兒又暈了過去。

總算好，因爲天色方曙，時間還早，不曾有人前來弔喪。劉三秀的兩眼噴出了怒火，緊緊攝住在她身畔披蔴戴孝竟然穿上了孝子喪服的劉七，她氣得聲音顫抖的喝問：

『劉七，誰叫你穿這種孝衣的？』

劉七居然恬不知恥，他直話直說的答道：

『是我父親叫我這樣服喪的。我父親說：我自小寄養在姑父姑母家，姑父姑母待我跟親生的兒子一樣。姑父死了，膝下無兒，總不能連個送終答禮的孝子都沒有。所以父親早就關照過了我，一旦姑父身死，就由我來當孝子。』

『呸！』劉三秀委實氣忿難忍，她劈面啐了他一口，罵道：『好個不知羞恥的東西！須知靈堂上躺着的是你姑父，他自有女兒女婿，誰要你來當他的孝子！也不怕衆人恥笑訕罵？你不但丟盡了我娘家的人，連這黃家的顏面，也給你丟光了！』

劉七却還在振振有詞的說：

『這都是我父親的主意呀！我父親還曾說過，有些有錢人家，還花大筆銀兩，僱人來當孝子哩。』

劉三秀聲聲冷笑的道：

『果不其然，你們兩父子爲了要錢，連這種出乖露醜，家門貽羞的事情都做得出來。你說吧，你要多少銀兩，我立刻命人取來給你。然後你給我脫下孝衣，滾回家去，從此以後你再也不要上我的門！』

『再也不要上妳的門，嘿嘿，妳說得倒好聽！』劉七悍然反唇相譏的道：『如今衆人都看見了的，我穿的是斬衰喪服，我是黃家的孝子，這個門裏就有我的份。』

『好哇！』劉三秀臉色發青，全身都在簌簌的抖，她咬牙切齒的說：『十七年前，你父親貪圖銀兩把我賣到黃家。十七年後，又叫你公然的到黃家來當孝子，想要奪黃家的產業，也不怕喫普天下人笑話！如今弔客馬上就要來了，我可容不得你在這裏胡鬧。』她一回頭，便是高聲的一喊：『黃全，還有黃貴！』

頃時就有兩名身材魁梧，也是滿面怒容的家人，從後面直搶上來，朗聲的答應：

『在！』

劉三秀板下了臉，一聲喝令：

『你們給我把劉七的孝衣剝下，押到賬房裏去，照員外的臨終遺命，支二百兩銀子給他。然後押回他家，告訴他的娘老子，我只當我娘家二房的人死絕了。從今天起，二房裏誰也莫上我的門！』

兩名家人一疊聲的答應，把個竭力掙扎的劉七，一把拎了起來。七手八脚，剝去孝衣，叉起了他便往賬房間拖。那劉七敵不過兩名壯漢，却仍在高聲喊叫，出語威脅的說：

『好！你們竟敢這樣待我。我若不報此仇，誓不爲人！』

羞憤急怒，悲苦交集，劉三秀再也撐不住了，她放聲號啕，哭倒在地，在向死去了的黃亮功訴說：

『天哪，我的命好苦呀，丈夫才死，就受娘家人的欺侮，這叫我怎麼有臉做人啊！』

鼓聲磬聲，細樂悠揚，第一位趕來弔喪的人來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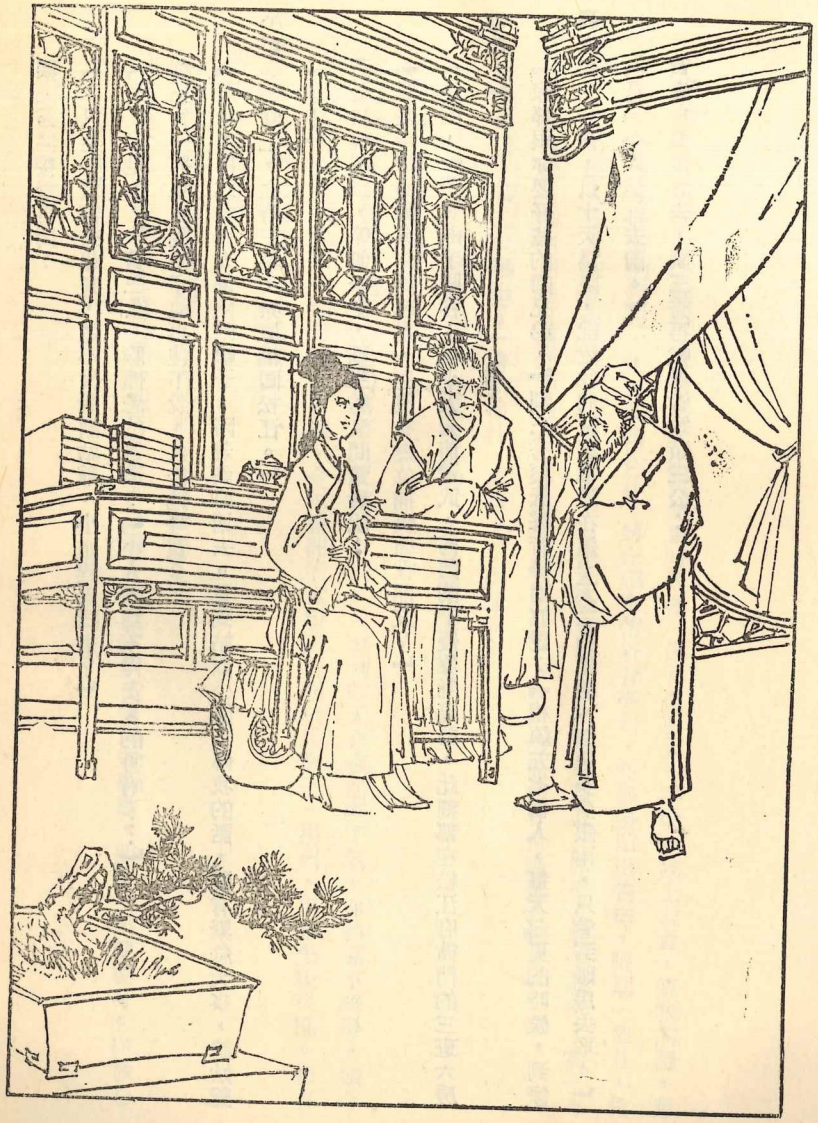
當天晚上，天色方暗，就已經不再有弔喪的親友來了。趁此機會，劉三秀由張媽、丫鬟扶着，回房休息。她方坐下，就叫張媽去傳喚管家黃三公，和黃全、黃貴兩名健僕來。

等到黃三公和黃全、黃貴都進了屋，劉三秀便問：

『上直塘錢府報喪的人，是幾時動的身？』

黃三公必恭必敬的回答：

『啓稟安人，昨夜四更，員外歸天不久，小人就派黃富星夜趕去了。』



劉三秀緊接着再問：

『你只是叫黃富去報喪，並不曾說請姑爺、小姐趕緊回來？』

『是……是的，』黃三公一臉惶恐的答道：『小人因爲不得安人的吩咐……』

劉三秀一揮手，攔住了他再往下說。然後她叫黃全：

『黃全，你此刻便去僱兩乘轎子，陪着到直塘去。見到姑爺小姐，傳我的話，說有緊急大事，請姑爺小姐裏明堂上，立時三刻，乘原轎回松江。』

『是！』

黃全告辭離去，等他一走，劉三秀又問黃貴說：

『前些時彷彿聽員外提起過，你很有幾位捕快衙役朋友？』

『是的，』黃貴斂手回答：『小人先前習武，同門的十幾位師兄弟，此刻都在松江府衙門的三班六房當差。』

『揀那跟你要好些的師兄弟，』劉三秀壓低聲音吩咐他說：『相煩五七個人，每天起更的時候，到家裏來喝酒守夜，以十天爲限，就說我們家裏唯恐在這十天之內遭刼。該送多少銀兩，只管到賬房去取。』

『是，小人這就去請。』

黃貴也領命而去，劉三秀再喊老管家黃三公：

『三公公，這裏管家的事，叫賬房先生黃誌暫時代你一代。你明天一早就給我上太倉，傳我的話，源太當舖即日歇業。所有的現銀，由你運回松江。請汪朝奉帶着管事們，在那邊貼出告白，限期一個月，免息贖當。凡是窮人家當的衣服被褥，日用器具，一律本息奉送，任由憑票贖取。你再告訴汪朝奉，萬一有個什麼風吹草動，准他用連日贖當的銀兩，分給源太當的上上下下，讓他們各自逃生去吧。』

平地焦雷，黃三公嚇出了一身的冷汗，他睜大了眼睛問：

『安……安人，怎麼妳說有什麼風吹草動，各自逃生的話呀？』

劉三秀一聲長歎的道：

『這些時來，我們忙過了小姐的喜事，又忙員外的病，直到昨天夜裏他嚥了氣。你們還不曉得，如今江南江北又是天下大亂了。前年清兵入關，今年滿洲的豫親王多鐸統兵南下，揚州、南京先後失陷。總有那麼一天，我們這裏也會起刀兵之災。』

黃三公急急的問：

『萬一這裏要起刀兵的話，安人，那可怎麼辦呢？』

『我這不是一件件的在辦嗎？』劉三秀揮揮手說：『三公公，你先去歇歇，明天一早就動身。你放心，天坍下來我也會有安排。』

劉三秀說這麼一句『大話』，其實並不自負。黃亮功一死，她把一切內外各事全都安排得妥妥善善，週週到到。當天夜晚，黃貴便請了七位做公的捕快，帶好兵器，到黃家來守夜。說好了每人一夜酬謝一兩銀子。第二天早上，女婿錢沈堃和女兒黃珠，就連夜的從直塘趕來奔喪。可是，當一對新人在黃亮功的靈前痛哭了一場，劉三秀馬上把他們喊到房裏，關起房門，悄悄的說：

『妳父親方死，家裏就有內憂外患，使我不得不做緊急應變的打算。珠兒，直塘跟常熟搭界，你們在鄉間又有僻靜的住處。我決意上你們家去避一避兵災。所以，你們兩人明天一早就得回去。』

『可是，』黃珠淚眼漣漣的說：『參參的靈柩還沒有落葬呢？』

『兵荒馬亂，就顧不及禮數了。』劉三秀搖頭太息的說：『我準備頭七一過，就把妳父親的靈柩，葬在鄉下的祖坟裏。』

『那麼，』黃珠抽噎着說：『娘就准我們過了參參頭七，送他老人家爵山以後再回去，好哦？』

錢沈堃也在一旁插嘴進來說：

『娘就成全了她這份孝心吧，橫豎不過多等個七八天而已。』

小兩口都不曾想到，劉三秀竟會沉下臉來，峻然拒絕的說：

『不行，你們那裏曉得，要緊關頭就在這七八天裏。』

黃珠還在苦苦哀求的喊：

『娘——』

『妳不要再多說了，珠兒，我告訴妳，』劉三秀滿面愁容，雙眉緊皺的說：『明早你們回直塘，我要你們先帶走一批珠翠首飾。然後從後天起，我將家裏的金銀細軟，一撥撥的發過來，我要你們在直塘等着，一撥撥的收好。記牢，妳父親臨終有過遺言，我們一家一當大約值二十萬兩銀子。這二十萬兩銀子分做兩份，我和你們夫妻二人各得一半。少則八天，多則十日，二十萬兩的家產要從松江全部移到直塘。』

劉三秀一邊說，錢沈堃和黃珠一邊點頭答應。話說完了，黃珠連忙搶着問道：

『娘，妳是否跟最後一批金銀到直塘來？』

劉三秀不假思索的答道：

『當然。』

錢沈堃想了起來，再插句嘴，他問：

『岳父爵山，家產移轉。這麼許多事情，十天八天的時間，怎麼來得及呢？』

劉三秀胸有成竹，微微一笑的說：

『你們放心，我準定會如時如刻辦妥。』

當日計議，到此爲止。錢沈堃和黃珠，爲了表示在黃亮功跟前盡心，兩夫妻一夜不睡，守了整夜的靈。翌日清晨，劉三秀先已收拾好兩大包價值鉅萬的珠翠首飾，叫女兒女婿帶了先走。唯恐他們在半途之中

閣上擱路打刼的盜匪，特意派四名精壯的家人，暗攜兵器，一路護送到直塘。到達以後，不許耽擱，立刻就要打回轉。

劉三秀縝密計劃，妥善安排。然而，在第二天遭了刼的，却不是錢沈堃和黃珠，反倒是松江黃府。那一天夜晚，三更時分，垂涎黃家錢財已久，又復滿心忿憤，必欲報復的劉七，約了十餘名經常爲非作歹的壞朋友，趁松江城裏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黃家又在各門洞開，熱孝期中。竟然胆敢明火執仗，公然行刼。他們那裏想到女中丈夫的劉三秀早已有備，七名捕快正由家人黃貴陪着，在門廳裏喝酒守夜。十餘名歹徒由劉七領頭，凶神惡煞般殺進黃家來。剛進大門便看見七名捕快和身手矯健的黃貴，推案而起，掣刀在手，聲聲暴喝的道：

『好小手，今夜果然等到你了！』

『逮下，逮下，不許走脫一個！』

劉七一看苗頭不對，他哎呀一聲：不好了，急忙轉身，拔脚便跑。劉七一跑那十餘名歹徒更是心摧胆裂，魂靈出竅。他們狼奔豕突，四處逃竄，一轉眼便逃得影蹤不見。一宗明火執仗的刼案，終告有驚無險。劉三秀在後進聽明白了經過，她馬上就叫賬房先生黃誌，一位捕快發三兩銀子的犒勞。

第二天天濛濛亮，老管家黃三公從太倉披星戴月的趕回來了。他解來太倉源太當的庫存紋銀一萬三千兩。當着劉三秀的面，交割清楚。正想回房去補一覺，劉三秀却婉言請他留下。然後，叫張媽去喊黃貴來。

黃貴一進門，劉三秀便和顏悅色，誇獎他昨天夜裏立下的大功勞，然後她問：

『黃貴，你那七位師兄弟，是否可以相煩他們另一件事？』

黃貴當時便一拍胸脯，眉飛色舞的答道：

『有什麼事，安人只管吩咐便是。』

『那好。』劉三秀欣然色喜的說：『昨天夜裏賊來過了，一無所得，反而喫了一嚇。我想他們今後一定不敢再來。所以，我想請你那七位朋友，幫我押運些貴重的東西。兩天走一個來回，一次用上三四個人。走一趟，一人給五兩銀子的賞。東西運完以後，我再賞他們每人一百兩。』

黃貴會過意來，他連聲應諾，又說：

『小人懂得，安人要辦的是一件大事。小人的這幾位朋友，都是有血性，講義氣的漢子。押運財物，斷不會有半點閃失，一切都包在小人身上好了。』

五

神不知，鬼不覺的，松江首富黃亮功的一家一當，價值足在二十萬兩紋銀之上，順順利利，穩穩妥妥，全都搬到直塘去了。唯有老管家黃三公結束源太當舖，帶回來一萬三千多兩現銀。劉三秀將那三千餘兩的零頭，送給了她的長兄劉賡虞，讓他們一家，也找個安身立命的所在，去逃難吧。餘下一萬兩銀子，分別散給黃家的遠房族人，各門親眷。諸事安排已畢，黃亮功死後七日，頭七那天，黃家一早開弔，午後大

殮出殯，在黃家祖坟落葬。

次日，順治二年八月初三，劉三秀正吩咐家人傭僕，聚在一處，上車的上車，坐轎的坐轎，走路的走路，一齊往直塘避難。大門口車轎麕集，人語喧嘩，眼看着就要上路啓程了。然而，晴天霹靂，破空而來，大明叛將李成棟，命他的心腹將校，引導一千餘名滿洲八旗兵。仍然打着明軍的旗號，詐稱增援松江，却在進城以後，就四下縱火，到處搶劫，使松江百姓，遭到亙古未有的浩劫。

李成棟，遼陽人，他是明朝總兵，負責把守徐州。順治二年滿清豫親王多鐸南征，他靦顏事敵，率部投降，作了多鐸的先鋒，攻陷了江南浙江的許多名城。這李成棟不但是爲虎作倀的大漢奸，他生性殘暴，又好女色。因此，但凡是李成棟叛軍所經過的地方，必定是焚劫一空，鷄犬不留。李成棟曾在江南各地，擄掠了數百名美貌女子，分乘十餘艘木船，押到他的大營。在行經嘉定的時候，被激於義憤的鄉民，攔路襲擊，就在一艘艘船上，縱起火來，使數百美女死了一大半，剩下的也都東逃西散。李成棟得到消息，他暴跳如雷，七竅生烟，當時就立下了重誓，他要盡掠江南美女，作爲報復。於是，當他的心腹將校，帶着千餘旗兵，誆開了松江城門，立刻就展開了燒、殺、搶、掠，讓一座松江府城，火光燭天，血流遍地。滿洲旗兵逢人便殺，見物就搶。李成棟的部下，更是忙着爲他們的主帥，搜劫江南佳麗。滿城少婦長女都被他們驅趕到一幢大房子裏，在哀哭號叫聲中，由李成棟的親信，把那些女子按照容貌的妍媸，分成等級。漂亮的，留下獻給李成棟，中等的押去討好那些滿洲韃子，姿容差些的便留供本部將校和降卒們享用。一

時之間，那幢擠滿了少婦長女的亘宅，變成了人間地獄，禽獸世界，充斥着清兵叛軍的喧闐梟笑，千百少女的婉轉嬌啼。淫聲浪語，不絕於耳，肆虐洩欲，令人慘不忍覩。不甘受辱，當衆被沾汚了清白之軀的女孩子們，淚流滿面，拚命掙扎，得着機會便一頭撞在牆上自殺。那眞是鬼神皆驚，慘絶人寰的景象，彷彿世界末日，業已來臨。

清兵入城，開始焚燒刼掠的時候，劉三秀正在準備上轎動身逃難。驀地殺聲震天，火光四起，嚇得她轉身就往屋裏跑，剛想化裝爲蓬頭垢面的鄉婦，逃過這一場生死邊緣的浩刼。家人傭僕，也在哭哭啼啼，惶亂無計。不多一會兒，便聽見才上門的大門，轟然一聲，被一股清兵，合力撞倒。清兵破門而入，衆家人一看，領頭的竟是新近投了清軍，做了奸細的劉七。那劉七領着如狼如虎的旗兵，刀砍槍搠，轉眼間就把黃家的家人僕役，殺了個一乾二淨。然後，他大踏步的直奔後廳，一邊跑，一邊在向身後的清兵招手喊叫：

『愛新，愛新！和卓，和卓！』

原來那是他新學會的滿洲話，愛新是金子，和卓是美女。清兵們一聽愛新、和卓，便拔步飛奔，蜂擁而上。在正房裏的劉三秀，一看大勢不好，她正待拔下頭上的金簪，穿喉自盡。那熟悉門戶的劉七，先已一個箭步，竄進門來，一伸手把劉三秀手裏的金簪奪過，涎着臉，聲聲奸笑的說：

『我早就告訴大清的將軍了，這裏有松江第一美女，還有松江全城最多的金銀。等一歇，妳就又有新

老公啦。快活多着哪，何必自殺呢？』

劉三秀又氣又急，迸流着熱淚，厲聲罵道：

『你這喪盡天良，認賊作父的奸細！上天有眼，定叫你不得好死！』

劉七揚聲磔笑，得意洋洋的答道：

『放心，我不但死不了，而且還有大官做。等一下，我還要送妳入洞房呢。』

劉三秀氣瘋了，正要一頭向他撞去。一名滿洲軍官，帶着一羣面目猙獰的清兵，也衝進了這間正房。韃子們見了像劉三秀這樣的絶色美女，一個個饞涎欲滴，眼睛裏都噴出了火來。那名軍官一聲喝令，便有四名清兵快步上前，把劉三秀和張媽雙雙架住。然後，滿洲軍官又喝問劉七：

『愛新？愛新？』

劉七懂得他是在問金銀，便領着一羣清兵，翻箱倒櫃，四處搜尋。他不曾料到，劉三秀早已將二十萬兩銀子搬到直塘去了。箱櫃裏不但搜不出金銀財寶，而且連值錢些的綺羅綢緞也沒有。遍搜不獲，那滿洲軍官的臉上便變了顏色。他喊來一名傳譯的通事，怒氣冲冲，嘰嘰咕咕講了些滿洲話。通事立刻就走到劉七跟前，甩手一巴掌，把劉七打得一陣搖擺。接着，通事便向他聲聲詰問：

『劉七，你說這黃家是松江全城金銀最多的地方，至少有銀一二十萬兩，誆我們大人前來查抄。此刻，金銀都到那裏去了？』

劉七挨了一巴掌，嘴角流着血，他一個轉身，走到他姑母劉三秀的面前，居然還在狐假虎威，張牙舞爪的喝問：

『快說，金銀財寶都到那裏去了？』

劉三秀被兩名清兵捉住了手臂，動彈不得。她眼望着引狼入室的劉七，恨不得撲上前去，咬他幾口肉下來。然而，轉念一想，她忽又計上心頭，劉三秀不理會劉七的問話，她側過臉去跟那名通事說：

『這劉七是我侄子，因爲我丈夫新故，他想奪我家的產業，被我逐出。所以懷恨在心，揚言報復。七天前，他帶來一羣狐羣狗黨，把我家的金銀都搶光了。今天又領着你們前來，分明是他還要毀我的家，洩他的私忿。』

一聽劉三秀這麼說時，劉七也着急起來了，他撞天屈般的在嚷喊：

『妳怎麼血口噴人！那夜我夥同朋友們來，才進大門，就被妳請來的做公的攆跑了，我幾曾搶到你們家的金銀呀？』

但是那名通事根本就不理他，一五一十，把劉三秀所說的，都翻譯給那名清將聽。——清將勃然大怒，他不再問話，拔出腰間佩刀，虎的一刀揮去。劉七連聲『哎呀』都來不及喊出口，紅光迸現，鮮血四濺，那個沒頭屍首，咕咚一聲，往後就栽。嚇得劉三秀渾身哆嗦，緊緊閉上了自己的眼睛。

就這麼緊閉着兩眼，被兩名清兵一路拖拖拉拉的往外走，劉三秀和張媽，被押出了自己的家。那名清

將沒得着錢財，一肚皮怒火，他一下令，把黃家的那幢房子放火燒掉。惡貫滿盈的劉七，就此葬身於火窟之中。

六

總算不幸中的大幸，劉三秀和張媽被押送到那幢囚禁松江美女的大房子裏。滿洲將官和叛軍將官見她貌若天仙，風華絕代，當下就起了爭執。叛軍將官堅持要把劉三秀送給李成棟，滿洲將官認爲應該把她獻到豫王府。雙方相持不下，却是誰也不敢冒犯劉三秀。他們騰出了一個雅緻的房間給她住，讓張媽服侍，再派十餘名隨軍女眷，日夜輪班的看住她，就怕她乘人不備，尋了短見。

劉三秀成天悲泣，她既無法尋死，又逃不出這天羅地網去。當時，江南浙江各地，大都由李成棟的叛軍所攻陷。李成棟本人，又已奉了豫親王多鐸之命，率領一支人馬，前去攻打廣東。他正爲清軍所重用，勢力相當的大。所以劉三秀才能在李成棟心腹一再堅持之下，暫且留在松江，等李成棟獲勝歸來，再作區處。她在松江被囚兩個多月，忽有一天，消息傳來，李成棟隨着清將博洛取浙東、陷福建，都當上了滿清的兩廣提督。可是他跟滿清的兩廣總督佟養甲爭功，殺了佟養甲，又在南雄叛了滿清。不久他便被清兵擊敗，墜水而死。李成棟在廣東叛清之初，他在江南的部將唯恐受了牽累，紛紛逃亡。於是，劉三秀又落入松江清將的掌握。他派一隊兵，把劉三秀和張媽，一同押到了南京。

乘船抵達南京以後，劉三秀這才曉得，各地清軍擄掠而來，打算獻給豫親王多鐸的美女，多達三百餘

名。這三百餘名美女全被關在清軍軍營的馬房裏，一天十二個時辰，無時不有清兵嚴密監視。而豫親王當時正忙，還不曾想到女子財帛上面。三百多名美女就只有在馬房裏等待。連劉三秀這個新來乍到的，都等了二十多天。

那一天，劉三秀正跟張媽交頭接耳，竊竊私議，該怎樣找個機會，逃出這座馬房去。忽然聽見有人在喊：

『滿洲太太來了，滿洲太太來了！』

張媽忙問來得最早的一名崐山美女：

『滿洲太太是誰呀？』

那個楚楚憐人，花容月貌，名叫雪兒的女孩子，悄聲回答她道：

『聽說是豫王府的女總管。』

不一會兒，負責管理這座女牢的掌家婆二太，鞠躬如也，彎腰哈背，一臉諂笑的引了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太進來。滿頭白髮，鬢脚插花，穿一身旗裝。她一進門，就面帶笑容，用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說：

『列位姊妹，不必駭怕。咱可不是勾魂使者，咱是來當救苦救難菩薩的。』

人叢中，居然有人吃吃的笑了。劉三秀忍不住，低聲的罵了句：

『無恥！』

這時候，那位滿洲太太側身走進粉白黛綠的鶯鶯燕燕之中。劉三秀偷覷她一眼，但覺得她目光銳利，面容倒還慈祥。她由掌家婆二太陪着，一個個女孩子細細的看，她還邊看邊說：

『倒要仔細瞧瞧，究竟有那些位是眞有福氣的。』

臨到三秀的跟前，三秀趕緊埋下頭去，伸出雙手，掩住了自己的臉。可是滿洲太太不依，她用右手食指，勾起了三秀的下頷。一看之下，神情頗現驚訝。然後她就掉過臉去，跟掌家婆二太用滿洲話講：

『塞楞！塞楞！雅海沁兀律罕。』

兩句話一說完，掌家婆二太不由分說，拖起了劉三秀就往外走。三秀急壞了，她大聲的叫：

『除非我的傭人也跟了去。否則，我就一頭撞死在這裏！』

滿洲太太立刻便和顏悅色的問她：

『好姊妹，誰是妳使喚的人呀？』

劉三秀緊板着臉不答話，但却伸手向張媽一指。滿洲太太明白了，她向掌家婆二太施個眼色，點點頭。於是，張媽便跟着劉三秀，一道坐上了轎子，一路飛快的抬到了豫王府。

進了金碧輝煌，氣象萬千的豫王府。劉三秀和張媽被安排在一間重帘垂幔，陳設華麗的臥室裏住下。房裏有四名滿洲宮女，寸步不離，緊緊貼在身旁。監視的嚴密，比松江大屋，南京馬房，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劉三秀不管，她剛在一張梨花交椅上坐定，便喊張媽過來，跟她抱頭大哭的說：

『張媽，妳……妳可知道我爲什麼要拉了妳同來？』

張媽泣不可仰，淚下沾襟的答道：

『我原該陪着安人來的嘛。是死是活，我總要跟安人在一處。』

『不，妳錯了，張媽。』劉三秀暫且停止啼哭，她昂然的抬起頭來說：『先前在松江，在馬房，我所以會忍辱貪生，一來是因爲韃子防範嚴密，再則我們還有個萬一逃脫的指望。可是如今被押到了這裏，分明是鳥入牢籠，捕翅難飛。逃不出去，我就只有一死。我要妳跟着同來，正是要妳在我死以後，被釋出王府。煩妳走一趟直塘，找到我的珠兒和堃婿，告訴他們，我是怎麼死的。』

說完，她又放聲大哭。張媽曉得她的死志已決，難以挽回，也就陪着她傷心號啕起來。一對主僕直哭得天昏地黯，肝腸寸斷。哭了許久許久，三秀已經筋疲力竭，昏昏欲睡。那四名滿洲宮女，便小心翼翼的扶她上床歇息。三秀臨上床的時候，還在跟張媽叮嚀的說：

『張媽，萬一我睡着了，妳可千萬驚醒點。一有動靜，妳要趕緊叫醒我啊！』

張媽老淚縱橫，望着她直點頭說：

『安人還是先睡一覺的好。妳放心，妳睡着的時候，我自會小心在意的。』

正說着，滿洲太太滿面春風，一掀錦帘走了進來。三秀立刻振作精神，一骨碌的翻身坐起。她斜倚在鴛鴦枕上，目不轉睛，朝向滿洲太太望。

滿洲太太一開口就說：

『姑娘，大喜呀！』

三秀緊咬銀牙，恨恨的把頭一偏。

『快起來，姑娘，』滿洲太太站在床前，催促的說：『一會兒，王爺要用酒飯了。妳們今兒剛進府的四位，馬上就得侍候王爺用酒飯呢！』

一聽她說『剛進府的四位』，三秀不由又激起了一線希望。既然有四個人選中，今夜就可能輪不到她。繼而一想，多鐸是滿洲的王爺，他一定有王妃，而且極可能會有好些位。這樣說來，在同來的四人之外，王爺的女人還多着咧，未必見得就會拿她怎樣。說不定，選她們四人入府，祇不過是充任端茶盛飯，執壺侑觴的差使，事情可能不像自己所想的那麼壞。

轉念之間，一顆心又定下來了。她再徐徐的轉過臉來，跟滿洲太太打了個照面。果不其然，滿洲太太看清楚了她哭腫的眼睛，和滿臉的淚痕，頓時就眉頭一皺，右手一揮的說：

『哎呀，妳怎哭成了這個樣呀？回頭給王爺瞧見了，王爺準會發脾氣的。我看，今兒晚上的這趟差使，妳就暫且免了吧。』

三秀心頭的一方巨石，像被忽然搬開了一樣，她正心寬，想吁一口長氣。在她身旁的張媽更是如逢大赦，滿心感激。她喜孜孜的向滿洲太太萬福，由衷的說：

『滿洲太太，眞謝謝妳啦！』

然而，這下反倒糟了。滿洲太太那對閃閃發亮的眼睛，盯在張媽臉上，她想了起來的說：

『啊，對了，妳是這位姑娘帶來的使喚人。那妳可得好生勸勸妳們姑娘，別再哭了啊。明兒晚上我再來，倘若妳們姑娘還是這副模樣。嘿嘿，小心我叫人揭了妳的皮！』

三秀和張媽，大出意外。主僕二人，猛一下子全給她驚呆了。

七

所以，劉三秀爲了保全張媽的性命起見。第二天她就沒敢再哭，而且一到晚間，滿洲太太第二次進她房來，還被强摁着塗脂抹粉，換一襲顏色鮮麗的新衣，梳了個風流嫵娜的墜馬髻。

穿過雙雙對對，威武雄壯的滿洲侍衞。走完一條長到天盡頭般的迴廊。上台階，進大廳，三秀只覺得眼前倏然一亮，天地開朗。那廳也不知道有多高多大，廳裏燈火花團錦簇，强光耀眼，璀熒燦爛。正中間擺好一席，只設一張虎皮交椅。椅後，一隊滿洲宮女，排列整齊，一眼看過去，總有三五十個。但却彷彿人人都閉住了呼吸，偌大廳堂，靜悄悄的聽不見一點聲息，看不到一個人在晃動。一片靜寂，透着無限的莊嚴與神秘。

不由自主的，許是被眼前的情景震懾住了，三秀一進大廳，就自然而然的放輕脚步，調勻呼吸，盡量的使自己不發出一絲聲息。她往大廳左首那根雕鏤着戲文的白玉柱前一站，又聽到了滿洲太太的再四叮嚀，悄悄耳語：

『千萬記住，王爺一到，要上前磕頭。等王爺叫「起」，才可以起身。然後倒退三步，面朝着王爺。再側着身子往左，挪過八步以後就站住。時刻留神，聽王爺怎麼樣吩咐。』

三秀喻動着嘴唇，算是答應了。然後從眼角瞟見滿洲太太步步倒退的走出廳去。三秀方始看清楚了同被選中的三位姊妹，其中之一赫然正是雪兒，恰好站在她的右邊。正想跟雪兒以目示意，打個招呼。豫親王多鐸從廳後快步走了出來。

又一度的使三秀大出意外，縱橫大江南北，屠戮生靈百萬的滿清豫親王多鐸，竟然是瘦瘦小小，弱不經風的一個少年郎。充其量他祇三十歲，有一對靈活的大眼，白皙的肌膚，面龐上方下尖，好像一個『甲』字。多鐸走起路來其快如風，一雲眼間，他就坐上了那張虎皮交椅。當雪兒她們三個，遵照滿洲太太的囑咐，上前磕頭請安。就祇有劉三秀仍然站在白玉柱前，昂首直立，屹然不動。

說也奇怪，多鐸竟然忘了叫『起』，因爲他對跪在跟前的三名絶色美女視若無睹。他一抬眼就看到了在白玉柱前平視着他的劉三秀。四目相接，恍如觸電，他在那一瞥之間，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熒燦燈光映出了三秀的白嫩肌膚，似凍玉，像琉璃。一雙清澈明亮的圓圓眼，帶三分倨傲，有一絲嘲弄。眼波橫流，幾乎就要洞澈他的肺腑。使叱咤風雲的多鐸有點兒忙亂，也有點兒急切。於是他眼望着劉三秀在問了：

『姑娘，妳是哪兒人哪？』

三秀仍然緊攝着他，偏着一張露滴牡丹，美豔得出奇的面龐，傲然不答。

『姑娘，』豫親王多鐸又在問了：『妳多大年紀啦？』

……

多鐸越發的好奇心切了，他離座起立，踱到劉三秀的面前。頓一頓，用低沉的聲調再問：

『姑娘，妳可曾許過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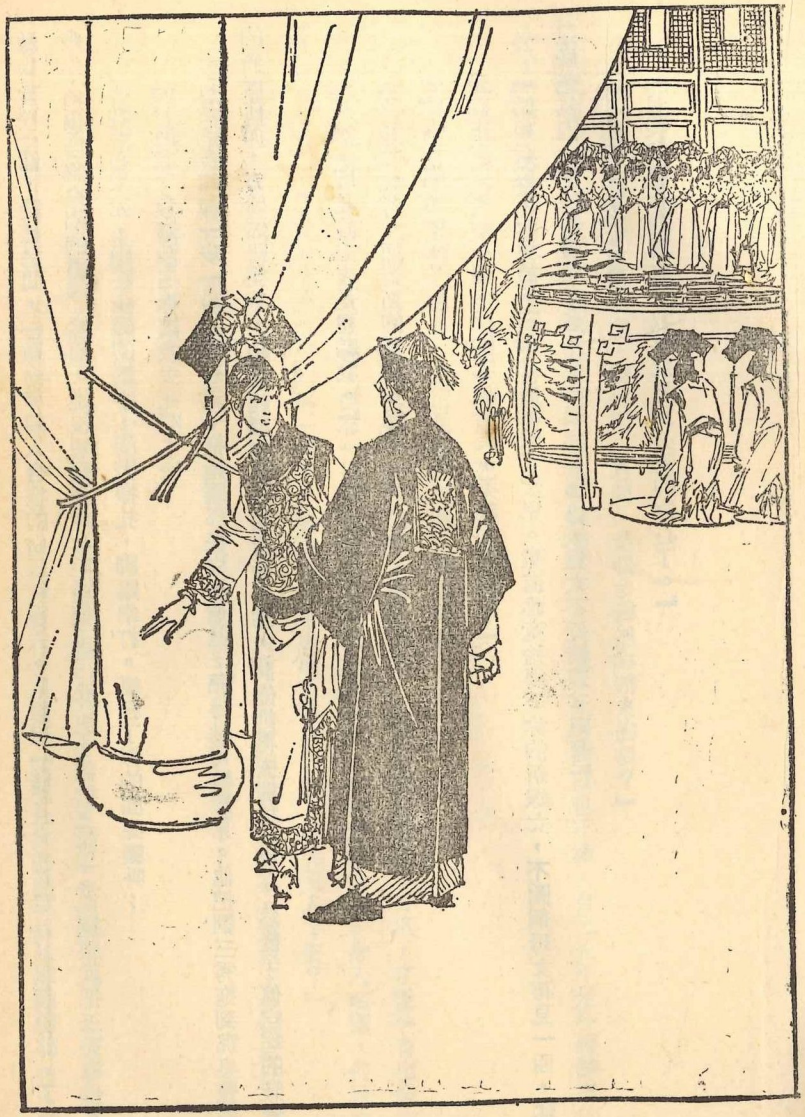
三秀的一顆心，突突的跳。她想：多鐸不但一眼看中了她，而且，他還在步步進逼，如今都臨到自己跟前了。看上去，這貴爲親王的滿洲韃子，是斷然不會放過她的。於是，她咬一咬牙，一面暗中作尋死的準備，一面大放悲聲，啼啼哭哭的回答他道：

『我不但許過人家，而且我的丈夫新近亡故，我是個誓死守節的寡婦。你問我的年紀，我也可以告訴你，連我的女兒，都已經在三個月前出嫁了！』

詎料，多鐸聽了，絲毫不以爲意。他還在好整以暇的打量三秀全身上下，讚不絕口的說：

『人道江南多佳麗，今兒眞算是開了眼界。姑娘，平西王吳三桂，曾經在我的麾下，我帶他平過李自成，奪回了他的愛姬陳圓圓，那圓圓姑娘我見過。人人都說圓圓聲色甲天下，以我看來，妳比圓圓姑娘更美。』

說着，便伸出手來，想要挽起三秀的玉臂，邀她跟自己同席飲宴。可是，他這一拉，三秀更着急了。



她乘多鐸不備，陡然之間，一頭向那兩人合抱的白玉柱撞去。原想這一撞之下，必定可以頭顱粉碎，了此殘生，逃過即將來臨的屈辱。然而，她沒想到多鐸身手矯捷，動作好快。他搶上前一步，攔腰就把三秀抱住。

三秀一心求死，她在多鐸的懷中，竭力掙扎，脚踢拳打。瘋狂了似的聲聲嚷叫：

『放開我，放開我，你讓我去死啊！』

可是，多鐸却一步一步倒退着走。拖她離那根柱子遠些，免得她再尋短見。他把劉三秀拖到那桌豐盛的酒席前面，方始鬆開雙手，却又趕緊往三秀的身後一站，防備她再去觸柱自殺。然後，他吃吃的笑着說：

『姑娘，顯見妳方才是在騙我。』

三秀霍地轉身，面對面的質問多鐸：

『我幾曾騙過你來？』

豫親王多鐸不慍不惱，反倒滿臉陪笑，柔聲的說道：

『姑娘說妳丈夫新故，三個月前纔嫁了女兒。難道妳竟捨得下妳的新嫁女，不圖個母女再見一面，就這麼毫無因由的遽尋短見？若不是妳騙我，那也未免太不近情理了吧？』

三秀悲憤交集的答道：

『自從我被你們擄來，我早就抱定必死的決心了。』

多鐸又打了個哈哈說：

『姑娘，寃有頭，債有主。請妳捫心自問，是我多鐸把妳擄來的嗎？』

三秀一向伶牙利齒，唯獨這一回，她給多鐸問住了。心想，他這話確也不錯，自己並不是多鐸擄來的呀。因此，她張口結舌好半晌，方說：

『我是良家之女。守節寡婦，甯可一死，斷不受辱！』

多鐸却望着她輕緩的搖頭，他用愛憐的口脗，回答她說：

『姑娘，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江南山川如畫，鍾靈毓秀，可是也得方圓幾千百里，才能孕育出像妳這樣的一位絶代佳麗。我見了妳，但有一片欽敬羨慕，無限歡喜讚歎。有如驟臨仙境，身入名園，何曾有一絲一毫的邪念？只妳方才所說的那一個字，難道妳就不嫌過於褻瀆天仙，唐突美人了麼？』

聽得三秀怦然心動，全身閃過一陣馥馥的暖流。她正慌亂，不知如何措詞回答。豫親王多鐸已在下令，傳喚管家。一會兒，滿洲太太匆匆忙忙的趕了來，向豫親王請了安，問聲：

『王爺可有什麼吩咐？』

多鐸當着三秀的面，叮嚀滿洲太太說：

『這位姑娘姿容絶美，骨相不凡，更難得的是她有志氣，分明不是平常女子。慢待了她，惹她光起火來，萬一有個三長兩短，不但會受天譴，而且一世也不得心安。她不願意見我的面，妳便去收拾一間上房

，請她暫且住着。由妳負責，好生侍候。姑娘說她有個闊女新嫁，妳要問明住處，立刻派人前去查訪。訪到了以後，還得妥爲安頓，再請姑娘的示下，想跟女兒女婿同住的話，就指派妥人，護送姑娘前去母女團圓。』

滿洲太太一疊聲的答應。然後，她轉到三秀面前，恭恭敬敬行了個禮，再問：

『請姑娘的示下，您是否這會兒就回房呀？』

劉三秀被這意外的變局鬧迷糊了，她怔怔的望着多鐸。然而，多鐸却像故意避她似的，遶過圓桌，面向廳後站着。意思是三秀既然怕見他，他就等三秀離去以後，再落座用膳。一位叱咤風雲，金枝玉葉的滿洲親王，對待一名擄掠而來，落入掌握的女子，竟會這樣尊敬禮重，體貼入微，着實使三秀深心感激，驚爲異數。她跟着滿洲太太，懷着複雜莫名的心情，就此離開了那間大廳。

八

滿洲太太遵照豫親王多鐸的囑咐，給劉三秀換了一間堆金砌玉，豪華無比的上房。派了十六名宮女，還外加她自己不分晝夜的盡心侍候。她向三秀討了錢家的地址，派專差馳往直塘，探聽錢沈堃夫婦的下落。三秀自此也就安心的在豫王府住下。多鐸不但遵守諾言，從此不再跟她打照面。而且每天都有賞賜，祇在表示他對三秀的由衷慕念。奇珍異寶，古董字畫，人參貂皮，還有各式各樣精巧珍貴的器皿玩物。有時候一天一次，有時候一日數回。劉三秀曾是松江首富黃家的主婦，她家已經夠闊的了。但是豫親王的贈與

，却仍然足夠使她大開眼界，嘖嘖稱羨。

更貼題到的是，每次豫親王派人送賞賜來，總是先吩咐過了。拆開封皮讓三秀過一過目，然後就替她裝箱。顯然他是在要三秀放心，他並非用這些價值連城的禮物贏得三秀的歡心，以至對他產生感情。一等錢沈堃夫婦有了下落，她隨時都可以走。

四天以後，奉令訪尋錢沈堃夫婦的專差回來了。滿洲太太叫他親自向三秀稟告。他帶來了使劉三秀焦急萬分，心憂如焚的消息，直塘也遭到了李成棟的叛兵焚掠，錢家財物被搶了個精光，上下人等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劉三秀一聽就急得掩面大哭。不過，哭聲乍起，立即就有滿洲宮女飛快的跑去向豫親王報信。多鐸脚不沾地的跑了來，他站在門口却不進門，他高聲的安慰三秀說：

『姑娘不必悲苦，喜得如今江南江北、浙閩兩廣、湖廣雲貴都已經平定。我馬上就檄令各地官府，十萬火急，趕緊尋覓令嬡令婿的確息。』

三秀對他的鼎力相助深切感動，她覺得再不答他的腔未免太矯情了。於是她站了起來，朝向門外萬福，鶯聲嚦嚦的說：

『王爺的天高地厚之恩，民女劉三秀終生銘感！』

她以爲豫親王多鐸會藉此機會進她房裏來的。可是，等了許久，門外却毫無聲息。三秀示意張媽出去看看，張媽打了一轉，回到房裏，附在三秀的耳畔，輕輕的說：

『王爺此刻正在下令，諭知全國各地，火速訪查姑爺和小姐的下落呢。』

驟然之間，三秀心中起了受恩深重，圖報無門的感覺。她對多鐸的敵意完全消除了。

那一天深更半夜，三秀被一陣雲版急敲的聲響驚醒，又聽見滿洲太太催促宮女們快快起床，趕赴大廳聽點的急促語聲。她忙把張媽喊醒過來，兩主僕正在房裏驚疑不定，不知道豫王府出了什麼大事？不一會兒，又有一片淒厲哀慟的哭聲。劉三秀更是驚得臉色都發白了，她叫張媽出去探看，張媽却又不敢。着急了好大半天，且不容易等到滿洲太太滿臉淚痕的踅進屋裏。她不待三秀開口問話，先就請了個安說：

『北京城裏來的急報，咱們大福晉薨了！』

三秀聽後便覺心臟一沉。她已能懂得：大福晉忽喇氏，就是豫親王的正妃。而豫親王除了這位大福晉之外，始終沒有娶過側福晉。由此可想，他們兩夫妻必定是很恩愛的。驟聞愛妻噩耗，此身又在北京城二千四百四十五里之外的南京，此刻豫親王內心中的悲愴，不難想像。劉三秀終於不由自主的脫口便問：

『按王府的規矩，我們是否可以到大福晉的靈前去拜祭一番？』

滿洲太太抬起眼來閃她一瞥，一臉苦笑的說：

『照大清的祖制，福晉既薨，所有王府裏的人，每天清早都該到大福晉的靈前去哭臨。』

哭臨，就是聚衆哀悼哭泣。當時，劉三秀毅然決然的說：

『張媽，記得明天叫我起早。』

一聲吩咐，劉三秀無形中已在以王府裏的人自居了。一顆堅貞之心，從此動搖。每天早晨哭臨，她不但跟豫親王時刻見面，而且還偶或交談數語。距離縮短，情意便長，因此，一個半月以後，當浙江富陽知縣呈報豫親王府，他已經找到了從直塘逃難到富陽的錢沈堃夫婦。劉三秀在一陣歡天喜地喃聲的唸阿彌陀佛過後，緊接着就升起了一片悵觸：離情別緒，瀰漫心頭。一時間忘了叫張媽和滿洲太太立刻收拾箱籠，啓程去會女兒女婿。滿洲太太何等伶俐，她察言觀色，早已料着了劉三秀的心事。悄悄的把張媽一拉，兩人同到房外，滿洲太太便跟張媽說道：

『王爺是我自小侍候到大的。我就知道，他除了咱們大福晉之外，從沒喜歡過別的女人。唯有妳們姑娘，他可是一見鍾情，而且情深似海。大清朝廷定例：凡是正室不育，側室生了兒子的話，奏報朝廷就可以册立爲王妃。王爺至今無子，他又從來不曾寵幸過誰。依我看來，王爺和妳們姑娘正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妳我何妨撮合撮合喔？』

湊巧張媽也是侍候了三秀大半輩子的，她能把三秀的心事摸透。所以，她嘻嘻的笑着，附在滿洲太太的耳邊，嘁嘁喳喳說了一大堆悄悄話。

次日恰逢吉辰，滿洲太太帶了一隊宮女，喜氣洋溢。手捧着金鳳花冠一品命服，一行人走進劉三秀的正房。劉三秀一看，驚得站起身來問道：

『妳們這是做什麼呀？』

滿洲太太却不慌不忙，笑吟吟的答道：

『王爺命奴才送這一套衣裳來，請姑娘看看合不合身？合則留，不合的話，姑娘不妨摔到房門外頭去。』

把金鳳花冠一品命服往三秀的手裏一遞，滿洲太太便又帶着那隊宮女，轉身離去。她在房門口緊張得連大氣都不敢透；等了約莫有半個時辰，這才歡容滿面的長長吁出一口氣。托天之幸，劉三秀不曾把那全套一品夫人命服，摔出門外。

有情人終成了眷屬。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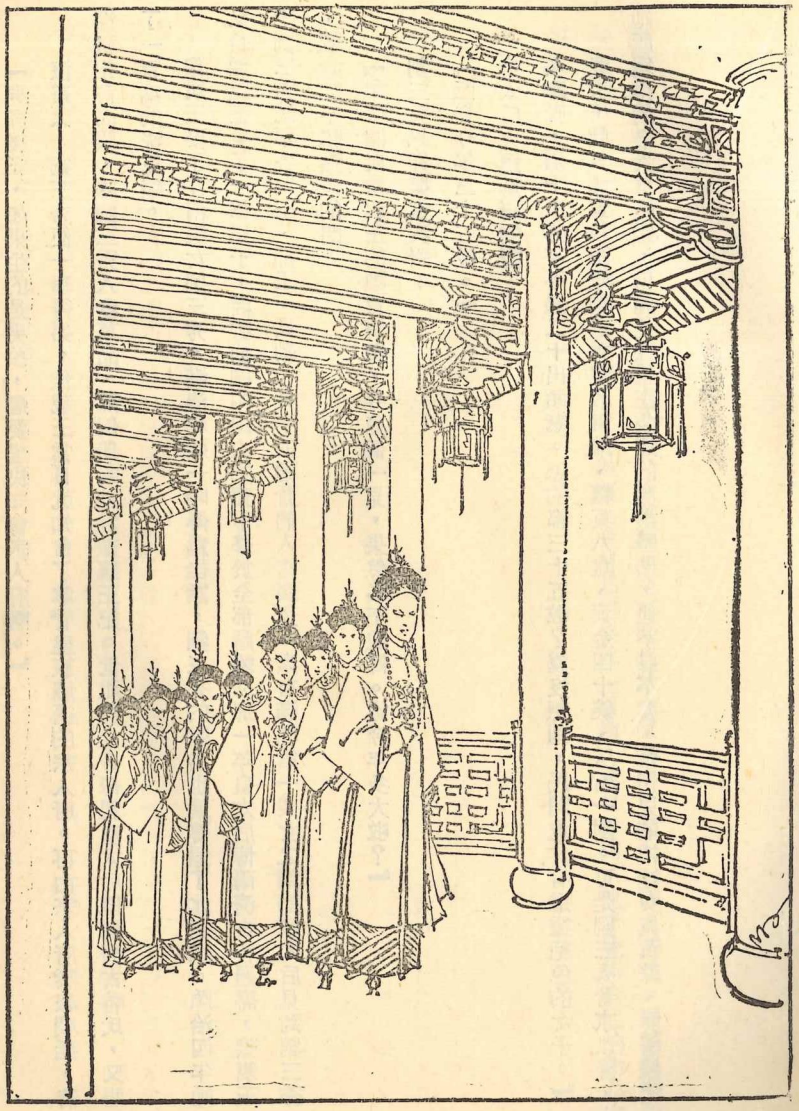
一年後，豫親王多鐸南征奏凱，回到北京。清世祖福臨親行郊勞禮，直到京畿南苑迎接。翌日覲見，晉封多鐸爲和碩德豫親王。賜黑狐帽、紫貂朝服，十馬二鞍，金五千兩，銀五萬兩。議過軍國大事，再敍家常。姪兒皇帝問起了叔叔親王：

『叔父直到現在還沒有兒子，也該再立一位福晉了。』

把握良機，豫親王立刻奏對：

『臣在江南，已經納了本旗婦劉三秀。現在已有身孕，不日即將臨盆。』

姪兒皇帝當下就喜孜孜的說：



『那好極了，如果生的是男孩，您要趕快知會宗人府啊。』

沒幾天，劉三秀便一舉得男。豫親王當日就知會了掌管皇族屬籍的宗人府。再由宗人府奏報朝廷，清世祖非常高興，賜劉三秀人參菓品，照例册封她爲豫親王妃。世祖的生身母親皇太后博爾濟古特氏，又賜了一百萬的洗兒錢。

豫親王娶了江南美女劉三秀，滿清朝廷一時傳爲佳話，劉三秀的豔名也就傳遍了北京城。順治四年她又給豫親王生了一個兒子，活神仙桐柏山人的預卜終於全部應驗。那一年皇太后博爾濟古特過壽，豫親王妃劉三秀親率各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的福晉們入宮慶賀。素有滿洲第一美女之稱的皇太后見到劉三秀，頓時就不勝豔羨的問：

『早就聽說豫親王的福晉貌美，今兒個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妳今年多大啦？』

劉三秀只好據實奏對：

『臣妾今年三十五歲。』

皇太后大爲驚訝的說：

『嗨呀，看上去妳才不過二十出頭嘛。怎的都三十五啦？眞沒想到，民間也會有這種絶色的女子。』

當天，就賞賜豫親王妃劉三秀錦緞百端、糖菓八盒、黃金四十錠、玉帶一圍。可是劉三秀晉京以後，她所獲得的最貴重禮物，仍還是豫親王多鐸的溫柔體貼，他不聲不響，悄悄兒的把她女兒黃珠、女婿錢沈

塑都接到北京去。替他們置了一幢宅子，又督促錢沈塑讀書應試，直到中了進士，當上京官。讓劉三秀和她前夫所生的女兒，也能同在一地，日夕歡晤。非得劉三秀喜上眉梢，笑口常開，他才覺得自己的內心有所慰藉。

忠僕

一

吉日良辰，豔陽當空，就祇西北角上，有那麼幾抹若隱若現的雲朵。纔起了一陣風；——吹鼓手、扛執事牌的叫花子們，抬龍鳳花轎的四名轎伕，徐府家丁，包括騎高頭大馬送女兒過門成親的徐員外，坐小轎跟在送親行列裏的喜娘，陪嫁丫頭、老媽子；人人都在說，有這陣清涼風迎面吹拂，好不痛快！大夥兒正在揩汗的揩汗，捲轎簾的捲轎簾。驀地，西北風漸漸加緊，黑壓壓的烏雲，團團滾滾的飛過來。一會兒，便是天昏地黯，雷電大作，隆隆巨響像在人們心頭輾過。扛執事牌的抬轎子的拔步飛奔，一片大亂，爭先恐後往路畔一座破廟裏衝，七嘴八舌的直在嚷嚷：

『變天啦，要下大雨嘍！趕快呀趕快，往那破廟裏避避！』

徐員外騎在馬上跑前跑後，攔這攔那。他也拉開嗓門高聲的喊：

『就祇一里地了，轉眼就到。把花轎抬到史家莊去再避雨嘛，莫誤了吉辰！』

可是，衆人就怕傾盆大雨驟然降下，被淋成了落湯鷄。誰都不聽徐員外的攔阻，成羣結隊往那破廟跑。四名轎伕健步如飛，搶在頭前，把一頂龍鳳花轎直抬到破廟後殿。喜娘、丫鬟、老媽子們的小轎緊跟着也到。泥脚桿的轎伕們，讓轎子四平八穩的落下了地，有一名頭兒沖着花轎裏的新娘子說道：

『這雨且有一陣子下哩。咱們都到前殿去，讓新娘子出花轎來透透氣。』

說罷，吆喝着幾頂轎子的轎伕們，全擁出了後殿的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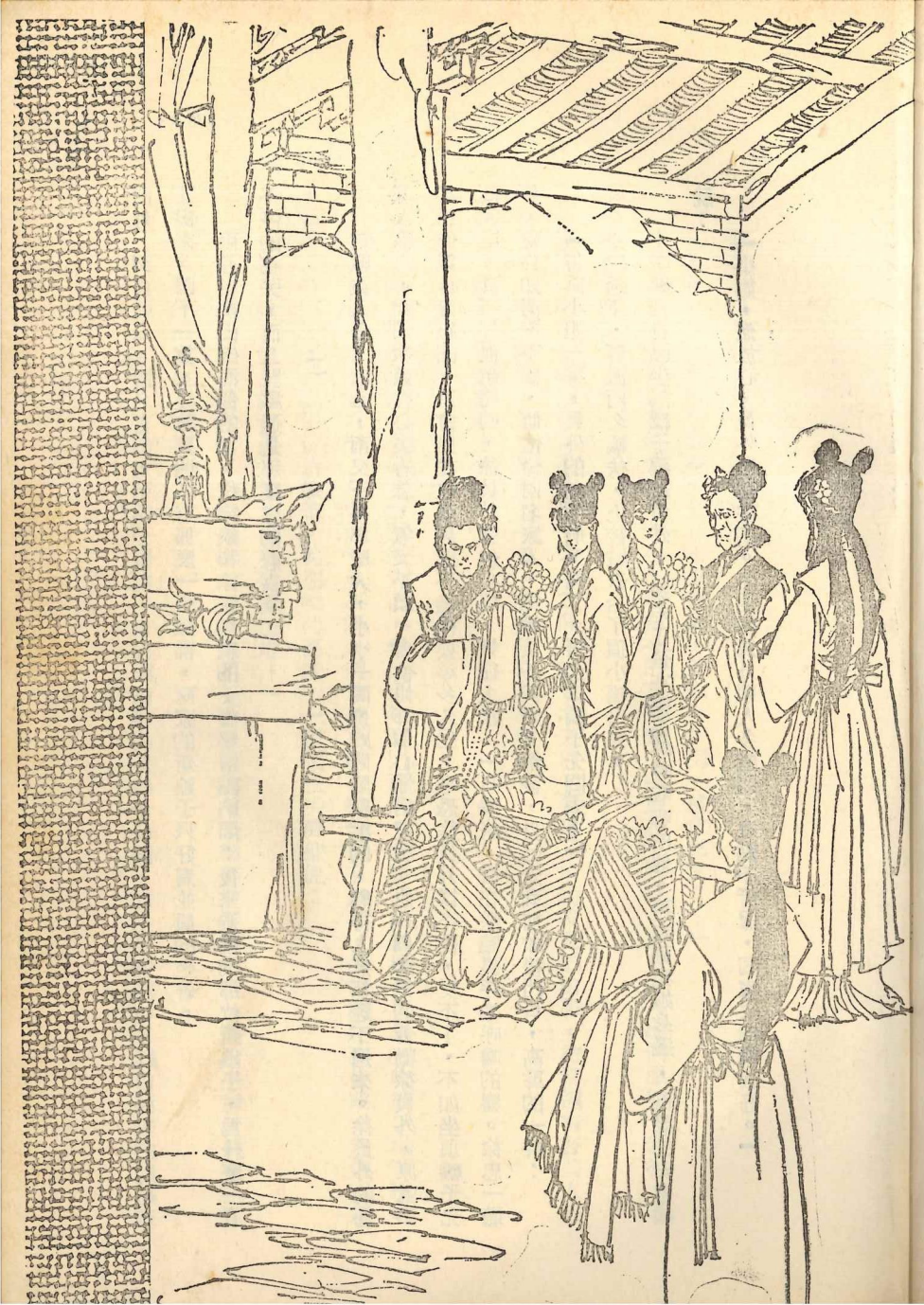
一道金線，强光直閃，陡的一個捲地霹靂，震得人人打了個哆嗦。冰雹般大小的雨點，嘩啦嘩啦的猛瀉下來。

『員外，』轎伕頭兒雙手抱頭，領着十幾名轎伕，穿過天井，邊跑邊說：『可下大雨了吧？要是聽了您老人家的，這會兒連新娘子都淋濕了咧！』

徐員外已經跟隨衆人走進了前殿，蘆花馬在門廊外拴着。他捋着花白鬍鬚，嘟囔着嘴，跟那些家丁、吹鼓手們擠在一處。沒言語，嘆了口氣，兩道眉毛皺得緊緊的。

一場暴雨，越下越大。後殿裏淨是些女眷，喜娘掀起花轎的轎簾，殷勤的勸：

『姑娘，這場雨還不知道要下多久咧。您還是下轎歇歇。這兒沒有一個男子漢，都是您府上跟來的女



人。』

新娘子還在抽抽噎噎的哭咧，捨不下爹娘，心裏又嘀咕着，怎生去跟那沒見過面的大男人成親？再說，那有新娘子不哭哭啼啼上花轎的？沒的落人家羞自己歡天喜地嫁漢子嘞？不哭不行，偏是這會兒好窘。雨不知道幾時才停，就怕自己沒恁大力氣哭那麼久，臨到夫家反倒擠不出眼淚來了，那會喫人家背地裏笑話一輩子的。花轎裏的徐宛娘正打不定主意，陪嫁的小李媽也踅過來勸她：

『小姐，喜娘說的是。連員外都在前殿躲雨哩，前殿後殿，中間還隔個大院子。妳就出轎子坐坐歇歇吧，我叫秋菊上殿門口看着，不會有人闖進來的。』

徐宛娘終於點了點頭，鳳冠霞帔，紅巾遮面，被喜娘和小李媽一左一右，攙出花轎來了。陪嫁丫鬟秋菊忙去後殿門口守着，夏荷連忙端了張條凳來。揩揩灰塵，擱穩了，攙宛娘坐下。

喜娘說了的決不會有人撞進來，可是，宛娘才坐定，抽出羅帕揉了揉眼睛。破廟外頭，大雨如注，忽然又是步聲雜沓，人語喧嘩，又有一頂龍鳳花轎和送親人等衝進破廟裏來了。除了花轎裏的那位新娘子，送親的和轎伕們全都淋得渾身上下濕透。第二頂花轎一進了廟門，徐員外馬上就說：

『咱們家的新娘子，跟送親女眷都在後殿。你們也來避雨，最好照着辦，男在外，女在內，免得人多混雜。』

那一家人答應了，花轎抬進後殿，跟宛娘的花轎並排放，兩頂花轎一式一樣。淋濕的轎伕趕緊就退出

門外，到前殿去。兩名喜娘走到轎子跟前，也沒跟轎裏的新娘子商議，就把鳳冠霞帔、紅巾深垂的她給牽了出來。四下一望，後殿裏還祇有那麼一張條凳，兩家的新娘子只好肩並肩的坐着。

雨還在排山倒海似的下。徐宛娘和徐家送親的女眷都有點納悶：後來避雨的那位新娘子，爲什麼一直不停的在哭，而且哭聲還是那麼樣的悲哀。

二

前殿裏人多，嘈雜，雨又下得那麼大，小小一間佛殿悶悶壓壓的，您得人氣都透不過來。徐員外的老家人徐忠，就怕徐員外心裏着急，氣又不順，會使他那個心悸病復發。他一個勁兒的苦勸徐員外，原就不必由他親自送親的，這會兒在破廟裏還不曉得要等多久呢，唯恐徐員外撐不住，受不了，不如坐頂轎子先回家吧。殊不知他越嘮叨，徐員外就越心煩，氣往上湧，一口醽痰，直在喉嚨裏呼嚕呼嚕的響。徐忠一聽見，便心知情況不妙，他忙命兩名家人，把徐員外扶好，然後，自己走到前殿後門口，高聲的一叫：

『告訴小姐一聲，員外的老毛病又發了，得坐頂轎子先回去！』

交代過了，再派兩名轎伕，上後殿去抬了頂小轎出來。

小李媽把自己坐的轎子讓給員外，送走了歪在轎裏哼哼唧唧的他。再走到宛娘身邊，低聲的安慰她說：

『小姐，您放心，員外不礙事的。他是因爲外頭人多氣悶，有點不舒服，回家去躺躺就好。』

宛娘想想又覺着難過，她抽搐的說：

『多時以來，爹爲我的事，受了不少的氣，差點沒病倒。這會兒又……』

『小姐，妳就別想這些個了，』小李媽輕柔的在勸說：『員外一回家，自有安人她們服侍。何況，老徐忠也陪着他去了。』

主僕二人，正低低切切說着話。驟然之間，打正北方向，響起了清脆嘹亮的槍聲，彷彿還有好些人在齊聲吆喝。衆人聽見，先是齊齊的一怔，緊接着就聲聲嚷嚷：

『不好了，强盜來啦！』

『快走哇，逃命要緊啊！』

一時間，鷄飛貓跳，男男女女冒着大雨，爭先恐後奪門而逃。大夥兒祇顧逃命要緊，吹鼓手拋下嗩吶，扛執事牌的丟了『迴避』、『肅靜』執事牌。倒是抬花轎的轎伕還有良心，飛快的跑到後殿，危急關頭，顧不得禮數了，拉起兩位新娘子，就往轎門裏塞，一面還在尖聲催促：

『快上轎，快上轎，遲了就會給强盜撞上啦！』

兩個新娘子，心慌意亂，手脚失措，被轎伕們不由分說的，全都塞進了轎子裏。還沒坐穩，便被抬了起來，又飛快的衝出了廟門。

三

史家莊上，這一座深宅大院：三進屋，兩層樓，前後兩個亭台樓閣，花木掩映的花園。住的是靈壁北鄉首富，擁有百頃良田，萬貫家財的史員外。這一天，偌大的宅院張燈結彩，喜氣洋溢。靈壁城裏，四鄉八鎮的親朋好友，騎馬的，坐轎的，三五成羣結伴走路來的，一撥撥的擁到了史家莊。史員外不惜破費，擺下了流水喜筵，給他的獨養兒子史作良完婚。他娶的是徐家莊徐員外的千金，兩家一般的富甲一方，都是靈壁有頭有臉的鄉紳。

新娘子的花轎還沒有到，史員外正春風滿面，沾沾自喜，被一大堆體面鄉紳圍在正當中。他張着大嘴，嗬嗬直笑，一面帶笑的在說：

『徐員外，我那位敝親家，算得上是出了名的拘相公吧？這一回，他再拘，也拘不過我佔住了道理。怎麼樣，他還是依了我的主張吧。』

『唉！』人叢中，一位白頭髮白鬍子的老公公，嘆了口氣，打斷了史員外的笑聲說：『子俞，不是我又數落你。徐史兩家，結爲秦晉之好，彼此是親家了，就該和和氣氣，往後兩家才便於往來。何必爲了個婚期早遲，幾次三番，爭得臉紅脖子粗的？一會兒你們兩親家會了面，看你們是搭理呢，還是不搭理？』

『二公公，您老人家不曉得，』史員外連忙辯解的說：『我們那位徐親家，實在也是拘得過了頭，太不近乎人情了。我們家良官跟他家二閨女自幼指腹爲姻，三媒六禮，我老早備齊。可是今年良官都二十三啦，被徐親家拖着拖着直到今兒才成親。一會兒推說什麼戴她祖母的孝，一會兒又說什麼流年對女方不利。我一連選了十二趟黃道吉日，陰陽館裏也不知道花了多少寃枉錢，他可是一趟又一趟的打我回票。這一次呀，要不是我一氣之下發了話，要完婚，便在今兒，由我這拘親家把他女兒親自送過門，否則我就退婚了事。哈哈，我那位拘親家這才着了急，他敬酒不喫喫罰酒，果然乖乖兒的答應，把他閨女送過來了吧。』

『夠了夠了，』白鬍子二公公伸出手一陣搖：『人家這趟答應啦，不就結了嘛。那些陳芝蔴爛穀子的小事，何苦儘掛在嘴邊哩。讓徐府的人聽了，不又節外生枝，傷了兩家的和氣？』

正說着，大門口響起一長串鞭砲，劈哩啪啦，聲震天地。再加上史家僱的三班吹鼓手，一十二隻嗩吶，咿哩哇啦的吹得震天價響，都把雷聲雨聲給壓下去啦。大人小孩，奔前跑後，一疊聲的在拍手歡呼：

『來啦，來啦，花轎來啦！』

『新娘子來嘍，來看新娘子啊！』

大廳中間廳集一處的賀客們，趕緊向左右兩邊散開，讓出了正當中的一條通路。史員外人逢喜事精神爽，他笑逐顏開，雙手直搓。先把史家族長二公公請到他的左上首，好看一對新人交拜天地。然後，他踮起脚來，朝右首望，嘴裏儘在唸叨着說：

『良官呢？良官呢？新娘子花轎快到大廳啦，他該先出來站着的呀？』

一名渾身上下一色紅的喜娘，笑口常開，排開人叢擠到紅燭高燒，滿佈喜幛的喜堂上來。她向史員外

福了一福，曼聲的道：

『新倌人馬上就到。』

史員外性急，他輕輕的一跺脚，再催：

『快些，快些！要交拜天地了。』

他一刻也安靜不下來，又忙着去催四位特地請來，既有福氣，子孫又多的半老太太，一個手裏拿了把剪刀，一個手裏拿了根量衣尺，一個手裏拿了隻燒炭的鐵熨斗。迎着花轎，站成一排。不一會兒，花轎一直抬到喜堂面前了。當花轎停下，拿剪刀拿尺拿熨斗的三位半老太太一擁而上，分別掀起一角轎底帘，把手裏拿着的東西伸進轎裏去，讓新娘子摸一摸，再用熨斗熨一熨新娘的衣角。這是老規矩，意思是說：新娘子一進夫家，就已經在做家事，『服服貼貼』啦，她將來一定會是個賢慧勤快的好媳婦。

經過了這一個儀節，大廳外頭又燃起了一串鞭砲，徐府的轎伕，高高舉起轎後槓，讓轎門斜斜的落地，是該新娘邁出轎門的時候了。一大廳的男女賀客，伸長了脖子在朝轎門望。歡聲陣陣，笑語殷殷，喧闐的聲浪，就像一大鍋滾油中潑了一盆水。史員外臉上儘掛着笑，可是兩道眉毛已經在漸漸的皺起；——直到這個要緊時刻，他那獨養兒子史作良竟然還沒有到廳上來。迫於無奈，就祇好由他做父親的暫時替代，背兒子把花轎門帘高高的挑起，讓新娘子鑽身出來。不然的話，花轎前門低後門高，豈不是要把新娘子給跌出來了嗎？

他正伸直右手，把轎帘門掀得高高的。新娘子也在慢慢的欠身，準備站直。忽然，衆人但聽見新娘子在紅羅巾後一聲嬌叱：

『惡賊，我今日與你拚了！』

乍一驚愕，快得像天上的閃電，新娘子手裏攥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猛可的向史員外心窩裏一刺。史員外連聲『哎呀』都沒來得及喊，頓時鮮血四濺，身子往後便倒。一大廳上百男女老幼全嚇壞了，驚呼駭叫，四散奔逃。連徐府的轎伕，也嚇得魂飛魄散，心摧胆戰。他們發出一聲尖叫，拋下那頂龍鳳花轎。一霎眼功夫，那麼些人全都逃得一個不見。

喜燭搖曳，滿地鮮血，一輩子與人無寃無仇，經常都在樂善好施的史員外，四仰八叉的躺在血泊之中。那個一下轎就殺了公公的新娘子，她始終不曾扯下紅羅巾，只是有逃得不遠的人，聽得清清楚楚，她咬牙切齒，又說了一句：

『我總算爲鳳陽百姓，除了一霸！』

然後，她用手中的匕首一抹脖子，又是一片紅光崩現，新娘子倒在她公公的屍首旁邊，急喘了一陣，就此香消玉殞。

四

靈璧縣正堂，縣太爺錢得行，正在審問聳人聽聞的史家莊雙屍命案。

徐員外脖子上鑿一根鐵鍊，跪在公案前面。他送女兒宛娘出嫁，路上舊病復發，回到家裏躺下，才喫了一帖藥，發了一身汗，就有送親的家人，神色倉皇，跑回來稟報方才出的事。他一聽到宛娘方下花轎，就用匕首刺死了她公公，然後一抹脖子當場自殺身死，直把他嚇得魂飛天外，不知所措。當天，新郎倌史作良，連一身吉服都來不及換，就一邊號哭一邊奔向縣衙，他擊鼓喊寃，告了他老丈人一狀，一口咬定徐員外縱女行兇，手刃家翁。人命關天，何況又是忤逆弒翁的巨案？錢知縣不敢怠慢，他當堂發籤，命衙役捕快，把徐員外一根鐵鍊鎖了來。所以，徐員外是在抱病之中，驟喫一驚，從病榻上給抓到縣衙門來的。他跪在地面，臉色灰敗，直在猛烈的抖戰。聽他女婿史作良一字一淚，再說一遍史員外猝然被殺的經過。史作良說到他父親正在歡天喜地，大宴親朋，爲他完婚，誰能想像得到，新娘子竟會暗藏匕首把他殺了。史作良傷心過度，身子一陣搖晃，差點兒當場昏了過去。那情景確是叫人見了可憐。因此錢知縣重重的把驚堂木一拍，喝問徐員外：

『徐培一，你給本縣從實招來，是否你和那史洪有什麼寃仇。方始教唆你的女兒，弒了她公公的？』

徐培一徐員外頓時就哭喊着說：

『青天大老爺，這是黑天的寃枉啊！小人跟史洪自幼相識，交好四五十年，何況還是親家。我怎會麼跟他有仇，縱女行兇的呢？』

『嗯，』錢知縣捋着鬍子，微微頷首的說：『這話倒也入情入理。史作良，你岳父若不和你父親交好

，他就不會跟你們家結親。既結了親又把他女兒送到你家完婚，顯見他和你父親並無嫌怨。那麼，這經女行兇，手刃家翁也就無從說起了。』

『可是，大老爺啊！』史作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在哭訴：『此刻在小人家裏的喜堂上，就躺着有兩具屍首啊！』

『哎，你這話也是其情不假，』錢知縣又詰問徐培一道：『徐培一，你女兒弒了她的公公，那是史家滿門賀客親眼目覩的事。此刻你女兒和她公公的屍首，都還在史家的喜堂上，這兩具屍首是假不了的。依本縣看來，其中一定有什麼隱情，你跟史洪之間，究竟是爲了什麼結的仇？你還是從實招來的好，免得本縣動用大刑，你白白的皮肉受苦！』

『青天大老爺啊，』徐培一蓬蓬的磕着響頭，極口喊冤：『小人跟史洪史親家，委實是無冤無仇的啊！』

錢知縣正覺着爲難，史作良又在哭哭啼啼的說：

『大老爺，我岳父和家父，以前的交誼固然很好。可是，可是最近以來，他們兩位老人家，確曾有過幾次口角。』

錢知縣抓住了他的話就問：

『你可知道，他們是爲什麼事起的口角？』

史作良當下就源源本本的說了，兩親家是因爲婚期問題，史洪一連選了十二次黃道吉日，一心早早爲

兒子完婚。徐培一却再三再四的托詞拖延，兩家曾經幾度爲此爭執。這一回，還是史洪憤然的以退婚爲要脅，徐培一方才勉勉強強的，答應當天親自送他女兒過門。可是，屆期徐培一却仍然沒有跟着花轎同來。徐府的龍鳳花轎抬進了喜堂，一掀轎帘便發生了驚人命案。

錢知縣凝神傾聽，他自以爲已經問出了緣由。『啪』的一拍驚堂木，再伸手一指徐培一，厲聲喝道：

『徐培一，你好刁猾！方才幾乎騙過了本縣。史家莊的這一樁忤逆弒翁命案，分明是衆目睽睽，指證鑿鑿。有那麼些賀客親眼目覩的事，豈容你再狡賴？你的女兒自幼指腹爲姻，許配給史作良爲妻。男方選了十二次吉期，都被你托詞推却，一再拖延。不用說，這裏頭一定有什麼隱情。或許是你女兒另有所歡，她想改字他人。或許是你家教不嚴，你女兒先已做下傷風敗俗，不可告人的行徑，唯恐嫁到史家，露出馬脚。所以在拖到不能再拖的時候，你女兒便只好出此下策，殺了她公公，再畏罪自戕。縱或不是出自你的教唆，那治家不嚴管束未週的罪，你也斷乎難逃！本縣若不重重的將你懲辦，豈不敗壞了這一縣的善良風俗！』

一頓叱責，罵得徐培一啞口無言，呆若木鷄。錢知縣又是一聲喝令，將劣紳徐培一當堂收押，送進監牢。再傳喚三班皂隸，本縣仵作，明天早晨卯正，一齊到縣衙聽點。錢知縣要會同本縣巡檢，帶着他們，親自到離城三十里的史家莊，勘驗史洪和徐宛娘的屍身。

命案一審完，已是暮靄蒼蒼，華燈初上。徐培一放聲大哭，被如狼似虎的衙役，押進縣獄裏去了。方

自新郎倌驟然變成了孝子的史作良，也是哭得傷心淚盡，聲嘶力竭，由史府家人，護送他坐轎回家。靈壁一縣的百姓，都在議論紛紜，談個不歇。新娘子手刃公公，然後自殺，一刀連傷二命，這眞是靈壁空前未有的驚人血案。起先，誰也猜不透這裏頭的緣故，只是，經過錢知縣的當堂剖析，聽審的人，都有撥雲霧而見青天的感覺。謎團揭開，恍然大悟，大家全認定了徐員外接連一十二次拖延婚期，內中必有隱情。多一半，就是錢知縣指明了的，徐宛娘別有所戀，抵死也不肯嫁到史家。甯可弒翁自戕，不使她自己的奸情敗露。

五

當夜，徐府的老家人徐忠，花了十兩紋銀，打點上下，到靈壁縣獄探監。他嗚咽梗塞，淚眼婆娑，抱着徐員外的被褥，拎了一個食盒，由得了賄賂的牢頭親自帶路，到了徐培一所住的那間囚室。木柵欄，大鐵鎖，一燈如豆，燈光搖曳，爛泥地面，窄小囚床，彷彿到處都是陰森森，濕漉漉的。方到甬道，迎面就有一股奇臭，撲鼻而來。老徐忠想起徐員外從小到大，錦衣玉食，一呼百諾，他享了大半輩子的福，幾曾喫過這樣的苦？心裏一酸，兩行熱淚便是簌落落的直拋。牢頭打開囚室的木柵門，讓老徐忠進去，把被褥食盒交給了徐員外，低聲的關照了一句：

『有話快說，莫多躭擱時間。』

老徐忠噙着熱淚，喃喃的向他道謝。等牢頭鎖上牢門，轉身一走。他便攙扶徐員外，讓他坐回囚床上，當下四顧沒人，他才伸手揩着淚水說：

『員外，您受苦了！』

徐員外潸潸的流着眼淚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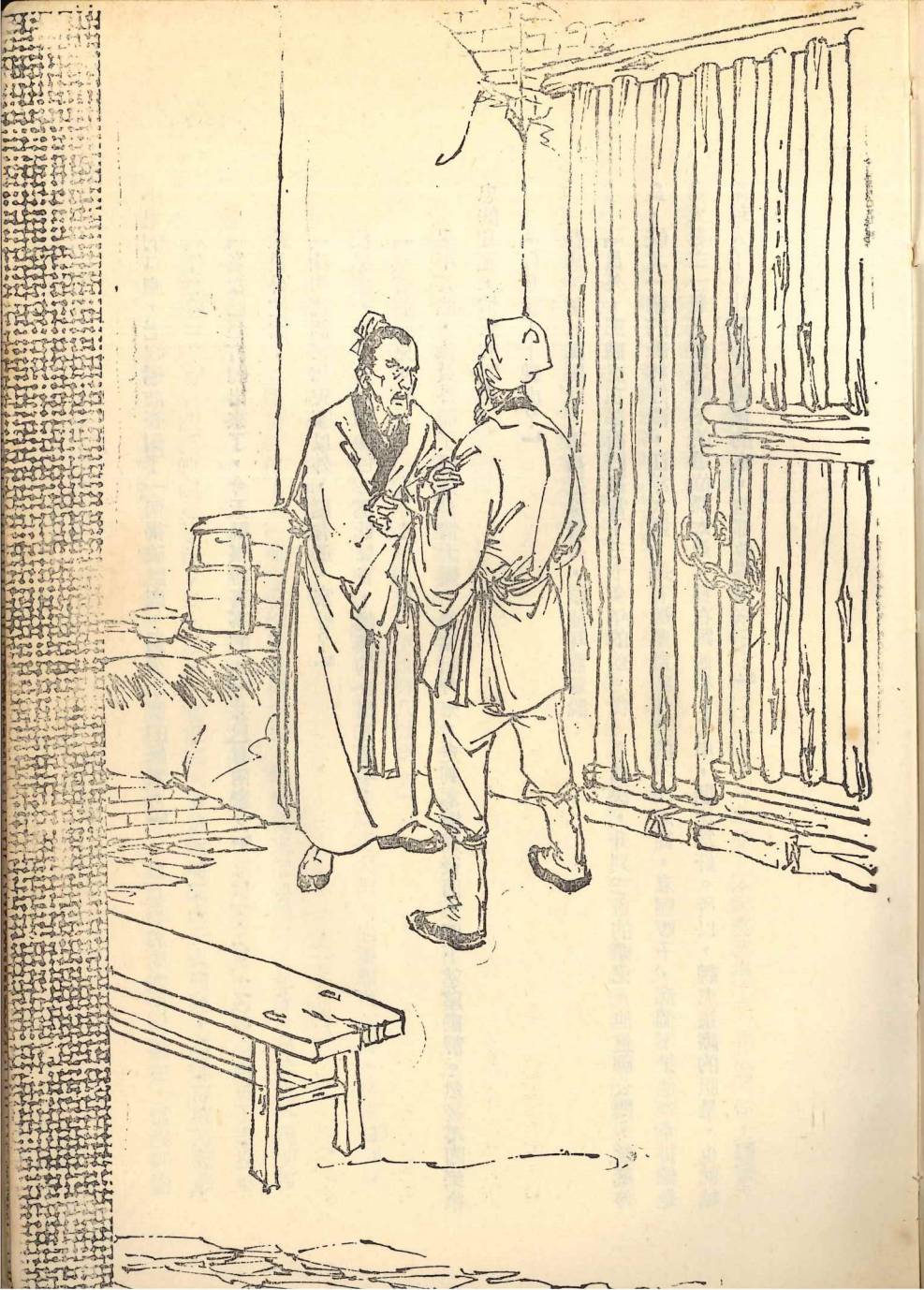
『徐忠，這眞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誰能想到，好端端的一樁喜事，竟會變成了殺身大禍呢？小姐一向知書達禮，溫柔嫻靜，她怎會做出這種忤逆兇殺的事來？我再也想不透，她爲什麼要出此下策？』

徐忠見徐員外哭得好不傷心，他唯有忍住流淚，安慰他說：

『員外，今天過堂，從縱女弒翁，改成了家教不嚴管束未週。這個罪名，充其量不過罰一筆錢，坐幾個月監而已，已經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還說什麼不幸中的大幸哩，徐忠，』徐員外恨恨的一跺脚道：『莫非你忘了，小姐如今已經不明不白的死在史家。她慘死刀下，含冤莫白，我反而喫上了官司。這黑天的冤枉，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昭雪呢？』

『員外，您莫心急，』老徐忠一面侍候徐員外喫飯，一面低聲告訴他說：『老奴今夜趕來探監，一來是給員外送飯送鋪蓋。二來也是來稟報員外，今天的禍事，內中大有隱情，據老奴訪查所知，行兇殺人的不是我們小姐，而是另有其人。』



『哦！』徐員外喜出望外，他放下了碗筷，急急問道：『徐忠，你這話怎講？』

『員外，方才老奴仔細問過送親的家人，』徐忠娓娓細訴的答道：『發現了內中有兩點可疑之處。頭一樁是小姐的花轎在破廟避雨，忽然聽到了槍聲，衆人大喊强盜來啦！坐在板橇上休息的，還有別家一位也來避雨的新娘子，驚惶忙亂之中，兩位新娘匆匆的上轎逃强盜，很有可能她們上錯轎子了。』

『你是說，』徐員外還有點不大明白的問：『有一位別家的新娘，坐上了我家宛娘的花轎，被抬到史家去了？』

『正是。』徐忠深深的一點頭說：『因爲，老奴問過家人們以後，覺得還有另一層蹊蹺。那抬到史府的花轎，被史員外揭開了轎帘，新娘子一出轎門，就用手中的七首，一刀殺死了史員外。史員外倒地身死的時候，新娘子還大叫了一聲：「我總算爲鳳陽百姓，除了一霸！」員外，您試想想，我家小姐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那史員外除了平時性子急躁些，他跟員外一般的樂善好施，賑災濟貧，說他是靈璧的善人也不爲過，小姐又怎可能說他是鳳陽一霸呢？』

『照呀！』一經點破，喜得徐員外雙手一拍，歡聲的嚷嚷起來：『徐忠，給你這麼一說，我們家的這場飛來橫禍，竟是有一線化解的因由了。』

徐忠肯定的回答他說：

『依老奴看來，一定找得出化解的因由。除了破廟裏上錯了花轎，「爲鳳陽百姓除去一霸」絕對不是

小姐的口脗，老奴還訪查到了一個揭破謎底，迎刃而解的線索。』

『什麼線索？』

『老奴已經打聽出來了，今天縣裏辦喜事的，一共只有兩家。』

徐員外忙問：

『除開我們家和史家以外，還有那一家呀？』

徐忠望一瞥徐員外的臉色，壓低聲音，輕輕的吐出五個字：

『三班的頭兒。』

果不其然，徐員外聽了便是神情大變。他站起身來，走到木柵欄後面，四下望望動靜。然後再回到徐忠的身邊，悄聲的問：

『你是說——魏虎？』

徐忠冲着他點點頭，再湊近徐員外，跟他耳語着說：

『員外，那魏虎在縣衙門裏當了三十多年的差。從一名捕快，升到三班的頭兒。他盤踞公門，欺壓善良，皖北一帶的綠林好漢，江洋大盜，還有那些爲非作歹的不法之徒，私鹽販子，那個不把他奉承得像是通天教主一般。便連時下的這位縣太爺，都在跟他相互勾串，朋比爲奸。所以，魏虎這廝的胆量，也就越來越大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他都做得出來……』

『這些個，皖北一帶誰不知道。』徐員外打斷了他的話說：『徐忠，你就莫再提了，我祇問你，魏家昨天辦喜事，可是他給他兒子娶親？』

『才不是呢。』老徐忠嘿嘿冷笑的答道：『魏虎那廝，今年都五十一了。許是傷天害理的事做得太多，老天要他絕後。他娶了七房妾，只生了九個女兒，連一個兒子都沒有。今天，他是派他手下的蝦兵蟹將，半搶半迎，娶他的第八房姨太太。』

『女方是誰？』

徐忠不勝感慨，大搖其頭的說：

『那女方早就有了丈夫，是南鄉關家莊的一名佃婦。有一次魏虎到關家莊公幹，被他見到了那佃婦着實貌美，因此就强行下聘，居心要把她奪過來，作他第八房妾。』

『這就不對了，』徐員外帶點失望的搖着頭說：『魏虎家住在縣衙大街。他要奪那佃婦，從南鄉到城裏，那就不會經過小姐躲雨的那座破廟呀？』

『這一層，老奴也探問明白了，』徐忠就怕躭擱得太久，牢頭會來催他離去，他急於向徐員外說明原委，所以他越說越快：『魏虎仗勢脅迫，强奪人家的有夫之婦，派人到佃婦家下聘，逼得小兩口子走投無路。那佃婦無可奈何，便推說她願意跟她本夫仳離，下堂求去。可是她要魏虎正式迎娶，讓她穿戴鳳冠霞帔，坐四人抬的龍鳳花轎，鑼鼓吹打，執事相送，才肯進魏虎家的門。她以爲魏虎的元配還在，這樣就能

難住魏虎，死了這條心的。她沒想到魏虎偏就不怕扮一齣迎娶的戲，他一口答應，逼那佃婦哭哭啼啼上了轎子。祇不過魏虎畢竟不便當他元配的面，再娶一房正妻。所以他改在北鄉他那所莊屋裏成婚。員外您想，從南鄉遶過縣城，到北鄉魏家莊屋，小姐避雨的那座破廟，不正好是必經之道嗎？』

徐員外定神一想，果然不差。滿腔的悲慟焦慮，猛一下子掃了開去，他大喜過望，一把捉住徐忠的手，聲音打抖的問：

『徐忠，你訪查得可確實麼？』

徐忠斬釘截鐵，毫不猶移的答道：

『千眞萬確，斷乎不假。所以老奴今夜才趕來向員外報個訊，請員外千萬寬心。等明兒一早，縣太爺到史家莊去勘驗，一發現那首女屍不是我家小姐，而是那位三貞九烈的佃婦。這一樁駭人聽聞的血案，當場就可以破獲了。』

徐員外乍覺心寬，驀的地又想起了一件事來，他雙眉緊皺，急切的問：

『徐忠，如果兩位新娘子上錯了轎，那麼，我家宛娘不是已經被抬到魏虎那裏去了嗎？萬一，魏虎他對我家宛娘起了意，宛娘身陷虎穴，那可怎麼辦呢？』

『員外，這一層老奴也想過了，』徐忠竭力安慰徐員外說：『那位佃婦上錯花轎，被誤抬到史家莊，她把史員外當做了魏虎，殺死了他然後自殺，這一樁命案魏虎一定早已知道。他着急還來不及呢，老奴想他

決計不會起什麼歪意，對小姐有所侵逼。何況，老奴方才親眼看見的，縣太爺問案的時候，魏虎已經來到了縣城，問完了案他還不曾離去，他一直都在巡檢衙門，跟巡檢老爺在一起。老奴來探監以前，城門早就關閉，他決不能飛出城去，再到北鄉莊屋。明天一早，縣太爺要傳齊三班皂隸同往史家莊驗屍，魏虎當然得跟着去侍候當差。所以，老奴胆敢保準小姐今夜平安無事。她在魏家莊屋住一夜，明早驗屍驗出了是佃婦，老奴打算立刻喊冤，供出所探訪出來的魏虎强奪民婦，誤上花轎，釀成史家莊命案的經過。罪證確鑿，魏虎絕對無法狡賴。那時候，縣太爺自會派人到魏虎莊屋，把我家小姐搭救出來。』

『好極了，徐忠。』徐員外聽到了這裏，方才放下心來，他十分感激，緊握老徐忠的胳臂，由衷的說：『難爲你忠心保主，在一夜之間查了個水落石出。使我和宛娘的黑天冤枉獲得昭雪，逃過了一場意外禍事，你眞是我們兩父女的救命恩人啊！』

『快不要這樣說，員外，』徐忠雙手直搖的道：『這些都是老奴份內該做的事。此刻都快二更，老奴不便再留，請員外安心的睡一夜。好在明天一早，一切自會見分曉。員外和小姐，也就可以平安無事的回家了。請員外容老奴就此告辭，城門已關，老奴還要找家棧房宿一夜哩。』

徐員外點點頭，應允了，他幫徐忠收拾食盒，叫他帶走。把他送到木柵欄後，喊一聲牢頭，開鎖開門，領徐忠出去。徐員外在牢頭還沒來的時候，自嘲的笑笑，感慨的說：

『方才驟聞噩耗，喫了一驚，所犯的病就此嚇跑。此刻你帶來天大的喜訊，明早這樁血案就能眞相大

白，我和宛娘必定可以見得到面。這意外的一喜，却又喜得我一口飯也喫不下去了。』

六

然而，徐員外那天夜裏的意外之喜，實在是爲時過早。俗話有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老徐忠的一晚奔走，明查暗訪，固然給他抽絲剝繭的揭破了史家莊雙屍命案眞相。祇是，他却忽略了惡霸魏虎的詭計多端，神通廣大。因此，當第二天一大早晨，錢知縣全副執事，鳴鑼喝道，帶着三班皂隸，捕快衙役，會同巡檢老爺與魏虎，四名仵作，還鎖着個坐了一夜監牢的徐培一徐員外。老長的隊伍後面，又跟着傾城而出，去看熱鬧的男女老幼，浩浩蕩蕩的奔向史家莊。却是，才走在半路上，案情就發生了令人無從想像的急遽變化。

那是改穿上孝子喪服的史作良，由四名家人伴同，一路飛奔，迎上了錢知縣的藍呢官轎。他往轎子跟前一跪，高聲哭喊着說：

『啓稟大老爺，小人家裏昨夜出了怪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連錢知縣都難免喫了一驚。他趕忙喝令轎伕止步，親手掀起轎帘，望着跪在地上磕頭的史作良問：

『什麼事？這樣驚慌！』

『啓……啓稟大老爺！』史作良還在碰着響頭說：『今天清早，小人起身以後，就有家人來報：原先

躺在廳上的那具女屍，不知怎的不見了！』

當時，徐培一被鎖在錢知縣的大轎後面走，他聽得眞切。不由嚶然一聲，身子仰後便倒。——老徐忠，還有徐家的幾名家人，一見員外猝然倒地，連忙一擁而上，七手八脚，攙他起立。喊的喊，叫的叫，拍胸口的拍胸口，掐人中的掐人中。好不容易，才讓徐員外回過一口氣來。徐員外漸漸甦醒，睜開眼睛，坐在地上搥胸頓足，失聲痛哭，一個勁兒的在叫喊着說：

『啊，完了完了。這一來，不但我沉寃莫白，萬難昭雪。連我的嬌嬌女宛娘，必定也是凶多吉少！』

錢知縣顧不了他官轎後面的一片大亂，他正聚精會神，全神貫注，追詰跪在官轎跟前的史作良——

『你們可曾有人移動那具女屍？』

『沒有呀，大老爺。』史作良磕頭如搗蒜的答道：『小人家中出了人命案，那首女屍便是正兇和罪證。諒小人家裏的人，怎麼敢移動呢？』

『那麼，昨夜你是否派得有人，看守那首女屍呢？』

『小人原派得有兩名家人，澈夜看守。只是，方才據他們兩個坦率直承，三更前後，兩個人都疲倦過度，懵懵懂懂的睡了一忽。等到一覺醒來，馬上就倏然驚覺，地面的那首女屍，已經不見了。』

『可有移動屍體的痕跡？』

『女屍身上原有大量的血，』史作良回話的時候，額頭上直在冒汗：『可是，小人曾經率同家人，亮

起燈籠火把，宅前宅後四處查看。竟然不曾發覺一滴血跡，一個脚印。』

錢知縣嘿嘿冷笑的道：

『照你這麼說來，徐宛娘的屍首，竟是她自己飛了出去的囉？』

史作良嚇得面如土色，蓬蓬蓬的磕着響頭答道：

『這個……，這個就不是小人所能得知的了。不瞞大老爺說，今天四更天，家人來報大廳上的女屍不見了以後，小人全家上下，找遍了全宅，毫無蹤跡。當下也曾思前想後，紛紛議論。可是，再怎麼也想不出這中間的原由來？女屍既不能爬起來自己跑掉，天底下更不會有盜竊女屍的賊呀。』

就在這個緊要關口，始終跟着錢知縣官轎走的魏虎，虎腰熊臂，濃眉大眼，一臉的兇狠模樣。他從轎旁走向前來，跟錢知縣打了個千，在衆人面前聲若洪鐘的大聲說道：

『老爺，依小人愚見，這一樁殺人自戕的雙屍命案，已是不問自明了。』

『魏虎，』錢知縣對他倒很客氣，他和顏悅色的問：『依你之見，這首女屍是誰盜了去的？』

魏虎叉手肅立，一聲梟笑的說：

『老爺，那史作良所派看守屍首的家丁，已經吐了實。他們在昨夜三更前後睡了一覺，守屍的睡着了，女屍也就人人能盜。如今老爺只消問一聲，盜了女屍，究竟對誰有利？』

魏虎不愧是個喫了二三十年公事飯的，他只消輕輕的一點，頓時就把錢知縣給點醒了過來，他恍然若

有所悟的說：

『魏虎，你這話很對，依我看來竟是連問都不消問了。史作良斷斷不會監守自盜，其它人等又有誰會盜一具女屍的呢？這分明是刁紳徐培一，他爲了隱匿罪證，唯恐本縣今天當衆驗明了屍身，他就難逃縱女弒翁的罪名，所以他必得移屍圖賴！』

『冤枉呀冤枉！』徐員外在官轎後面，聲聲淒厲悲苦的喊着：『青天大老爺，這眞是黑天的冤枉啊！小人昨天是從病榻上被公差逮到縣衙來的。在此以前，小人對史家莊的命案毫不知情，在縣衙大堂才過了一堂，就被大老爺諭令當堂收押。怎麼會飛身出獄出城，到三十里外的史家莊上去移屍圖賴呢？這豈不是冤殺好人了嘛！』

徐員外的聲聲喊冤，錢知縣全聽見了。就在大路兩畔，四週圍着看的靈壁百姓，也都聽得清楚明白。人叢中有人在交頭接耳，嗡嗡議論，被錢知縣一眼瞥見。因此，他爽性把大路中央，改成了臨時公堂。喝令衙役，把徐員外帶到官轎前面來，跟他女婿史作良併肩跪着。然後他就端坐在官轎裏頭問案。錢知縣把臉一沉，毫不容情的喝問：

『徐培一，你說你不能飛身出獄出城，盜你女兒的屍身。這話乍聽之下，似乎言之成理。可是，你莊子裏有二三十名家人，徐家莊四週又有四五十家佃戶，上百名丁壯。這幫子人只要得了你的一句話，必定會替你出死力，湮滅罪證的。怎知道不是你唆使他們，黃夜去盜了你女兒屍身的呢？』

徐培一險些給錢知縣問住了，心中一急，他便脫口而出的說：

『青天大老爺啊，可憐小人自從被逮以後，不是置身公堂，便是身陷囹圄。幾曾得個機會，跟小人的家丁和佃戶，打過一個招呼的呢？』

他這話一出口，面目猙獰，一臉奸笑的三班頭目魏虎，立刻就橫身而出的問：

『徐培一，你說你昨天不曾跟你家裏的人，打過一個招呼？』

徐員外只好一口咬定的回答：

『正是啊！』

魏虎却拔尖嗓門，出語驚人的問：

『那麼，我問你，昨兒夜裏是否有你的老家人徐忠，到縣獄去探監？跟你又是哭，又是笑的，嘰嘰喳喳商議了一個時辰？』

他這一問，對徐員外來說，彷彿焦雷轟頂，霹靂當頭，震得他呆若木鷄，手足失措。魏虎的當頭一棒，正中要害，除開錢知縣越發認定徐員外確是『縱女弒翁，移屍圖賴』，週圍聚觀的人，也在衆口一詞，交相指責，都說徐員外心黑手辣，太狠毒了。縱女弒翁，犯下忤逆重罪之外，還要移屍圖賴，對自己女婿一家陰謀陷害。案情驟然一變，顯見對徐員外和老徐忠都大爲不利。徐家家人正在低聲慫恿老徐忠藉此機會趕快逃跑，免得錢知縣叱令衙役將他拿下，跟徐員外當面對質。然而，白髮蒼蒼，大義凜然的老徐忠却

不怯不懼，不慌不忙，他反倒排開衆人擠到錢知縣的轎前，屈膝跪下，張口便喊：

『徐家莊徐府家人徐忠，爲主鳴冤！史家莊的雙屍命案，其中大有隱情，懇請青天大老爺開恩，容小人一一具實稟告！』

然而，錢知縣却滿臉不屑的朝下一看，聲色俱厲的問了一句：

『你果眞是徐忠麼？』

『小人正是徐忠，』老徐忠連連的磕着頭，朗聲答道：『大老爺跟前的列位爺們，想來都認識小人的。』

『那很好，』錢知縣聲聲獰笑的說道，接着，又是一聲令下：『來人哪，把這徐忠給本縣鎖好，押在轎後同行。等本縣打道史家莊，驗明史洪的屍身，然後再押回本縣大堂問話！』

七

錢知縣率領三班皂隸衙役，仵作下手，到史家莊去驗過了史洪一刀致命的屍身，准了史家移靈舉喪，開弔殮葬。立刻打道回城。他到後衙去喝了杯茶，休息一陣，隨即傳喚升堂問案。那時節，由於史家莊雙屍命案節外生枝，波譎詭祕，轟動了靈壁一城，趕來聽審的百姓越聚越多。大堂兩側的走廊，和前院子裏人潮洶湧，挨挨擠擠，大堂外面連個空隙之處都沒有，縣衙門口還有一撥撥的人在往裏衝。錢知縣迫於無奈，只好下令衙役在縣衙門口站成一道人牆，不許任何人再擠進來。他把驚堂木拍得震天價響，方才止住了人聲鼎沸，喧囂聲浪。然後再傳喚史家莊命案苦主，和一干人犯。於是，史作良，和徐培一、老徐忠，

三個人分列左右，都跪倒在公堂之上。

先問老徐忠的話，老徐忠面對着一臉秋霜的錢知縣，跟站在錢知縣身畔直在獰笑的三班頭目魏虎，他毫不畏懼，提高嗓門侃侃陳述：將他昨天明查暗訪所得，魏虎怎的見色起意，强娶民婦，抬到北鄉魏家莊屋成親。魏家和徐府的花轎怎的在途中破廟避雨，驟聞槍聲，聽說强盜來了。兩位新娘子匆匆上轎而逃，怎的上錯了花轎。於是那位美貌的佃婦準定是把史洪史員外當作了魏虎，她原本抱着刺虎除霸的決心，所以她才會在臨自殺之前說出：『惡賊，我與你拚了！』以及：『我總算爲鳳陽百姓，除了一霸。』的那兩句話。說到最後，他仍舊昂然無懼的高聲說道：

『青天大老爺，史家莊的雙屍命案，看似疑雲重重，撲朔迷離。但若曉得了這其中的隱情，那就不難一一覆按，迎刃而解。魏虎這二三十年來一直在交接綠林人物，江洋大盜，他有的是移屍圖賴的人手。魏虎必須移屍，那是因爲今早大老爺一旦驗明女屍並非徐府宛娘，他的罪行立將敗露，所以他不得不出此下策。而且辦這一件事，在他來說更是不費吹灰之力，可以輕鬆容易的辦得到。至於家主人這一方面，大老爺昨天當堂祇曾責他家教不嚴，管束未週的罪，縱使女屍眞是我家宛娘小姐，家主人也不過只有幾個月的牢獄之災而已。試問，他犯得上命人去移屍圖賴嗎？』

老徐忠的這一大篇供詞，又把堂上堂下的人給聽呆了。尤其是他那最後的幾句，說得振振有詞，言之成理，令人不由不信。魏虎一聽老徐忠提到他的名字，指出他的罪行，由於他心中早已有備，當下還故作

鎭靜，不時的掩口而笑。既不申辯，也不打斷老徐忠的當堂陳述。他的從容鎭定，便又使大堂上下人等越發的捉摸不定了。人人臉上現出大惑不解，迷離惝怳的神情。連高高上坐，主持問案的錢知縣都未能例外。況且，魏虎直等老徐忠滔滔不絕的把話說完，方始上前一步，雙手叉腰，好整以暇的問道：

『徐忠，你的供詞可說完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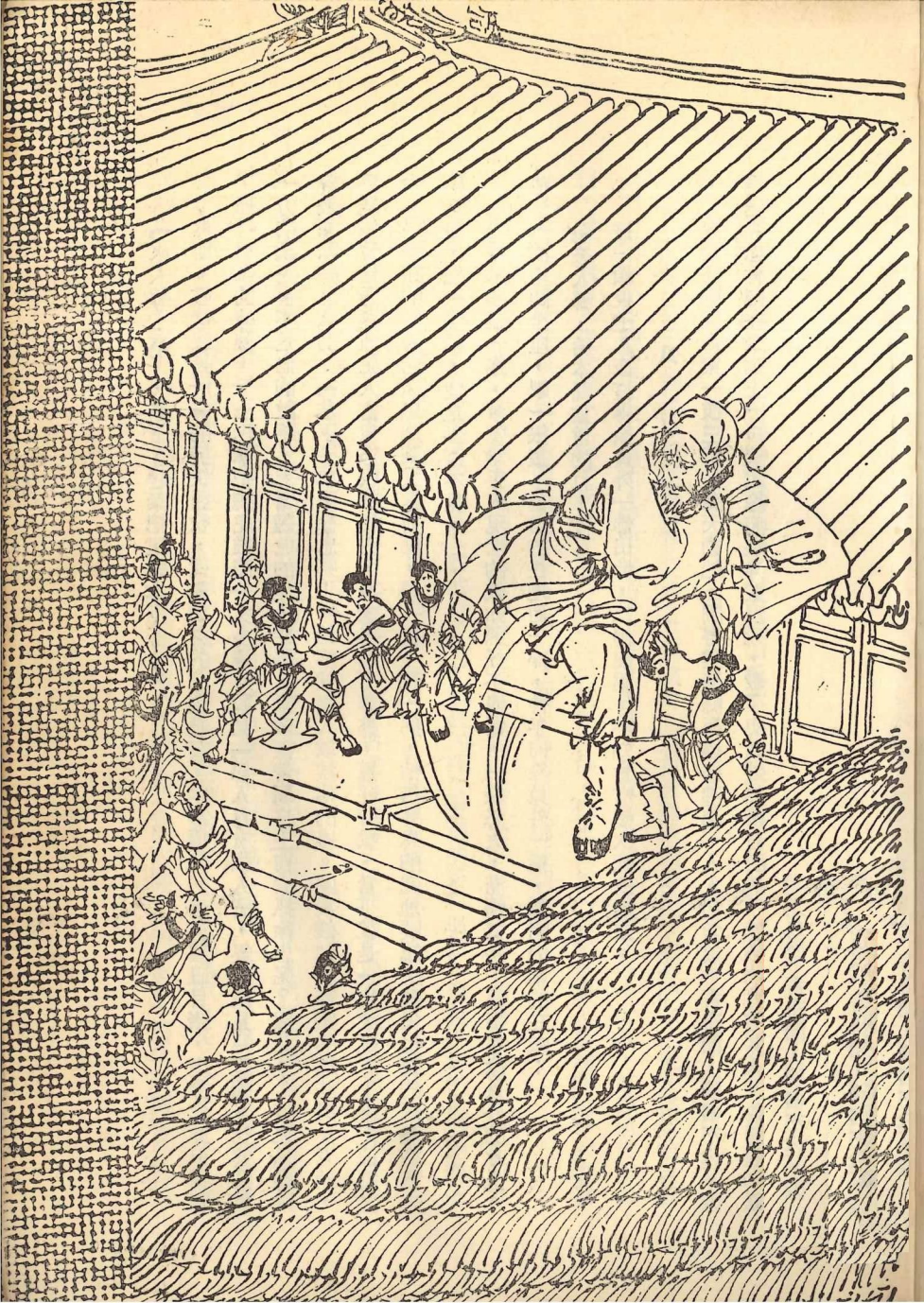
老徐忠朝他眼睛一翻，厲聲的回答：

『還沒有咧！』他再朝上磕頭，跟一個錢知縣籲求的說：『青天大老爺，您老人家秦鏡高懸，明察秋毫。如今要審明這一樁案中之案，只求您遣幾名衙役，莫要派魏虎手下的捕快，跑一趟北鄉魏家莊屋，救出誤投虎口的我家小姐。再命人到南鄉，找到那名佃婦的本夫，傳他一問，案子自能水落石出。』

他的話一說到這裏，魏虎竟像個沒事人似的，他轉過身來，向錢知縣打了個千，一本正經的稟告：

『徐培一和徐忠兩名刁紳惡奴，昨夜就串通好了的，移屍圖賴奸謀敗露以後，爽性攀誣到小的身上來了。便是這惡奴徐忠沒請大老爺派人到小的北鄉莊屋搜查，小的也要求老爺開恩，派人去搜一下。免得小的遭這不白之寃，此刻就請老爺發籤。』

可是，老徐忠一聽魏虎自動央請錢知縣發籤命人搜他的家，他頓時就有所醒悟，魏虎有恃無恐，態度從容，必定是他早已有備，做了手脚。徐宛娘可能已經被他殺掉，或者是把她送到別處去了。這麼一來，一會兒錢知縣果眞派人去魏家莊屋搜查，一旦搜不出徐宛娘，徐員外和他自己都將難逃死罪，這件沉寃勢



將永難昭雪。宛娘的未來命運，尤其不知道該會有多麼淒慘。他一急，便決定了施展出他自幼所習的武功。老徐忠一面暗暗的運足渾身氣力，一面苦笑着對徐員外說：

『員外，您看魏虎的神情不改，他一定早有詭計安排。員外和老奴不但無從雪寃，眼看小姐還有大難臨頭。如今情勢緊迫，沒奈何，只好留下員外在此受幾天罪，待老奴掙扎出去。不論天涯海角，千山萬水，老奴誓必要把小姐找回來！』

錢知縣方將驚堂木猛拍，一疊聲的在問：

『惡奴徐忠，你在胡言亂語些什麼？』

徐忠却已運足了一身的氣功，他猛可使勁，衆人只聽見乒零啷噹一片響，老徐忠身上繫着的粗鐵練，早已被他迸碎成好幾截，落在他的前後左右。魏虎看得分明，他唯恐徐忠當堂脫逃，一個箭步蹤到徐忠的跟前，揸開五指，直搶徐忠的面門。可是徐忠一身絶技，寶刀未老，他祇輕輕的伸手一推，就把魏虎推到了一丈開外，剛好跌到一排衙役的身上，七八個人，摔成一團。就在這當兒，老徐忠霍的起立，他直指着大驚失色的錢知縣，厲聲的說：

『大老爺，請原諒則個。我有不得不逃的苦衷，總有一天，我會把我家小姐找回來，破這魏虎一手遮天的命案！』

錢知縣又是喫驚，又是着急，他離座站起，哇哇怪叫：

『來人哪！拿下，拿下，趕緊把這廝拿下呀！』

然而，靈璧縣裏所有的捕快衙役，就數魏虎的武藝最高，本事頂好。衆人親眼目睹，老徐忠非但掙斷了拇指粗細的鐵練，又一巴掌把魏虎推開一丈多遠。顯見『惡人自有强人磨，蜈蚣碰見蛞蝓螺。』連獨霸一方的魏虎都不是他的敵手，那幫魏虎的徒子徒孫，誰敢硬着頭皮上前去抓徐忠呢？因此，大夥兒只顧跟着錢知縣聲聲吆喝：『拿下，拿下徐忠哪！』始終就沒人敢挨他的邊。圍觀錢知縣審案的那些男女老幼，更是幾曾見過這種犯人當衆逃脫的場面，直嚇得四下奔逃，驚呼駭喊，當下就是一片大亂。——混亂之中，眼睜睜的望着老徐忠跑到大堂前廊，頭一低，腰一躬，悄無聲息的就地蹤起，勁矢也似的躍登右首走廊瓦面，纔一霎眼，便是影蹤不見。

老徐忠的這一逃，教當衆丟人現世的錢知縣好不懊惱，一腔怒火，滿懷氣忿，都出在徐員外的身上。他沉沉的坐回公座，掣一根籤，使勁的往地面一摔，伸手向徐員外一指，聲嘶力竭的在喊：

『來人哪，給本縣重重的打！』

這一頓板子，直打得徐員外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不知曾有幾次死去活來。

八

史家莊雙屍命案一波三折，驚天動地，鬧得靈璧縣裏揚揚沸沸，人人都當做千古奇聞，談個不休。因爲老徐忠曾經在公堂上一口咬定徐宛娘其實沒死，殺了史員外然後自己抹了脖子的另有其人。他請錢知縣

搜魏虎的家，魏虎面無難色，他說他也正想請錢知縣派人到他家裏去搜一搜。魏虎的做功太好，使全縣上下人等都給他瞞住了。反倒是老徐忠在錢知縣將要派人前去搜查之先，不惜當堂脫逃，成了錢知縣行文各處嚴行緝拿的要犯。誰都以爲他是當官撒謊，畏罪逃走。這在靈璧縣還是從所未有的事，衆人都認定盤踞公門，無惡不作的魏虎遭了冤枉，雙屍命案斷然與他無關。徐員外被重重的打了四十大板，打得他皮開肉綻，暈死幾回。實在熬不住時，他只好照錢知縣的責問招了供，供承他曾『縱女弒翁，移屍圖賴』。他被錢知縣判了個斬監候，也就是說等到這年秋天秋決之期，他就要被綁赴刑場殺頭。

案中唯一的疑竇，便是衆人公認被徐員外命人盜去的宛娘屍首始終沒有下落。爲宛娘的屍身移往何方？徐員外一連過了好幾次堂，挨了無其數的板子，不論錢知縣怎麼樣的拷打追詰，他也沒法供出埋屍的所在。錢知縣爲了迅速審結，他便又給徐員外胡編了個口供，說是他命家丁徐忠移屍滅跡，現因徐忠畏罪脫逃迄未捕獲。把移屍的罪名往老徐忠的身上一推，等徐忠被逮以後再去追問他把屍首移到那兒去了？一宗轟動遐邇的雙屍命案，就這麼樣算是草草定讞。

徐員外被打下死牢，祇等秋決之期處斬。轉眼間春去夏來，一晃兩三個月，人們都把轟動一時的史家莊雙屍命案漸漸的淡忘了。只有忠心報主，身犯重罪的老徐忠，還在隱名改姓，僕僕風塵，冒着隨時會被官府逮捕的危險，天涯海角，四處探訪宛娘的消息。他仗着藝高人胆大，從公堂逃脫以後，當天下午，搶在魏虎之前一路飛奔到北鄉魏家莊屋。老徐忠翻牆而入，直登魏家的大廳。在刀槍架上取了一柄明晃晃的

帶鞘鋼刀，幸好沒人發覺。再穿過閨靜沒人的大廳來到後進，撞見了一名魏虎的小廝。他把鋼刀在那小廝面前一晃，嚇得那小廝渾身發抖，跪地求饒。老徐忠叫那小廝不許嚷嚷，他趕緊就閉上了嘴巴。老徐忠把小廝拖到一間陰黯的柴房，果然被他問明白了那日徐宛娘被抬到魏家的經過。

據那小廝抖抖簌簌的說：那日魏虎興高采烈，跟他的手下正喝着酒，準備等抬人的花轎一到，就跟他垂涎已久的美貌佃婦成親。他再也不曾想到，花轎抬到廳上，一掀轎帘，裏面竟是另外一個也穿鳳冠霞帔的大閨女。追問轎伕，方知途中避雨遇盜，兩位新娘子十萬火急的匆匆上轎抬起便跑。魏虎當下就明白準是兩個新娘子上錯花轎了，他一面遣人到史家去打聽，一面仗着三分酒意，就要强摟着宛娘進新房。可是魏虎在問轎伕的時候，宛娘也聽出了原由，她知道自己被誤抬到魏家莊屋來，眼跟前的這人分明不是她的未婚夫婿史作良。她大哭大鬧，抵死不從。魏虎要逞强，她便拔下金簪，作勢穿喉自殺。魏虎拿刀嚇她，她就挺身向前，哭喊着說：姑娘正求之不得，你行行好把我殺了吧。徐宛娘一心求死，連那殺人不眨眼的魏虎都拿她沒法。新房裏正鬧得不可開交，魏虎派去史家莊探訊的人回來了。他跑得滿頭大汗，上氣不接下氣的報告：佃婦如何下轎便殺了史員外，又怎生一抹脖子當場氣絕身亡。魏虎一聽鬧出人命案，不禁也着了慌。只是他喫了二三十年的公事飯，見多識廣，鬼主意又多。他當下便作緊急處斷，帶着他的手下，立卽趕回縣城。侍候錢知縣辦案拿人，就像個沒事人一般。

老徐忠再向那小廝追問：史家莊的女屍，是否魏虎命人所盜，移到什麼所在去了？小廝搖搖頭，說他

確實不知道。如果是魏虎派人盜屍，就多半是他趕回縣城以後的事。又問他宛娘此刻是不是還在這幢屋子裏？小廝忙說不在不在。因爲出事的那天，魏虎臨上縣城以前，他就喊兩名手下，把宛娘綑綁起來，嘴裏塞上棉花，用一頂小轎，把她抬走。當時那小廝正在魏虎的旁邊，所以他聽見魏虎吩咐那兩名惡棍，趕緊把宛娘送得遠遠的，賣給遠地的娼家，叫她一輩子也見不了天日，回不了家鄉。必須如此這般，才能永絕後患。

又逼問那小廝，魏虎會把宛娘賣到那裏去了呢？小廝指天矢日的說，當時魏虎沒有講明，因此他也無從得知。老徐忠看那小廝人挺老實，他所說的多半不假。無可奈何，只好把他放了。但是，他却在臨走的時候，告誡那小廝道：

『今日我來，你們莊屋裏前後沒人，所以我不曾被人發覺。祇要你在別人跟前，絕口不提我曾來過，問了你些什麼話。魏虎無從獲知，你也就不至於受他的責備。這可是關係你自己的事，說與不說，全在乎你了。』

小廝口口聲聲的答應，還跟老徐忠千恩萬謝，謝他不殺之恩。老徐忠却一聲冷笑，納刀回鞘，一個箭步蹤出柴房。三步併做兩步，又人不知鬼不覺的越牆而出。

一口氣奔走了一百多里，老徐忠來到了靈璧縣境之外，一座幽深的山谷裏。明月當空，松濤吟吟，他坐在路旁凝神細想：魏虎在靈璧縣權勢薰天，錢知縣更是一向貪贓枉法。這兩個貪官污吏，多年來都是一

鼻孔出氣。錢知縣對魏虎一定會衛護到底，他如果找不到宛娘出面作證，這一樁千古奇冤，就絕無可能獲得平反昭雪。估量徐員外所犯的『縱女弒翁，移屍圖賴』罪名，雖然被判了斬監候。不過等到秋決，至少還有半年。想來徐員外在死牢裏，一時還沒有性命之憂，反是知書達禮、溫柔貞靜的宛娘小姐，一旦被惡棍們賣入娼家，十中有九她會一死保全清白。這樣看來，倒是宛娘的處境尤其危險，她實已瀕臨生死邊緣。因此不如先去尋找宛娘，把她救出來以後，再帶着她回靈壁去擊鼓鳴冤，救徐員外出獄吧。

打定了主意，老徐忠就開始往南邊走。他下合肥、懷甯，坐江船到了南京、鎮江、揚州。人海茫茫，天地又寬，他既沒有線索，也不知道那兩名惡棍把宛娘帶向何方？像這樣的瞎摸亂闖，到處打聽，豈不跟海底撈針一般的茫無頭緒嗎？老徐忠早年也曾拜過名師，跑過江湖，只是自他五十歲上，厭倦了『江湖子弟江湖老』的飄泊流浪生涯，投到靈壁徐家莊，成爲徐員外的一名家人以後，轉眼間他都七十歲了。二十年裏，他隱姓埋名，從不輕易出手，甘心做一名老家人，平平淡淡的了此殘生。所以，他很少出門，跟早年江湖上的朋友，全都失去了聯絡，連問聲訊的人都沒有了。因此，他唯有本着自己的想頭：宛娘是名門閨秀，姿色不錯，那兩名惡棍，一定會想從她身上發筆大財。——要賣大價錢的話，也祇有到通商巨埠大碼頭。北方的濟南、登州、天津、京師路途太遠，以宛娘的節烈，迢遙長程，難保不出意外。老徐忠所打的主意便是上淮揚蘇杭一帶，用心的探訪。

從揚州又到了蘇杭二州，到處探問，四出打聽，始終找不到任何線索。老徐忠心裏既急，方寸更亂，

他簡直不知道該上那兒去找宛娘了。在杭州住了三天，走遍了花街柳巷，問過了將近一百家娼家老鴇和姑娘，依然還是沒人見過，或者聽說過有宛娘這麼一個姑娘。老徐忠垂頭喪氣，悶悶悒悒，他又登上了一艘客船，心想，紹興也算是一處熱鬧繁華的地方，不如到紹興去碰碰運氣吧。

那一艘客船，原來是一位名叫徐恭的中年客商所包的。船主說明了不搭外客，老徐忠正跟他起交涉，被那位五官端正，一臉正氣的徐恭聽到了，便走出艙來，和老徐忠見了禮。徐恭跟那船主說：

『多搭一位老人家，不生關係的。你不搭客，就算是我的客吧。』

因此，船一啓碇，老徐忠就到船艙裏去，向徐恭道謝。徐恭見他落落大方，談吐不俗，有心跟他交個朋友，當晚便邀老徐忠同席喝酒，還請他到中艙去睡。兩人在席間交談，老徐忠不敢透露眞名實姓，只好謊稱姓王名忠，是到紹興探友去的。頭天晚上，徐恭和老徐忠都喝了個七分醉，由家人扶他到後艙睡覺。老徐忠呢，他就在中艙打了個地舖。

一覺睡到三更過後，老徐忠突然被一陣繾綣絳絳的聲響驚醒。當時艙裏沒燈，一團漆黑，伸手不見五指。老徐忠側耳諦聽，他聽到前艙有細碎的腳步聲響，還有兩個人在悄聲的計議——

『中艙那個老頭，由你對付。後艙的一主二僕歸我。一人賞他們一刀，再把屍首拋下江去。那客商的一箱金銀，不就歸我們的了嗎？』

老徐忠聽得打了個寒噤，又聽到賊船船主的口音在說：

『中艙的那個老者，帶得有一柄單刀。他一定會武藝，只怕我對付不來哩。』

『那麼，』先前說話的人，老大不耐煩的在說道：『中艙老者就歸我好了。他武藝再高，在水路上，總高不過我翻江蛟董霸吧。』

翻江蛟董霸的名號，老徐忠從來不曾聽說過。祇是，他口出大言，必定有幾分本領。尤其是在這施展不開的船艙裏，老徐忠尤其不敢輕忽怠慢。他暗暗的掣刀在手，欠身坐起，一挺腰，把身子站直了。然後躡手躡脚，一步步的移向艙門。

賊船船主和董霸使一個毒蛇吐信，一柄七首插入門縫。輕輕的一撥，就把門閂給撥開了。咿呀輕響，企圖殺人滅屍扠財的船主首先伸進頭來，迎着門縫裏流瀉進來的月光，老徐忠覷準他的腦袋，手起刀落，鮮血迸射，咕咚一聲，船主的沒頭屍身往裏便栽。他駕這艘賊船在錢塘江上行扠多年，這一回算是惡貫滿盈，罪有應得，還沒下手先就送了性命。

老徐忠一刀殺死了賊船船主，一邊伸手拉開艙門，一個快步直蹤出去，一邊拉開嗓門高聲喊叫：

『有强盜啊，趕快掌燈！』

喊聲未歇，他已經蹤到前艙。眼前只見一條黑影一閃，正是翻江蛟董霸，他一看苗頭不對，一個轉身便往外奔。可是老徐忠的身手好快，董霸剛剛逃到船頭，他便直追過去，劈頭便是一刀。董霸大叫一聲：

『哎呀不好！』手裏的單刀反手一攔，只聽見噹啷一聲響，火星點點，老徐忠的刀鋒，砍上了董霸的刀

背。

董霸一個急轉身，揮刀便向老徐忠猛砍。兩人在溶溶的月光之下，船頭艙板上面，頓時展開一場生死搏鬥。這時候，後艙的徐恭和他兩名家人全驚醒了，他們點燃了燈，但却躲在艙裏簌簌的發抖；沒人敢出來探看一眼，或是給老徐忠助一助陣。

老徐忠身手不弱，一把單刀舞得上下翻飛，滴水不入。祇是他從來沒有在船上跟人家鬥過，腿脚使勁，船便往下沉。使他覺得束手束脚，渾身的力氣，很難施展出來。反而讓那翻江蛟董霸佔了上風。董霸步步進逼，拳如流星，腿似飛隼，迫得老徐忠節節後退，漸漸的只有招架之功，全無還手之力。他暗中叫聲不好，今兒莫要栽在江中水賊手裏了。滿懷焦躁，眼看自己已經被董霸逼到船首，再退後一步，就要跌落江心，葬身魚腹。老徐忠心想：我活了這一大把年紀，何懼一死？祇是遭了董霸的毒手以後，員外的沉冤，永遠無法昭雪，還有宛娘不知淪落何方？更難搭救。尤有後艙徐恭那一主二僕，更是性命難保。自己身上，竟是關繫着六條性命，怎能輕易的死在這錢塘江裏呢？

老徐忠這麼想時，便激發出平生的武藝，當年的威風。他先站穩脚步決定從此不再後退，再把少年時期，勤學苦練的八八六十四手形意拳，一手手的反擊過去。人到拳到，一拳一脚都運足了全身的氣力。——老徐忠竭力反撲，使出了他的看家功夫。一場性命相搏，生死決鬥，形勢頓時就是一改。董霸抵擋不住形意拳的變化無窮，徐忠的拳脚來到，銳厲有如刀鋒。他一個招架不住，脚下一滑，仰天摔了個大觔斗。

老徐忠一瞧見，立刻便蹤身向前，一脚踹定了他的心窩，然後便是一聲叱喝：

『動一動，我就取你的性命！』

緊接着，他便高聲喊叫，要徐恭跟他的兩名家人，一齊走出艙來，取根粗繩子，把董霸捆了個馬攢四蹄，動彈不得。船主和董霸手下，原也有八名嘍囉，在船上充當船伕，却都是些沒練過武藝的毛賊。眼見船主、董霸闖上了武林高手，一個被殺，一個被擒，直嚇得他們縮成一團，誰也不敢冒死出頭，吶喊助陣。老徐忠便綽刀在手，把毛賊們從船尾叫到船頭。八個人全都趴在船面磕頭，口口聲聲的哭號：

『老英雄饒命，老英雄饒命！』

老徐忠僥倖逃過了鬼門關，他並不難爲那幫毛賊，命他們把船主的屍首，抬到尾艙。然後各就各位，繼續把船隻駛向紹興。徐恭和兩名家人，對老徐忠千恩萬謝，挽他同到後艙，坐下來喝酒。一面說着方才在船上一場惡鬥的經過。談談說說，喫喫喝喝，時間在不知不覺中飛快的溜過，第二天中午，他們一行終於抵達紹興了。

九

一到紹興，徐恭便死拖活拉，請老徐忠到他家裏去住上幾天。老徐忠本來想在紹興探訪宛娘的下落，這會兒又加上殺了一名江洋大盜，擒獲做案纍纍的巨盜董霸，向紹興知府投案，還得過上幾堂，讓紹興知府問他的話。又有一筆懸賞的銀兩得他親自具領，因此，他就不得不在紹興多留幾日。

徐恭爲了報答老徐忠的救命之恩，特地備了一間上房，每天都擺酒席來款待徐忠。他送徐忠一百兩銀子，被老徐忠婉言謝却了，老徐忠說：

『那天夜裏我挺身而出，門那兩名江洋大盜。不僅爲你，也是爲我自己的這一條性命。這怎麼能說我於你有救命之恩呢？』

老徐忠在紹興徐家，一連住了十天。領了紹興知府五十兩銀子的賞，一切的事情都辦完了。訪查宛娘，却仍然是音訊杳然。他想辭別徐恭，上甯波去繼續探訪。徐恭苦苦挽留，請他在紹興多住些時，盛情難却，老徐忠只好答應再住三天就走。然而，就在第二天的夜晚，他多喝了點酒，沉沉的睡了一覺。深更半夜醒轉，覺得房裏相當的悶熱，起床一看，原來是徐家的家人怕他夜裏着涼，替他把窗戶全部關上。老徐忠搖頭笑笑，他下床去開兩扇窗戶，就在推開窗戶的那一剎那，他聽見徐家後院，傳來嚶嚶的哭聲。

那分明是一位年輕的少女，在更深人靜時分，哭得好不凄涼傷感。聽到這斷斷續續的哭聲，使老徐忠覺得滿心納悶：他知道徐恭兩夫婦年過半百，膝下猶虛，他家裏只有男僕和一些上了年紀的傭婦，根本就沒有少婦長女。那麼，這午夜悲泣的女孩子會是誰呢？因爲徐恭兩夫婦待他太好，使老徐忠對於紹興徐家的事情份外關心。他年紀雖大，却仍保有一身的輕功，飛簷走壁如履平地，而且還能來去如飛不出半點聲息。所以他一按窗檻蹤身屋外，然後輕輕的躍登屋面，一路順着那哭聲尋去。老徐忠瞧見最後一進房屋的左側廂房裏，窗戶紙上映滿一片燈光。他便毫不遲疑的躥上廂房屋簷，使一個倒掛金鈎，兩脚反勾在前檐

上，全身倒垂下來，他一吐舌尖，舔濕了一點窗戶紙，戳穿了一個小窟窿，——於是他見到一個風姿綽約、滿頭珠翠的少女，正伏在一張圓桌上面哀哀哭泣。

當時，那個直在哀哀哭泣的少女，正好背對着徐忠。所以老徐忠只見她的肩背抽搐，看不到她的面龐，也無法分辨得出她究竟是誰？一直等到那少女哭得太疲倦了，淌滿一臉的眼淚，她正站起身來，要去取條面巾，揩一把臉。她一轉身，恰和老徐忠打了個照面。這一瞥之下，却使老徐忠大喫一驚，險些兩脚一鬆動，從瓦面上一個觔斗倒栽下去。——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老徐忠竟會在無意之間，見到了他苦苦尋訪兩個多月的徐宛娘。

兩脚一蹬，辭離屋簷，老徐忠使個鷂子翻身，雙脚落回地面。他忙不迭的湊近窗戶，輕悄的喊了聲：

『小姐莫驚，莫驚，老奴是徐忠呀。』

可是，房裏的徐宛娘，猛可聽見窗外有人說話，仍還是嚇了一大跳。她臉色卡白，熱淚縱橫。直在戰慄觳觫，連連退縮，一臉驚怖的在問：

『誰？窗外是誰呀？』

『小姐，』老徐忠爽性把窗戶打了開來，伸進頭去跟宛娘說：『妳別怕，是老奴徐忠來了。』

屋裏的徐宛娘，看清楚了窗外那人果眞是老家人徐忠。驚喜交集，恍惚置身夢中。她使勁的一咬櫻唇，覺得很疼，方始走向前來，隔着扇窗戶急急的問：

『徐忠，啊徐忠，你怎麼會找到這兒來的？』

『天幸見！』老徐忠歡喜無限，他雙手合什，唸了聲佛說：『終於讓我找到了小姐，員外總算有救了。』

『員外？』宛娘一聽徐忠的話，更着急了。她抓住了老徐忠的胳臂，一陣搖撼的問：『徐忠，徐忠，員外他怎麼樣了呀？』

『唉！』老徐忠一聲浩歎，頓一頓又道：『小姐，說來話長，老奴還是進屋來跟小姐詳細稟告吧！』

又是一按窗檻，老徐忠蹤身屋內。他先把窗戶關好，再請宛娘到圓桌旁邊坐下。自己還是按照家中的老規矩，在一旁侍立，他源源本本，把徐員外在病榻上被衙役捕快捉了去，錢知縣如何過堂，如何問罪，他如何查明史家莊雙屍命案的隱情。可是第二天驗屍，那個婦的屍首竟已被魏虎遣人盜去，使得徐員外含寃莫白，被錢知縣判了個『縱女弒翁，移屍圖賴』的死罪之名，他又是如何當堂掙斷鐵索，逃出縣衙，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走遍大江南北，探訪宛娘的下落，最後他說：

『小姐，如今承蒙諸天神佛庇佑，讓老奴找到了妳。這下可就好了，只要小姐隨老奴回到靈璧，上縣衙去擊鼓鳴寃。那惡霸魏虎，他再狡獪也是百口莫辯。我家員外，馬上就可以脫了這一場牢獄之災。祇是，』他忽又想了起來問道：『小姐，妳是怎生到了紹興，進了徐家的呢？』

一提起她這段驚險可怖，曲折離奇的經歷，徐宛娘忍不住，先就傷心慘然的哭起來了。宛娘見了徐忠

，如同見到了親人，她只顧在徐忠跟前，哭盡這兩個多月以來她所受的委屈，一時簡直沒法回答老徐忠迫不及待的聲聲追問。徐忠直在手忙脚亂，忠心報主，他替宛娘打手巾把子，請她揩掉淚水，央她暫止悲泣，先把她這些時來的遭遇，略說一說。然而，就在這個時候，驀的門外傳來人語步聲，老徐忠猛一回頭，迎面瞧見徐恭怒氣冲冲　猛然推開了房門，大踏步的在向他衝來。他筆直衝到徐忠面前，不等徐忠開口，劈頭便是一聲暴喝：

『王忠，你欺人太甚　』

十

老徐忠一怔，掙紅了臉，慌忙的跟徐恭解釋。可是徐恭已經氣得發昏章第十一，他什麼都不顧了。雙手揮舞，頓足咆哮，他冲着老徐忠破口大罵——

『我把你當做俠義英雄，你却是個衣冠禽獸！自你來到紹興，就悄悄的瞞住我，每天都到花街柳巷，娼家妓院留連。我明曉得你老不知羞，貪淫好色，裝着毫不知情，那是念在你於我有救命之恩，顧全你的面皮！那裏想到，兔子還不喫窩邊草哩，你竟深更半夜，闖進我內宅偷香來了！』

老徐忠一聽，這場誤會眞鬧大了。他雙手直搖，先高聲的一喊，喝阻他道：

『你莫亂吵亂叫，先聽我說明白緣故可好？』

等到徐恭一閉上嘴，老徐忠便將宛娘和他之間的主僕關係，交代明白。接着，他又直承姓名，說明史

家莊雙屍命案，和他千里迢遙尋訪宛娘下落，必須找到宛娘，才能救得了他的主人徐員外，全部經過，一一說了。聽得徐恭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的，心中好不慚愧，他直等老徐忠把話說完，方始向宛娘和老徐忠打恭作揖，道歉的說：

『都怪我一時急怒，行事莽撞。方才言詞之間，委實冒犯，還請兩位多多海涵。』他又望着老徐忠一臉虔敬的說：『恩公，您不但是一位義俠，還是一位忠僕，着實令人可欽可敬。』

說罷，他便邀老徐忠和徐宛娘坐下，徐恭自己也落了座，再細說根由，從長計議。起先，是宛娘淚眼漣漣的在說：她怎樣被兩名惡棍押到懷甯，又轉赴南京、揚州。一路上，她始終都在想尋自盡，一死了之。却被兩名惡棍日夜看守，得不着機會。到揚州後，兩名惡棍把她賣給一名老鴇，老鴇自以爲得了一株搖錢樹，日夜逼她接客。可是宛娘整日哭泣，抵死不肯。連那心黑手辣的老鴇都拿她無計可施。她說到這裏，又是嗚咽梗塞，語不成聲。於是徐恭便接下去代她往下說了。原來，徐恭在一個多月以前到清江浦去販貨，回程中在揚州躭擱了幾天。就有一些要好朋友，說他五十三歲了都不曾生男育女，慫恿他買一房妾，替他生個兒子傳宗接代。徐恭聽了也是怦然心動，便由他的朋友們代他物色佳麗，正巧揚州那名老鴇在爲宛娘日夜尋死摘活防不勝防，她想把宛娘轉賣出去，免得鬧出人命。於是由徐恭的朋友代爲講妥了一百兩銀子的身價，老鴇連哄帶騙，僱一頂小轎，把宛娘抬到了徐恭所借住的朋友家裏。

徐恭聲聲苦笑的說：他朋友爲他備下喜筵，賀他納妾。客廳裏正在喫喝熱鬧，忽然有新房裏的丫頭跑

了來，神情敗壞，說是新姨娘乘人不備上了吊。衆人大驚失色，一同跑到新房裏去把宛娘解下，幸好她還沒有氣絕，徐恭當時就責備宛娘：不該尋死，害他惹上人命官司，累他朋友也被牽連。那時節，宛娘只是哭個不歇，徐恭祇好耐心的加以勸慰，然後轉彎抹角，旁敲側擊，方始問出了宛娘的身世和遭遇。徐恭看她年紀那麼小，又跟自己同宗，當時不禁起了惻隱之心，自動打消了娶她爲妾的念頭。請宛娘和他一同回紹興家裏，得便的時候，再派人到鳳陽府靈壁，打縣聽官府對於史家莊雙屍命案的處置，然後再決定是否該送宛娘回去？這一次，他到杭州收賬回家，被他派到靈壁探問的家人倒是回來了。徐恭已經曉得宛娘的父親被判了斬監候，目前唯有宛娘正式露面，才能破案雪冤。祇不過宛娘是一個女流，他一時也抽不出身，陪她遠去靈壁，打這場官司。因此暫時瞞住了宛娘不講，他打算等到送走了救命恩人徐忠以後，再來辦宛娘的這一件大事。殊不知當夜他聽到宛娘房裏的哭聲和人語，急忙趕來探看，竟然發現老徐忠在宛娘的房裏，這才氣沖牛斗，發生了一場誤會。

話說明了，眞相大白，老徐忠感激徐恭，救了他家小姐，又打算仗義勇爲，替他主人伸冤。他當時就在徐恭的面前一跪，熱淚盈眶的說：

『可憐家主人身陷囹圄，命在旦夕。我家小姐和我，都是心憂如焚，恨不能插翅飛回靈壁。倘蒙慨允相助，我想侍奉我家小姐，尅日動身，……』

徐恭一面攙扶老徐忠起來，一面打斷了他的話說：

『恩公，你的心意我都明白。明天一早，我便躬送你們二位啓程。但願蒼天有眼，沉寃早日昭雪。』

當天深夜，徐恭回到自己的臥室，就將徐忠忠心報主，要帶宛娘回靈壁去爲父鳴寃的事，告訴了他的元配夫人。徐恭的元配姓趙，陝西長安人氏，是現任鳳陽知府趙舒翹的堂妹。曾經到鳳陽去住過一個月。她早就聽說靈壁錢知縣一向和魏虎朋比作惡，上下其手，專一的刮地皮搞錢，因此她料準了徐宛娘這場鳴寃的官司前途凶多吉少，錢知縣要庇護魏虎，就決不會平反徐員外的寃獄。於是由她備下一封書信，叫徐忠帶在身邊。遇有必要的時候，便拿這封書信去向趙舒翹趙知府求援。第二天早晨老徐忠、徐宛娘臨動身之前，她還再三的叮嚀他們，她堂兄趙舒翹對錢知縣和魏虎久已不滿，總想拿他們開刀，除却這一對狼狽爲奸的貪官污吏。只是錢魏二人十分狡猾，使趙舒翹抓不到他們貪贓枉法的證據。所以她鼓勵老徐忠和徐宛娘，一旦案情發生變化，儘管放心大胆，到鳳陽知府衙門去遞狀子。

十一

趙氏的預料果然不差，當老徐忠伴着徐宛娘，辭離紹興徐家，披星戴月，日夜趲趕的回到靈壁。那天早晨徐宛娘爲了營救父親，不惜拋頭露面，擊鼓鳴寃。全靈壁人都以爲徐宛娘早就死了，一旦她當衆出現，頓時就轟動全城，又扶老攜幼的奔向靈壁縣衙，看宛娘怎樣過堂，錢知縣又是如何的斷案？

錢知縣升堂問案了，兩旁衙役，厲聲的喊着堂威，素抹淡妝的徐宛娘，被帶到大堂中央，面向公案跪下。錢知縣開口一問：可備得有狀子？宛娘馬上就把徐恭幫她寫好的鳴寃狀，當堂呈上。那錢知縣一看狀

紙上的第一行：『具狀人民女徐宛娘……』的字樣，情不自禁，當下就打了一個寒戰。他睜大眼睛，緊盯着她，一字一頓的問道：

『妳就是史家莊忤逆弒翁，詐死脫逃的徐宛娘嗎？』

徐宛娘聽他一開始問話，就給自己按上了『忤逆弒翁，詐死脫逃』的滔天大罪，不由便是一驚。心想趙氏夫人的警告，果眞不幸而言中了。聽口氣，錢知縣非但不會洗刷她父親的寃枉，他還有意斬草除根，一網打盡，把她自己也判上死刑。讓魏虎强娶民婦，釀成雙屍命案的罪行，就此嚴密掩蓋，永難發覺。貪官汚吏的手段，是何等的厲害，她倒抽了一口冷氣，聲聲喊寃的道：

『青天大老爺，民女的狀子上，呈述得明明白白。民女是因爲誤上花轎，被抬到魏虎的莊屋。喫魏虎見色起意，施暴不成，方始由他派兩名惡棍，將民女綁到揚州，賣入烟花的……』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錢知縣却已重重的將驚堂木一拍。打斷了她的當堂泣訴，聲聲磔笑的道：

『這眞是有其父必有其女了！徐培一狡獪成性，詭計多端。妳小小年紀，竟也學會了妳父親的欺罔謊騙伎倆！史家莊的雙屍命案，本縣早已勘破，本縣正爲女屍無着，還在派人四出訪查哩。沒想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妳倒想欺瞞本縣，誣陷魏虎，斗胆的來自投羅網。徐宛娘，只怕妳做夢也沒想到，妳今天一露面，史家莊的雙屍命案也就全部偵破啦！』錢知縣特意提高嗓門，說給觀審的平民百姓聽：『命案發生當天，明明是妳受了妳父親徐培一的教唆，爲掩飾奸情，打算手刃夫婿。沒想到妳却一時失察，誤戕了妳

的公公。妳眼見自己殺錯了人，憂急交併，所以就當場自戕，流血倒地。却是妳所受的傷並不致死，許是午夜時分，妳甦醒過來，看到守屍的史家家人睡着了，這是妳逃生免罪的大好機會，所以妳帶傷逃出了史家莊，不知躲在那裏。等傷勢痊癒，這才想起了用李代桃僵之計，將錯就錯，跑回縣城來擊鼓鳴寃。』錢知縣說得興起，索性站起身來，指手畫脚，吐沫四濺的又道：『祇這就是史家莊離奇命案的全部始末，曲折隱情。本縣若是推斷錯了一分一毫，我就自願辭官回里，從此不戴這頂烏紗帽。』

乍聽起來，倒是理直氣壯，頭頭是道。堂上堂下，成千上百個人，全都被錢知縣唬住了。靈壁縣的巡檢老爺，首先離座向他道賀，他阿諛的說：

『大人斷案如有神助，使奸狡之徒無從遁其形。只這就是靈壁一縣百姓之福。』

於是三班六房，衙役捕快，連魏虎在內，也爭先恐後的歡呼稱頌起來。錢知縣的臉上，洋洋得意，神采飛揚。他重新落座，將一塊驚堂木高高舉起，輕輕的拍下，使堂上的歡聲笑語，暫趨寧靜。徐宛娘無助的啼哭，又度傳出。這時候，錢知縣把臉一板，飛上了滿面秋霜，他再度喝問徐宛娘：

『本縣說的，是否當日實情？』

徐宛娘泣不成聲的答道：

『青天大老爺，寃枉哪！』

『好個刁頑狡獪的小女子！』錢知縣聲聲冷笑的道：『看起來，本縣若不用刑，妳是決計不會吐實的

！』拔一根籤，摔到地上，緊接着便是一聲暴喝：『來呀！安排大刑侍候！』

凶神惡煞般的衙役，轟雷似的一聲答應。觀審的人叢中，又起了騷動。有不少胆子小的，不敢親眼目睹徐宛娘受刑，他們相率逃出衙門。這裏面，就有一個毡帽壓到眉毛上，深埋着頭，雜在人羣中觀審的老徐忠。他眼見徐宛娘勢正危殆，便袖着趙氏夫人的信，一路飛奔，上鳳陽府求救去了。

從掌嘴，上夾棍，到錢知縣、魏虎所發明的種種酷刑。徐宛娘照她跟老徐忠所定的計較，咬緊牙關，甯死不招。她被拷掠得幾度暈絕，幾度用涼水澆醒。眼看只有奄奄一息了，錢知縣唯恐當堂刑斃，反而給他自己添上麻煩。因此，他網開一面，吩咐將體無完膚的徐宛娘收押，公開宣示明日再審。

當天夜晚，魏虎袖了張一千兩銀子的銀票，到內衙求見錢知縣。錢知縣接見了他，接過他遞過來的這一筆賄賂，他向那張銀票閃以一瞥，立刻就明白了徐培一父女確實遭了黑天的寃枉，兩父女和家人徐忠對魏虎的指控，全部屬實。否則的話，魏虎爲什麼會做賊心虛，送一千兩銀子給他呢？祇不過，魏虎和他一向是沆瀣一氣的，自古有言：『官官相護』，其實官吏勾結得才更緊哩。所以，錢知縣和魏虎彼此心照不宣，錢知縣却得着機會還想多敲魏虎一筆。他皮笑肉不笑的發話說道：

『雙屍命案，只值一千兩嗎？今天公堂上的情形，你是親眼瞧見的，那徐宛娘抵死不招，祇怕明天邀要大費一番手脚。』

魏虎當下就用嘴巴附到錢知縣的耳邊，悄聲的向他獻計，他說：

『大人明日只要動用一品衣，徐宛娘就斷無不招之理。事成以後，小的馬上再送這麼兩張來，求大人笑納。』

錢知縣一聽就懂，只要他明天能迫使徐宛娘招供，魏虎會再送他二千兩紋銀。一樁命案三千兩，代價算是相當的不錯了。於他一語不發，向魏虎深深的點了點頭。

十二

次日一早，錢知縣升堂，再審徐宛娘忤逆弒翁，，詐死脫逃一案。消息轟動一縣，連四鄉八鎮的人，都起了個大早，趕來聽審。可是，當大批的觀審者湧進了大堂前，一看堂上燃起一盆熊熊的炭火，高懸一件鑌鐵片綴成的一品衣。衆人無不頭皮發麻，汗毛倒豎，閧的一聲拔脚走了個精光。一品衣是魏虎發明的殘毒刑具，鑌鐵片在炭盆裏燒成通紅，往犯人的身上一罩。犯人全身的肌膚登時就被烤焦，那份痛楚，竟比千刀萬剮，下油鍋受炮烙還要更勝幾分。魏虎說用這種刑法，再强項的犯人也不得不招供。犯人一招巨案勘破，問案的就此升官晉級，此所以他要把這種毒刑叫做一品衣了。

衆人沒想到錢知縣對付一名弱女子，也會用上一品衣的毒刑。那種怵目驚心，慘不忍覩的景象誰能看得下去？因此蜂擁而至的觀審者全都嚇得閧的一散。錢知縣一升堂入座，大堂前面反倒空蕩蕩的一個人也沒有了。

錢知縣落了座，拔根籤傳喚徐宛娘。驟然之間，有一位身材魁梧，氣宇軒昂的中年人，身後帶有兩名

隨從，還有一個曾經當堂脫逃的老徐忠，大搖大擺的直走進來。錢知縣先是一驚，待他看清楚了來者正是他的頂頭上司——鳳陽知府趙舒翹，他頓時就嚇得魂飛天外，慌忙的站起身來，打千迎接。一疊聲的說着：『大人幾時蒞臨，卑職有失迎迓，罪該萬死！』趙舒翹却笑吟吟的一揮手，輕鬆自在的說道：

『老兄這幾天太辛苦了。今日姑且由兄弟來代審這樁案子，如何？』

頭頂上司這麼說了，錢知縣怎敢不依？他連聲喏喏，立刻告退。留下了站在一旁，急如熱鍋螞蟻，偏又走投無路的惡霸魏虎，駭汗如雨的看着趙知府升堂就座，拔籤命提徐培一、徐宛娘父女，並且傳喚苦主史作良。當這三個人相繼帶到，趙舒翹却專心一意的在翻閱全部案卷，跟徐宛娘昨天當堂投遞的狀子。他一面看，一面頷首。大堂上一時間鴉雀無聲，針尖落地可聞，就祇有一爐炭火在起輕微的嗶剝聲響。

過了好大半天，趙知府已將全部案卷、狀子都看完了。他乍開口，便輕聲細語的說：

『徐培一、徐宛娘無罪，准予當堂開釋。』

一聲宣判，差點把强横霸道的魏虎，給嚇暈了過去。

徐培一、徐宛娘死裏逃生，感激涕零。跟趙知府連連的磕着響頭。趙知府却又喊了一聲史作良，慈眉和目的跟他說道：

『本案業經本府查明，徐宛娘的鳴冤狀句句屬實。那日正因爲避雨遇盜，兩家新娘錯上花轎，方始給你家引來了飛來橫禍。不過，徐宛娘的孝義節烈，賢淑可風，確是當今罕見的奇女子。等你三年父喪期滿

除了服。史作良，你可願意再度迎娶她麼？』

史作良趴在地上直磕頭說：

『小人一千一百個願意。祇不過，先父的冤死，還得求大老爺做主。』

趙知府當下就慨然的答應了，他先說了一句：

『這個當然。』然後，便是高聲的一喝：『來人，給我拿下强娶民婦，釀成命案的魏虎！』

魏虎還想分辯，叵耐趙知府帶來的兩名隨從，還有一身武藝的老徐忠，早已合力把他抓住。拖到公衙前面，跪倒在地。趙知府不等他狡賴喊冤，便聲聲冷笑的說：

『魏虎，這二三十年來，你爲非作歹的次數委實太多了。祇是今天本府只問你這史家莊的雙屍一案。徐宛娘爲父鳴冤，她指控你的罪狀，你是招也不招？』

魏虎見事機敗露，他爽性把心一橫，倔强的說：

『小人沒什麼可招的！』

他萬萬沒有料到，趙知府却並不跟他爲難。不動刑，也不喝打，他祇是淡淡然的一笑，說道：

『你既不肯招，也罷。本府此刻將你押回鳳陽，再細細查訪你的罪證。』

他這麼一發落，反教魏虎會錯意了。在他以爲：『千里爲官只爲財』，『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趙知府豈有不愛錢的道理？把他押到鳳陽，再行訪查罪證，只不過是個『障眼法』，但若他肯出錢打點

，一定可以獲得釋放，還他自由之身。祇要趙和府肯於寫下『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這八個字，就能放他一條生路。可是，他這個想頭竟是大大的錯了，趙舒翹決心懲治貪汚，澄清吏治，爲鳳陽府除此一霸。他第二天就請錢知縣捲舖蓋走路，另外派人代理靈璧知縣。對惡霸魏虎呢，他深知『强娶民婦，釀成命案』不足以判他死罪。所以他設下了這個陷阱，讓魏虎千方百計的鑽門路送賄賂。只是他又訂個規矩，賄賂沒收繳入府庫之外，每一百兩銀子該打魏虎十大板。魏虎前後花了一萬多兩銀子，換來的是莫名其妙，糊裏糊塗的被打了上十次，一千餘大板之多，直把他打得兩股盡爛，一團血汚。有一夜，他躺在囚床上呻吟喊痛，却被獄卒橫拽豎拖的拉出囚室，按倒在地，足足的打到一百板爲止。事後，趙舒翹曾經笑語他的幕客說：

『魏虎昨夜的這一百板，委實打得有點窩枉了。說起來也得怪他自己不好，多送賄賂，到處打點，門路一直走到我的三姨太那裏。昨夜我聽三姨太才說了聲魏虎，心中十分惱怒，便按一千兩的例，命人打他一百下板子。殊不知後來我拷問三姨太，叫她繳出賄賂入庫。這才曉得，魏虎託人只送了她五百兩銀子而已。』

魏虎在鳳陽府牢裏囚禁半個月，他被打得兩股見骨，但却爲了『免打保命』，仍還在拚命的送賄賂，直到趙舒翹趙知府由鳳陽知府陞任浙江溫處道。他卸任的頭一天，魏虎方始挨完他最後的一百大板。板子打完，他早已一命嗚呼。到死爲止，惡霸魏虎還沒有弄清楚，他每次挨板子的緣故。

沙三

一

沙三纔進唐河縣城，就有跟他認識的當地父老，迎上前來，把他圍在中間。七嘴八舌。爭先恐後的說：

『三爺，您回來啦，可把咱們縣太爺給等急嘍！』

『可好，三爺回來了，咱們唐河縣這接二連三的無頭案，準定破得了啦。』

又有人神情嚴重的在說：

『三爺，唐河縣一連出了三宗沒頭案，直把咱們縣太爺急得團團轉。聽說南陽府裏來了公事，再過十天還破不了的話，縣太爺就得摘印丟官！』

聽得沙三那一顆心，直往下墜，他緊緊皺起了眉頭問：

『連出三宗無頭案？究是人命呢，還是刼財？』

一位身材瘦小的老者，扳動指頭的回答他說：

『有人命，也有刼財。還是我來告訴您吧，沙三爺，事情是這麼樣的。……』

然而，他的答話才起頭，就被人截斷了。也在唐河縣衙門當差的捕快趙六，沙三的得力幫手。他直奔過來，一把攙起沙三的胳臂，把他從人圈子裏往外拉，邊走邊說：

『縣太爺等沙三哥正急，列位就別再耽擱時間了。三哥，走，咱們快回衙門見大人去。』

沙三跟着他擠出人叢，大踏步走上正街，心裏還在嘀咕到底出了三件什麼沒頭案子？一面走，一面問：

『老六，究竟出了些什麼案子呀？怎的又是人命，又是刼財的咧？』

趙六一聲浩歎，回答他說：

『甭提啦，三哥，準是咱們大人運氣不好，官星發黯。出的這些案子，簡直叫人無從捉摸。頭一樁，井樓鎮北，一個美貌賢慧的小媳婦井王氏，平白故無得病暴亡。她丈夫井長生出門在外，婆婆央着隣居把她埋了，錯在沒知會她娘家一聲。她爹覺得事有蹊蹺，告了一狀，開棺相驗，埋下去才一天的屍首，竟然會得不翼而飛。』

『啊？』連威鎭大河南北，見多識廣，半輩子無案不破的捕快頭兒沙三，都情不自禁的喫了一驚，脫口而出的說：『會有這樣的事？該不是有人見財起意盜了棺吧？』

趙六滿臉苦笑的答道：

『盜棺無非是撬開棺木盜些財物，那有連屍首也盜去了的道理？』

『嗯，這話不錯。』沙三緊咬着嘴唇皮說：『老六，你再說說看，還有另兩樁案子呢？』

『第二樁案子更離奇了，』趙六滔滔細訴的往下說：『也出在井樓鎭上，不過是在鎭南的樓家村，村上有那麼五六十戶人家，東盡頭住着樓天得一家三口，孩子才四歲。就在井王氏落葬的當天晚間，樓天得小兩口帶着孩子進縣城，探望樓天得的舅舅。第三天晌午才回去，一開大門，就瞧見臥房地面躺了個和尚，當頭挨了一利斧，紅的鮮血白的腦漿流了一地。』

『樓天得認識那和尚嗎？』

『不認識。』

『可曾查出那和尚是那座廟裏的？』

『查出來了。』趙六和沙三並肩齊步走到縣衙大門口，頻頻的跟同事們點頭招呼說：『那和尚法名淨心，在平氏鎭毗盧寺裏自小出的家。毗盧寺在縣城西後街有好幾棟店面房子，賃給商家做買賣，半年收一次租。淨心是奉了方丈之命，到城裏收了四十兩銀子的房租回廟的。不知怎的會死在樓天得的屋子裏。』

門上的衙役一瞧見沙三回來了，笑逐顏開，飛也似的奔到後堂去報訊。沙三、趙六一道走上大堂，那沙三還在急急乎的問：

『想來是和尚被殺，身畔所攜的四十兩銀子也沒啦。所以才有連同殺人帶刼財的無頭案。』

『不，』趙六站住，一顆頭搖成了博浪鼓，便在大堂公案旁邊，他還挺神祕的附在沙三耳邊說：『所謂刼財，那是縣庫失竊。一夜之間，神不知鬼不覺的，被盜走了三千兩壓庫銀子。』

再沉得住氣的資深幹練捕快沙三，這一下也難免驚得臉色都變了。他瞠目結舌好半晌，方始長長的吐出一口氣，直在搖着頭說：

『好大胆的强盜，竟然連壓庫的銀兩都敢偷。而且一偷便是三千兩？』

就在這時，進後堂報詢的那名衙役快步折回來了，他向沙三雙手一拱，帶笑的說：

『三哥，老爺有請。』

二

唐河知縣范賓捋着三綹鬍鬚，居中上坐，和顏悅色的先問過沙三押送禮物上開封府，代他向巡撫大人老太太上壽的經過。沙三繳了回帖，將往返情形，巡撫大人都說了些什麼，一一稟明。然後，范知縣便一聲低喟，一皺眉頭，打開了話匣子來說：

『沙三，我命你去一趟開封，來回不到一個月，縣裏就連出三件疑難案件，讓縣衙門裏三班六房的人

束手無策，連個破案的線索都沒有。這下可好，府台大人已有煌煌嚴令下來，十天之內再破不了案，我摘印丟官，大夥兒一齊捲鋪蓋滾蛋！』

『大人！』沙三上前打了個千，直截了當的說：『方才小的回縣，在東門街上遇見了趙六。奔向縣衙門的這一路上，他已經將那三件無頭案，跟小的說了一個概梗。』

『很好，』范知縣點點頭說：『那就無須乎我再向你細說經過了。沙三，你聽到這三件案子的案情以後，可曾想起了什麼線索？』

沙三只好實話實說的答道：

『方才大人命人出來傳見，直到那一刻，趙六方將三件案子的大略說完。所以小的還來不及細細思量。』

『那麼，趙六說的是否過於匆忙簡略，你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沒有？』

沙三頓時就問：

『趙六只說了三件案子的案情，小的還不知道大人是如何處置的？』

『噢，是這樣的。』范知縣不厭其詳，告訴他這位得力的捕快頭目說：『那日井王氏的父親王同前來縣衙擊鼓鳴冤，他說他的女兒才二十三歲，身體一向很好，自小沒個病痛，怎會猝然暴卒？而且井王氏的婆婆，當天就央請鄰右買口棺材，草草的葬了，連娘家都不知會一聲，顯見這其中必有隱情。王同說他女

兒死得不明不白，求我開棺相驗。那裏想到，當我第二天一早帶齊仵作、衙役和兩造，還有成千上百趕去看熱鬧的百姓。一到墳場，就發現井王氏的棺木，已經被人刨了出來，而且還打開了棺材蓋。內中空空如也，屍首早已不見。』

范知縣在講，沙三便在仔細思量。范知縣停下來歇一口氣，他緊跟着就問：

『大人，那王同到縣衙來擊鼓鳴冤，是在井王氏死後的第幾天？』

『就在當天。』

『王同既說井家不曾知會他女兒身死，他又是怎樣得知消息的？』

『說來也是湊巧，』范知縣站起身來踱着方步說：『王同家住閩營，那一天他拎了隻母鷄，渡過盧家河，到井樸去探望女兒。到達井樸村外已是晚晌，正好碰見井王氏的婆婆和左鄰右舍葬了井王氏回來，王同一聽女兒猝故，當時就哭暈了過去。他一醒轉，越想越不對，便在城門將關的前一刻，奔進城來擊鼓鳴冤。我賓夜過了一堂，問明白經過，第二天一大清早便下鄉去開棺相驗。那時候，井王氏的丈夫井長生也回家了。』

沙三略一沉吟，方問：

『那井家兩母子，可曾說出井王氏究竟得了什麼病死的。他們有沒有告免，請大人莫要開棺相驗？』

范知縣又站定了，他低下頭去回憶的說：

『據井王氏婆婆的供詞：那井王氏竟是十分的賢慧，自她嫁到井家以後，她孝順婆婆，服侍丈夫，極獲那兩母子的歡心。左鄰右舍，更是人人誇獎她是個千裏挑一，德貌雙全的好媳婦。說起她的死因，那確是寃哉枉也，純出意外。井王氏死的那天是她生日，她遵奉她丈夫臨走前的囑咐，該殺一隻鷄。中午她才把鷄子煑熟，盛了一盤，要去端給她婆婆喫。當時她婆婆在自己房裏，想了起來叫她一聲，問她鷄子煑好了沒有？還不曾聽見她答應，便是咕咚一聲巨響。她婆婆忙跑到廚房裏一看，那井王氏已經栽倒地上，氣絶身亡了。』

沙三大惑不解，嘴中嘖嘖有聲的說：

『那有這種死法的呢？難不成婆婆一聲叫，就把媳婦給嚇死了呀？』

『不過她的死因終究還是找了出來，』范知縣仰起了臉，指手畫脚的說：『井家的右鄰有一位老醫士，六十多歲了。他瞧過了井王氏一無傷痕，二無病苦模樣，也是覺得不可思議。後來他發現死者臉上還有紅潮未褪，似乎像是閉住了氣。再扳開她咬緊的牙關一看，這才瞧見有一大塊鷄脯子肉，堵在她的喉管裏面。』

沙三偏着頭凝神深思，過了好一會兒，方始開口說道：

『小的對井樓鎭的地面很熟，那一帶的住戶，不是姓井，便是姓樓。井家村裏更是祇有井氏一族居住，別無外姓。同是族人，胳臂自然朝裏彎。一旦出了命案，全族上下代爲掩蓋隱瞞，那也是人情之常，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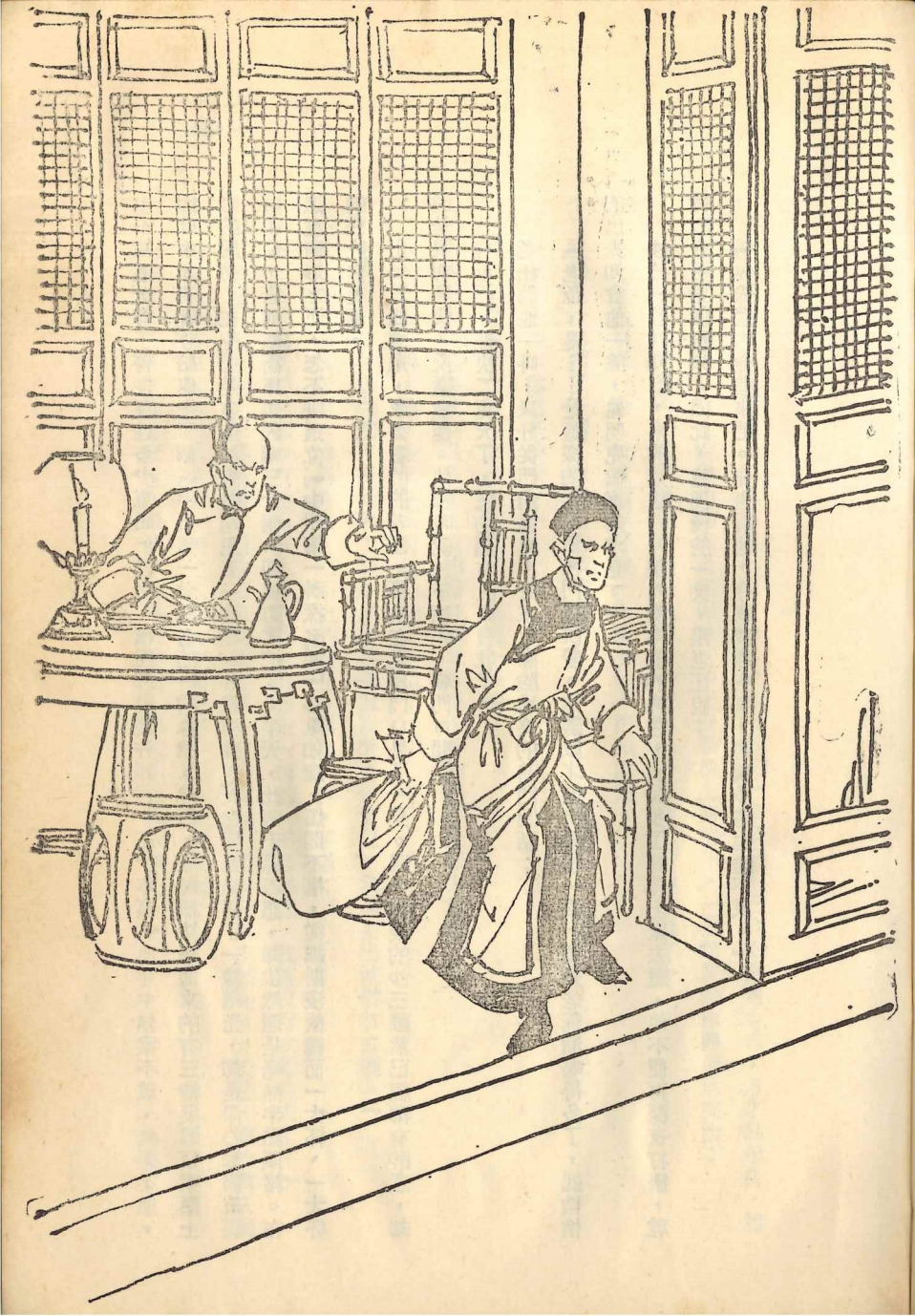
所難免。井王氏她婆婆一見媳婦暴卒，既不等兒子回家來辦喪事，又不遣人去知會她娘家一聲，當天就草草落葬。待兒子趕回來，明曉得他老丈人上縣城鳴寃去了，大人您勢將開棺驗屍，偏偏就鬧了個棺開屍香，造成無屍命案，難以訪查井王氏的眞正死因。大人，這樁案子小的已經有了五七分的把握，待今天晚間，小的換上夜行衣，到井家村去暗中探訪一番。帶便，也到樓家村樓天得家走一遭，查查淨心和尙被人謀財害命的那一案，可有什麼線索可尋？』

范知縣聽他說得那麼有把握，懸了七八天的老大心事，驟然鬆了一半。可是，他又想起庫銀三千兩被盜，這樁盜案比井樓鎭的兩項命案更嚴重。——命案未能破獲，充其量不過罰俸降級改敍而已，庫銀失竊查不出來，他不但要賠錢，而且勢必丟官。因此，當沙三跟他打個千，想要離去，范知縣便趕緊攔住他說：

『且慢，沙三。還有庫銀三千兩被盜的那一案，要是在十天限期之內破獲不了，那我們可眞要「喫不消，兜着走」啊。』

『這一案麼，』沙三沉沉的嘆一口氣說：『目今毫無蛛絲馬跡，只好等樓家村、井家村的兩件命案，托天之幸全破獲了，再求知府大人開恩，多寬限些時日，總之責成我們破案追贓便是。』

『這——，』范知縣十分爲難的搔着頭說：『被盜的庫銀多達三千兩，又是大錠的壓庫銀，知府大人一定不會俯准寬限時日的。』



『萬一知府大人不准，』沙三上前一步，輕輕的說：『大人不妨跟他回明：壓庫銀上有官印，又是一百兩一錠，自古拟案做得大的，必定有嚴密窩藏之所。像這種鉅逵三千兩的庫銀盜案，多則三年五載，至少好幾個月，贓銀才會熔解了再在市面出現。一時急於偵破，那是斷無可能的。知府大人做了二十多年的官，向有斷獄能手之譽，他就該懂得這其間的道理。』

『你這話說得對極了！』范知縣大喜過望的說：『沙三，你眞不愧是公門裏的奇才，下官的得力幫手。自從本縣出了這三樁疑難巨案，儘管三班六房，連同四鄉八鎭的團練地保全都出動了。下官就知道非得等你回來，三巨案才有雲破日出的一天。』

『大人過獎了。』沙三必恭必敬，又打了個千說：『小的總之儘力去辦便是。』

三

沙三辭出後堂，先不回家，他去求見刑房師爺和巡檢老爺，從詳請問連日范和縣審案的詳情，兩造的口供，還有手下捕快這些時來四處明查暗訪的所獲。他足足忙了半天，一直到快掌燈的時候才回到自己家裏，他叫沙三娘子溫一壺酒，熱兩盤菜，一個人坐在堂房裏細斟慢飲，深思長考。陡然想起自己從小到嵩山少林寺投師學藝，苦練十年，得了一身硬軟功夫，拜別師門的時候，他師父却鄭法師諄諄告誡，叮嚀他要正道直行，不可爲非作歹。有了這大河南北無人可敵的本領，就該除暴安良，扶危濟傾。因此他才決定喫了這口公事飯，憑着『公門之中好積德』這句至理名言，專一的侍候清官，秉公破案。忽忽三十年來，

也不知道洗雪了善良百姓多少冤屈，懲治了積匪惡棍幾許罪行。三十年裏在他手中無案不破，無惡不懲，因此中州百姓才給他上了個『中州第一神探名捕』的尊號。然而，像這樣接踵而來的有三樁疑難巨案壓上他的肩膀，在他還是有生以來破題兒第一遭哩。井家村井王氏命案雖然得了一線曙光，却是淨心和尙被謀財害命，唐河縣衙庫銀失竊三千兩，即使方才忙了大半天，此刻千思百想，却依然還是毫無半點頭緒。在這種情形之下，怎不叫這位『中州第一神探名捕』心亂如麻，煩悶不堪，從細斟淺飲轉而一大杯、一大杯的往肚皮裏灌。

正喝着悶酒呢，家裏看門的老汪，蹩的在堂屋門口晃了一晃。四十八歲的沙三雖然已經薄有醉意，却還是眼明耳快，反應敏捷。他頓時就放下酒杯，朝門口問：

『老汪，都快二更天了，怎的還有人來會我？』

老汪聽他一叫，只好從門角裏轉出身來，滿臉堆笑的進門回話：

『老爺，是……是這樣的，六爺在門房候着。他讓奴才進來張望一眼。要是老爺酒喝得多了，就悄悄的出去知會他一聲，他明兒個再來求見。』

沙三一聽就知道，來的是趙六。趙六曉得他的脾性，酒喝多了就得上床去睡，他不便再深夜打擾，乾脆回去明兒個再來。因此，他淺淺的一笑，跟老汪說：

『你去請六爺進來吧。你告訴他，今夜我還有事，再喝多些也睡不成。』

老汪應聲是，轉身走出去了。這一頭，沙三抄起酒杯，一仰脖子，把半杯賸酒喝乾。方才站起身，趙六小指頭勾着個小包袱，挺瀟洒的走進堂屋來。沙三沒等他上前招呼，一張嘴便跟他開個玩笑說：

『怎的？深更半夜，偷了那一家的金銀財寶，上你老哥哥這兒寄贓來啦？』

趙六聽他這麼一說，故意繃緊着臉，一語不發，扭頭就走。

反倒是沙三楞了一楞，他趕忙的喊着問：

『喂，老六，你這是幹啥？』

趙六在堂屋門口停止脚步，回過頭來望他一眼說：

『我看三哥您委實酒喝多了，沒的滿口胡言亂語！不如早早上床去睡吧。』

沙三只好陪着笑臉，走向前來拉他一把，說是：

『我是跟你鬧着玩的，好兄弟，別生氣。其實我沒醉，一會兒，我還要出城辦事去哩。』

趙六這才回嗔作喜，轉過身來。把手上的衣包，向他一揚，說道：

『三哥，我就知道您今夜要出城，特地趕來陪你走一趟的。不信您瞧，我連夜行衣都包來了。』

想了想，趙六也是武藝高强，能夠高來高去之輩。有他同去，至少可以多個耳目。於是，慣於獨來獨往的神探名捕沙三居然也答應了。他把趙六往左廂房裏一讓，然後說聲：

『爲時不早，夜探井家村，咱們不妨早去早回，都進屋去換衣裳吧。』

四

唐河縣衙裏的兩名武林高手，穿上一色漆黑的夜行衣，趙六身藏鐵尺，沙三有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他無論上那兒去，都不帶兵器。——兩人出了沙家大門，月黑風高，黯黯沉沉，伸手不見五指。這兩個穿街過巷，忽高忽低，脚底下還不帶半點聲響。

擇個僻靜地點，步上城牆，雙雙的使個大鵬展翅，就像鷹隼盤旋，悄無聲息的落了地。東門城外，一片平陽，沙三和趙六，縱使閉起眼睛，也能摸上直奔井樓鎮的那條大路。沙三曉得趙六也會草上飛的功夫，他領着頭裏拔步飛奔，一路風聲過耳，呼呼直響。兩地相隔五十里，一個時辰就到。

站在村外，聽見村裏的家犬聲聲吠叫，沙三低聲的問趙六：

『你知道井長生的家住在那裏？』

『我跟大人到他們家裏查勘過。三哥，您就跟着我，上房吧。』

沙三說聲『好嘛』，兩人齊同一致，一個早地拔葱，輕悄的落在頭一家人家瓦面上。這座井家村，中間隔一條小路，兩旁各有十幾戶人家，都是磚牆瓦頂，蓋得相當結實。井長生一家老小三口，住在小路右邊，正中間的一幢房子。趙六來過了一趟，熟門熟戶，領着沙三，飛簷走壁，穿房過屋，還沒到井長生家的屋頂呢，就傳來一陣陣淒楚哀切的哭聲。

於是，沙三噓了一聲，叫趙六停步，兩人蹲在井長生家隔壁的瓦面上，靜靜的聽。祇聽到那兩母子嗚

咽梗塞，你一句我一語的直在哭訴：

『我那苦命的媳婦啊，怎生讓妳給一塊鷄子卡死了呢？老天也是太不長眼睛嘍！……唉！說來說去還是得怪我不好，要不是我抽猛子喊妳一聲，妳也不會喫上一驚，驚得把塊鷄肉錯咽下喉管去了！』

『娘，』分明是井長生傷心淚盡，哭得嘶啞的聲音：『天下沒不是的父母。您怎能說這場橫禍是您的不是呢，媳婦她被卡死那是她自家不好，鷄子煑熟了她先偷喫，那是老天在罰她不敬翁姑的不孝之罪啊。』

『長生，你別胡說八道！』井老太太聲淚俱下的在呵斥：『我媳婦對我那份孝順，我心裏明白得很。她知道我嘴裏的牙齒沒剩下幾顆了，硬點的喫的就嚼不動。每回煑飯燒菜，她總是先嚐一口，試試爛不爛。却又不敢在我之先下肚，就怕對我不恭敬，偷嚼一下，然後就吐出來收着。等我喫過了再喫，我早該告訴她說嚐過了喫下去也罷，咱們婆媳比人家母女更親熱，還拘這些虛禮幹啥？偏又怕你媳婦臉嫩，圖好心切，揭穿了說怕她羞不住。誰知會鬧出這場天大的禍事來？哎喲我的好媳婦呀！』

說罷，又是嗚嗚的放聲大哭，緊接着便是井長生苦苦的勸。他先下跪，再哀懇，求他母親莫哭傷了身子，免得死去的媳婦在九泉之下也不心安。可是，那位老太太却聲聲號啕的說：

『我的好媳婦呀，怎教我這白髮人哭妳黑髮人呢，誰能想到妳會走在我前頭？假使天教我家死一個，爲什麼不讓我替了妳啊！』

許是井長生悲酸難忍，委實撐不住了。他攔不住他母親的號啕痛哭，便脚步踉蹌的衝到院子裏面，雙膝一屈，跪了下去，趴在地上慟哭着說：

『娘子，妳我如此恩愛，怎麼只有不到一年的夫妻緣份？要不是我還有高年老母，我聽到妳死訊的時候，早就一頭撞死，跟妳在九泉之下相會了啊！』

聽到這裏，沙三和趙六兩個，都不由自主的熱淚盈眶，心中慘然。那沙三一拉趙六，翻身就往村外走。兩人循着原路躍下地面，又一前一後走出井家村外老遠。沙三才伸手揩揩眼淚，一聲長歎的說：

『原以爲井家村命案有了些端倪的呢？今夜私探，纔想到的一根線索，便如斷了線的風箏，飛啦！』

趙六兩手直搓的問：

『三哥，您這話怎講？』

『今兒我聽大人和你細說案情，想來想去，井王氏多一半是被人謀害了的，而謀害他的又八成兒會是井家兩母子。否則那井老太太不會急成那樣，不等兒子回來，不知會媳婦娘家就當天草草掩埋。此外，那井長生更是可疑，他偏巧媳婦兒一死就回家，一聽說他老丈人上縣城鳴冤去了，當天夜裏他媳婦的棺材便揭了蓋，屍首也不見啦。』

『說的是，三哥。』趙六隨聲附和的說道：『實不相瞞，早先連我也有點對那兩母子起疑。不然，天下那有這麼巧的事？』

『可是，』沙三在暗地裏兩手一攤的說：『今兒夜裏可是你我親眼瞧見，親耳聽到的：人家井家母慈子孝，媳婦賢慧得連她婆婆都肯代她一死。咱們再能說他們兩母子有謀害媳婦的嫌疑嗎？』

趙六不言語了，他儘在沉沉的嘆着氣。心想，連神探名捕沙三都感到棘手，眼看這件無頭命案，必是永遠都破不了的了。

可是，走着走着，沙三忽然想了起來問：

『老六，那井王氏的墳地，是否就在井家村的附近？』

趙六站停了下來，想了一陣方說：

『夜裏什麼也瞧不見。祇不過，依我回想，那墳地應該就在這一帶。』

沙三無可無不可的說：

『既然就在這附近，那咱們就順道瞧瞧去。』

螢火閃閃，鬼聲啾啾，兩名捕快在沒膝野草之中暗地摸索。很湊巧，果然被他們摸到了那口敞開蓋子的空棺。沙三摸了一陣說：

『咦，這口棺材尺碼怎會這麼大？』

趙六接口就說：

『啊，我想起來了。三哥，那日過堂，王同也曾當堂承認，往日裏井長生兩母子對他女兒不差。井大

娘當日對他說過，實在是因爲她家屋子太小，天氣又熱，怕媳婦的屍身腐爛，才苦苦央求隣居族親，將她媳婦入殮塋埋了的。她還說她的兒子不在家，家裏沒錢，買不起棺材，是她苦苦哀求，不惜跟她的一位遠房堂侄磕頭，求他把自家用的一口壽材暫且讓借出來。又答應了她那侄兒，等她兒子回來立刻籌錢，再買一口同樣的壽材歸還。』

『井大娘遠房侄兒的壽材？』沙三嘴裏喃喃有聲的說：『如此說來，死者井王氏，她躺的竟是一口男棺了？』

『正是。』

沙三忽又意味深長的說：

『男棺要比女棺大得多啊。』

『那當然囉。』

沙三沉吟半晌，方又問道：

『老六，彷彿刑房錢師爺告訴過我，那王同還在堂上數落井家，棺木倒是有了，可是其中並無殮葬之物。』

『嗯，我也記得是有這話的。』

『這麼說，』沙三恍然若有所悟，他一字一頓的問：『當日是婦人家躺在一口男棺裏，全無殮葬之物

，被晃晃盪盪抬到墳地上來的？』

趙六儘可能的詳細告訴他說：

『從井家抬到墳地，大概有三里多路。』

驀地，沙三雙手一拍，歡聲的說：

『哈，有了！』

『有了什麼，什麼有了？』趙六性急，一疊聲的在問：『三哥，您是否又想起了什麼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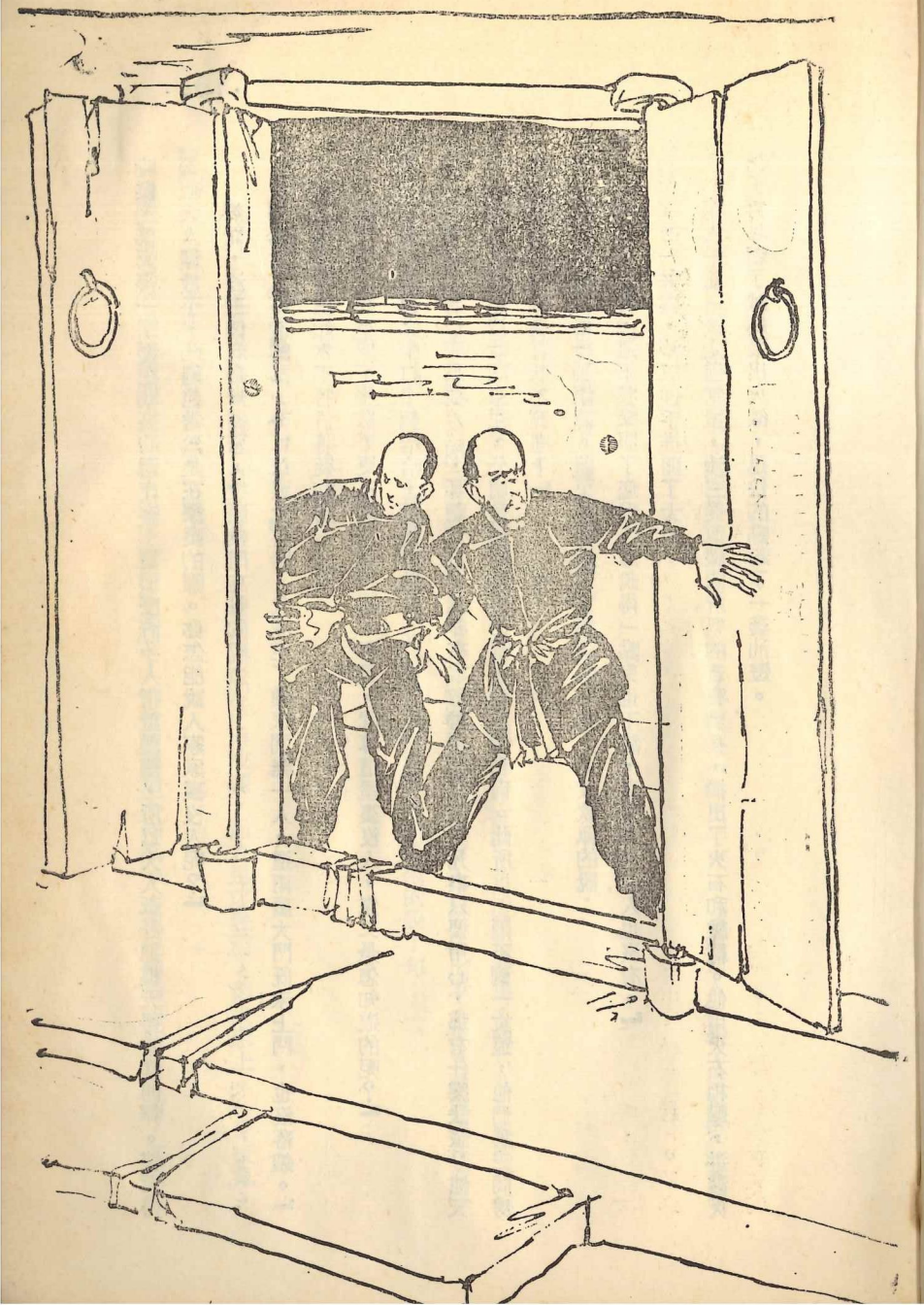
『且慢！』沙三忽又十分審愼的說：『老六，這碼子事，我還得回去好生的想想，此刻我還不能斷定。莫像今兒晌午，我在大人跟前儘說大話，還說井家村命案我已有了五七成把握呢。明兒個咱們回稟大人訪查經過的時候，可就要說嘴打嘴，讓大人生氣嘍。』

沙三口風緊，說一不二，那在中州一帶是出了名的。他說了句且慢，趙六就此不敢再問。默默無言的跟在他身後走。行行重行行，又走了一程，他方始打破岑寂問道：

『三哥，您不是在大人跟前說過，今兒夜裏要順道走一趟樸家村，探一探那淨心和尙被謀財害命的一案嗎？』

沙三從沉思之中被他驚醒，側耳聽明白了，便閑閑的答道：

『也好，反正此刻離天亮還早。』



五

一團黝黯之中，兩條黑影，施展輕功，如勁矢般直射樓家村。

樓家村裏的樓天得家很容易找，沙三先就聽趙六說過了：樓天得住在樓家村的東盡頭。因此，當沙三走在前面，一直走到樓天得家的大門口。他才回過頭去，問聲趙六：

『就是這一家吧？』

『是的。』

『那咱們推門進去。』

『莫忙！』趙六一着急，伸手拉住了沙三的胳臂，趕忙的說：『人家家裏有人，大門一定上了門。三哥，您又怎生推門進去呢？』

沙三一聲反問：

『你怎知道人家家裏有人？』

『咦？這就怪了，三哥，錢師爺不是告訴過您了嗎？』趙六急急分辯，壓低聲嗓在說：『那日淨心和尚被謀財害命一案過堂，樓天得說他一連兩天兩夜都住縣城裏他舅舅家，大人也曾出籤傳他舅舅許保賢到堂對質。那許保賢不但當衆具結，用他的身家性命保樓天得一家三口在他家裏住了兩天兩夜。他還邀集隣居街坊，同到公堂，那幫子人異口同聲的說樓天得在那兩日兩夜間絕對沒有回過樓家村。淨心和尚被殺的

時候，樓天得一家都在城裏訪親作客，有那麼許多人指證鑿鑿，所以大人祇好把樓天得當堂開釋。樓天得都被大人釋放了，此刻他當然是在家裏的囉。你怎能說人家家裏沒人呢？』

然而，沙三偏就毫無顧忌，拉開嗓門高聲的說道：

『老六，不信的話，你可以跟我打賭。我認定了樓家闔無一人。這兩扇大門既未上門，也沒落鎖。』

於是，不由趙六不將信將疑的問：

『三哥，我不能不服您，更不敢跟您打賭。可是，就算這屋裏沒人，您又是怎知道的呢？』

沙三在靜夜之中打了個哈哈，然後方道：

『老六，說什麼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無非事事留神在意罷了。凡事只要用心，那有什麼訣竅？樓天得一家三口始終沒敢回來住，分明是他家出了命案，殺了個和尚。此所以，隔不到一丈遠，他們那三間房裏，連個吐氣聲響都聽不到哩！』

趙六不信，他凝神傾聽。聽了好半晌，方始兩手一拍，由衷欽佩的說：

『行！三哥，這下我又服了您啦！您說得一點兒也不錯，這屋裏一個人也沒有。』

咿呀一聲響，沙三伸手推開了大門。

兩人一前一後走進堂屋，沙三從他腰間所懸的百寶囊裏，掏出了火石和絨繩。他用火石相擊，迸濺火花，再點燃了絨繩發出火燄，迅快的點起了一盞油燈。

『三哥，』趙六伸出右手遮住自己的眼睛，埋怨的說：『深更半夜，闖進別人家裏，您點燈幹嘛呀？』

沙三却好整以暇的答道：

『既然人家家裏沒人，咱們何不仔細瞧瞧。』

『三哥，您要瞧些啥呢？』

說時，沙三已經右手掌着燈，走進樓天得兩夫婦所住的那間屋裏了。他邊走邊嗅，趙六便在他的身後亦步亦趨，緊隨不捨。終於，沙三直嗅到樓天得兩夫婦的那張大床前面，他忽然止步，鼻子兩翼儘在深嗅嗡動，嗤嗤有聲。趙六正待要問三哥您這又是在幹嘛呀？沙三却突如其來的說了句：

『哈！果不其然，眞有味道。』

趙六便改口問道：

『三哥，您嗅出了什麼味道呀？』

沙三把手裏的燈朝前一挺，燈光照遍了一張大床的被褥枕頭。趙六這才發現，偌大床上，一片凌亂，就像是方才有人在床上打過一架一般。

趙六也是娶過媳婦的人，『曾經滄海難爲水』，『事非經過不知亂』，他已能懂得在此以前，這張大

床上曾經發生過什麼事了。只是他還想探問一下沙三的看法，因此他說：

『三哥，床上確實亂得很，沒鋪過。祇是您說什「果不其然，眞有味道」。我可是一星半點的味道也聞不出來呀？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沙三先不答話，冲着趙六深沉的笑笑。歇半晌，他才反問一句：

『老六，你是傷風感冒，鼻子不通啦？』

『沒呀！』

『那麼，你就該聞得出來，』沙三字字着力的說：『在這張大床上的味道，旣腥又羶。』

『三哥……』

『你且聽我說，』沙三伸手一攔，截斷了趙六的話，然後再往下說道：『老六，你給我記着，這井家村跟樓家村的兩宗無頭命案，八字終有一撇了。所有端倪，都在這間屋裏。明天一早，做哥哥的我可要補上一覺，煩你去把樓天得兩夫婦找到。依我看，他們兩夫妻多半還在唐河縣他舅舅家裏，所以要找他們兩個並不爲難。找到了以後，老六你就把他們送到我家，請你三嫂私下問他們的話。』

『可是，』趙六終於覺得爲難，他囁嚅嚅的說：『三……三嫂又怎知該問他們些什麼呢？』

沙三縱聲大笑的說：

『你放心，此刻咱們回去。該問些什麼，我自會交代你三嫂的。』

話說完，噗的一聲，沙三把他手裏的油燈吹熄了。四週又是一團漆黑，然後他向趙六輕悄的說道：

『老六，咱們該回縣城了。』

六

翌日凌晨，趙六果然遵照沙三的囑咐，從縣街南貨店許保賢的家裏，把樓天得兩夫婦找到了，往沙三爺的家裏一送。那時節，沙三還在補覺，沙三娘子却先已得了他所授的錦囊妙計。她依計行事，讓樓天得在堂屋裏候着，親自把樓天得的妻子樓何氏領到後房，叫她坐下，慈眉和目，輕聲柔語的跟她說話。沙三娘子先安慰滿面驚惶的樓何氏說：

『拙夫命我請您二位來，便是舍下的客，妳用不着駭怕。須知您二位縱或災星當頭，遭點晦氣，可是終究不曾犯下王法。這會兒我把妳請到房裏私底下問妳的話，完全是拙夫一心一意想要早日破案，免得你們牽惹上官司，多添麻煩。所以，我問妳什麼，妳必得據實告訴我，一字不容虛假。』

那樓何氏正因爲飛來橫禍，心裏發虛，聽沙三娘子這麼說時，眞有說不出的感激。她向沙三娘子再三道謝，指天矢日的說：

『老爺和夫人存心搭救我們，我若忘恩負義，胆敢有一字虛假，那就叫我遭雷劈火燒。』

『哎——』沙三娘子反倒埋怨的說：『妳只要照實答話就是了，誰讓妳賭神罰咒來着？』

『那麼，夫人，您就請問吧。』

『好，那我先問妳，』沙三娘子怕她害臊，特意抽起了水煙袋，眼睛不瞧着樓何氏，像閑話家常般的問：『你們小兩口子，成親幾年啦？』

『五年。』

『有個四歲的孩子，是吧？』

『是的。』

『平時，你們是一家三口子一床睡呀？』

『是的。』

該問到正題上來了，沙三娘子瞟她一眼，放低聲音，說是：

『這屋裏就祇妳我二人，咱們都是婦道人家，妳別害臊。我問妳，有了頭胎兒子，你們還想生嗎？』

樓何氏羞答答的，低下了頭答道：

『我們那口子倒是巴望我多生幾胎，祇是我命裏只有一子，不能生了。』

沙三娘子無法置信的問：

『瞧妳不過二十啷噹歲嗎，來日方長，怎的就不能生了呢？』

樓何氏的一張粉臉，漲得通紅的說：

『夫人，都怪我的命不好。頭胎孩子生下不久，便得了個帶下不止的症候，鄉下沒好大夫，一拖好幾

個月。後來只好搬到城裏我夫家舅舅那兒住，總算讓東大街的徐大夫把我的病給治好了。可是他老人家說症候拖得太久，我……我這輩子再也沒有生男育女的指望啦。』

『這以後，』沙三娘子終於一鼓作氣問出來了：『你們小兩口子還同房嗎？』

紅潮都漲到樓何氏的脖子根了，她蠟首低垂，輕緩的搖了搖。

『四年都不曾同過房呀？』

深沉的嘆一口氣，樓何氏用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回答：

『不瞞夫人說，就爲這個，我那口子還常跟我取笑，說他要討一房小呢。』

人命關天，沙三娘子還不放心，她再問上一聲：

『就在你們進城上舅舅家的前幾天，你們可曾同過房？』

『眞的沒有。』樓何氏的頭，都快垂到胸部了，她稍微提高了點聲音，分辯似的說：『夫人，您要是不信，儘管去問我那口子。』

回答得直憨憨的，差點沒讓沙三娘子噗哧一聲笑了出來。頭一問迎刃而解，她很高興，跟着就接下去問道：

『那日晌午，你們一家從縣城回去。進門以後，究竟是怎麼個情景？』

『還沒進門咧，』樓何氏抬起頭來，娓娓細訴的說道：『我就瞧見柴門上的一把鐵鎖，不知給誰扯壞

了。我指給我那口子看，他叫我們母子兩個在門口等着，獨自個兒推門進去。我在外頭瞧見他進堂屋，掀開門帘，還沒進屋呢。他就一眼看見地上遍地血汚，躺着個和尚屍首。當時他嚇得回頭跑，把左鄰右舍全驚動啦，七嘴八舌，都嚷嚷着沒敢進去。後來還是保正樓四爹有見識，他親手鎖上我家的柴門，不許誰們進門一步，說是要等縣太爺親自前來相驗。然後，他便領着我那口子，到縣衙稟告。我……我那口子還連過了兩堂嘞。』

『這以後，你們就一直住在城裏，沒回過家？』

樓何氏哭喪着臉回答：

『一想起那怕死人的情景，誰敢回去住呀？』

『和尚屍首是誰抬走的？』

『縣太爺帶着仵衙老爺，還有我那口子，樓四爹，一道上咱們家去驗過了屍。第二天，查出來是毗盧寺的淨心和尚遭了害，當天縣太爺就派人去知會了毗盧寺方丈，由廟裏派了幾名法師，香火工人，一路唸經的抬了回去。前些時聽說，淨心和尚已經坐缸焚化了。』

問到這裏，沙三娘子覺得十分滿意，便又勸慰了樓何氏幾句。她還透個訊兒，讓樓何氏跟她丈夫放寬心些。沙三娘子說：

『拙夫辦案，破案以前從來不肯露一丁點口風。這一回許是他要用上我。所以今兒早上稍稍的點了兩

下。井家村跟樓家村這兩件命案，究竟是什麼個緣由，我一時還說不上來。祇不過，聽妳方才的答話，這兩件案子準能很快的破了。』

『眞的呀！』樓何氏大喜過望的道：『假使案子能夠早早的破，那可眞是阿彌陀佛。夫人，您不曉得，我那口子最怕過堂見官了。縣太爺再傳他幾次，準會把他嚇出怔忡病來。』

沙三娘子笑笑，又親自把樓何氏送回堂屋裏去。她丈夫樓天得站在堂屋門口候着，臉上居然也跟樓何氏一般的神情大改，由方才的憂急惶恐，變成了喜上眉梢，笑逐顏開。沙三娘子正納悶，身後忽然傳來一陣哈哈大笑，猛回頭，見是方才還說是在補覺的沙三。他不知何時起的身？這會兒居然盥洗已過，穿着整齊。他望着樓天得兩夫妻揮揮手，春風滿面的說：

『好啦，該問的都問過了。我沙三說話算話，樓天得，我保你不再爲淨心和尚被殺的案子過堂，而且還給你們兩口子洗刷清楚。你們跟這件案子無關，此刻你們就請回吧！』

樓天得兩夫婦千恩萬謝，喜孜孜的走了。堂屋裏，沙三娘子却像似被兜頭潑了一盆涼水。她嘟起了嘴，老大不悅的質問沙三：

『你不是說你要補覺，由我顯一顯本領，代你問個案的嗎？怎的你又起來了？畢竟還是由你在外頭，把那樓天得盤問了個夠？』

滿心以爲兩樁命案一舉偵破，撲朔迷離的疑案水落石出，沙三正在興頭上，他笑吟吟的，善言譬解的說：

『娘子，我可不是存心要搶妳的功勞。樸天得夫妻二人，原就該各歸一處，分開來問。然後再兩相對照一下，看他們有沒有撒謊或是隱瞞呀。』

沙三娘子一想，這話倒也不差。於是也就回嗔作喜，問聲：

『這麼說，方才我在裏屋盤問樸何氏，你也在堂屋裏盤過樸天得啦？』

『不錯。』

『那就請你先講吧，』沙三娘子調侃的說：『你都盤出了些什麼？』

可是，沙三却臉色一正，目光閃閃的說道：

『娘子，此刻我們所要對照的，就只有一件事了。其餘的，一概不關緊要。』

沙三娘子一聽就懂，所以她臉上一紅的答道：

『老爺，您指的是他們兩夫妻床笫之間的事？』

點點頭，沙三又語意深沉的問：

『是否四年未得春消息？』

沙三娘子會意，因而接口便答：

『那樓何氏也是這麼說的。原因是帶下不止，拖久了，就此不育。依我看來，她這個症候難以斷根，恐怕至今還在時發時癒。爲這個，樓天得還在開玩笑的說；他要娶一房妾呢。』

『娘子，』沙三鄭重其事的再問一聲：『妳看樓何氏的說法，該不至於是撒謊吧？』

『我看不會是謊。』沙三娘子斬釘截鐵的說：『她在答我的話之前，還一廂情願的罰過重咒咧。』

『好極了！』沙三一聲歡呼，雙手一拍，頓時就眉開眼笑的說：『娘子，好叫妳高興，這井樓鎭上曲折離奇的兩樁命案，本人已經全部偵破了。』

沙三娘子也是不勝之喜，她急巴巴的問：

『老爺，您是怎麼偵破的？這兩樁命案的眞相，又是如何？』

『莫忙，待我先辦一件事，』沙三喜得雙手直搓的在說：『然後我馬上告訴妳。』

說罷，他快步走到堂屋門口，喊隨身伴當，馬上去找趙六。命他到仵作頭兒那邊，取來淨心和尙的屍單。再往訪東大街徐大夫，向他借一借樓家村樓何氏診病的全部脈案。兩件東西取齊，趕緊帶到沙家來，有要事相商。

交代清楚了，回身落座。沙三娘子好奇心切，也往他下首一坐，催着催着的問：

『快說呀，那兩樁命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娘子，』沙三抽起水煙袋，意態悠閑，眉飛色舞的說：『這會兒我已經有十成的把握了。井樓鎭鎭南鎭北的兩樁命案，死人其實只有一個。』

一句話使沙三娘子墜入五里霧中去了。她睜圓兩眼，大惑不解的問：

『明明是井家村、樓家村各死了一人。老爺，您怎說死人只有一個呢？』

『妳別着急，讓我細細的講解給妳聽。』沙三好整以暇，連連的抽完了一袋烟，方始放下水烟袋。雙指一叠，娓娓道來：『我破這三十年來從未聽說過的疑難命案，頭一個關鍵，就在我查明井家村的井王氏，給一塊鷄肉卡死了以後，她婆婆怕大熱天屍首腐爛，賣老面子磕頭去借來一口男棺，又因爲家裏沒錢，連殮葬之物都不曾買。夫人妳想，男棺大，女屍小，小屍首裝在大棺材裏，既沒墊底，又沒殮衾殮被殮服。從井家到墳地，屍首被前後晃盪的抬了三里多路。她卡在喉管裏的那一塊鷄肉，會不會被晃盪下了肚呢？』

沙三娘子嘆了口氣道：

『就算晃盪下了肚，人早死了，也活不轉來呀。』

『不，妳錯了。娘子，』沙三沾沾自喜的說：『妳跟井家村裏的那名庸醫一般的錯之至啦。鷄肉塞喉，原不過閉住了氣，閉氣並非氣絕，却是同樣的四肢冰涼，脈息全無。祇要堵住喉管的東西移開，氣息漸轉，多半可以再活回來。』

沙三娘子眼睛一亮，興高采烈的問：

『依你這麼說，那井王氏竟是入棺掩埋以後，又活轉來啦？』

『是的。』沙三一口咬定的說：『昨兒夜裏，我跟趙六去探過墓地，摸過那口空棺。棺材很大，但却不牢。棺中沒殮葬之物，空隙較寬。那井王氏在徐徐甦醒過來以後，只消兩手兩脚撐住棺底，用背脊去頂棺材蓋，絶不難把棺蓋頂開，然後再鑽身出來。』

沙三娘子很高興，她格格的笑着說：

『瞧你說得活靈活現，就好像你當時在場，親眼瞧見了似的。』

沙三却一本正經的說：

『當時我雖不曾在場，可是，事後經我實地查勘，也能猜個八九不離十了。因爲，井王氏的棺材，不但木料薄，釘棺材蓋用的又是五寸來長的鐵釘。還有，埋得也很淺。』

『就算她轉過一口氣來，又掙扎出棺材了。那麼，此刻她人在那兒呢？』

沙三站起了身，走到堂屋門口。一邊朝外張望，一邊回答沙三娘子的這一問說：

『十中有九，井王氏此刻正在逃亡。』

『逃亡？』沙三娘子怔了一怔問：『她又沒犯王法，她幹嘛要逃亡呀？』

沙三忽的轉過身來，字字着力的說：

『因爲她殺了淨心和尙。』

『她殺了淨心和尙？』沙三娘子更加莫名其妙了，她高聲的問：『一名弱女子，她能使利斧把淨心和尙殺了？何況，她跟和尙無寃無仇，怎會跑到樓家村樓天得家，把和尙給殺了的呢？』

唇角掛上一抹得意的笑容。沙三又走回來，跟沙三娘子悄悄兒的說道：

『娘子，說起來這裏頭就有妳的一份功勞了。昨夜，我跟趙六進了樓天得家的臥房，還點上了燈，細細的四處查看。我眼見樓天得臥房裏那張床上被褥凌亂不堪，被單上還有一灘汚迹。房裏的氣味，也是血腥夾雜着羶腥。我一生破了那麼許多財色兩門的案子，這種味道和形跡，怎能瞞得過我？所以我當時就斷定案發之日，那間房裏有過男女之私。祇是我爲了鄭重起見，才把樓天得兩夫妻找了來。由我倆分別盤問，看看是否他們兩個所遺留。一問之下，這兩夫妻居然因爲隱疾，早就一連四年不得春消息。娘子，我說到這裏，妳總該恍然大悟了罷。』

沙三娘子却仍在將信將疑的說：

『我懂，老爺是揣想淨心跟井王氏在那間房裏行過苟且。祇不過……』

沙三連忙打斷了她的話說：

『不不不，決不是苟且。須知苟且必得兩相情願呀。』

『啊，我明白了！』沙三娘子一經點破，豁然開朗，她嚷了一聲，又壓低聲音說：『老爺是說淨心在樓家屋裏對井王氏行强非禮。那井王氏不甘受辱，事後找了把斧頭，一斧頭劈死了淨心。』

沙三莞爾一笑，伸出大拇指來誇讚她道：

『娘子，妳眞聰明，不論我怎麼轉彎抹角的說，妳還是能悟察得出，揣摩得透。讓妳能夠全盤瞭然了案發經過，外加我的偵破因由。』

然而，沙三娘子却竟兩道柳眉一皺，又想起了一件事來問：

『老爺，這裏頭似乎還有一層疑竇。那井王氏在棺中復甦，她破棺逃出。怎的會跟個不相識的和尚，跑到樓天得家裏去了呢？』

這一層，沙三早就深思熟慮過了。因此，他立刻便繪聲繪影的回答：

『譬如說：井王氏是在晚間方始掙扎出棺材來的，她在曠野荒坟之中，既不認識路，心裏又駭怕，正在不知如何是好。忽然看見收租回寺的淨心行脚獨行走過來。淨心一見井王氏貌美，頓時起了歹念，或者花言巧語，或者危詞威脅，他把井王氏帶到了樓天得家。』

沙三娘子先用手帕摀着嘴，笑了一陣，方說：

『老爺，我是女流，容許比老爺多曉得一丁點兒女流之輩的心事。不管白天夜晚，莫說跟個和尚同路走，即使是和不認識的男子同行。那呀，十中有九會得抵死不肯。何況，和尚要起歹心，荒郊野外豈不更容易辣手摧花？那有把井王氏帶到村裏人家，再行强的道理，難道他不怕井王氏高聲呼救嗎？還有，淨心分明不認得樓天得，即使他認得的話，他又怎知道樓天得那天晚上全家不在，都到縣城裏來探親了呢？』

幾幾乎就要把神探名捕沙三問住了。却是最後一問他還能强詞辯解，所以他緊接着就說：

『樓天得夫婦自不認識淨心，說不定淨心倒曉得他們呢。或者是淨心在城裏收租的時候就聽說了，樓天得夫婦要在舅舅家裏住兩天。他早就知道樓家那夜闃無一人，空屋子正好給他用上一宵。』

『老爺，』沙三娘子斂容正色，神情肅穆的說：『不是妾在潑老爺的冷水，掃老爺的興。委實因爲井樓的兩樁鎭命案太離奇，所以才會轟動遠近，引得萬衆注目。這兩樁命案如何破法，事關老爺的一世名英，妾不能不以女流的淺見，設身處地的多爲老爺想想，也許可以出個餿主意。老爺判明井王氏會死裏逃生，在樓天得夫婦的床上有過男女私情，不論是苟且，或竟是行强，那都是十拿九穩，鐵案如山。祇不過，依妾想來，那夜除了淨心和井王氏，必定另有一個人。否則的話，淨心既不會多費手脚，把井王氏帶到樓家，而井王氏在樓家也決不至於任淨心擺佈，到了有人家的地方反倒不高聲呼救了。』

沙三的興頭，被沙三娘子猛可一挫，竟像個鬥敗公鷄似的，垂頭喪氣，意興怏怏的說：

『嗯，妳這話也很有道理。』

就在這時，趙六興冲冲的，邁着大步走進堂屋。他一看到沙三就說：

『三哥，喏喏喏，您要的東西兄弟全給您捎來了。這是淨心和尚的屍單，這是樓何氏的脈案。』

沙三却板着張臉，先把樓何氏的脈案撂在一邊。他急忙拿起淨心的屍單，才掃一眼，便臉色灰敗，沉沉的往椅子裏一坐，一聲苦笑的說：

『娘子，果不其然，又給妳料中了。頭先我還以爲兩樁命案都破了呢，這一來，居然又成了鏡花水月！』

從沙三手裏取過那張屍單，沙三娘子凝神細看，她邊看邊唸：

『致命傷，腦門猛劈一斧，長達六寸，直抵咽喉，頭顱破裂兩片。』

沙三仰天長歎，滿臉苦笑的說：

『一斧能把人頭砍成兩片，連發聲喊都來不及，那要多大的氣力？當然不是井王氏這種女流之輩，所可以辦得到的。』

沙三娘子挺躭心的瞥他一眼，她心裏很難受，因爲在她的記憶之中，沙三爺從沒這樣頹傷懊惱過。

八

沙三背負雙手，在堂屋裏往返的走。他悶聲不響，準是在那兒沉思默想，搜索枯腸，從井樓鎖命案已斷的線索中另外起個頭，尋出破案的關鍵。因此，沙三娘子和趙六，全都靜悄悄的坐在一旁，連大氣也不敢吭，免得打斷了他的思路。直到沙三突然停止了脚步，彷彿他已經想起什麼來了，趙六方始輕輕的咳聲嗽，表示他還在堂屋裏候命咧。果然，沙三便轉身面向着他，伸手一指沙三娘子說：

『老六，剛才我跟你三嫂盤問過樓天得兩夫婦。把我的揣想，跟樓天得夫婦的答話一印證，井樓鎖的兩樁命案可以說已經有了點端倪。我斷定井王氏是因爲閉住了氣，又在大棺材裏一路晃盪時，把喉管裏的

一塊鷄肉晃盪了下去，一口氣轉了回來，悠悠甦醒，破棺而出。牛她多是在荒郊野外認不得路，大概天也黑下來了，所以才會心裏發慌，正在不知如何是好。可巧碰見了淨心跟另一個人，走到跟前。那兩人一見井王氏年輕貌美，起了邪念，便哄着說要送她回家。井王氏以爲三人同行，不會出岔，跟他們到了樓天得家中。於是，爲了爭奪井王氏，兩人起了爭吵，那人一斧劈死淨心，再脅迫井王氏屈身相從。就在樓天得夫婦的床上，留下凌亂的被衾和一灘腥跡。又架着井王氏遠走高飛，或者是躲到了什麼地方……』

沙三說時，趙六側耳傾聽，凝神揣想。一直聽到這兒，他忽的忍不住叫了起來，大聲笑道：

『怪怪怪！三哥，您怎說得跟當眞的一樣！就好像一斧頭砍死了淨心的那人就是你！』

『你別給我混嚼蛆啦！』沙三不禁也笑着啐他一口，再正色的說：『原先我以爲這樁案子只有淨心和井王氏兩個，淨心施暴，井王氏殺了他然後逃得不知去向。後來還是你三嫂點醒了我，方才又細想了老大半天。這才斷定了還有一個施暴逞兇以後，挾持着井王氏同逃的。』說到這兒，頓一頓，轉臉望着沙三娘子問：『怎麼樣？娘子，我這次揣摩出來的案情，是否差不離了呢？』

沙三娘子嫣然一笑，回答他道：

『原先揣摩的早就差不離了，此刻更是面面俱到，全無破綻。依我看，老爺辦的這樁案子，馬上就可以雲破日出，眞相大白啦。』

『不，妳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沙三又是一聲苦笑：『直到此刻，眞兇是誰？連個影子還沒咧。』

『三哥，』趙六得了個主意，馬上就說出了口：『可不可以叫捕快衙役，分做幾路，帶着認識井王的人，譬如她娘老子、丈夫、婆婆、左右街坊分頭去找。只要找到了井王氏，那就不難曉得，眞兇是個什麼樣子的人了。』

沙三搖搖頭，說是：

『不成，這麼做一來會得打草驚蛇，二來也嫌繞的路遠些。』

『可是，』趙六猛力搔着頭說：『像此刻這樣，連眞兇是個什麼樣的人都不曉得。要想把他逮住歸案，豈不成了大海撈針嗎？』

沙三聳聳肩膀，輕輕的吐出兩句話說：

『要想找出這名眞兇來，其實倒也不難。』

趙六立刻就性急的問：

『那麼，究竟該怎麼個找法？三哥您就開開金口，下道命令吧。』

『要找這名眞兇麼？』沙三長長的吁了口氣說：『倒是有一條很好的線索。其實，這也是你三嫂提醒我的：案發那日，有誰們曉得樓天得兩夫婦要到縣城裏去住兩天？』

趙六不假思索，馬上就接腔說：

『曉得那兩口子要上縣城住兩天的，可多着咧。其中有樓天得的舅舅全家，樓天得的左隣樓七爺老兩口，右隣樓世昌一對新婚夫婦，對門樓茂元一大家子，啊，還有樓天得的哥哥樓天生。』

沙三驚異的望着他問：

『咦，你怎曉得那麼清楚的？』

趙六嘿嘿一聲乾笑，回答他說：

『那天樓家村命案過堂，縣太爺早就問過樓天得了。我在一邊聽得清楚，記得眞切。』

沙三再問：

『你方才說樓天得家的那幾家隣居，可有什麼奸邪兇惡，曾經爲非作歹的人麼？』

『三哥還沒回縣城以前，』趙六站了起來說：『我早就奉命去探訪了一次。整座樓家村裏，住的都是安份守己的善良百姓，多年裏連個爭執鬥毆的小案子都不曾出過。那種行强逞暴的事，嚇都把他們嚇死了，照我看來斷然不會是他們做的。』

沙三略一沉吟，又問：

『還有樓天得的兄長樓天生呢？』

『啊，這倒是個素行不端的惡棍，』趙六想了起來說道：『好像就在五年前他犯過搶案，被方城縣的捕快逮住了。在方城坐過四年的監，去年獲釋，從此就很少在家鄉一帶露面。』

彷彿又出現了一線曙光，沙三精神一振，緊追不捨的問：

『那他又怎曉得樓天得夫婦進縣城去作客呢?』

『說也湊巧,』趙六搖頭苦笑的答道:『樓天得兩夫婦帶着孩子臨出門的時候,樓天生突如其來的到了他家。據樓天得當堂供認,他兄長說他將有遠行,向樓天得討點盤纏。樓天得家中只有五兩碎銀,樓天生說不夠,却是終究還是拿去了。後來,他還伴着樓天得夫婦一道進城,只是他說自己沒臉去見舅舅,臨到街口,就跟樓天得一家分了手。』

『這以後可曾有人再見過他?』

『沒有,許是他已經遠離縣城了吧。』

『他說過他要到什麼地方去嗎?』

趙六搔搔頭,想了想,方始答道:

『噢,對了。樓天得說過,他哥講是要去山東嶧縣,投奔朋友。』

一聽說樓天生想去山東嶧縣,沙三就聯想起他向樓天得要的五兩銀子斷乎不夠。再一憶起方才趙六說過,樓天生曾經犯過搶案。不用說,他一定是在家鄉混不下去,想到嶧縣投奔絲林朋友了。因此沙三再問:

『這麼說,那樓天生也是會點武藝的了?』

『那當然。』趙六毫不遲疑的答道:『他能飛簷走壁,高來高去。唐河縣裏的惡棍歹徒,就數他的武功最好。祇不過,兔子不喫窩邊草,那樓天生從不曾在本地做過案。三哥您到唐河沒幾個月,不知道唐河

也有這麼一號人物罷了。』

問到這兒,沙三已經胸有成竹了。於是他撂開井樓鎮的命案暫且不談。另拉起了一個話題,向那趙六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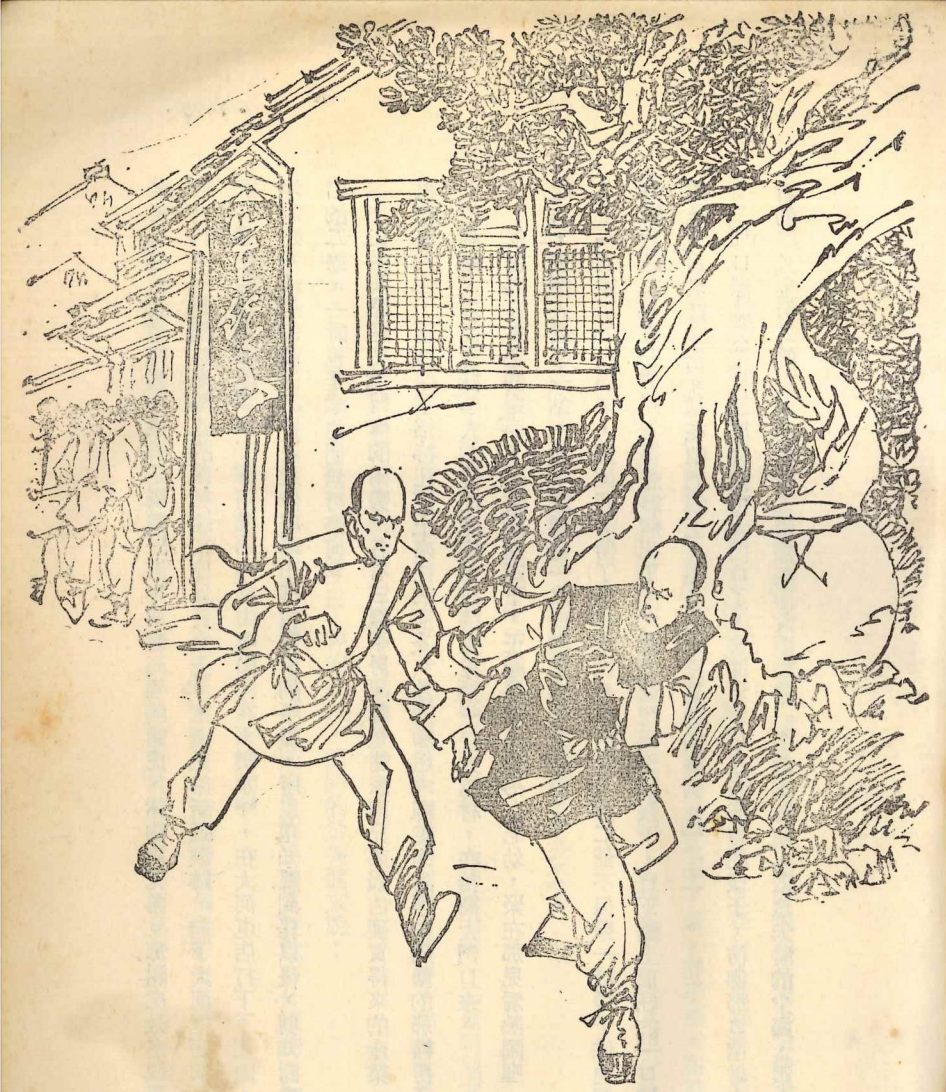
『回縣城後,我去見過錢師爺。聽他說:縣庫壓庫銀子被盜一案,出在井樓鎮命案的五天以後,來的是飛賊。先在守夜庫丁的茶裏下了蒙汗藥,使四名庫丁全部昏迷不醒,這才躥上庫房,撬開屋頂,打了個洞,一封封銀子弔上屋頂去,然後逃之夭夭,不知去向。——老六,三千兩銀子將近兩百斤,至少得一人鑽洞進庫,一人在屋頂上接,再加上一名把風的吧。那麼,做這樁案子的,必得有三名以上能夠飛簷走壁的高手,你說是嗎?』

趙六不懂沙三的心意,他還在怨懟的說:

『哎呀我的哥,咱們正商議着井樓鎮的命案,好不容易得了個頭緒。您幹嘛自格兒打岔,又扯到刼庫銀一案上去了呢。三件巨案,讓咱們一樁一樁的了,可好?』

沙三深沉的一笑,又是一副『天機不可洩露』的神祕模樣,他回答趙六說:

『老六,井樓鎮的兩樁命案,我能併做一樁,未必就不可以把刼庫銀的一案一齊併過來。這裏的頭結骨眼兒,你先別問,此刻你趕緊給我回家去,換一身短打,別穿號衣。還有,別忘了帶傢伙,一個時辰以後,咱們在東門口會齊。』



趙六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膏藥，不過他曉得沙三的脾氣。他不愛講，天王老子也不能逼他開聲口。所以，當下只有連聲答應，告辭離去，趕回家去換衣服拿兵器。等趙六一走，沙三便吩咐沙三娘子說：

『此刻我也要回房去換身衣裳。娘子，如果我所料不差，這唐河縣的三樁巨案，也許在今兒個就能全部破獲。』

沙三娘子聽見他方才囑咐趙六帶傢伙，不由躭心的問：

『老爺，四手勝似雙臂，您是否多帶幾個人，叫他們分批暗中隨去。』

沙三却揚起了一陣大笑，然後意味深長的說道：

『娘子，想我追隨范大人，一到這唐河縣上任。頭一件事，就是把這唐河縣黑白兩道的武林高手，明查暗訪，摸了個一清二楚。至今不過多出了個從鄰縣釋放回家鄉的樓天生罷了。娘子儘管放心，憑我這一身武藝，斷乎不會出紕漏的。』

九

大河屯店，座落在泌陽河的南岸，是唐河通往泌陽的交通樞紐，水陸要衝。當地市面繁盛，四方輻輳。沙三和趙六兩人，在中午過後不久，雜在趕墟的人羣之中，步上大河屯店的正街，沙三認定目標，輕車熟路，他帶着趙六，從大街折入一條小巷。才走了二十來步，便瞧見一座高大的門樓。趙六土生土長，他

曉得在這幢大宅院裏，住的是獨霸一方，武藝高强的謝虎、謝豹兩兄弟。那謝虎是名武學，謝豹雖然不曾應過試，却是誰都知道他的武功還在他兄長之上。這兩兄弟新近發跡，起了大河屯店獨一無二的大宅院，家裏還豢養着大隊護院家丁。兩兄弟『靠山喫山，靠水喫水』，在大河屯店打下了江山，成爲人人畏憚的地頭蛇。祇是他們從不曾做過什麼案子落在官府的手裏，所以范知縣到任以後，明知謝虎、謝豹是大河屯店的二霸，一時也是拿他們無可奈何。

在謝家那座高大門樓的兩旁，各有三幢平房，都是謝家兩兄弟强佔硬買得來的產業。六幢平房有四幢租給別人住，兩幢空着招待江湖上來往的朋友。沙三和趙六剛走到謝家左隔壁的那幢房子，一抬眼便瞧見大門洞開，裏面有好些人在忙忙碌碌，彷彿正舁抬一口大棺材，在抬向大門口來。

就在那幢喪宅的對面，一道照壁底下，正麕集着一羣男女老幼，聚在那兒看熱鬧哩。沙三便暗中一拉趙六，也往人叢中一站。當下就聽見一位白鬍子老公公在說：

『人家講的是義氣，這位死者帶了老婆來投奔謝府。大爺二爺不但撥一幢房子供他們住，一日三餐都由謝府送去。今兒個死者得急痧病死了，大爺二爺花四十兩銀子，買下鎭上頂好的一口棺材。瞧瞧看，一共是十六名扛夫抬。這在咱們鎭上，還是從來沒見過的事咧。』

那口黑漆大棺材已經在抬出大門口了，看那十六名扛夫喫力的樣子，彷彿那口棺材木料特別的好，死者的屍身也份外的重。一會兒，兩條彪形大漢夾着一名低垂着頭，茫然失神的少婦，跟在棺材後頭，脚不

沾地的往外走。那少婦長得十分美麗，她披蔴戴孝、不敷脂粉，也顯得體態窈窕，楚楚憐人。沙三暗裏一挫身子，低下頭來偷覷她的臉龐，頓時就覺得非常奇怪。她分明是丈夫猝故，在驟然之間成爲了新寡文君，可是她臉上毫無淚痕，也沒有一星半點哀戚的神情。倒好像她是中了暑，醉了酒，在被那兩條彪形大漢架了起來在騰雲駕霧。眼睛雖然是睜開來的，偏又像是强睜着眼，人却陷於昏迷；至少她也是神志不清，失却了知覺。

這一瞥之下，不禁使沙三怦怦心動。他輕聲的問那位白鬍子公公：

『攙着那位寡婦走的，是否謝家的大爺和二爺呀？』

『就是啊。您瞧瞧，客官，』白鬍子老者不勝感慨的答道：『謝家大爺、二爺對朋友可眞是沒話說了。供喫供住供開銷，買鎭上頂好的棺材殮埋之外，還冒着這大暑天，親自送葬。如今世風澆薄，人心日下，像這樣重交情，講義氣的，眞是打起燈籠都沒處找。』

這時候，看這小小出殯行列，看得出了神的趙六，閑閑的岔嘴進來說：

『棺木倒是很考究，可是這送殯的隊伍顯得不襯，既沒吹鼓手，又沒執事什麼的。』

沒想到白鬍子老公公一聽這話就光了火，他怫然不悅的說：

『人家還要怎樣盡心呀？難不成，死者沒孝子，也得給他臨時找個孝子來？』

却是，趙六的無心之論，驟然的提醒了沙三。他當下就有撥雲霧而見青天，心胸豁然開朗的感覺。於

是忙不迭代趙六向老者告罪，說他不該妄口白舌，胡亂批評。然後他問：

『老丈，可知他們要把靈柩抬到那裏去埋呀？』

老者伸手向南邊一指，告訴沙三說：

『往南五里，一道林子的前面，那兒有謝府劃出來的義葬地。』

『墓穴早挖好了吧？』

『那能這麼快？』老者瞪他一眼說：『死者今天早晨才嚥氣。臨時買的棺材，怕天熱屍身爛了，纔趕在此刻就抬去落葬的。墓穴呀，準得要等棺材抬到了以後，再動手挖呢。』

老者一說完，沙三就在心中暗暗盤算。盤算定了，他才把趙六往人叢外一拉，直拉到一處僻靜街角，再悄聲的囑咐他道：

『老六，三樁無頭案，都得在這口棺材上破。此刻我來不及跟你細說因由，我得馬上趕回縣城，請大人出城到墳地開棺驗屍，遲了就怕「入土爲安」來不及。你給我小心謹愼些，遠遠的跟在送葬隊伍後頭，暗中察看他們路上還有什麼花樣。』

交代過了，不等趙六答應。沙三抽身就走，拔步飛奔，一路十萬火急的趕回縣城。

十

大河屯店鎮南五里，都快靠近井樓鎮了。一道叢林，百里平疇。謝家的義葬地上，十餘名謝家的家丁

正在揮汗挖掘墓穴，禁不住謝虎、謝豹兩兄弟心中焦躁，一遍又一遍的直在催促，連十六名扛夫也領了賞，拿起鐵鏟十字鎬加入工作。

墓穴就快掘好了，謝虎跑前跑後，指使家丁、扛夫合力抬起棺材落葬入穴。靠三十人都在忙着，大路北邊，驀的傳來捲地焦雷般的馬蹄聲響。

謝虎、謝豹聽見了便是一怔，兩兄弟驚疑不定的互望一瞥。然而，唐河城裏的捕快馬隊來得好快，神探名捕沙三一馬當先，身後有各執兵器的十餘名捕快策馬相隨，一霎眼便衝到墳地跟前。塵土飛揚，駿馬長嘶。沙三蹤身下馬，開口就是一聲巨喝：

『且慢落葬，唐河縣正堂范大人一會兒就到！』

謝虎仗着自己有功名，是一名武舉人。他大喇喇走到沙三面前，一伸手指上了沙三的鼻尖。他在大聲咆哮，明知故問：

『你是什麼人？胆敢攔阻我家的葬禮？』

沙三立刻就反脣相譏的問：

『你說，這究竟是誰家的葬禮？』

謝虎兩眼一翻的斥道：

『你管得着嗎？』

沙三聲聲冷笑，緊逼着問道：

『我祇問你，死者是誰？喪家的人都在那裏？』

『死者是我朋友，姓陳名舉。』

『喪家的人呢？』

『在那邊蓆棚裏，』謝虎伸手指指，『早哭昏過去了，此刻正在躺着。』

沙三當機立斷，一聲令下，喊那緊跟了上來的趙六：

『老六，你帶兩位伴當過去。想想法子，把那女的救醒過來，再好生守着。』

謝虎、謝豹可眞着急了，雙雙搶步上前，擄臂攘拳，忙加攔止。這邊沙三瞧見，馬上就挺身而出，兩謝虎、謝豹的面前一站，雙手叉腰，威風凜凜，擋住了那大河屯店三霸的去路。趁這個當兒，趙六領着往名伴當，飛步衝向墳地右側，那座臨時搭蓋的蓆棚，一巴掌一個，推倒了兩名謝家的家丁，扶起躺在地上的那女子，手忙脚亂，撬開她的牙關，一碗一碗的涼水往裏灌。

那兩名惡霸一看這個架勢，情知沙三『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分明已經勘破了他倆的行徑。唯恐范知縣一到，官府人手一多，更難脫身。於是，一邊高聲喝打，一邊雙雙而上，兩兄弟一左一右，施展拳脚，兩路夾攻沙三。沙三是少林寺却塵法師的高徒，精通武藝，身手不凡，他不需手下相幫，飛起拳脚，從容迎敵。但聽見掌到脚到之處，風聲呼呼直響。謝虎、謝豹使盡九牛二虎之力，依然不是他的對手。三個

人在平陽地上使出平生絕技，直看得衆人心驚胆戰，眼花撩亂，沒人分得出誰是誰了。鬥了不到一盞茶功夫，又聽見沙三一聲厲喝：

『去吧！』

畢竟是技高一籌，謝虎、謝豹兩個，喫沙三使一記推窗望月，左右分擊，拳到時，足有千鈞之力。兩兄弟都被他一拳擊中了當胸，哎呀一聲，往後就倒。立刻便有沙三的手下搶上前來，把這一雙惡霸牢牢的綁住。

這時候，鳴鑼喝道的聲音，自遠而近。范知縣騎匹馬，帶着大批衙役，還有樓天得、井長生，都跟在范知縣的馬後，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趕到了墳場。沙三、趙六率同伴當上前迎迓，被謝虎、謝豹灌了歡藥的那女的，剛剛甦醒。她正搖搖晃晃的站起，便被井長生一眼瞥見。他先是驚一驚，然後便迸出一聲迷呼，伸張雙臂，直奔過去，緊緊的擁着她說：

『賢妻呀，妳竟會死後還魂，這眞是蒼天有眼啊！』

井長生已經認出了那『新寡文君』便是他的妻子井王氏。沙三的唇角，不禁泛起了微笑。這時，他更有把握了，便向剛設好公案坐下的范知縣，打了個千，語氣堅決的說：

『大人儘可以下令開棺相驗了。小的敢於拚了身家性命不要，頂這開棺的罪。就在這口棺材裏，不但有樓天生的屍身，還有被拐的三千兩壓庫銀。』

范知縣點點頭，應允了。立命衙役，卽刻開棺。可是謝家買的這口棺材釘得太牢，開棺還得不少的時候。斧聲咚咚聲中，沙三連退三步，退到趙六的身邊，和他並肩站着。趙六悄悄的跟他附耳說道：

『三哥，您又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怎敢斷定棺材裏有三千兩庫銀？』

沙三笑笑，也低聲的回答他道：

『一具屍首，連同殮葬各物，外帶棺材，充其量不過五百斤吧。那裏有用十六名扛夫，還那麼喫力的道理？』

趙六還在打破砂鍋問到底——

『那你又怎知道棺裏殮的是樓天生呢？』

『方才我還只是疑惑，沒敢斷定。』沙三洋洋得意的答道：『可是剛才井長生一眼認出了他的妻子井王氏，我就有十成的把握了。怎麼樣？我說三案併於一案，這話可沒說錯吧。唐河縣連同四鄉八鎭，就祇有謝虎、謝豹，兩個能夠高來高去的强徒。他們早就有心覬覦庫銀，只是還缺一名高手，所以必得樓天生去投奔，才能做得了刼奪這三千兩庫銀的鉅案。』

趙六反詰的說：

『樓天生未必一定就會去投奔謝虎、謝豹呀？』

『這話誠然不錯。祇不過，當我聯想起庫銀被刼一案，至少得三名高手，而刼案又在井樓鎭命案的五

天以後，做哥哥的便掐指一算，算定他樓天生投奔謝家去了。』

趙六焦急的問：

『那你怎曉得樓天生死了，正躺在這口棺材裏呢？』

『我是瞧見了井王氏被灌了迷藥，被兩兄弟架着送葬，又聽見那位白鬍子老公公直在稱讚謝家兩兄弟的話，方始想了起來的。從老公公的話裏，可想而知樓天生跟井王氏到大河屯店以後必定是露過了面。所以謝虎、謝豹不得不公然出殯，叫井王氏迷暈過去再一路送葬到墳地。』

『三哥，依你看來，那樓天生是怎麼死的？』

『多半是被那兩兄弟謀害的，這個道理很簡單，我爽性從頭到尾推斷給你聽。樓天生本來是想遠走高飛，可是他路費不夠，那天陪他弟弟、弟妹進城以後，遇見收了租銀回廟裏的淨心，他便見財起意，跟他搭訕，陪伴同行。臨到井王氏落葬的墳地，見了頗有姿色的井王氏，他又起了邪念，說不定他還跟淨心私下串通好了，就騙井王氏說送她回家。井王氏見是一僧一俗，並未起疑。便被他們誆到了樓家，撬鎖開門進去。樓天生先把淨心勒死，再脅迫井王氏從他。事後他帶着井王氏無路可走，只好向北，投奔用得着他的謝虎、謝豹。必是他先慫恿那兩兄弟夜刼庫銀，打動了二謝。三人果然順利刼得庫銀三千兩，回到大河屯店。那時候樓天生已經狠心二謝會殺他滅口。因爲一來庫銀一時無法花用，還不知道要等到那年那月爲止。二來二謝殺了他，又可以一人多分五百兩銀子。所以他自稱是二謝的朋友，在鎭上公然露面。殊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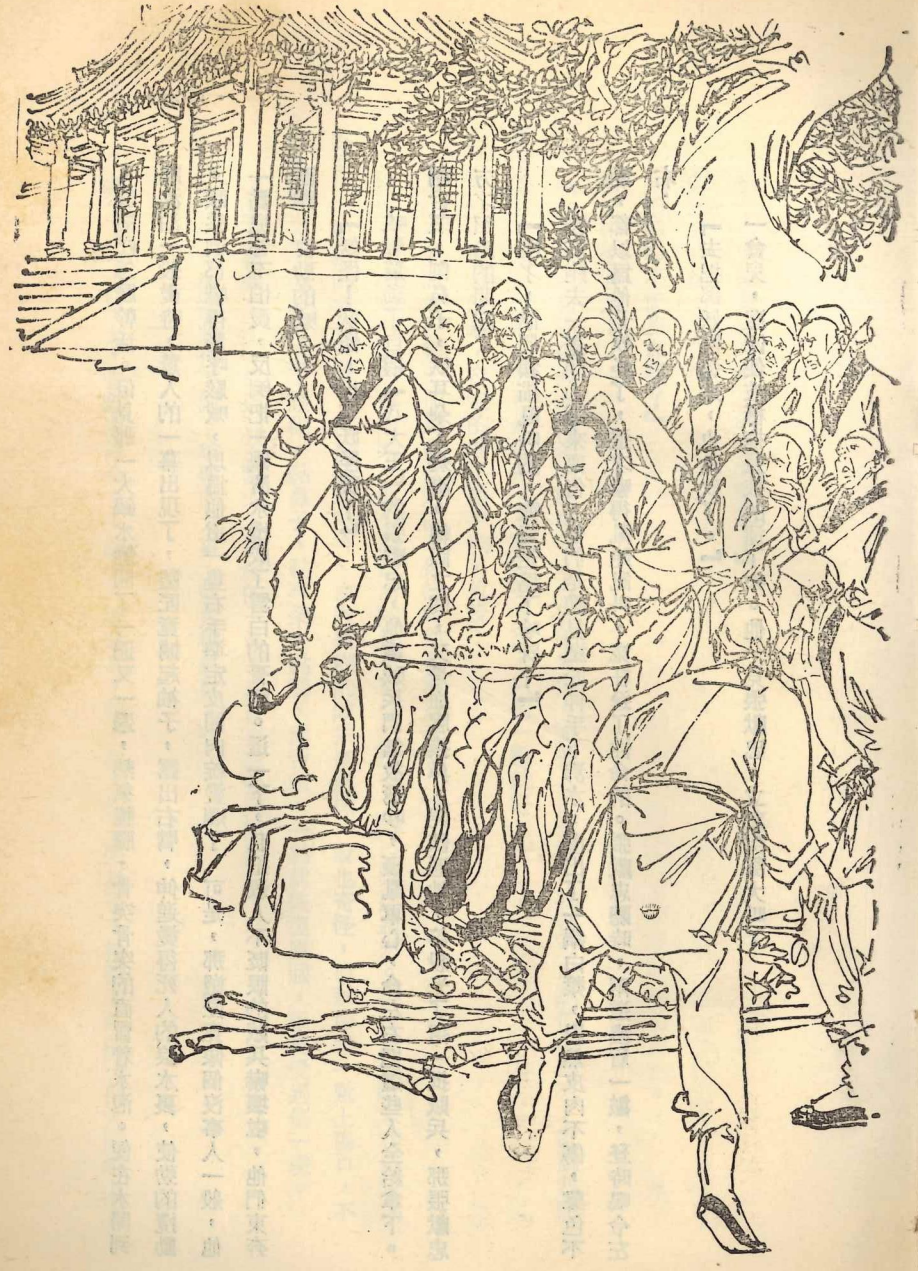
三謝仗着獨霸一方，又心黑手辣，乾脆，就提前下了手啦。這裏頭，也許還有另兩層緣故，一則是二謝也貪戀井王氏的美色，二則是正好買口大棺材出殯下葬，把庫銀鋪在屍身底下，埋進土裏，那豈不是任誰也搜不出贓來了嗎？過個三年兩載，等庫銀被刼案被大夥兒淡忘了，二謝儘可再掘出來，熔化了再大筆的花。』

『哎呀三哥！』趙六忘形的嚷叫着說：『您眞不愧爲中州第一神探名捕啊！除了你，有誰能觀察入微，勾玄搜祕，把三案併做一案，一股作氣的全破了哩！』

兩人正在一邊談得起勁，揮斧開棺的那一羣，驀的發出一陣歡呼。厚重的棺材蓋給劈碎了，棺蓋打開，樓天生的屍身赫然出現。他何曾害過什麼急痧？天理循環，報應不爽，他也是被謝虎、謝豹兩兄弟，一連五刀砍死的。——樓天得見他兄長死得這麼慘，奔過去跪下來，在破碎的棺材旁邊哀哀痛哭。與此同時，范知縣指揮仵作，翻動屍身，把壓在下面的三千兩庫銀，一封一封的取出來。

范知縣打道回衙，隨即升堂問案。三宗巨案併做一處，才一審便定了讞。謝虎、謝豹直承刼庫殺人不諱，當堂被判斬立決。樓天生死有餘辜，却是既死不究。他搶淨心和尙的四十兩銀子，還沒來得及花哩，就在他行囊裏搜了出來，發還毗盧寺方丈。井王氏雖曾失身，却是在樓天生持斧脅迫，無法抗拒的情形之下。她婆婆、丈夫直在感到她受了莫大的委屈，喫了許多常人無從想像的苦頭，不但歡天喜地的把她迎回家裏，而且待她比以前更好。

中州第一神探名捕沙三，在短短的兩天之間連破三案，他所獲的最大報償，是他當天在一衆人犯過堂以後就回到了家裏，又香又甜的補睡了一大覺。



老神仙

一

流寇張獻忠，被明朝平賊將軍左良玉，從武昌撵到了長沙。他那好幾十萬殺人殺紅了眼睛的賊兵，到處屠戮善良百姓，焚燒刼掠，無惡不作，所過之處，鷄犬不留，把湘北一帶，直殺得屍積如山，血流成河。賊兵經過的地方，不見炊烟，不見人影。可是，綽號『黃虎』的殺人魔王張獻忠偏還想在長沙城裏，建造一座宮殿。他一聲號令，徵集大批工匠，限時限刻，要把他的僞王殿造好。然而，在賊兵所逮到的工匠之中，就有一個河南鄧州人，身高六尺，相貌堂堂，寬額頭，濶嘴巴，頷下三綹長鬚，活像是土地廟裏的土地公公。

這個河南人會塑泥像，賊兵都管他叫『塑匠』。有一天，塑匠在張獻忠的僞王殿邊上，架起一口大鍋，拆些附近民房的木料，燃起了熊熊烈火，燒一大鍋開水。監工的賊兵，反正閑着沒事幹，就都聚在一處

，看塑匠怎麼幹活。但見那一大鍋水燒開了一遍又一遍，熱氣騰騰，骨突骨突的直冒着水泡。便在水開到跟沸油一般燙時，驚人的一幕出現了，塑匠竟撈起袖子，露出右臂，伸進燙得死人的滾水裏，使勁的攪動。賊兵們都嚇得驚呼駭喊，以爲他這一隻右手準定皮開肉綻燙爛了。可是，那塑匠竟像個沒事人一般，他一點兒都不怕燙，反倒把一鍋清水攪成了雪白的膏漿。這一下，且把殺人不眨眼的賊兵嚇壞啦，他們東奔西跑，使勁的喊：

『妖怪！妖怪，出了妖怪呀！』

喊聲驚動了自稱『八大王』的張獻忠，他嫌賊兵們無故驚吵，擾亂軍心，命左右把這些人全給拿下。割舌頭，削鼻子，砍耳朵，剜脚。轉眼之間，又是血腥撲鼻，屍骸遍地，等殺光了這一批賊兵，那張獻忠方才幽幽的問起：

『剛才，他們鷄貓亂叫的，究竟是爲了啥呀？』

左右跑去一查問，回來稟告。他們是瞧見塑匠伸手下沸水，攪出了一鍋白漿，居然皮肉不傷，聲色不動，都以爲他是妖怪了，這才嚇得亂跑亂叫，寃枉送了性命的。張獻忠聽時，兩道濃眉一皺，登時喝令左右：

『去把那妖怪逮來，也給砍了。』

一會兒，塑匠便被橫拖豎拽的逮了來。他一見張獻忠，立刻尖聲大叫：

『大王，您要成大事，就不能殺我！』

張獻忠牛眼一彈的問：

『咱爲啥不能殺你呀？』

塑匠慌忙答道：

『大王，我自幼得異人傳授，能治各式各樣的外傷。祇要人沒死透，我都可以讓他活轉來。就說我剛才攪的那一鍋白漿吧，那正是仙藥。不論傷勢多重，只消一敷就好。』

張獻忠撿起眼睛，定定的看了他半晌，他說：

『眼跟前就有好幾十個還沒死透的，你能叫他們活過來嗎？』

塑匠便一疊聲的說那得趕緊，他央請幾名賊兵，幫他把那一大鍋白漿扛過來。再當着張獻忠和衆賊兵的面，一把把的撈起白漿，便往遍地呻吟、血肉模糊的賊兵傷處抹。說也奇怪，他那白漿一敷上傷口，不但立刻止血，還像抹上了漿糊。黏鼻子、黏耳朵、黏脚、黏舌頭，一黏就恢復原狀，跟沒受過傷一樣。

張獻忠也看呆了，他連連的點頭，狡獪的一笑，然後提高嗓門說道：

『你剛才的話說得不錯。咱要成大事，就用得着你。』

二

第二天一大早上，張獻忠傳令手下的十八寨賊兵，每十個人找一張桌子，抬到城外的一個大廣場上，

層層疊疊的把桌子搭起來，他要搭成一座拜仙台。

把塑匠召到將完工的僞王殿，張獻忠命人給他換衣裳。一件八卦衣，一副青絲綬的諸葛巾，一雙絲縫方履。塑匠一一穿上身，剛剛合適，——那是量着他的身材連夜做的。

穿上新衣新鞋，塑匠洋洋得意，自己覺得挺有仙風道骨的氣派。可是，當張獻忠把他帶到長沙城外，大廣場上，叫他登台受拜。塑匠抬頭一望那幾萬張桌子架起來，足有三五百尺高的拜仙台，他當下就嚇得魂飛天外。

張獻忠逼着他往台頂上爬，又喝令圍在拜仙台四週圍的數萬賊兵：

『一會兒，他登上台去，咱怎說你們就怎說，咱怎做你們就怎做。萬一他不中抬舉，不肯登台的話，你們全給我張弓搭箭，把他射成個刺蝟！』

數萬官兵齊聲答應，如同捲地而來的雷霆霹靂。塑匠臉卡白，脚發軟，渾身猛烈的在哆嗦，整個人釘住在地面，絲毫動彈不得。但當張獻忠嗚嗚叱咤，迸出了一個『上』字，他又猛可的拔步飛奔，直衝到台下，手脚並用，一層一層的往上爬。

都爬到一半了，離地總有兩百多尺高。高處風大，匆忙搭起的桌子被大風吹得搖搖搖搖，塑匠心驚胆戰，手脚癱軟了。他掉過頭來朝下一望，哎呀老天！頓時就是一陣昏眩，險些兒一個鬆手倒栽下來。他只不過停了那麼一霎眼功夫，台下的數萬官兵，已經在扯滿弓弦，數萬隻銳利的箭尖直指着他。塑匠發出一

聲淒厲的尖叫，像個受驚的猫兒直往上竄。

終於爬上了拜仙台頂，顫巍巍直向雲天的一張八仙桌。塑匠緊緊閉上眼睛，身子被大風吹得搖搖欲墜。這時候，他聽見由張獻忠領頭，數萬賊兵山搖地動，轟雷也似的連喊了三聲：

『老神仙！老神仙!!老神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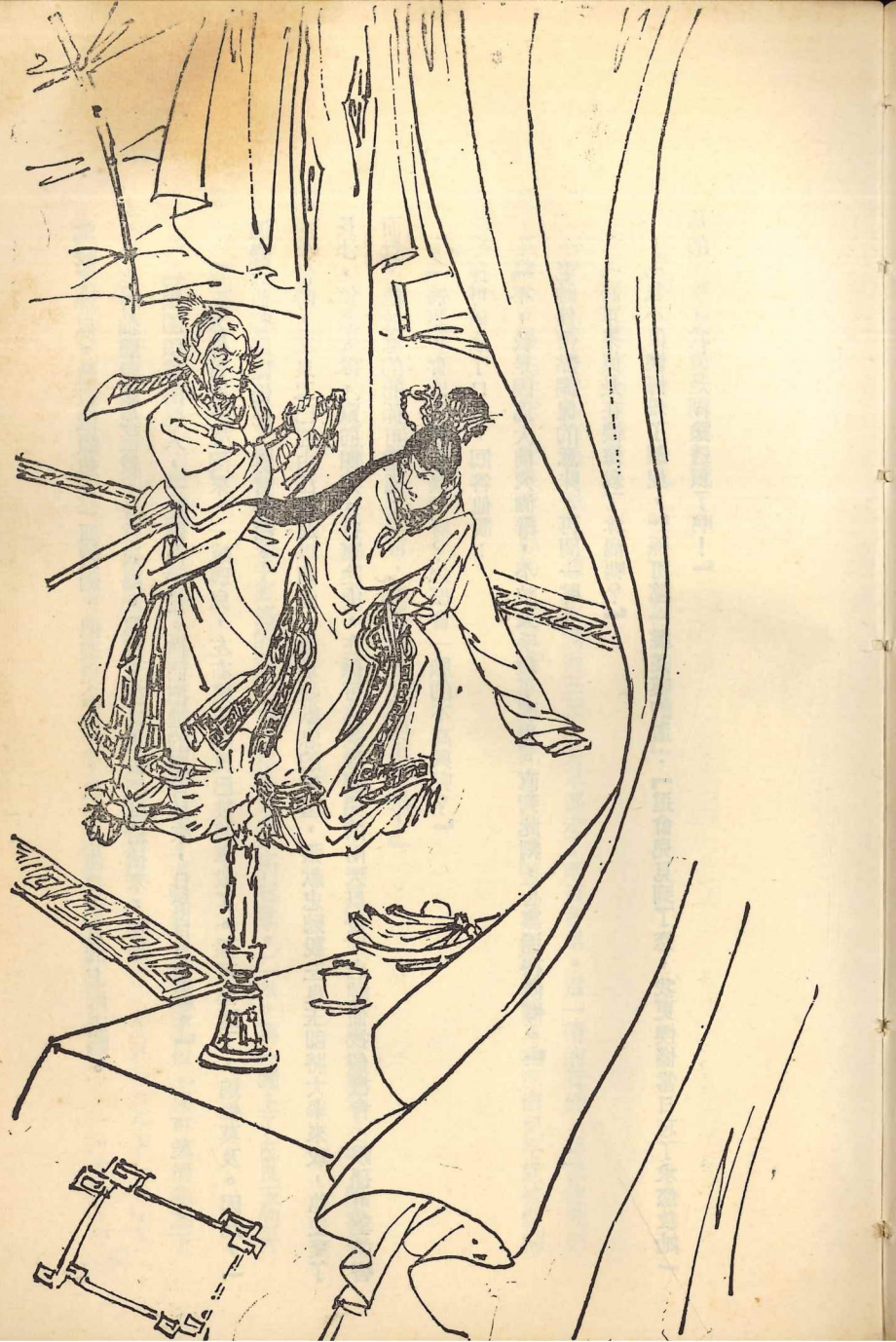
他沒瞧見一幕動人的情景，除了張獻忠一個人以外，數萬賊兵都在向他屈膝下跪，俯身便拜。

再鼓足勇氣，完成下拜仙台的另一段艱險旅程。從此，賊兵人人尊稱他『老神仙』，他成爲張獻忠左右最得寵的人物。幾十萬賊兵，都把他當做救命菩薩，他們打起仗來，越發的奮不顧身，敢於拚命了。因爲誰都知道，無論受多重的傷，自有起死回生、手到傷癒的老神仙來挽回他們的性命。

同時，官兵百姓，見了張獻忠的兵馬也越來越駭怕，獻張忠軍中有個『老神仙』，很快的就傳遍了全國各地。

三

老神仙一年四季，成天到晚的在忙碌緊張。每打一次仗，他都要忙上十天半個月，救活成千上萬的賊兵賊將的性命。不打仗的時候呢，嗜血若狂，暴戾兇殘的張獻忠，脾氣就會顯得特別焦躁。他拿他的部下當出氣筒，想盡各式各樣殘酷的方式，殺人取樂，嗅血開心。開膛摘心，剖腹抉腸，砍手剁脚，打板子都會把人打成一堆爛肉。每當他一時怒起，錯殺了那一名賊兵賊將，他就會叫老神仙來替他修修補補，起死



回生，還他一個活人來。賊兵賊將不斷的在殺人，也不斷的在被殺，無日無夜不在鬼門關口打滾，他們曉得祇有老神仙才可以把他們從閻羅王殿上拉回轉，因而也就對他格外的巴結奉承，搶到了奇珍異寶，山珍海味，都爭先恐後的往老神仙那兒送。老神仙忙雖忙，可是他名氣響亮，財發得大，自己也覺得挺過癮的啦。

張獻忠的一員愛將，在攻向江西途中，和大明平賊將軍左良玉劈面相逢。左良玉的砲手，瞄準了蜂湧而來的賊兵猛轟。這員賊將被一砲轟去了下巴頦兒，抬回長沙已經只剩一口游絲般的呼吸。張獻忠忙叫老神仙來救他一命，老神仙却爲難的說：

『大王，他自己的下巴頦兒給轟飛了。要想救他的命，那就得立刻再殺一個人。』

張獻忠聲聲獰笑的答道：

『這還不容易嗎？』

他拔出腰間寶刀，順手就把身旁的一員賊將給劈了。老神仙乘那人將死未死，一七首剜下了他的下巴頦兒，再使白漿，給張獻忠的愛將裝上。移花接木，立刻奏效，新裝上下巴頦兒的，一轉眼就從舁床上爬了下來，向張獻忠和老神仙磕頭謝恩了。

張獻忠手下的第一員大將，『官』拜監軍的孫可望，他有一個千嬌百媚的愛妾，名叫瓌兒，經常帶在身邊，小兩口子說不出有多麼恩愛。有一天晚上，孫可望喝得酩酊大醉，瓌兒勸他少喝兩杯，竟會使孫可

望發了脾氣，他殺機頓起，一揮寶劍，把瓌兒給殺了。然後，他自顧自的上床去睡。

老神仙聽說瓌兒被殺，身首異處。他馬上就叫人去把她給抬來，說是：

『傾國傾城的佳人，一生難得一見。你們把她的屍首抬來，日後自有用處。』

第二天孫可望一覺醒來，一喊瓌兒，左右稟告昨夜已被將軍殺了。孫可望聽了，追悔莫及。因此，一連幾天他都悶悶悒悒，寡言少語。

當時，左良玉已經由江西進軍湖南，他是張獻忠的尅星，張獻忠聽說左良玉即將大舉來攻，他便棄了長沙，領着大隊，竄向四川。行軍途中，在孫可望誤殺瓌兒的兩天以後，老神仙找個機會，跟孫可望並轡而行，他故意的問孫可望道：

『將軍，你昨夜沒有喝酒呀？怎麼會一臉的不高興呢？』

孫可望歎了口氣，回答他說：

『不，我是因爲大前天酒醉，不該失手殺了瓌兒。直到此刻，心裏還在懊悔。』

老神仙帶點調侃的意味，再問一聲：

『將軍果眞是在懊悔殺了尊寵嗎？』

『我不但懊悔殺了瓌兒，』孫可望一聲長嘆的道：『這會兒見到了您，我更懊惱當日忘了求您救她一命的。唉，我眞是糊塗透頂了啊！』

老神仙特意的吊他味口說：

『就不知道立刻派人去找，能不能找到她的屍首？』

孫可望絕望的搖着頭說：

『怎可能找得到她的屍首呢？試想，事隔兩三天，大軍都走了兩百多里。這一帶的百姓，早就被我們殺了個精光。遍地野狗，就跟餓狼似的，成羣結隊，連死人骨頭都啃了個一乾二淨。我那瓌兒早就被野狗喫掉嘍。』

老神仙嘴裏嘖嘖有聲的說：

『可惜可惜，如果能夠找到屍首，尊寵還有一線的生機呢！』

『眞的呀？』孫可望驟然又激起了希望，他馬上就央求的說：『老神仙，可否麻煩您老人家，陪我折回去找一趟？』

『那怎麼成咧？』老神仙連忙雙手直搖的道：『一來沒有大王的旨意。二來，萬一闖上了左良玉的大隊，咱們豈不是自投羅網？』

孫可望一心想念愛妾，便纏着老神仙，折回去再找找屍首看。老神仙一個勁兒不依，孫可望情急之下，又動了氣，露出他的原來面目，一臉的猙獰可怖，虛聲恫嚇的在說：

『不行！你今天非跟我去找一趟不可。不然，我就命人將你捆起，押你去找！』

老神仙心知這個玩笑再開下去，自己就難免要喫眼前虧了。因此，他見風使舵，自找台階下的說：

『將軍，剛好我今天得了一名美女，姿色不在尊寵之下，我願意原封不動的奉送給你。你試去看看，如果不合尊意，那我再陪你去找不遲。』

孫可望聽他這麼一說，不免又動了心，當下便點頭應允。他跟着老神仙，騎馬追上一輛四面遮得密不通風的馬車。老神仙掀開車後帘，裏面正坐着一位風華絕代，眉目如畫的大美人。孫可望一看，頓時就心花怒放，歡聲嚷喊：

『天哪，瓌兒，果眞妳沒死呀？』

瓌兒却黯然的低下頭去，無限幽怨的說：

『將軍，多虧老神仙悉心醫治，妾這才死後還魂，跟將軍重相見的。』

孫可望雀躍三千，從馬背上蹤到車裏，當着衆人，軟玉溫香抱滿懷。他細細的看瓌兒，在她的一弓粉頸上，還有一道很清晰的紅痕，正是身首異處的結合處。死去活來的愛妾，比以前更美麗了。

再自車上躍下地面，孫可望向老神仙納頭就拜，由衷感激的說：

『老神仙，您的大恩大德，我將永誌不忘！』

四

瓌兒被孫可望砍下了腦袋，老神仙居然都能替她縫合，使她死而復甦，倍增豔麗。消息，很快的便傳

遍了張獻忠的賊軍軍中。全軍上下，都把他當做了活神仙看待，無論走到那裏，賊兵賊將見了他無不頂禮膜拜，敬如神祇。祇不過，對老神仙更大的考驗，難免也就緊跟着而來。

跟孫可望一般無二，張獻忠也有一名寵妾，原先是武昌楚王府中的宮女，既美且慧，能書善畫。被張獻忠擄到手以後，一方面貪圖她的貌美，另一方面也因爲張獻忠自己識字不多，筆下太差。這宮女却可以幫他掌機密，司文書。所以，他也是一刻也少不了她的。由於這名宮女不曾纏過足，脚嫌大了些，張獻忠便開玩笑的喊她『老脚』。

就在孫可望的愛妾死而復甦以後不久，張獻忠的流寇賊兵，已經快要竄入四川省境。有一天晚上，張獻忠屏退左右，獨自在大帳裏沉思默想。老脚好心好意的給他沏一杯茶，還怕打斷他的思路，躡手躡脚的走過去。殊不料，張獻忠生性狐疑，他因爲自己縱容所部屠戮數百萬，殺人如麻，自知獲罪於天，罪無可逭，時刻都在防備着有人行刺，當他猛可的發覺腦後起了細碎的步聲，誤以爲是來了刺客。他身手矯捷，動作好快，拔出腰間寶刀，反手便是一刀搶去。

這突如其來的一刀，正好砍在老脚的柳腰，可憐她連一聲『哎呀』都來不及出口，就被張獻忠砍斷了脊椎骨，劃開了腹部，鮮血四濺，紅光崩現，花花綠綠的腸子，一湧而出，忽地向前仆倒。待張獻忠從交椅裏跳出來一看，老脚業已一命嗚呼。

張獻忠見他錯殺了老脚，連連跺脚，自怨自艾，懊惱得什麼似的。不過，他隨即想起可以起死回生的

老神仙，當下就奔出大帳外，親自傳喚左右，叫他們十萬火急的把老神仙找來。

老神仙早已就寢，他睡眼惺忪的趕到張獻忠的大帳。大帳裏燈火通明，張獻忠神色沮喪。老神仙蹲在地上，仔細的檢查老脚的致命傷，他猶豫了一陣，方始站起身來，向張獻忠作個揖說：

『大王，尊寵實在是沒法救治了。她的背脊骨已斷，腸子全湧了出來，而且還劃破了好幾處。在下縱有回天之術，也治不了這麼重的致命傷。大王還是趕緊命人辦後事吧。』

張獻忠乍一聽就發了急，他雙脚直跳，指着老神仙的鼻尖罵道：

『老狡！你這是存心跟咱過不去呀？孫可望的小老婆，頭砍斷了你都能黏起來。偏咱這位最要緊的人，你就胆敢說是沒救？』

老神仙一臉惶恐的說：

『大王明鑒，那人頭砍斷，倒還可以勉强救治。尊寵的這三處致命傷，委實傷得太厲害了。莫說三處全治好，讓她活轉過來。就是其中的任何一處，再怎麼說我也沒有治好的把握。』

直把張獻忠氣得七竅生煙，暴跳如雷。他聲色俱厲的在咆哮：

『沒那話！你非給咱把她救活不可。咱告訴你，如果你救她不活，咱就把你塞進砲筒子裏，點起火藥來轟，轟你一個粉身碎骨！』

老神仙哭喪着臉，無可奈何的說：

『大王，那就讓我試試看吧！』

張獻忠蠻不講理，還在大吼大叫的道：

『不許試試看，你必得救活！咱問你，你接好孫可望小老婆的腦袋，一共花了幾天？』

明明是當天的事，但是老神仙機伶，他臨機應變撒個謊說：

『三天。』

『好，』張獻忠斷然的下了命令：『限你三天，把活過來的老脚，送到咱的大帳！』

『哎呀不行哪！大王！』老神仙急出嗚啦的喊：『光補腸子，就得三天。還要下藥、接背脊骨，縫合腹部，那該要多大的功夫？』

『那麼，我限你七天！』

『不夠不夠！』老神仙直搖頭說：『至少也得三個七天。』

『三七二十一天？』張獻忠怒眉橫目的道：『不行，咱老子等不及！』

孫可望得了消息也趕來了。他念在老神仙對瓌兒的救命之恩，硬起頭皮，挺身而出，替老神仙打個圓場說：

『啓稟大王，俗話也說「救人須救澈」。大王就限他三七二十一天吧。』

『你替他求情？』張獻忠伸手一指孫可望說：『敢情好，諒你們兩個交情挺夠。就這麼着，老神仙，

咱老子給你三七二十一天的期限。不過，要是你在二十一天裏頭跑了，或者到時候你還救不活我的老脚。那咱就得拿孫可望來千刀萬剮，五馬分屍！』

話說完，他頭也不回，大踏步的回內帳去睡了。留下老神仙和孫可望，臉色卡白，面面相覷。

五

老脚能不能夠救得活，孫可望性命攸關，難免緊張。他跟老神仙督率賊兵，用一塊門板老，把脚抬到老神仙的帳幕，穩穩妥妥的放在床上。一看老神仙面露遲疑之色，他就急急的問：

『怎麼樣，老神仙，你能治得好老脚嗎？』

老神仙眼睛盯住孫可望，一臉的苦笑，他兩手直搓的道：

『孫將軍，實不相瞞，我只有家師傳授給我的一帖藥，勉强可以試試。祇是倘若這帖藥給她喫了，往後再有這種死透了的人，萬一大王再這麼逼我非救不可，那我就唯有塞進砲筒，粉身碎骨的份啦！』

聽明白了，孫可望雙眉緊鎖的說：

『可是，此刻你若救不活老脚，你我二人，性命必定不保。』

『這就是我覺着爲難的地方了，』老神仙猛搔頭說：『無論如何，我總不能連累你啊。』

『依我看，』孫可望慫恿他說：『你就捨了這一帖藥吧。大不了，你可以再跟令師去要。』

『不，那是萬萬辦不到的，』老神仙慘然的一笑說道：『我師父常年隱居終南山，他才眞格兒的是陸

地神仙，凡夫俗子極難一見。我歷盡千辛萬苦，才跟他老人家見過兩次面，師父祇授我這一點點醫術，跟這一帖仙藥，而且還告誡過我以後不必再去找他。縱使我厚起臉皮再進終南山的話，師父必定曉得我在大王的帳下效過力。將軍，依您看來，我師父還會理我嗎？』

孫可望黯然無語，頹喪的垂下頭去。許久許久，他方始若有所悟，精神一振，抬起頭來說道：

『對了，乘大王一心急於救活老脚，老神仙，你何不乘此機會，一命換一命，請大王給你寫下一紙免死狀呢？你一旦把這份免死狀拿到了手，從今以後，不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嗎？』

却是老神仙還弄不懂，怎的叫做『一命換一命』，免死狀又有什麼用處？因此，孫可望便不厭其詳的告訴他說：張獻忠正急切的要老脚活轉來，老神仙正好跟他談談條件。請張獻忠開給他一份免死狀，得此一狀在手，他就可以在張獻忠的軍中，永保性命無憂。

老神仙認爲孫可望的這個計較很對，當下他就不再躊躇，從行囊裏取出一隻葫蘆，請孫可望幫他撬開那已死的老脚牙關，强灌下去。孫可望眼見老脚已經把那帖藥服下，心中頓感寬慰，他問老神仙說：

『服下這帖藥以後，得多少時候，才能曉得她是否可以活得轉來？』

老神仙深沉的望他一瞥，慢條斯理的答道：

『至少也得七天。』

『七天？』孫可望怔了一怔，方始一聲低喟，自言自語的道：『要七天的時間。這麼樣一個時辰一個

時辰的挨過去，該多難受！』

『不緊要，』老神仙得了孫可望的指點，已經開了竅，他早就心生一計，所以反轉過來安慰孫可望道：『孫將軍，請你放心。明天一早，我就可以解脫你目前處境的危險了。』

孫可望還在疑惑不定的問：

『您能辦得到嗎？老神仙，須知道，大王他是在用我的性命作抵，防您逃跑啊。』

老神仙莞爾一笑的答道：

『孫將軍，您儘管放心好了。明兒一早，我就去求見大王，先讓您恢復自由之身，再帶便爲我自己討張免死狀。』

六

當夜，孫可望被老神仙一勸再勸，回他自己的帳幕去睡。老神仙却澈夜不眠，直等到東方天際顯露曙色，他方始從死透了的老脚床邊椅子上，站起身來，拖着疲乏的身軀，打點精神，走向張獻忠的大帳。

才走到半路上，他便跟大批待衞前呼後擁，一臉焦急暴躁的張獻忠不期而遇，面面相對。張獻忠一看到老神仙，便開門見山的問：

『怎麼樣，老脚可曾活過來了？』

老神仙兩手一攤，回答他道：

『大王，您給我二十一天的期限，此刻還不到一個對時咧。起死回生的事，那能恁的快法？』

張獻忠急切無奈，唯有好言好語的說：

『老神仙，咱待你不薄，都把你封成老神仙了。你也知道，老脚是咱身邊最關緊要的一個人。咱時時刻刻用得上她。不管怎樣，你總要盡心盡力的叫她活過來。』

『這個，我自省得。』

『那你就趕緊叫她活呀！』

『大王寬心，』老神仙故示坦然的說：『尊寵一定活得了。』

『祇要老脚活得了，』張獻忠喜上眉梢的說道：『老神仙，你要啥我就給你啥。那怕是天上的月亮，咱老張也能給你摘下。』

『天上的月亮我倒用不着，』老神仙灑脫的一聳肩膀說：『祇不過，我已經給尊寵服下了起死回生的靈藥，尊寵服藥以後不能動晃，更不能受驚擾。因此之故，尊寵一定要在這兒留下。』

『這個，——』果不其然，張獻忠煞費躊躇了，他伸手直拍腦門說：『老脚留下，我總不能帶着幾十萬人馬，在這窮鄉僻野的地方，也就上三七二十一天呀？不說旁的，幾十萬人馬二十來天的糧草，先就沒處可找。』

老神仙故意裝着滿不在乎的神情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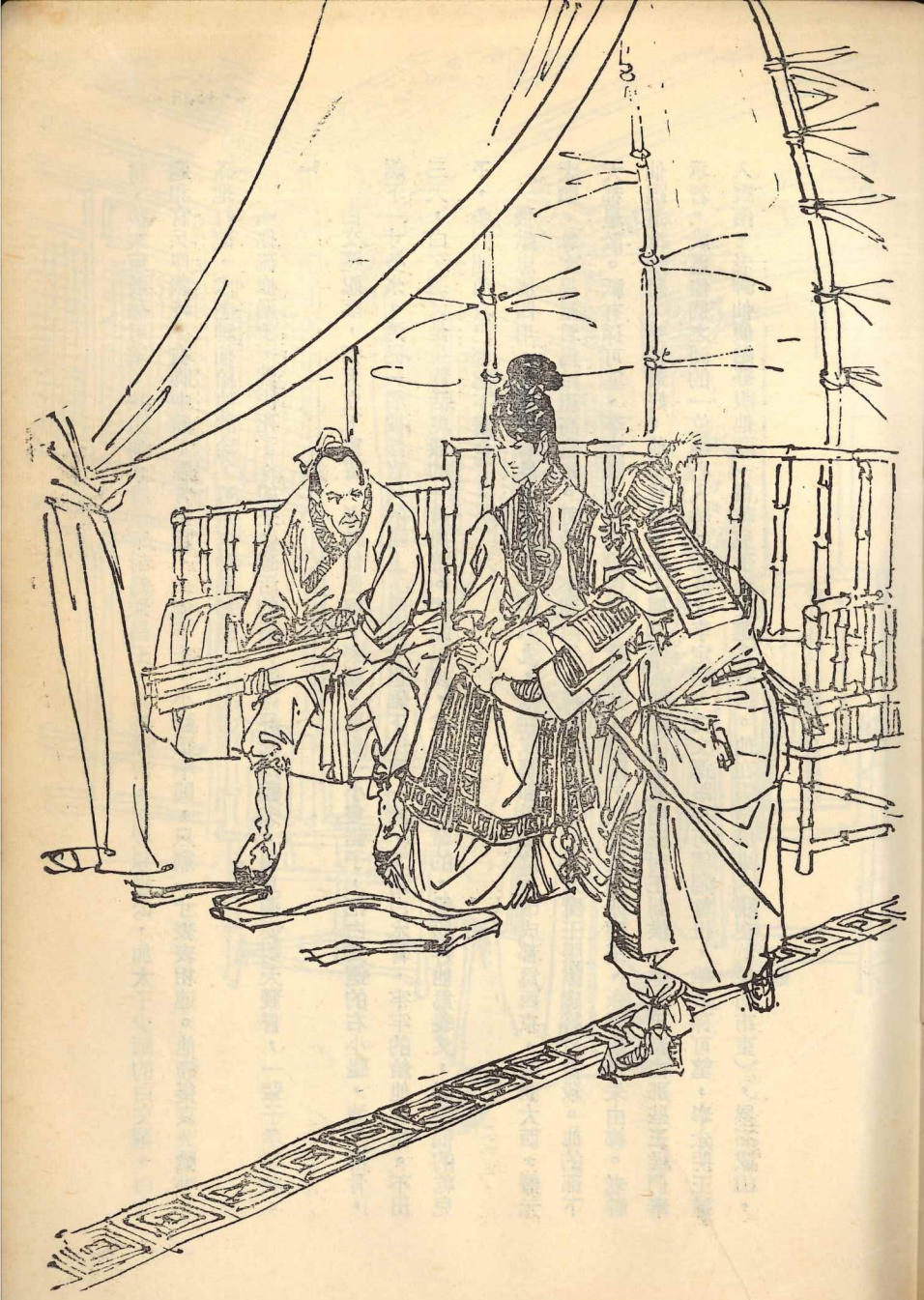
『大王您何不帶着大隊人馬，先進四川。留下尊寵和我，等尊寵的傷一好，再趕上大隊，豈不省事得多嗎？』

『那怎麼成？』張獻忠猛可的雙手一拍，說道，『萬一左良玉那廝追了來，把老脚給擄走了。我這邊的機密，那還保得住呀？』

老神仙悶聲不響了，他讓張獻忠自己去出主意，解決這個進退維谷的大難題。張獻忠背負雙手，在大帳裏走來走去，苦苦思量了老半天。終於，他做了個決定，——正合老神仙的心意。張獻忠派他手下的第一員大將，監軍孫可望，帶五萬賊兵，留下斷後，保護老神仙和老脚。他自己則親率大隊，尅日開拔，穿州過縣的殺向四川省境。張獻忠臨走以前，老神仙還就便向他討了一張免死狀，保證他在張獻忠的軍中行醫，不論他犯了什麼過錯，連張獻忠自己，都不能下令殺他。

七

張獻忠一走，留孫可望率五萬賊兵，駐在川湘邊界的保靖州，作爲斷後。這就等於擺脫了張獻忠的監管，成了個進退自如之勢。老神仙和孫可望私下商議定，二十一天一到，老脚能活，他們便趕上張獻忠的大隊，繳差請賞。萬一老脚活不了，孫可望大可以用這五萬賊兵做賭注，投南向北，另創一個局面。老神仙妙計支開張獻忠，使孫可望也免除了殺身之禍，孫可望非常高興，他天天備下好酒好菜，請老神仙喫喝玩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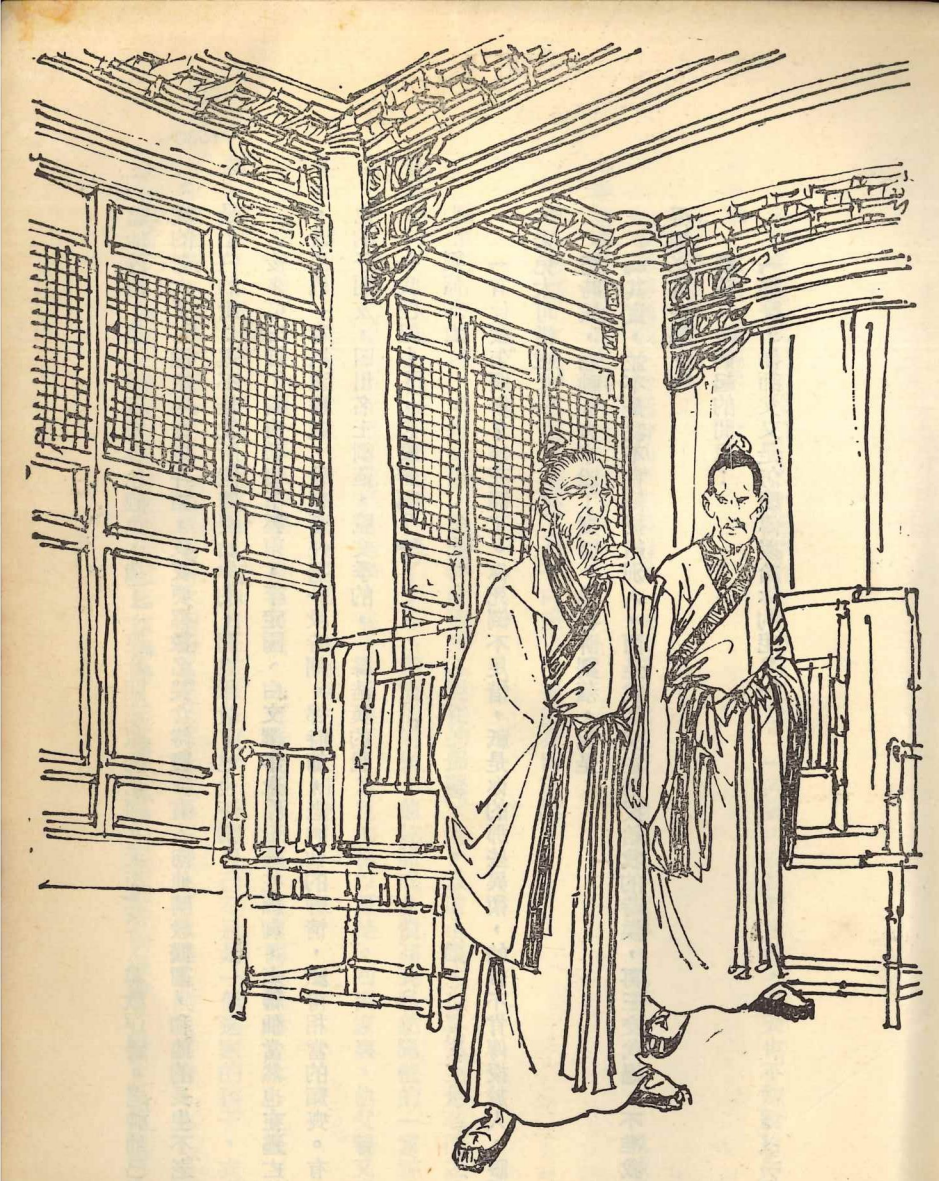
等到了第七天上，先是左良玉的兵馬退却，他不再窮追猛趕，跟孫可望在山高水深的蠻荒地帶決一死戰。探子來報，孫可望正額手稱慶，連說僥倖。驀的，老神仙又喜孜孜的走進他的中軍大帳來，一看到他，便笑容可掬的說：

『我師父的仙藥眞靈。方才，老脚喉頭發出咯咯的聲響。看上去，她多半有救了。』

孫可望喜出望外，精神抖擻，忙跟着老神仙去看老脚。死了七天的人，居然又有了呼吸，讓孫可望看了直在嘖嘖稱奇。這時，老神仙又開始忙起來了，他取一盆清水，洗乾淨老脚湧出來的肚腸，再細心的補好裂口，塞進肚裏，縫合傷處，又在背脊骨砍斷的地方，敷上白水膏。喊人取兩塊木板，把老脚身子前後一夾，用繩子緊緊的綑住。只留一顆頭，伸出在木板外面。

老神仙的醫術，着實神妙得不可思議。老脚上了夾板，第三天就睜開眼睛，第四天已經可以餵飯。再過七天，老神仙命人解開繩索，取下木板，老脚欠身坐起，下地試着走路。就在她死後二十天上，老脚就全部復元，又是蘭心蕙質的一個美人兒了。孫可望和老神仙端的喜從天降，興高采烈。當天就下令五萬賊兵開拔，入四川，過重慶，去跟猛攻成都的張獻忠大隊會合。

救活了老脚，又執有張獻忠親自頒發的免死狀，老神仙在張獻忠的賊兵之中，更是人人欽敬，個個尊崇了。他給賊兵賊將療傷，必定是手到傷除，萬無一失，賊兵賊將便也像個活菩薩般將他供着。他在張獻忠軍中予取予求，要啥有啥。金銀財寶多得沒處存放，他便開始收起乾兒子來。頭一個，便是張獻忠的驍



將，後來擊敗孫可望，被明朝永曆皇帝封爲鞏昌王，再降滿清，封授承恩公，加太子少師的白文選。白文選和官兵作戰時，右脚中砲，脛骨折斷，血流不止，小腿正中間，只剩一寸表表相連。他痛得哀哭號叫，滿地打滾，求老神仙給他診治，可是老神仙却說：

『你流血過多，就快死了。如果你想活的話，就得拜我爲義父，並且還要對天發誓，一輩子孝順我。』

白文選忍疼，指天立下重誓。老神仙便解下藥囊，取出一小隻鋸子，把白文選的右小腿，連皮帶骨，鋸下一寸多來。再從一名被俘官兵的腿上，照尺寸也鋸下那麼一段，又用白水膏，牢牢的給他黏住。不出三天，白文選又是生龍活虎般的一員勇將。從此以後，求老神仙活命的，紛紛拜他爲義父，老神仙的乾兒子，多到連他自己都記不齊全了。

張獻忠屠四川，把四川百姓，慘殺了十中八九，他在成都即僞王位，改成都爲西京，國號大西，僭元大順，尊文昌星君爲始祖高皇帝。可是，不到兩年，清兵大舉南下，殺人魔王張獻忠終於被殺。他的部下大都星散。祇有孫可望、李定國、白文選帶了一批賊兵，歸附於明室後裔永明王、永曆皇帝朱由榔。老神仙跟這批賊將，交情最好，他便也跟了去，同享富貴榮華，由永明王封王封侯，他成天都由那些王侯們奉承着，成爲他們之間的一位中心人物。不久，李定國、白文選跟孫可望鬧彆扭，擊敗孫可望，奉永明王進入雲南，老神仙便始終跟他頭一個乾兒子白文選在一道。他在雲南城東（現在的昆明市東），累石成山，

鑿地爲池，養了幾百條金色鯉魚，造了一座壯闊華麗的花園。天天宴客，尋歡作樂。老神仙已經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還能喝好幾斗酒，夜夜要招數名美女侍寢。有人向他請教醫術，和他的長生不老祕方，他總是正色的說：這不是我所能傳授給你的。問他緣故，他也不講。

後來吳三桂引着清兵直下雲南，李定國、白文選奉永明王逃往緬甸，老神仙當然也在逃亡的行列之中。當他們一行抵達騰越，曾經暫住過一段時期。那時節，老神仙的神情，顯得相當的頹喪。有一天，他和他的好朋友，四川名士劉蒓，號文季的，一聲浩嘆的說：

『我已經老了，怎麼辦啊？』

劉蒓却道：

『有什麼怎麼辦？等死罷了。你死倒不足惜，祇是你的那些異術，始終不肯傳授於人，眼看就要絕傳，未免太可惜啦！』

這時候，老神仙方才說了實話，他告訴劉蒓，說是：

『其實，並不是我不肯傳授給別人，而是我師父在傳授給我的時候，再三交代過，不准我收徒傳授，否則必有奇禍。』

劉蒓一時興起的問他：

『那麼，你師父又是怎麼傳授給你的呢？』

『你是要問我投師經過呀？』老神仙詭祕的笑笑說：『其實，連我的身世，今天也不妨說給你聽聽，祇不過，我有一個要求。』

『什麼要求？』

『請你答應我，』老神仙挺認眞的說：『來日等我死後，給我寫一篇傳，就算是個怪人、亂賊吧，說不定也可以留個臭名咧。』

劉蒓答應了，老神仙這才透露了他一向絕口不提的身世之謎……

八

原來老神仙姓陳，名叫士慶，他是河南鄧州（現在的鄧縣）人，家道小康，也算得上是名門之後。可是他小時候進私塾，偏就不愛唸書。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他乾脆成日價溜到私塾隔壁的一家神佛塑像店，與致勃勃的學起塑匠來。他經常逃學，被老師發現了，重重的施以夏楚。回到家裏，他父親又要狠狠的揍一頓。陳士慶天天挨打，實在受不了嘞，他便爽性離家出走。

逃學又逃家的陳士慶，舉目無親，沒路可走，入夜睡在關帝廟裏，他向關公默禱，求一支籤，請關公指點迷津。詎料，那一支籤上竟寫着：『他日王侯欲併肩』。心想自己不過是一個逃家的孩子，衣食難週，前途茫茫，怎麼會有『他日王侯欲並肩』的指望呢？可是繼而一想，可以跟王侯並肩的，除了王侯，就祇有神仙了。因此，他決定入山求仙，記起彷彿聽人說過，終南山裏的神仙很多。他便長程跋涉，由河南

入陝西，歷盡千辛萬苦，總算是到達了終南山。

可是終南山大得很，神仙又可遇而不可求，陳士慶在山裏忍飢耐寒，一連尋了很多天，都走到終南山後去了，方始發現一道石壁上有一處洞穴，可以供人出入。他披荆斬棘，攀援巉岩，深入洞府。一眼瞧見一位道士，頭戴筍殼冠，身披鳥羽衣，仙風道骨，迥異凡俗，正瞑目靜坐在一塊大石頭上。他心想這一定就是神仙了，立刻躬身下拜，說明來歷，苦苦哀求道士收留他爲弟子。他求了好久，道士方才睜開眼來，望他一瞥，冷冷的說：

『你不是吾道中人，快去快去，莫再纏我。』

然而陳士慶自忖，他遠道而來，歷盡艱辛，好不容易得到這麼一個拜師修行，得道成仙的機會，一旦放棄，可能會餓死在終南山裏。因此，他仍然跪在地上，哀求不已。祇是，道士被他纏得不耐煩了，他拂袖而起，飄然進入洞中。

陳士慶下定決心，他跪在原地，磕着響頭，接連磕了三天三夜。正覺得饑寒交迫，支撐不住。驀的來了一名小童，遞給他一塊兩寸見方的白糕，說道：

『是師父這給你喫的。』

陳士慶忙不迭地磕頭道謝，把糕喫了，但覺得肚皮裏湧起一股熱氣，頓時就不餓不渴不冷，渾身舒暢起來。他益發認定自己遇見了神仙，決定永遠的在洞前跪着。他又跪了七天七夜，果然看見道士從洞裏

走了出來，他望望陳士慶，眉頭一皺的說：

『傻瓜，你這是在幹嘛呀？』

陳士慶再碰響頭，說他要拜道士爲師，跟他修行，得個正果。道士却微哂的說：

『修行得道，談何容易？我早就告訴你了，你不是成仙成佛的材料。不過，你這一片誠心，倒還可嘉。這麼樣吧，我授你一帖藥，一卷書，你得了這藥這書以後，一生衣食，足可無憂，望你好自爲之。却是有一點，書中所載，你萬萬不能洩漏，否則你必中雷殛。』

陳士慶得了仙家傳授的奇書，驚喜交集，他當天就下終南山，遶道回家。路上把那本書看了又看，却又怪自己書讀得太少了，全書共三十頁，他倒有二十六頁看不懂，唯有最後四頁被他看明白了是治療外傷的種種祕方。歸途中經過洛陽，當地有一位富家千金，盪鞦韆跌斷了左腿，骨頭穿出皮肉之外，富戶遍求名醫，都治不好。因此她父親貼出告白，誰能把他女兒的腿治癒，就賞給二百兩銀子。陳士慶鼓起勇氣去應徵，果然照着書中祕方使富家千金的左腿骨頭給接上了，讓她當天就能下地行走，並無絲毫痛楚。富戶看他小小年紀，就有這麼高明的醫術，他留陳士慶在他家裏住，勸他就在洛陽城裏懸壺濟世。陳士慶在洛陽住了好幾年，成爲洛陽首屈一指的跌打損傷醫師，也有了一千多兩銀子的積蓄。他認爲自己功成業就，大可以衣錦榮歸，叩見堂上雙親。所以他買了許多貴重的禮物，僱了一輛大車，從洛陽回到鄧州。

然而，很不湊巧，就在他沾沾自喜，發達還鄉的前後，鄧州附近土匪猖獗，到處打家刼舍，殺人放火

。官府備下了大筆銀兩，充作花紅懸賞，祇要逮到一名土匪，就能得到豐厚的賞賜。又定下了街坊具結聯保，藏匿匪徒者得十家連坐的辦法。鄧州一帶正在雷厲風行的捉强盜，離家六、七年，一直音訊杳然的陳士慶，偏就在這個結骨眼上，衣着華麗，坐輛大車，帶着一千多兩銀子的鉅款，鮮衣怒馬，飛揚浮躁的回到家裏。鄰居街坊發現，先就交頭接耳，議論紛紜。等到他一進家門，他父親一見他身上的打扮，行囊裏又有那麼許多白花花的銀子，對陳士慶的無恙歸來不但毫無喜色，而且跟鄰居街坊一般的起了疑心。老人家當下就大發雷霆，抄起一根門閂，喝令陳士慶跪下，沒頭沒腦的把他揍了一頓。先責備他的不告而別，私自出走，累家人親友爲他着急。緊接着便聲聲逼問，問他的銀子是從那兒來的？

陳士慶挨了一頓寃枉打，週身疼痛，眼淚汪汪，他向他父親據實稟告，說他怎樣到終南山求仙，怎樣得了仙家的傳授，怎樣在洛陽治好富家千金的腿傷，得了紋銀二百兩，又怎樣由富戶的幫忙，在洛陽掛牌應診。這些年裏攢了一千多兩銀子。他說的都是實話，可是他父親却一句也不相信，揮舞着門閂，怒不可抑的罵他：

『你自幼就不好好唸書，上了幾年的私塾，才認得幾個大字？你就能讀仙書使祕方給人家治病啦？分明是一派胡言！我看你一定是加入了賊夥，當上了强盜土匪，做那傷天害理的勾當。這一千多兩銀子，準是你行刼得來的。你若再不跟我說實話，看我今天不打死你才怪！』

陳士慶進他家門的時候，早有跟陳家連坐的鄰居，滿腹狐疑，悄悄的跟了進去，看他是否果眞當了土

匪。他們見陳老爺子一頓打，一頓罵，又自家說了陳士慶加入賊夥的話，一心駭怕陳家藏匿匪徒，會得連累了他們，立刻就七嘴八舌，吵吵嚷嚷，都擠進了陳家的堂屋，要求陳老爺子，趕緊把陳士慶綁起來，抬着『贓銀』，上知州衙門去出首。話是從陳老爺子嘴裏說出來的，連他也無可奈何了，祇好把陳士慶和他所帶回家的銀兩，統統往知州衙門裏一送。從此，陳士慶便成爲含寃莫白，鄧州大獄裏一名待決的死囚了。

幸好他有一位中過舉人的堂兄，手足情深，親往探獄，和他一度長談，曉得了他確是莫名其妙的喫上了寃枉官司。由他堂兄力保，再加上一無供詞，二無事主指認，鄧州知州買他堂兄的交情，當堂將陳士慶宣告無罪釋放。可是當他堂兄把他帶回家中，陳老爺子不明就裏，他餘慍未息，反倒嗔怪那位堂兄多事，把他家的一大禍害又帶了回來。那位堂兄反覆的替他辯解，叵耐陳老爺子仍不相信陳士慶所說的全是實話。堂兄拿出陳士慶的那本奇書，做個證明，竟被盛怒中的陳老爺子三把兩把撕成粉碎，丟在炭爐裏燒掉。這一下，陳士慶曉得他在自己家裏委實就不下去了，便不顧一切，奪路而逃，隻身一人逃出了鄧州，一程程的走向南方。因爲，他覺得自己回家鄉的這一段窩囊經過，簡直的沒臉向人訴說。所以，他也就不願再回到熟人很多的洛陽。

陳士慶的奇書被他父親撕毀燒掉，他祇記熟那後四頁裏所載的治外傷祕方，就足夠讓他拿串搖鈴，走遍天下，當一名走方郎中的了。他想再找到終南山上的那位道士師父，曾經一連去過十幾次，走遍了終南

山的每一個角落，可是想來他的仙緣已盡，所以就從沒有再遇見過一次神仙。遷延復遷延，蹉跎又蹉跎，他浪迹天涯，雲遊各方，湘、鄂、川、陝、甘、青，甚至西藏都到過。流浪到明朝崇禎十四年（公元一六四一），他都五十二歲了，既沒成家，也不曾再回過傷心之地不可久留的家鄉。就在那一年上，他行醫到了長沙，正好碰上張獻忠陷襄陽、下武昌，又被左良玉攆到了長沙去。陳士慶因爲一時走不及，被賊兵擄了去。自此，他又從一名塑匠，被張獻忠封爲老神仙。

九

劉菏聽他滔滔不絕，一口氣把他的身世之謎，全部剖開。聽他際遇的坎坷，不禁也有點爲他難過。但是他爲安慰這位白髮皤皤，乍吐出滿腹鬱悶的老神仙起見，便强笑着安慰他說：

『依在下看來，你離家那年，在關帝廟所抽的那支籤：「他日王侯欲併肩」，畢竟還是很靈驗的。試想你在大西皇帝軍中前後五載，大西皇帝駕崩後，你跟着令郎白將軍，南下黔滇，至今匆匆又是十五年了。至少在這二十年裏，你擁有巨資，尊榮無比，笑傲王侯將相之間。看他們對你的奉承巴結，二十年如一日，豈不是應了「他日王侯欲併肩」那支籤嗎？』

老神仙陳士慶突如其來的一聲浩歎，他語音蒼涼，無限低徊的答道：

『可惜，「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眼看我的大限將到。劉先生，您答應爲我寫一篇傳的，但願您能在我死後莫要忘了。』

劉菏滿口答應的說：

『一定不忘，一定不忘。』

當時，以爲是老神仙陳士慶自悲身世，忽發感慨。然而，當老神仙跟着義子白文選，在騰越投降了清朝。過不多久，他便得病不起，終於死在騰越城裏了。老神仙死後，劉菏倒是踐履諾言，替他寫了一篇全文兩千來字的簡短傳略。縱使是相交莫逆的老朋友，劉菏在那篇傳略的末尾，仍還是用上了春秋筆法，他對老神仙嚴正的加以批判：

『是老神仙者，則亦始終一從賊而已。』

沙三

張谷著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〇五九號
發行人：平鑫濤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三三號
電話：三七一五九五〇
定價：新台幣伍拾元
港幣捌元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二月
本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四月
版權所有・嚴禁盜印